金者立呼僮追其主付之不告姓氏其人感泣叩頭去公與王孝廉道厚善王病亟召公屬以後事嘿不能言公顧其家若洗曲爲具棺斂并經紀其家同年胡皐暴卒而無子公徒跣哭之哀歲時存問其室不使不誠于伯高家居杜門却掃郡邑諸大夫自旅見外絕無造請有以私干者婉謝之至廉得其枉抑狀輒委曲赴救有事解而其人終不知者如王孝廉弟道成居停嫗中以姦術門生徐應彰妻黨搆之苦兩人者幾不免虎口而公脫之他如此類未易指數尚書洎國學進士兩公墓俱在橫山樵牧于鄰氏日久公白之郡守李公盡復馬鬣之故隧石宛然已卯丁張孺人艱哭踊如禮迨得宅兆念思恩公而下子孫數百指不忍私改窆思恩公而贈公夫婦附及虞癸癸廬墓嘯號中野此近世所希行者從弟爚沒解衣質母錢治斂無何兄燁亦病醫誤投劑危在呼吸間公急延老醫陳往副以西賓知醫者沈亙訂方藥沉疴立起公

即至貧宅舍不具而親戚友朋待而舉火者常十數家余嘗以貧孟嘗戲之公修幹豐頤目光炯炯居鄉有通德長者之稱蒞官有迎刃調弦之技嚴以自律寬以處人無我負人寧人負我物物庇其廣廈在在想其春風雖不登甲科躋三事而器有餘于身慶足貽于後矣濮孺人吾邑望族世有隱德靑其衿者常十數無顯者父曰秋江先生諱某材畧過人淹通經史壻倪氏生二男三女季爲孺人孺人生而莊惠稍長從父受內則孝經列女傳世範家訓諸書能解大義作字有楷法幼嘗夢觀音大士捫其背曰若相貴而夭惜福可延以故孺人特虔事大士仁儉自持雖臧獲下賤不輕詬誶秋江先生富于家而用後無何喪其二丈夫子女遺者二膝下所憐惟季必欲配快壻會從子雲鴻與公同補諸生相善亟譽公賢故孺人歸于公以甲寅某月成禮公弱冠即教授鄉里孺人受委養姑恪勤周愼善得張孺人意而以其餘隙爲公抄錄

程課及他書籍手女紅伴公夜讀常至丙夜不休于是外內翕然稱常氏得賢婦云又念外氏無後慫恿秋江先生置貳後果得男秋江先生德孺人喜曰吾今不爲若赦氏之鬼矣秋江先生沒生平所睚眦交臂起解紛植孤收合餘燼孺人夫婦實金湯之公生平不問米鹽而好客好施予比貴益甚孺人拮据有無咄嗟而辦四十餘年如一日人以爲難張孺人之病且卒也湯藥含斂相視惟謹暑月將事曾不告罷自癸未迄戊戌歷任皆從婚三男遣二女備極勞瘁閨門之內相嚴如賓密規微詞宵旦防儆生平所御惟粗糲布素語諸子曰貧者士之常寧有登枝而忘其本爾曹存之既納長婦入而見孺人所以事姑者如是心爲懍如居家綜理詳密內外斬斬暇則誦普門品以爲常課然尼師巫媚屏之戶外曰此輩那可親其持身閑家爲慮遠矣公之赴楚雄也孺人欲從而病作返自武林五寄楚雄家牘牘必蠅頭細書亹亹千言無

非規厲嗚呼賢哉公生以嘉靖丁酉某月日卒以萬曆庚子某月日壽六十有四孺人生以嘉靖甲午四月十三日卒萬曆癸卯三月二十四日壽七十丈夫子三長聿超南京禮部儒士娶沈氏邑諸生大遇女次某先公卒娶顏氏次聿起邑諸生娶沈氏太學生希冲女女二長壻太學生陳以修子邑諸生夢暘先卒次壻太學生沈士立子太學生豫昌孫男二聿超子一某聿起子一某俱幼未聘孫女六聿超四長字太學生張問仁子景韶先卒次字諸生徐邦寧子豫徵次字刑部主事郁公某孫太學生嘉慶子之驥俱沈出次尚孫金出在一字醫官顧聚輝子邑諸生廷佐聿起一尚幼聿超等卜得吉壤于某縣某都畐將以某月日起公柩殯所葬焉而濮孺人配夢禎忝公同年同邑同門同官知公特深乃不辭聿超兄弟之請因洪君邦基所撰行畧洎聿超自撰濮孺人述整齊之爲狀惟立言大君子採焉謹狀

呂先生行狀

呂先生故善病萬曆甲申病久死矣久之復愈乃築生壙與五柳莊相近先生徜徉處也遂欲爲生志曰昔人有誤自祭文者生志不亦可乎諸親故雅知先生者競述所聞以進屬郭舜舉裁爲行述不啻詳矣而未有所授嘗慕令婁東王大先生文章行誼一時師表欲因所知請之而先生病亟不待矣先生無子子弟之子尚幼從子元學爲家督有三壻俱讀書好修敦半子之誼而李生者不佞通家兄弟行也元學因李生謁不佞曰願得子狀婁東先生志而死不朽矣不佞憐許之先生既卒乃後先介紹兩生于婁東先生所而請焉亦憐許之幸有以報死者乃參諸君子之言整齊之爲呂先生狀先生諱炯字心文別號雅山其先汴人宋建炎中有繼祖者尉崇德家焉遂爲呂氏始祖八傳至祥祥生以寧寧生淇先生祖也淇生相歷仕沔陽州判是爲種雲先生娶于趙生子三長山西行太

僕寺丞煥季淮府儀賓燕中即先生呂氏世受
賈家故饒至沔陽公善什一力田治本業家乃
大饒益務行其義賢聲蓋一邑故吾郡推轂義
富稱崇德呂氏而以文學顯則始先生生而顏
異至性過人十七補邑諸生于書無所不覽究
爲文辭灑灑道古以不合累黍屢見抑于有司
乃卒業太學爲涇野呂公內方童公所知聲譽
鬱起嘉靖乙卯遂以第七人舉順天鄉試當是
時倭患方起邑有築城役半屬沔陽公遂大困
城潰賊入家用蕩盡衆侮交作睚眦者乘之而
起先生倉卒囊書而北即不獲薦將遂無呂氏
矣先生性警敏習事能寬忍策可否而沔陽公
質直峻整不罔取予事有相齟齬重拂衆議及
先生意而必不可已者先生輒出私橐佐之期
于彼我兩無憾而後已不令沔陽公知之雖兄
弟間不聞也佐軍興及南水門之役爲費二千
金又行金錢謝里中貴人搆已者雜以他費半
倚辦私橐前後損先生私橐積數千金久之沔

陽公廉知之曰兒爲公家損已橐乎兒休矣乃公償之然亦不知爲數千金也沔陽公疾革呼取家籍欲均其費于伯季計償先生可二千金沈孺人亦趣先生自明母爲終身累先生不可竟不持籍去先生體羸善病自沔陽公卽世哀毀骨立復從堪輿擇葬地數更易不已遂以積勞致疾趙太孺人繼沒毀瘠亦如之而疾益甚歲輒發則下血如黑梅狀五上春官或中道返或抵試不入先生曰命也吾頭顱如許終不以

儒冠見先人地下歲丁丑謁選得揚之泰興令巖邑也阻江海饒魚鹽多盜先生下車不一月當事者交才之事疑且重者輒檄泰興文牒滿案而先生起坐堂皇須臾立盡削浮苛布寬簡禽治一二積猾境內肅然有議改運道由常州徑泰興出揚子橋者費鉅萬計而泰興之累十六七先生力言其不可議遂寢先生性高曠不樂仕會沈孺人卒于邸益忽忽不自得遂封府庫投劾自謫曰令奉職無狀且病篤不堪民事

願乞骸骨兩臺已下温言譬挽檄曰三四下而泰興民亦百方遮留先生終不顧從間道歸矣故事令邸中供張責辦民間不下數百金物令去以從而先生悉籍之以屬吏曰以待新令一歲兩供民不堪也誤持一幙即封還泰興民懷思先生歲時羸糧問安否不絶此可以觀得民矣自下車迄挂冠不下兩月人曰官簿耶才不足耶上官不知耶先生曰吁不然漆園托志于文犧步兵全神于麴蘖曼倩罷免于百石徵君自謝于五斗吾敢當古人哉亦各有爲耳因賦罷官詩五章以見意有園一區去舍不數武曰友芳以伯李也有亭有池雜蒔卉木修竹映帶清風翳然所居樓曰瞻雲以父也法書名畫鼎彝之屬充滿其中日宴坐焚香讀老易離騷或從昆弟親賓婆娑嘯咏不及俗事四方才人墨士至者迎之花下割鮮釃酒佐以清言留連信宿至者忘返問命舟過郊西所稱五柳莊者擷蔬網鯉岸幘高歌或與田夫野老較陰晴問禾

黍居然柴桑之致焉先生爲人外和内莊不可干以非義尤篤孝友事二尊人生死如禮事太僕公如事父以家政聽焉太僕公莊毅先生左右以寬和終身無間言太僕公沒子幼母老外侮且作先生周旋覆翼卒賴以安儀賓公早遊戚里晚歸友愛彌篤小鮮斗酒必共門戶之費先生獨任之不以分伯季索太僕公臨終握先生手曰吾生賴弟死累弟聞者莫不酸鼻而兩賢之太僕之女字余幼兒故盡得其詳如此吕氏族大有祖祠甚隘先生爲卜爽塏捐負郭三十畝爲祭田領以裔孫一聘名士脩世譜更始祖而下墓地不協堪輿者而其費皆仰于先生與同堂兄弟六七人居終身雍雍無疾言倨色有急輒徇之子姓聰慧而貧者資遣之學歲有常給族弟某者負官錢巨萬無以償法當逮親屬親屬鬻產且盡償亦不足人謂非沔陽公莫能援者而沔陽公業以代償數十百金先生從旁從吏曰某故不才脱不得出將爲先人辱父

幸多方爲援母爲兒輩異日憂也沔陽公然之勉爲輸足卒賴以全族弟某某偕沒京邸旅櫬數千里外貧不能歸葬先生涕泗言曰吾兄弟平居時接塵連席非有故不暫離寧渠忍生死異域耶即出資厚給之歸葬又厚恤其遺孤焉弟某謁選京師得遠宦遭誣係獄以文憑質鄉人金得脫遂不能之任先生立捐數十金贖付之乃得之任又以違限謫調遂留滯不能歸先生復遣人資給之歸仲氏姊負公家稅積至四十金幼子入獄先生憂其斃也亟質金完官勿責其贖里人聞先生敦睦之風各相戒曰慎勿閱牆而令吕次公知也先生少年喜節俠輕財好施亦稍飾服御有遊閒公子之稱中歲益務爲醇謹然好施自若先生所施先宗族次母族次外姻姑姊妹之家次邑里次道路耳目所及生者待以舉火死者待以即土緩急者待以解紛不下數十家先生歲應之不厭間有負德至相訾而復來謁者先生亦不拒也人或德先生

先生曰不然此家尊人意也以故終沔陽之世薄取厚予人無怨者沔陽公沒後先生行之如初然家益落故人親戚負先生金累數百千而先生所積逋幾亦稱是執券者相踵會沈孺人沒先生乃損孺人所積盡償之而故人親戚負先生者先生絕口不言也自先生未當戶知交已廣所交盡海內知名士歸田後客益進無論文士墨卿日滿四座即至星相雜流趾相錯于庭先生無不人人資藉之質子錢不足計且變

秣田人謂先生且貧矣柰何猶作原嘗事先生曰施不緣富性耳馬遷傳游俠而首序季次原憲豈以萬鍾舍仁義而計豐約非君子之言也卒行其德如初先生計偕時嘗渡寶應湖中渡風作羣舟盡沒先生舟幸免盡出其裝買小舟渡溺者全活甚衆不告姓名而去一士人官留都欲以五百金私其妾子密遣其僕賫寄先生所士人死其僕求分以滅口先生正容拒之召諸子均授焉有倉使者北人負倉儲于杭且鬻

其女先生憐其無辜爲代輸若干金女得不鬻
邑胥張相以孝聞病于京師且死先生匍醫活
之以歸衣食之終身又憫其遺孤而托之子壻
徐生俞通判者沔陽公之通家其長子死先生
倡義給其寡妻而季子負虛稅不能償先生卒
代輸以脫其箠楚潘承學者傭書自給四十無
妻先生念其篤實爲之經理令有妻今且有子
溪人方大立以日者謁先生奇其貌叩之
才也勉使改業業儒且資遣之令就名師學不

二年歸補諸生食廩矣武林諸生某者受誣奪
諸生先生寃其事密白守復之先生不以語人
即某亦不自知其由先生復諸生也先生之爲
德不擇微賤不間存沒務自快其熱腸而止大
率多此類也先生知交半天下或至貴顯用事
先生則引避不與通即其人或念先生亦無由
樹德侍郎徐公某先生布衣交也徐公撫浙經
年不通一刺及代去表其門曰孝友敦義實雅
重先生云先生非元朔不入公門片札不交邑

大夫踵門迎先生就鄉飲先生以冠裳酬酢非
柴桑令葛巾漉酒事不得已一往後竟不往也
邑大夫某公雅敬先生怪先生無一言闕白一
當罪者力可辦百金遣吏與俱來索一牘曰願
以此爲先生酒資先生卒却之其介如此前後
邑大夫俱欣慕先生時就先生談讌先生未嘗
及私閭閻疾苦時稱說焉邑大夫以下若丞尉
若學博士先生待之送往事居曲有恩禮邑大
夫李公某卒於官求美槨不得先生捐五十金

購得之以殮郡守龔公某廉知狀檄縣償金丞
匿勿與已而丞免去人諷先生索之曰檄在先
生笑曰殮死令與資生丞等耳竟不問杭守某
公廉吏也以移疾歸卒於家貧不能葬先生千
里外倡義賻之始得馬鬣封其用情於郡邑大
夫不間存沒如此邑素苦里役先生倡置役田
歲輸米百餘石量役之重輕助之自是長賦者
寬而不累及有徵發先生則又首任其重者曰
柰何擇輕而累窶人子耶邑南門外故有堰而

潰於元邑大夫蔡公某念此堰不復則水直走而損文敬聞之當事者而難其費先生首捐百金堰成而邑士之預賓興者多矣此又先生嘉惠及一邑者也先生晚益甘淡泊衣不重采食不厚味以多病頗留意中黃之術始習梵書晨起必茹素焚香作西方常課閉關謝世事然里社義舉及飯僧掩骼之類猶競爲之先生處閨門肅若朝典與沈孺人相對無狎色戲言數十年如一日先生好施孺人好積然時能出所藏佐先生市義而名歸先生孺人先先生九年卒先生老而無子而太僕公舉一子最晚及儀賓公再舉子喜曰吾有子矣遂子之乙酉冬先生病甚度不起遂籍家事授儀賓公曰善守之以待嗣子儀賓公痛哭受命儀賓公事先生存沒甚善亦若先生之事太僕公也然先生業已貧無他長物即爲醫藥後事計幾欲易秣田矣會屬纊不果卒之日呂氏宗族及中表親屬哭諸門曰天乎奈何死善人爲吾族若親災也邑之

父老子弟千百人哭諸里曰天乎奈何死善人爲吾民災也咨嗟嘆息道路塡壅至不可行嗟乎此豈可以聲取色求哉先生雅有尚平五岳之志不難輕去其家以伯季所藉故和光渾世然胸中烟霞眼底泉石不減宗少文卧遊也先生多搆書自經史百家及二氏之書無所不精究所爲詩文多雄麗超逸晚而歸於大雅善書家八法具體趙吳興又好蓄古丹青法書金石奇器聊以適情不至耽溺所著述有道德經解山林漫言藝苑目錄友芳園雜詠素心居集藏於家餘多散逸先生生於正德己卯六月十日卒於萬曆乙酉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嗣子元肇聘憲副純菴沈公女女四長適憲副少崖許公子太學生三錫蚤卒次適理問封湖徐公子邑諸生國賢次適太學生甘原徐公子太學生元朋次適太學生承泉李公子邑諸生衷純諸壻女性至孝先生有疾必以身禱有緩急必盡脫簪珥以待先生有所須則皆赧然

辭之未嘗以日侍先生有所私也故先生雖無
子而處之常泰然　　年　月　日儀賓
公將率嗣子奉先生之柩葬於傳字圩之新阡
先生所自營以葬沈孺人者嗟乎先生不可作
矣論先生者謂結客少年五陵裘馬似豪傾身
借客千金鴻毛似俠丙舍不虛孔尊常滿似通
玄樓高卧俗駕屢迴似亢一官三月去如脫躧
似隱慈物哺人見聞施舍似釋齋精保身息機
習靜似玄先生蓋異才也而位不過黃綬年不
及上算又以無子終傷哉所賴以慰先生地下
者有墓中之石在敢錄先生生平以請謹狀

吕南城郡主行狀

萬曆庚寅秋七月初九日南城郡主薨於崇德
之吕氏其子諸生元學述主生平乞余狀之將
籍以請銘焉余於吕氏姻戚中名位稱卑冗豈
無烜　者示之乞元學之業尚似有在也況主
之賢余故習聞之夫安敢辭按主淮莊王之長
女夫人胡出自幼端凝有至性嫡妃吳繼妃周

皆尊愛之當選婚會呂氏種雲府君諱某官鄱陽簿有賢聲王習之子某年與主相若主出入其名籍中王喜曰是鄱陽簿子耶得人矣力辭不得乃受命種雲府君以例改簿甌寧無何擢沔陽州判致仕又數歲偕趙孺人女淮邸請婚朝廷修故事冊王女南城郡主某儀賓中奉大夫是時主年十有九耳然事舅姑諧夫子御臧獲恩禮不失尺寸種雲夫婦大喜過望曰王姬反勝民間女子耶故事主不得從舅姑居非久種雲夫婦辭歸里主大感念曰有舅姑而不能侍養奚婦之爲儀賓公歲一歸省主親爲戒裝勉以孝思不雜燕昵起居之使交於道路浙距淮邸千里而遥別必數月或至歲餘主無幾微難色惟慎扃鑰督女工而已主初舉一子夭後舉一女復夭遂爲廣嗣計潛畜媵妾數輩使侍儀賓公辭曰主方盛年何事汲汲爲此主曰不然時難得勿失君其勿辭諸妾生子若女數人子俱勿育主曰所置妾無宜子者君盍置里中

良家子於家事二親分理家政君歸省不廢中饋而可以廣嗣其便非一且尊人吾之尊人子吾之子而家亦吾之家安所用疑忌爲儀賓公內自計勝妾已多復置偏室於千里之外嫌釁易積主意故厚誰則信之意猶豫未決主察其意解二指環授之曰君歸見二尊人具述吾意有如此環矣於是種雲夫婦爲感嘆泣下世乃有如此人爲妙擇里中得舊族沈氏女時年十四即元學之母也當是時主賢聲已遍淮浙而間有疑其心者無何儀賓公返淮館報命且具述沈賢能狀羣婢子環侍覘主意色恐其不懌而主顧歡然自如曰置貳得人吾無憂矣環侍者莫不嘖嘖嘆服後數歲沈從儀賓公至淮館主一見甚優愛之呼與共飲食羣勝不敢望焉及孕元學主日夜存視惟謹比生大喜躬爲沈調湯藥視元學加于所生即元學稍長亦忘其爲他母出也元學七歲當種雲府君八十而膝前無孫亟欲見元學於是元學從儀賓公及生

母東歸元學每謂人曰爾時與主別葢兩難之
牽衣悲戀之狀至今猶在目也故事郡王儀賓
終身不得回籍種雲府君既下世儀賓公以不
及視含斂飲痛倍至主泣曰吾不能婦又累君
不能子如罔極何幸有姑在計莫如陳情歸養
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或不難破格以美風化豈
不幸歟故事郡主儀賓嘗祿八百石世皇時大
工起司農金錢告匱儀賓公辭已祿四百助工
有司上其事詔許之有辭祿好禮之獎至是主
亦辭其祿四百乞恩同歸豫王初難之固以請
曰此事度不諧姑以塞乃公意耳下長史議議
略曰當乏財之時而辭祿已見體國之忠遵自
便之條而乞歸又見養姑之孝情辭可哀事理
無礙如議轉聞于朝下禮部議當事者方憂宗
亂日繁姻屬曰夥縣官廩祿不能繼欲稍通融
其法以便公私得疏大悅立爲覆奏略曰郡主
儀賓名位頗重八百嘗秩寵利已多孰肯輸一
念之誠盡行辭免南城郡主以王姬之貴願奉

其姑儀賓呂某棄戚畹之榮恩養其母非惟孝敬可嘉抑且恬靜足尚相應褒許以風天下便制曰可實隆慶五年辛未歲也明興二百餘年尚主而回籍者呂季公一人耳時趙凌兩孺人尚無恙皓首綵衣舉貴主之觴觀者榮之於是主垂涕語儀賓公曰自今君有母吾無母矣蓋胡夫人就養邸舍三十餘年比東歸悲不自勝留一妾副以奴婢田廬及他借養節以事之豫營幽宅屬壻歲時享祀無絕其不以義故廢恩又如此儀賓公二兄長太僕丞某次泰興令某主事郭沈二姒惟謙惟和如家人禮趙凌二姑沒主持服守禮惟謹且躬督喪冗不令妯娌獨勞家務米鹽已上俱畀沈爲分理而已綜其大勿嫌逼已性勤儉而慈不以貴驕人居常服澣濯之衣簪珥無珍奇之飾稍暇則手治絲枲御僮僕極其撫恤每食畢徹所餘以次賦之必周遍厭沃始快族婦里婦或以時相接俱曲被款洽人人以爲主親厚以故自主歸呂氏而族頌

孝里頌賢家衆頌豈弟所謂內外無間言者耶
主生正德庚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
嗚呼賢哉史官馮某曰南城主之賢其他可能
也至以不妒啓後如元學所述卽烈丈夫猶難
之況婦人而出自宗室者乎余以此知祖宗修
身齊家之化發源深而流潤廣也卒能感動宸
極歸里養姑助孝治之化豈徒曰吕氏之光也
哉

叅軍汪長公行狀

予少時往來省會間省會人數爲予言新都汪
長公任俠喜客類鄭莊今去淛居廣陵予悔未
之見也及余在史館謁白岳來新都得交左司
馬伯玉長公實司馬從弟云爾後長公子稚川
雅與余習最久今年春季余挾鵜兒來遊黃山
過千秋里見長公季子延清問長公無恙乎季
斂手對曰幸甚賴先生寵靈生父四百八十又
甲子矣猶時時視聽不衰以茲仲冬覽揆初度
願乞先生一言爲酌者先矣余曰諾既越秋孟

余謝病湖西使者持一書至發其緘則稚川延清以長公訃告也其言曰孤不孝不能承先君志意以怡娛其天年又不能視斂含以承信於大事乃今草土餘生奄然一息所不即塡溝壑者恃先生之華袞其辭能爲先君垂不朽世世耳矧先生之諾也在敢惟先生是圖余曰然吾聞之君子不失口于人言足信也雖昔以慶今以弔吾將信吾言矣按汪之先著于魯至漢中葉徙江南隋之季曰華者以兵歸唐高祖領歙州刺史封越國公其支屬衍于唐模猶周之豐鎬也自唐模下析爲十六族松明居一焉長公家松明曾祖塤祖玄齡兩世皆長得稱其家宗子父良榕字文盛與從兄文質文林咸以甲子生三人者特達魁梧爲閭里望文質公即司馬父贈如司馬者也故司馬爲文盛公傳號世叔語具傳中不具載長公名道暌奎卿其字宅中有黃羅峯南列最爲一郡秀出因別號峯南先生長公爲文盛公冢子生而稜稜骨起知慧過

人少司馬一歲自童稚以迄幼學居同塾步同
采食同盎業同詩書雖兩人亦不自知其異產
矣當是時文盛公以獨子當戶修先世鹽監之
業賈甌括家頗饒不欲長公事帖畔文盛公未
五十歸老于家挈資斧以授長公爲政然僅僅
數千緡耳長公在事益發紓父祖未盡之策謂
鹽監利無奇羨乃悉出其金錢以什五治鹽什
五治鹽筴又能察邊輸緩急贏縮賤取貴與數
歲中贏得過于鹽監數倍文盛公喜謂孺子能
治生乃長公之言曰淛雖瀕海其地狹小歲出
鹽監不足以當淮揚什三淮揚爲南北之衝北
走齊梁燕趙南走三楚其中具五民舟車輻輳
江淮之間一都會也趨名於朝趨利於市廣陵
天下朝市吾將舍淛而之淮矣先是文盛公從
季曰文材從公廢舉業亦豐裕泣不欲從長公
乃留三之一以佐從叔居淛自挈其二入淮淛
有某甲者願以貲附長公長公勿却初入淮南
北轉徙煩勞會文盛公考居室故里歲取給長

公不貲公自處財力幾匱適有天幸擇人任時有完物無息幣幣乃大贏于是入貲爲郎將就選人者而母吳氏孺人以丁卯卒不果行文盛公既失元配爲二子分著曰來爾曄爾屈首授書非爾兄力不及此今薄授爾貲視先人所畀我者厚矣爾愼諸母忘先德道曄敬諸後十三年巳卯文盛公亦卒長公居廣陵喜通賓客所至連車騎交守相法宛孔子雍容而淮揚又最爲冠蓋駢集交遊視淛滋廣年五十稍倦勤乃歸某甲子母錢倍蓰其餘金悉以付任事者而公構別圃廣陵蒔花藥甲其地日儻徉郊園不問生業歲會月要總其成而巳久之任事者竊利權寖減昔產更爲諸子分授財賄曰吾無陸賈裝爾三子月給吾酒食供具畢吾生焉足矣歲辛丑復喪配吳孺人乃嘆曰吾聞君子宗廟爲先居室爲後祭器爲先用器爲後吾老矣請事先世烝嘗爰作室三楹祀曾祖考以下及于其身四世曰是爲小宗之宗禮也先此議築室

季子渭以時絀舉贏固爭不可公必欲其肩任及室甫成二子皆不在側以乙巳夏仲之中旬微示疾每旦猶晨起盥櫛不廢常珍至廿三日日下舂呼渭名者再不及他語及次之旦雞三號含和長逝距生嘉靖丙戌十一月初七日得年八十云公家世孝弟力田初公與司馬同學雖家人亦盡知有耕稼耳獨從大父守庸公每日攝兩人曰大兒國器小兒家寶吾先世遵何德令二兒比肩振吾族哉厥後司馬貴長公素

封一如公語至今貧人倫鑒者必由守庸公矣公性戇直無少曲當其意則呴嘘不當意則嫚罵雖貴人不避也歙令四明陳公嘗與公布衣交始涖事來弔司馬太夫人于里閭遂過公第將入門公揖令曰人言歙難治治歙不難苦無廉吏耳誠得如武陵姚公治歙歙何難哉聽者皆嚙指公言事意氣自若令亦察公無他腸虛已聽受其無所忌諱類如此中歲子姓甚繁晚多夭折令惟二子一源一渭在所稱習余于虎

林千秋里中者也渭同母兄二人一鴻一藩第一人一濛皆先死鴻更名超超與濛皆稱節俠丈夫以義聲聞鄉里公于二子之死未嘗不慨然而獨于華之天每暢然對賓客時而喟然曰令若兒在何憂不亢吾宗哉蓋華夙以慧著尤得當公心吾嘗叙其文謂爲奔逸絕塵也者今子姓孫曾林林玉立寧必無若華也以慰公之望乎然公不及于身見之矣嗚呼惜也因并著于編以俟傳誌者采焉

卷之十九終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家乘外族附

馮氏高祖已下像贊十一首各有小序

嗚呼此我高祖遜之處士遺像也我馮氏始祖曰添祥再世曰彥珪彥榮三世曰宗敬諱謙實生高祖高祖已前遺像無存者夢禎十九時得二世祖母梁氏像一幀于從曾叔祖昂卽彥榮之配先君子沒荒亂中竟失去故所奉自高祖

而下高祖諱恭遜之其字夢禎爲童子時嘗侍仲祖東溪公伯祖一峯公從容請祖先遺跡云遜之時家已耗頗能安貧滑稽自適或戲占詩句嘲人人畏其口以高年給衣冠榮身配楊氏生三女二男生正統十四年己巳五月二十三日卒嘉靖四年乙酉五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七夢禎生晚不及其音容像似否未可知然熙然春融衣冠古拙可以想見先民之風矣贊曰

猗與高祖厥字遜之七十七年鼓腹清時滑稽安貧克昌而後耳孫肖之以筆爲口

高祖母楊氏壽最高祖母夏氏事之二十餘年頗能言其事大都近于不識不知此其所以壽也嘗言楊亦曾祖哭而呼之曰吾母半世畏姑半世畏婦曾祖母愠而誶語生景泰五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三月十五日享年九十遺像白襦黃裙手執數珠贊曰

惟高祖母人貌而天白衣持珠遺像儼然不識

不知以九十其年乃知識知道家所刪
曾祖諱經字大材懷芹其別號也家世籍于冬
官爲匠歲七八月畜麻治絇來春與漕艘爲市
百金母得息可三四十金至曾祖勤苦經營家
漸饒裕祖居之南北各拓一宅配居氏生三男
長良次震次坤晚年分三子各二百金宅一區
我馮氏之堂搆立矣亦以高年給衣冠榮身生
成化八年壬辰五月二十二日卒嘉靖二十四
年乙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四遺像丰

神瀟灑可掬然其衣冠視高祖稍華矣贊曰
貌冲而揚儀靜而莊宜爾壽而康宜爾子孫熾
而昌噫是成化之遺民嗇神而葆光者乎
我曾祖母居氏能以嚴肅爲懷芹處士内助時
家漸裕不少臧獲而三子婦必相次直廚少不
如意呵誚隨之祖母夏氏爲夢禎言如此居氏
外家丁產已空有墳三塚在北坂坊祖居隔水
東北數十武歲久隣家侵占幾爲墟矣夢禎理
得之以水東腴田七畝授弟國禎世典其祀亦

曾祖母在天之靈所樂聞也生成化七年辛卯四月初八日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正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四贊曰

端而凝豐而碩精神奕奕佐我曾祖辛勤拮据五十年如一日噫其女士之特

我仲祖東溪處士諱震字汝威東溪其別號無子先君子三歲而孤子養之夢禎既生處士夫婦喜甚恩撫勤至年六七歲亦不知更有本生也處士善飲夜必盡一壺夢禎必侍嘗曰吾得見汝作秀才而死足矣夢禎輒自譽爲大言嘉靖甲子夢禎籍爲諸生喜甚每入試則支笏臨試所迎勞之無論有令日令處士得見夢禎舉鄉薦當作何狀喜也先君子無別弟遂不能棄本宗今以恩以義兩承之奉處士曰仲祖配賈氏曰仲祖母處士生弘治八年乙卯二月初一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二白皙美須髯談論亹亹五十後患足瘍遂爲痼疾不能釋杖以老夫婦像俱五六

十時所傳處士幅巾衣深衣恣態生動頗得其髣髴贊曰

撫弟之孤及孤之子成我之恩生我等耳予爲諸生公也色喜賴公之教幸有今日而公已亦仙耶非耶翩翩者誰耶是其爲余之仲祖而子孫孫永勿諼者耶

仲祖初娶曰某氏以不婦去慈祖母賈氏始踐正室甚能持家內外井井予最爲所愛一味之甘必留啜余有疾則奔走巫祝惟恐後復而後

卽安祖母姿貌豐碩有如滿月細步甚遲夙興晚臥老而不倦卒以是成家生弘治七年甲寅五月三十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三贊曰

嫗憐我勝掌珠我奉嫗無多時披素練如見之肅拜起涕交頤

我祖諱坤字汝厚年三十二而沒余從先君子育于仲氏記七八歲時先君子召畫工畫祖像余問先君子此何人先君子笑不荅審諸傍人

始得其眞一日仲祖訶余余曰爾非我親祖父奈何見訶仲祖爲不怡者累日此如昨日事耳所畫像卽此是也先時有像盈尺後從一童子婆娑樹下祖母云不甚似故先君子易之我祖生弘治十四年辛酉七月七日卒嘉靖十一年壬辰二月十一日贊曰

傷哉我祖壯齡棄世幸存遺孤以衍吾氏余幼無知謂此年少是何人耶先君不答而旁人道其眞黃河萬里始于崑崙余安敢忽我祖而不

存

我祖母夏氏稱未亾人甫廿九耳余舉鄉薦時尚未滿七十謀白有司旌祖母之節而祖母固不可曰未亾人有子有孫何旌耶計其費當數金祖母曰未亾人益一婢子日織賣錢僅踰十文空數歲之藏以買名吾不爲也遂已之祖母終身蔬食余三歲從祖母寢起十五始就外傅故受恩最深夜一燈祖母課女紅而余讀書余成進士去祖母之卒僅兩歲耳傷哉生弘治十

七年甲子五月八日卒萬曆三年八月十六日享年七十二其像揭白又非國手故不能責似有其意而已賛曰

傷哉祖母廿九而稱未亾人口不嘗葷血之味足不踐羅綺之塵大節皎皎如雪如氷至七十以老而不求旌于有司曰吾有子有孫易寫者白髮難描者素心公嫗之像一老一少如婆從孫我子孫其式欽

先君谿谷居士像鄞唐生所寫蓋名筆也壬午秋余自京師奔喪痛定瞻邊像初疑不似二弟謂甚似曰大哥別後父須髮盡白而貌加腴至病久始覺枯瘁此病時容耳自拜別至大故僅一年四月而形容變異如此爲人子者奈何可一日輕去其親之側耶先君少時患腮漏一夕夢披髮神人以面親患處遂忽愈疑爲眞武神故終身虔奉之不衰像右腮作暗黑碎文乃舊瘢也先君諱某字次公以壬午秋勅封翰林院編修我馮氏蒙國恩自先君始生嘉靖九年庚

寅七月二十五日卒萬曆十一年癸未六月十
五日享年五十四贊曰
謂天下皆可必乎或拙餘而巧不足謂天下皆
不可必乎吾又未見種苗而得粟吾父生平不
課子不治生人見其廔堂搆于中歲而沐恩光
于晚齡以爲若有天幸而不知其胸中熙然益
然如春之融如酒之醇噫是其所以困而終亨
嗟乎人生不幸失父不幸之甚失母余十九而
後家門之變無所不有大都不可言令母在余

則熙熙至今耳先時母病亟召畫工寫像猶扶
病斐而出畫服飾如之時病久骨立懸想舊容
點筆終不似也余幸叨一命母得追贈孺人遂
更其像加冠帔易緋余骨相類母畫工以余面
參舊像成之然亦不能甚似母姓沈氏生嘉靖
十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嘉靖四十五年
丙寅九月十一日年三十六贊曰
母白皃蒼母瘦皃肥皃幸似母母胡棄皃母亾
之後家日以非象服戔戔不及母之生時我心

傷悲

先室贈孺人石氏生一女二十三而沒時余舉鄉薦一年矣像揭白故不能似後更爲之亦不甚似姑存之云爾贊曰

爾爲余婦余能顯爾而爾不能待爾命何苦不能返爾之魂又不能肖爾之形哉象服不知何人傷哉

自贊小像

眞實居士此像萬曆乙酉冬鄞唐生某所寫先是達觀禪師北行以白衲爲贈親作白衲歌誨督深切語尤雄快即詞人操筆未必能爾以故居士常披白衲而像如之戴斗笠手捉青玉麈尾行且笑儼然居士也時年三十八又三年戊子正月二十六夜燈下自爲之贊曰

爾何人耶不愛威貌進賢而愛竹笠不愛文繡而愛布衲不愛載筆而愛麈尾是謂眞實居士爾行何之亦何所笑人以爲拙天以爲巧是宜置之一丘一壑以老

沈孺人小像贊二首

余寫戴笠披衲像時亦爲孺人寫此像長二尺許俱唐生筆故能彷彿而近莊但額顱不似爾黃襦竹根青裙尚之以茄花半臂葢燕居服飾也時年三十一贊曰

余居朝爾不欣欣余投林爾不戚戚閒靜疏通宜文宜質鉢衣繡裳臨風獨立是文通學士之遠孫而眞實居士之繼室

又

乙酉夏孺人歸寧武林俞生某爲寫此像盈尺耳顧甚似而小腴從兩婢子長者持紈扇小者持麈尾引師子猫樹亞挂鸚鵡二物俱孺人所昵也贊曰

爾生于武林長于荆楚嫁于檇李葢嘗從余宦遊京師今復居武林而尚未知老于何所青山白雲與汝共之外有求羊之客而內有萊氏之妻余其庶幾

先祖妣安節夏氏墓誌銘

先祖妣夏氏家世秀水縣人父曰某贅于柴場灣之謝氏生三男三女祖母其一也爲先祖諱坤字汝厚之配先祖年三十二卒祖母撫先君嫡居時仲氏祖無子同育先君賴以成立祖母守節四十餘年惟咬菜根非十指所作勿用用常有餘夢禎生三歲即侍祖母寢惜油常不許夜讀尚及抱驥子以奴驥子夢禎長男也夢禎鄉薦後屢欲白旌祖母之節必不可曰婦人守節固分況有子有孫何以旌爲遂不敢言私謚安節祖母生弘治甲子五月初八日卒萬曆丙子八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一即先君諱第封翰林院編修娶沈氏贈孺人孫男三長即不肖夢禎娶石氏贈孺人繼娶沈氏封孺人次胤禎娶許氏次國禎娶黃氏曾孫男五驥子鵠雛山子鵬雛辟邪先祖葬城西祖塋穆位地師以發祥所自不宜輕動故不敢奉祖母配丙戌冬葬德清之金鵞山不吉遷于錢塘虎跑之前山乘庚脉卯向實萬曆甲午十二月某日銘曰

傷哉祖母稱未亾人四十五年長齋如僧守節婦職柰何求旌我誦此言甚明且清謚曰安節以培世經速朽者形不滅者銘

先考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谿谷居士先妣贈孺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我馮氏自國朝爲嘉興府秀水縣人世居嘉興縣北板坊高祖諱恭曾祖諱經先祖諱坤先祖二兄艮震行三再娶祖母夏生先考諱某字次公晚年自號谿谷居士取老氏爲天下谿爲天下谷之意二歲而孤仲祖震無子子肖先考先生嘉靖庚寅七月二十五日終萬曆癸未六月十五日年五十四先妣沈氏嘉興縣人亦世居北板坊外祖諱儒外祖母顧先妣年十五歸先考先先考十八年卒生嘉靖辛卯十二月二十四日終嘉靖丙寅九月十一日年三十六先考妣以不孝入仕封翰林院編修贈孺人子三長不孝次胤禎國禎孫男五驥子鵬雛山子鵬雛辟邪孫女六近世士大夫俱以揚親爲孝親

沒必借重名高諸君子爲誌銘表傳以托不朽
卽少飭以欺天下後世不恤不孝最恥之柰何
敢以所恥事先人故于先考妣合葬自作誌銘
世系生卒外附子系姻屬不敢加一字以誣先
人墓在杭州府錢唐縣五雲山之支麓葬以今
年巳丑九月十七日辛酉先是葬先考排山塢
先妣德清縣金鵞山不吉而改卜得今地遂合
之其銘曰
兒二九哭母四九哭父哀哀蒼天兒命何苦初
葬而分再遷而合父母之靈或願同穴峨峨五
雲麓坦而平浙水朝之靈其永寧

前室贈孺人石氏墓誌銘

余前室贈孺人石氏縣之伏二十九都人父諱
梧有田數百畝稱富人婦少余一歲以嘉靖丙
寅春二月五日成禮時年十八先一年先慈病
日嘔血虞不起亟欲納婦病有間而婦至顧不
甚喜私語余曰婦相不宜堂上人時先仲祖東
溪公及姬賈俱無恙踰半歲與先慈相繼卒堂

上遂虛其半而家亦耗矣婦初至卽憂貧余少年崛強頗不懌指案上書曰吾有此寧久困耶婦默然先慈旣沒家變紛起婦益不自得而家益貧遂市所居屋晨起不能具盥水有之隆慶庚午余領鄉薦辛未上春官不售歸而婦病矣病半載卒其病爲單腹脹久時身寸裂裂處出水沾漬衾褥或云有他故余所不忍言也時年二十三生女二長瑤光適海鹽國子生沈紹元江西按察司副使奎之次孫次未名先母殤婦

浚後十二年壬午余官翰林以恩得贈孺人又四年丙戌葬婦德清金鵞山從王姑王姑其地不吉遷于某縣某山令從王姑孺人性質實無欵曲堂上親俱不善得其意獨王姑夏少憐愛之爲婦六年開顏之日無幾余領鄉薦歸家人尊卑無不驩喜迎見孺人獨不怡召之良久乃出竟以抑鬱玆生嘉靖己酉四月朔日卒隆慶辛未八月二十八日葬萬曆己丑某月日銘曰

嗚呼余婦爾生也富爾嫁也貧不年而夭不男

而女不封而贈豈其命耶葬爾不待爾夫從爾王姑爾夫銘爾爾其保此玄都

戊子春正月稿已丑夏五月竄數十句

亾女大姑傳

亾女爲沈郎孝升婦葢先孺人石所出憶女生時先孺人以產難昏暈余腹之經夕時月光滿樓因名之月而字瑶光女四歲余舉鄉薦是冬受海鹽沈氏聘五歲先孺人病卒所遺惟女先大母痛憐之與之共卧起六歲余繼娶沈孺人

于杭而女從之先是沈孺人夢一裁冠神人引二婦一長一少者携一女授之曰此吾女今爲爾女矣比女至孺人驚謂余女狀儼然夢中所見也二婦得非前室與先姑耶相對疑訝不已以故視女如已出女點慧善談說語事首尾貫串無遺一日余與孺人相對女與太舅樟翁共語女敘余閨中事有太史公筆鋒孺人顧余大笑七歲習學女紅九歲從女師姚媪受孝經列女傳能通大義年十六而歸沈郎事舅玉田

丞姑姚甚孝謹生二子俱殤自後凡十年不孕乙未冬余往南京女送至吳閶而別次年忽聞女孕余洎孺人以下無不爲女幸秋八月生一男奴來報喜余洎孺人以下無不欣躍九月孺人與兩兒暫歸武林十月返過郡城忽報女失所生兒余亟命兩兒疾馳海上視之鵝兒先到則姊已病病革開目曰是吾次弟耶吾大弟何以不至吾得見吾次弟猶吾父母也舉手遍身撫摩謂鵝兒曰弟爲吾語父母願相珍重遂瞑

傷哉女以得男喜竟以失男亾耶女亾一日而驥兒至得臨女尸三日而孺人至得臨女棺又旬餘孺人兩兒還邸始聞女訃不覺老淚之橫集也前室所生惟一女女死而無出一絲斬然良可傷痛

姬桂名字說

廣志云桂出合浦生必于高山之顛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間無雜樹芬芳貞潔有君子之德焉入藥則爲百藥長徵珮則與椒蘭雁行其材

又中舟車宮室之用所稱桂舟桂楫桂棟桂柱者是蓋南方嘉木之最而吳人以木犀當之殊可笑余舊吳姬名桂其家之人不過曰木犀云爾事余五年柔慧機警日月以異余漸嬖之乃拈其名義而字之曰延佇蓋取楚辭結桂枝兮延佇也夫延佇者待也所謂不待帷帳則芳香不發姬待而遇余可以慰矣遂書其說似之

明故迪功郎楚府典寶正樟亭沈公洎配董孺人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大亨字正叔別號樟亭先生世爲杭之錢塘人自唐歷宋多顯者而文通學士文章行業尤著墓在龍居塢王荊公撰誌銘公其嫡裔也族姓居江干者最盛有諱士寧者出贅城中李氏是爲城中沈氏祖三傳至公公父某母柳氏公未弱冠而孤性警敏通脫籍爲諸生有聲嘗極羣書善尺牘百函立發而不喜治舉子業以故艱于遇合中歲益厭棄遂游京師賓客甚盛時華亭徐文貞公當國以舊弟子才公

欲畱撰青詞積資可得中舍公曰吾得曳裾王門可耳安能鬱鬱居此遂入貲得典寶正之楚府時昭王春秋方茂雅志墳典得公大喜置之帷幙孜孜講論昕夕無倦或接遇賢士大夫商略今古辯若懸河咸驚異謂河間陳思復出而公之輔導功因以彰灼于縉紳間昭王嘗語人曰沈某余之師也國事大小必以咨公公亦矢心彌縫靡有缺失景府以天子介弟就藩中涓挾其勢肆甚楚府莊田橫被侵據若干頃昭王

以公為使白諸朝得直莊田歸楚衆亦多公時昭王春秋漸高艱于子一日引公至密地指太史公書某傳謂之曰若堪屬此乎公遷延引避叩首曰殿下年力方茂錫麟非遠臣實愚頑不敢奉教昭王咨嗟嘆息愈欽重焉丁母柳憂奉柩歸葬服闋仍補楚藩又數年致政歸而昭王亦遂薨逝公每從容為余談說昭王時事未嘗不流涕也余居甥館時以大父行事公而公尚強健啖食如年三四十人喜賓客談笑慷慨一

坐盡傾暇則進余談文談詩間爲唱和孜孜不
已公于詩不喜杜陵而余最所左袒公曰若能
醉心六朝諸名家吾言當不至河漢余漸悟入
則公之教也余與公周旋十八年兩從余京師
朝夕匡誘惟恐不盡余性超脫不喜世故公最
憂之余卽終不能改而感公至矣公晚年喜道
家言問試容成之術無效不止姑以自娛又好
持籌課子母所畜近千緡然言利者易進不甚
核實輒一試之以故所畜子母輒亾去公亦不
悔公性喜動不善株守居楚時一工人藉其改
所居門至三十餘次居杭亦然他可知矣公精
神挺拔見事風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如此人
奈何以王官見奇哉華亭公嘗語客曰沈正叔
有用之才客曰公知其有用何不留之令就王
官去耶華亭公語塞公生正德乙亥六月初四
日卒萬曆巳丑十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
配董孺人父某母某氏生母某氏及笄歸沈樟
亭先生少年喜冶游百方紿孺人孺人必廉得

其狀所籍記或爲隱語孺人必射而知之雖龍尾羊裘之奧無所逃焉事姑柳最孝性柔婉而能斷大事姑柳易簀時樟亭先生方爲使上疏京師未返宗室有畜美椸者曰惟所用不必議直孺人不可脫簪珥歸直而後用之其識大體如此晚年妾生一女孺人撫而嫁之如已出焉去年三月孺人春秋滿八十婦翁率子姓及親黨稱觴上壽至冬婦翁病亟去孺人屬纊期僅旬日耳承諱之日猶及舉杖披麻衣而坐非不幸中之幸哉孺人生正德甲戌三月二十三日卒萬曆癸巳閏十一月二十二日于樟亭先生稱並德云子一某娶高氏女一庶出適蕭山諸生來斯行孫男三起儁起佑起儔樟亭先生先葬龍居塢祖塋五年矣今將以某月日奉孺人柩合葬焉銘曰

惟沈正叔有用之才相君知之而楚游之輒卒不可回公過昭王如魚得水明而未融命故如此惟葬孺人並德于公同居同穴生永相從龍

居之阡土肥泉甘翁嫗居之子孫萬年

明故處士芝暘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宜先字尚行別號芝暘子家世錢唐人譜系詳具樟亭先生志中公生而警敏脩潔裘馬休休善談論議事當否確有證據雌黃月旦巧得其眞或與共事後稍令鋪敘首尾洋洋灑灑百不失一即令讀書知古今雖談天雕龍輩當之寧免濟河焚舟哉爲人情至哀樂過人壯歲從樟亭先生遊楚見禮昭王曳裾御醴

出入愉快十餘年比還故里方築室買田爲終焉之計而資用稍絀不能如居楚時揮霍自在矣且突喪壯子無伯道之兒有中郎之女艱難酸楚又十餘年與善不虛良亂再降雙珠欣其在掌瓊夢宛矣盈懷一疾不起實惟萬曆癸巳十二月初三日距生嘉靖辛卯十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三傷哉公與先君游甚善方公反楚余適斷絃遂以愛女繼余之室時余貧甚不能納禮公闢甥館延余居之與余同甘苦者三十

餘年而今已矣余飄搖仕宦定省屢乖公爲余凡兩至京師兩至留都殷勤篤密視余猶子別公以去歲十月二十四日方轉眄家書而訃音忽至傷哉公娶高氏子三長起儁高出娶董氏不幸早世次起佑六歲次起儔四歲俱側室王出女二長卽余婦次適桂陽令張公一陽子諸生兆登今將以四月之二十六日奉公柩殯於芝塢舊阡以俟吉卜銘曰

生而多憂死也則休喪子有子無替箕裘有壻

爾銘萬年斯丘

太學沈生超宗墓志銘

生諱鳳字超宗余同年沈茂仁翰撰次子也母曰王孺人生子五二幼殤于京旣予告歸復傷季僅存伯兄麟禎與鳳爲二先是杭有諂貴人某者艷沈氏之盛挈其子親過長溪強以孫女求字茂仁不得已謀之副憲公姑以季委之諂貴人歸甚喜每指示人曰此翰林媳婦後季傷而仲尚未有議副憲公具書遣媒通某氏願以

仲續前好時媒者先過余余徵止之不得竟以
母命堅拒其年余女遂字鳳矣自後鳳與兄屢
過余鳳始十餘歲膚清韻上手揮大字在兩家
兄弟間見者無不屬目又五六年成禮于雷都
別館余女始十五在館三日而歸歸又三日而
王孺人卒又一年所長男豹孫生于家會余得
旨放歸往來長溪視鳳夫婦與豹甥甚密豹甥
之周晬也鳳擊鮮張樂爲十日酒娛客費百金
余戒其太奢且非所以爲兒福鳳性資清慧而
失學不樂攻苦顧有好古之癖客有持法書名
畫舊陶玉器求市不難高價得之間售僞者久
之輒能自辨遍返僞者直客遂相戒莫如長溪
已而復好聲伎或從優伶當塲串習爲娛伊吾
傳奇記諸書夜不休間試六博及黃白之術亦
不至大損近歲益務爲節儉日月會計甚細壬
寅春挈室僦居武林與余共兩山西湖之樂踰
歲而實以節家居兄食及他雜費將就試白下
屢易期而不果廼定以七月八日行先一日別

余湖上余治具候之日西而至次日果行益永
別于此日矣傷哉九月初稍聞鳳病鳳素清羸
觸勞即病病一二日趣已多不過旬日以故家
人不爲深念豈知其一病不起哉初三夜余已
臥聞急信驚而起女復孕數月慮有傷強慰之
既行北關猶未啓五鼓得從輕舟一晝夜馳至
長溪則鳳抵家三日矣病勢雖危而受藥周旋
信宿猶有生望忽張目視余曰吾太山也當以
誌銘相累狀吾者其吾兄乎語雖糢糊而可辨

竟以初八日長逝長溪俗信鬼沈氏尤甚鳳病
至卒祈禱宰殺無算師巫之聲括耳費幾二百
金初余及女恐不及訣竟有數日周旋又不然
道路而然于家骨肉團聚遶腹至十一月竟得
男是皆不幸中之幸也鳳没後一月餘而伯兄
自北歸又二年所服且闕伯兄議移弟柩改殯
於孰字圩祖塋之丙舍鳳生萬曆辛巳某月日
卒萬曆癸卯九月八日春秋二十有三子二長
大詹聘西華令李君日華女次當戶即遶腹聘

包孝廉世杰子文學鴻逵女沈氏世系俱載家乘中故不叙銘曰

鳳兮鳳兮文而未炳疇厚厥生而速其隕孰字舊阡營魄暫依吉壤非遥待爾子而移爾有遺言酬爾銘詩

外曾祖沈公柳孺人像贊

曾孫壻馮夢禎贊曰若祖吾祖若翁吾翁泝而上之以及于公不攬筆而心記錙銖不讀書而雍容中趨蓋衣冠之器不爲龍而爲魚公壽六十客死番禺龍華鍾者生平善公實能想像爲公之容巧心妙手神與之通馮生作贊敢誇乘龍

曾孫壻馮夢禎贊曰母杭人也生于海門以其父死于武昌以其子母能箏能書日覽史傳默記無遺能持家政如刀切物厚薄均齊半世相夫半世相子一門之中雍雍濟濟稱女丈夫其亦無媿

明故沈母高碩人墓誌銘

余婦翁沈尚行府君之垂絕也手二子起佑起
儔呼高碩人泣而授之曰吾不圖連舉子而不
及視其成以累若碩人泣曰唯唯碩人故善病
先是婦翁從余京邸以妾王歸時碩人年餘四
十即徙處樓中謂王曰吾有兒不及壯而死沈
氏一脉未有寄子勉之釋吾治吾病可耳遂絕
葷血朝夕精苦事佛如頭陀者餘十年所至婦
翁死不得已再親家政非其好也婦翁無恙時
微有資蓄余婦略悉之至歿後蕭然無有此其
夜如之豎子啓門而妾王亟披衣入遂死其手
佛家預知時至久脩者所難而碩人易之豈所
謂得正而斃者歟始婦翁棄二孤時大者五歲
小者三歲碩人撫之首尾十年碩人殆俱能痛
哭盡哀如成人此可以卜其成立碩人今而後
從婦翁地下可矣碩人生嘉靖乙未十二月初
七日距死春秋六十有八碩人姓高故右族父
曰厥母倪父早世家疲于官碩人從母育于嚴
氏年始七歲嚴翁厚資遣之一姊長碩人十餘

錢氏中丞之裔貧替無後碩人子一起僑娶董俱先卒妾王子二起佑聘太學生毛恩女女二長余婦封孺人次適張兆登府庠生餘子一吉孺娶沈氏碩人爲人端謹強毅知大體遇事能斷識度過人僕妾無敢狎視骨肉親戚間雖至微者處之曲盡恩禮修脯自蓄每手調以備賓客之需靡不精腆即客沈氏者去後不能忘其大者可知矣余壻沈氏今三十年碩人視余猶子余性通脫不

故或可致詰而碩人一不問曰吾有此兩兒矣時婦翁業市新居而力不克營徙碩人曰吾旦暮人耳寧可令諸姑以壻氏營徙耶于是竭力營徙而家遂困碩人明決周悉曲體物情親戚往來親施之禮雖貧不失尺寸比歲爲佑儔聘親吉孺納婦家益大耗不支簪珥盡且質衣矣然碩人神日瘁而體日腆或以爲賀婦每鄂余竊憂之曰吾母非腆瘁耳以故得預爲營奠稗以歸去歲碩人痰壅上不知人汗下如雨食

頃始甦歸奔視起居卽起坐指撝如嘗矣自是輒發卽易之竟以今歲壬寅二月十七日之夜一發而隕余與婦俱不及訣傷哉其日午後碩人呼余家知專僕檢括文券故藉手付妾王曰汝謹視鎖鑰俟二子長而授之又出終壽衣手自檢視曰某物當綴履上亟綴之余幼子辟邪黃昏入揖曰汝讀書吾舍半月吾今夕見汝汝歸爲我謝汝父母及汝生母輩葢儼然訣別之語又語豎子我陲後或呼汝汝必速應無後中爲仕宦計碩人輒深憂之致其忠規或閨門小嫌子姓薄故碩人食飲不甘矣傷哉余婦曰吾王父母父子皆銘之能靳于吾母乎余唯唯乃拭淚追述碩人懿行而銘之虞不盡無形飾也閏月初七庚子奉碩人柩權厝于孤山之陰坐向以待吉卜而從婦翁銘曰

人婦之賢賢而婦也碩人之賢賢而丈夫也樓居避新嘉然有子不已明乎手撫二孤鞠躬盡瘁不已忠乎死生去來處之蕭然不已超乎

呼碩人豈曰女而丈夫即丈夫難之矣是可以銘矣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徐少師文

天眷皇朝誕生詰輔作帝股肱舟楫霖雨惟公弱冠致身青雲魁三尺五掞藻摛文繼批龍鱗盤桓浙水竟回帝眷大用伊邇惟公閎度玄鏡潛機能柔大奸令不見疑大奸既斥帝眷益篤居中調燮皇路惟肅肅廟大漸公念大忠遺詔

一下涕泣山東肅能正終穆能虔始功在社稷
惟公誰侶乃拔巖穴乃甦瘡痍滌煩疏滯以登
清夷公勳則高公心則小捉髮吐哺毋捨我老
公之持軸二十餘年功成身退優游林泉公之
福澤蓬涌鬱積始自嘉隆波及萬曆上之十載
公滿八旬禮官上請存問惟勤梁木忽頹白日
西匿天子曰咨喪我良弼祭葬易名恩禮有加
生榮死哀於公何嗟況公後嗣鳳毛麟趾繩繩
帝廷家聲鬱起吾儕後進夙範光儀奪我蓍鑑
同情共悲何以瞻公列星有爛敬酹椒漿公庶
其鑒

祭陸平翁宗伯文

嗚呼先生四朝遺老明時上瑞存問特典公乎
兩被英嗣晚毓青雲蚤致乞身歸養彩衣曳地
庭階翩翩孫枝鱗萃賀客滿堂祝公百歲公健
七筋翰墨遊戲述抑之詩無耄我棄朝野願公
靈光獨耀歸何不憖遺一老云逝公性恬淡去盈
去羶雖登八座半處林泉白衣尚書火食神僊

太平丘壑九十七年聞公將化登堂易衣端坐拱手氣息漸微公真天人蓮出淤泥出沒三界如兒娛嬉媿余小子玉堂後輩謁公於家諄諄我誨一再待公有示必記黃髮無戀何待詞費欲以靜拙儀公一二公不可作憶公隕淚凡今之人獎競遺恬鳩鵲在囿鸞鶴棄捐公在此時雅操誰儔庶幾無悶永懷昔賢嗚呼公生盛際完名備福木蘭喬松花艷寒菊凌霜獨茂經冬逾綠使公爲相必有不足惟曲則全柱下知之

公神在天其肯余詞

祭陸臺翁家宰文

天祚國家誕生名臣或開其泰或亨其屯顯允陸公海嶽降神手握日月胸羅星辰弱冠牽絲以迨抽簪五十年中力障世氛屢進屢退不淄不磷孳孳求才妍媸不昏如彼朗鑒萬形自分晚總銓政簡登正人運霹靂手整頓乾坤不盡公用咄嗟乞身乞身歸來清涼是遵萬菩薩衆圍繞欣欣歸而淵嘿與道爲隣天不憖遺俄聞

上賓生荷隆知棄捐揉黃拂拭青黃折而復伸感恩知已有淚淫淫嗚呼公在朝廷舟楫霖雨而於佛法金城寶杵無利不現無求不與棄大願王驅天龍鬼疲於津梁而今已矣天人哀傷波旬驩喜我之哭公非以吾私爲著生痛爲大法悲來以緣集去以緣離公於死生如脫垢衣千里之情絮酒隻雞公神在乎庶哉鑒之

祭汪司馬伯玉先生文

嗚呼嘉隆之間文章道亨瑯琊新都代主夏盟遠近聲附鼓吹休明朝參笑語暮集大名我生也晚兩叨賞激歲月幾何與刑雙匿有識含渡吾黨增劇如彼迷方而失斗極我昔西來公神政腴食我誨我金石不渝嗣吊婁水賁於西湖二仲同臨飽我青蔬我仕留都忽聞公計迨今十年公尚未墓殯於太函草棲神路絮酒隻雞用托情素嗚呼自古文人厚終者希位壽榮名子姓雄飛物或忌完道有成虧惟公遭際九列金緋逍遙林泉陶鑄今古讀公遺文雕龍繡虎

年逾六衰庭階楚楚旦暮翻騰踵公之武公何
在乎修文帝居握手哲弟憶公嗟吁使公而在
尚未期頤梁木興歌泫矣其悲

祭茅鹿門先生文

嗚呼公起茗雲擅譽文壇史遷歐陽逸氣後先
公所自許誰曰不然余昔童穉讀公著述謂公
天人追攀莫及不圖當年忝附膠漆惟公筮仕
著績循良嗣由郎署佐臬遐方決策雕勦卒順
天狼公也兼才文事武備惜哉中讒未展其志
白首偃仰益昌其藝自古文士玷缺其常不有
貧困不厭糟糠公享素封壽而且康有賢子孫
景星鳳凰公之仲子余忝門墻二十餘年屢登
公堂辛丑孟秋公滿九衰先期稱觴衣冠接膝
高文大章焜耀四壁公也婆娑揖讓其間執禮
無失人謂曰儐百齡在望奈何不延所可幸者
仲君南仕請急而歸公遽有此先時仲君戀戀
於公公勉之出敦譬從容孝在養志無守而翁
仲出公牘余勸勉從至於今日始賦厥衷所遺

憾者公最憐季季才尤高尚阻謁帝咫尺雲霄而公不視嗚呼造物多違人事難齊公也八九爲天所私在文士中公稱龐眉金緋九十宇內所稀我采芳蘋以薦清卮公神在天一笑熙怡

祭陸敬承文

嗚呼敬承遂罹斯酷耶始傳病甚或謂且死道路之言甲乙彼此胸中耿耿如懷棘枳遂歷弦望猶幸君起豈知大謬竟悲逝水乙未之夏余憩湖上時君適來徘徊共賞君戀親舍抗疏於朝南山佛廬息駕以邀余聿叨陪飛羽揮毫醉醒語嘿無非逍遙日暮余返醉僧墮驢欻明相語大笑軒渠無何君歸寢苫臥廬隔濶三年時得君書一疾不起天道可疑又憶南都迭居壁水同籍數人驩呼爾汝桃蹊梅塚交珂錯趾君也將發遍歷諸峰攝山牛頭惟余得從攝山之遊將軍作主笳吹競作君欲洗耳時從余者長兒驥子奮欲造巔崇朝其雨至遊牛首君亦攜雛既臻雙闕而日已晡羣峰大江煙雨虛無相

對儕榻同飽齋蔬君嗣尤朴布被青裯歸而語
婦可藥華腴其他名刹天界靈谷鍾山之巔清
涼之麓或憩蒼松或哦翠竹或送飛鴻或狎馴
鹿君既鵬騫余亦貂續天壤之間有對無獨自
余再至興消意倦山川非改逸駕難逐又憶丁
丑公車共對余媿驢前自甘避退君實奬余俾
不終棄君面團團心非憒憒能斷大事濶畧細
碎文章浩蕩奔濤湧沫惟君之才曹丕十倍珠
玉在側誰不形穢嗚呼生才實難世實須才使
君而在必握風雷從容談笑舟楫鹽梅而今已
矣凄涼夜臺天之奪君不遐而速豈其棄民而
貽之毒公私之情付之痛哭余且拂衣還從白
雲人之云逝良悲索羣郢人正容匠石揮斤鍾
期既往伯牙破琴惟余與爾庶幾古人一觴奉
酹想見欣欣尚饗

祭黃懋忠宮詹文

嗚呼嘉靖之季文運衰靡靡極而振誰建鼓旗
隆慶改元日月再輝公起漸右天下從之片紙

墮地不踰而馳金馬玉堂優悠論思奉使唐藩
頒詔高麗諸侯負弩纓王摳衣咳唾珠玉晁(雉)
庫夷兩典文衡八閩京畿賢書既出名士纍纍
錄成公手正正奇奇懸之國門一字莫移名以
之高謗以之隨帝曰胡傷進公講幃旦莫宣麻
舟楫鹽梅公不可留衡門蹔步堂標碩寬樂而
忘饑妒猶未息誰惜蛾眉余始偕計謁公京師
進而教我意常孜孜廿年之間或合或離河山
雖隔音書莫違謂公物望終攬國維如何一疾
而誤於醫嗚呼論公文章雄視一世而舉南宮
不爲首論公才品實冠詞林而謝朝列僅四品
庶幾以期顧慰公而又止中壽益以徵力命之
相左而造物之難齊也嗚呼隙駒易邁薤露易
晞於其中間顯晦稱畿其細已甚達人所嗤公
起世胄入等宏詞父子兄弟接武金緋宮詹翰
學位亦不卑青山白社兄弟怡怡何所不可而
戚戚自摧日月不延窀穸有期扁舟送公咨嗟
涕洟其鑒芬芳颺然來斯

祭于兒素文

嗚呼公中丞孫世爲冢嫡善積慶餘嗣宜大出公嗣多奇仲也白眉少年脫穎鴻漸天逵爲郎爽鳩抗疏忤時歸而侍公彩衣畫披公昔丙子登名賢書膺行四人兩舉宏詞仲子飛翻即罷公車物忌多取道乃集虛仲投蓮社遠公是師公獨深信愚或見譏厚德如公必踐期頤不滿七十天道可疑福流子孫挹彼注茲憶歲丙子初式公廬偕公兩弟圜橋是趨北征遇公殷勤政隅癸未禮闈余忝分考啓卷得仲欣出意表自茲往來益綿世好廿年之間再登公堂承公起居悅豫且康子姓振振朴茂矜莊仁者有後公其足當歲非龍蛇哲人云亡聞訃驚悼涕泗其滂金沙秣陵一葦可航擬拜几筵船酹一觴守官於斯末由出疆乃遣哀詞佐以薄將公神何之逍遙帝鄉颸然其來鑒此芬芳

祭李年伯見衡文

嗚呼公起雲代遷於廣陵積仁累世至公廼興

邑符早綰藩伯晚登如公才望三事宜升四十餘年如一條氷公飽經綸尤長邊計其郎職方已見端緒備兵開原小試一二用公之策唾手三衛惜哉貫忌有志不遂公在中州權相道經藩臬大僚屈膝郊迎公作揖客守其硜硜公嘗馳驛嚴旨未行權相銜公波及姓名遂鐫三官公意自若臣節必申臣秩可削江陵死後連移陝洛再陟楚憲洗冤求瘼忽憶尊鱸五臥林壑南北交章薦公邊才本兵督臣側席虛懷公非

和議卒忤撫臺開原不可況全遼哉當事惜公公堅不回轉公開藩全公出處吏議尋及以年致仕公曰胡傷聞報色喜冊立進階公臥已矣高寶瀕湖宜田宜墅扁舟往來課讀課耕松竹可友鷗鷺可盟足不入市口不言兵英英衆雛足寄家聲長公最顯客部繼鳴孝廉文學聯翩而起公之報國何必以已三紀周行十年林處臼十土山龍穴秀美我樂湖居死必埋此築堂始畢旋亦上賓公蓋先知志氣如神官至二品

壽幾八旬孫支內外倍於右軍生死榮哀全福全人中丞書來狀公行事公昔涖浙予盼予庶廿年若飛仐爾長逝握筆銘公當俟名世製詞不文聊寫哀意

祭方衆甫學使

嗚呼公產雲間才高行修自登賢書余即同游奇文欣賞疑義與搜山川非阻臭味長投余也先登公再落覬奚未禮闈幸相物色一易一書兩魁經術豈敢貪天喜公奔軼宦轍相左廿年飛蓬三佩州符一贊兵戎尋擢列臺視學觀風尺書時來跡遠神從最後入閩甲乙髦士羨登武夷兼食荔子忽聞臥病奄然不起廣柳扶將傷哉羅綺余今解龜逍遙湖山追憶舊遊扁舟雲間徘徊丘隴宿草斑斑炙雞絮酒有涕沈瀾念公多情而未聞道死生去來如夢幻泡所恨違離靡從早告公如有知相視一笑

祭陸以寧

嗚呼雲間羣龍公最聞道同官舊京切磋笑傲

死生之故目存心了如燈取物如谷呼鳥曾未幾何公忽云亡公之別我使車皇皇余時病痞祖送未遑嗣病燕邸俄返其鄉又明年春宗伯九十周旋朝使相禮無失公素體腴忽焉立骨易賀爲吊傷我宗伯惟余洎公廿載交知早望脫頴晚乃遇時我之門士公之座師公每退讓余時戲之死生之說如環首尾何短何脩公已契此豈如世人拖泥帶水公何之乎乘箕御尾不腴溪毛聊以薦公禪悅法喜一笑相從

祭大中丞南掌院方麓王公文

嗚呼惟公世之眞儒邦之司直白首窮經富於著述自南總憲遡郎爽鳩五十餘年一節不偷自公之暇一編在手研精覃神千古師友公所論著周禮春秋尤邃于書膏腴畢收公昔持節分憲浙右諸生屢進嘗被公誘嗣交太史通家往來晚玷南雍公也掌臺公年彌高而氣彌厲恪勤政事著述不廢迨公懸車余一造廬杖履蕭然貌瘠神腴謂公之壽必迨衛武賦抑之詩

無耄捨我如何一別公忽遊僊人誰不死公乎德全況也紛紛庭階芝蕙太史而下後生可畏有終者壽不朽者言誰傳儒林公名不刋寒雲其滋氣肅天高公神何之鑒此溪毛

祭馬在田郡丞文

萬曆癸卯夏六月哉生明郡丞在田馬公以病卒於官邸又三日計聞武林又六日其同年弟兼部民馮某謹以清酌庶羞率男諸生驥子鶚雛壻太學生沈鳳哭且祭之又爲文呼公而告之曰嗚呼噫公始臨幸丑之冬余時將雛就之乘龍謁公彩鷁酔之梵宮各出兒壻侍坐處恭既欣聚星亦感飄蓬夜闌秉燭彼此禿翁公生中原才高氣雄兩典劇郡民和政通淮海毘陵棠陰龍蕤天子嘉之擢公治戎憲節金緋樽俎折衝宜公直上天門九重如何折翼手扳在躬始謫塞北量移江東吾邦何幸福星載逢佐郡兩年半在病中間出視事遊刃於空吏才既贍文翰尤豐喜對賓客唱和雕蟲余數過里魚服

相從公必強起延坐從容二子在侍賓友或同有時投轄厭厭夜鍾叩公經濟淋漓滿胸尤長邊計指畫不窮公息六月旦晚搏風天何不弔遂逢鞠凶初見公病杞憂仲仲欲勸公去攝生雲峰囁嚅不吐余卽負公公寔梗柟何不喬松同籍五六宿草蒙茸公尤耆舊吾情所鍾憶別未幾訃聞如夢公之二子蘭茁桂叢翻飛可待公門其隆生必有以如環始終所以至人能契其宗牛山可鄙漆園何工公之明悟寧戚厥衷晉子吾壻公視猶子率以哭公公神臨此

祭袁太冲先生文

德靖遺老寥寥晨星先生久壽足備典刑余識先生二季是因非之微之雙玉並珍余時攀附投社入林卅年之間或飛或沈乘車戴笠義炳丹青未壯事公忽迨衰齡嗚呼先生國之老成成名甚早涉世何迍初郎爽鳩中歷風塵晚從王官禍起寺人垂老被逮伶俜苦辛于時二季聞難赴京蹩躠蹇驢執別友生先生何傷詔獄

鬼薪俄而南歸百折不磷先生之學淹博多聞先生之才鞭撻風霆先生之譚縣流屑瓊先生之貧四海一身東西南北終歲踆踆有子而才命亦不辰徵之晚轍投筆從軍南樞在堂北計亦眞何況身後祝融相侵幸出烈焰就窆青岑吉凶禍福糾纆難尋公困再世孫枝忽芬仁者有後此豈虛云庶以慰公屬纊欣欣余忝通家哭公宜早竟以事羈傷哉宿草絮酒炙雞酹公于兆公庶來歆颯然雲表

公祭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致仕華亭徐公文

嗚呼惟公鼎宿降祥嵩嶽孕靈應期命世翼我皇明嘉靖之季壬人竊柄孤忠默挽回天悟聖運屬鼎革改父爲難公草遺詔天下翕然公在政府先後二紀不激不隨用襄上理格猜以信激濁以清惟公之功夥矣難名昔在肅廟國本幾殆且議南巡欲發者再黃臺絕咏白雲罷謠社稷毋聳僉曰公勞爰自嘉隆至今萬曆士安

逢掖農安稼穡公身雖退公澤尚存三朝元老
四海達尊壬午之秋公滿八裘有司上言禮問
方及公庶加七爲抑之風天子割袒蒲輪迎公
如何昊天不慇一老公勿可追列星皎皎訃聞
之日天子輟朝公卿以下莫不哀號祭葬易名
恩禮有侈生永榮哀於公已矣況公庭階玉樹
葳蕤慶餘善積惟公是貽某等不佞幸從公後
懷公典刑以庶不疚公功在人公神在天敬酹
椒漿以告几筵

祭徐大來太僕洎配董恭人文

嗚呼太僕南州之裔自虞遷吳蟬聯富貴公幼
秀朗爲明時瑞壯登甲科以階膴仕初郎司空
尋加冏貳壽宮之役公有勞勤天子嘉之增秩
賜金雲霧忽起公乃投林計然之策末效其一
廼用于家錙銖纖嗇乃營園林乃治宮室選色
徵歌卜夜繼日公之戲耳聊寫吾鬱懿茲恭人
女士之特來自茗谿送車盈百靜一端莊其儀
不忒富而能儉貴而能抑椽木廣愛小星咏德

寶婺雖潛明珠繼出公于此時破涕爲娛月日未幾忽報公祖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吉凶倚伏理故難拘嗚呼公才宜爲世用如師子兒惡靜喜動時方急士柰何棄公無裨于國使豐其宮我之于公周旋甚久知公甚深惜公無已三十年來屢登公堂縱橫名理切磋文章久而益敬樂而多方室家相見停舟命觴感今追往有涕浪浪公身後事賴有佳壻納言宗英輔車之勢存孤禦侮永生靡二公庶欣欣含哭入地不朕

泚毛佐以椒漿雙神何之肅然在傍

祭故行太僕寺寺丞語溪養心呂公文

嗚呼先生卽世五易歲矣不孝與先生生幸同郡聲教相聞又竊嘗執鞭于先生之仲氏泰興公益習先生爲人謂先生質直淳謹有通德長者之風遂不揣徼寵于蹇修氏以次兒鵷雛爲先生令女辱甫及成言而先生病且永矣痛哉已嘗一再登先生之堂瞻仰先生遺像撫先生幼孤因泰興公國賓公叩先生踐履想見先生

爲人益欵歔不能已卽受命泰興公以敝帚爲先生役媿不能揄揚盛美百一爲先生羞所幸鵷雛漸長能從扁舟親省郭安人起居與先生令嗣嬉戲翩翩繞膝足慰安人晚景而先生竟不及見也痛哉卽他日徼天之福以克成禮子姓振振不隳閥閱詎惟賤門之光卽先生寧不欣欣地下哉歲三月之七日爲先生窀穸之辰敬陳一觴爲先生酹嗚呼生存華屋忽焉山丘聖賢皆炊誰挽迅流人之云淑庶其千秋公神在乎絳宮瀛洲

祭鍾西星文

嗚呼惟公弱冠登朝黑頭典郡折而復起盤桓不進如公才器何所不宜精詳敬愼允矣吾師公在桐汭余亦薄謫公弟畜我如膠投漆周旋三月誼乃千秋時公之嗣控神以求相別未幾余忝雍席公郎爽鳩相望南北書來欵欵慰我渴飢喜公生雛神貺在茲公有通才而起謫籍謂公旦暮金緋熊軾曾是積薪躓於屢推一病

不起命實爲之以公清望宜至公卿而終郎秩以公厚德宜享期頤而未六十誰扶廣柳至自帝鄉藐焉二孤衰絰在旁路人酸辛親戚悲傷惟余鴈劣忝公末契青山始歸公喪適至何以酬心惟一掬淚嗚呼去去華胥歸來一立爽鳩何樂牛山何憂有如旦暮喻之浮漚以公宿慧當必了此絳宮蓬萊神乎至止我作是言一笑相許

快雪堂集卷之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座師汪雅堂先生洎師母江安人文

嗚呼惟我汪師與自新安父丞當湖卑位多艱公猶黌校出訟父冤太守揶揄是何草野日月未幾爲郡司理太守郊迎變化何駛士眞難相夕死朝榮公于斯時寵辱不驚安人之智先識禍萌公在檇李神明豈弟士安其教民誦其恕

四登薦剡僅陟南署始踐亭途亦履危機太守墨敗乃公是疑如公之才不至金緋歸築遂園蕭然宴處佳客麗人揮觴接膝人壽幾何請看逝水遂營生壙死便我埋家貧不問子死不哀生平之樂惟有酒杯安人賢明出自令族相夫勤愼馭下慈肅晚佐公娛寇勉旨蓄公沒未幾安人繼之雙玉同埋宿草棲棲千秋萬歲樂此園池伊昔吾師浙闈分考所薦三人余更年少公曰汗血早當雄飛果踐斯言公喜可知憶在南都得公手示爲我作傳以覺來世遂聞公訃狀公銘公未及奔哭十易青龍公身難贖公恩未報酬公溪毛公神鑒照

祭封編修陸公文

嗚呼令子與余等契兄弟而翁吾翁在彼猶此公與于婺族望清綺上襲華構下開令子振藻圜橋播芳梓里孰是令德宜享遐齡七十五年怡怡視履令子曰譆吾父老矣拂袖歸來屢召不起萬鍾何爲寸陰足喜天奬孝衷果及送公

我儉我含必親必躬子情無憾天壽有終余聞公訃百感塡胸每憶送孥丁丑之冬相見道途婆娑兩翁生後沒先久背音容又傷奔哭抱痛靡窮嗚呼同爲人親修短無定同爲人子有幸不幸公雖告殂而積深慶白雲亭亭凉風在楹遠托蘋藻以寫哀情公神在天是鑒是聽

祭楚雄守常公文

嗟乎余與公生同邑也長而同膠庠也鄉同舉也舉而同出新安汪師雅堂之門也仕而同南雍也也余忝爲之長而公屬也公徙官而不離乎南也數載周旋腹心而道誼也余歸而君楚雄也握手離亭傷遠別也公去而嫂氏留病不能俱也公生兩雛長待行也餘六十而始一孫也公去兩年音書絕也天末依依望公覲歸而握手也訃音忽聞心驚疑也旅櫬來歸經萬里也嗚呼公爲人忠信廉潔才猷揮霍爲人謀竭盡心力終不告勞有君子長者之風一青氈三十年晚陟二千石未展其用客死萬里外名不登

甲科年不至上壽身沒之後家業蕭然寡妻弱子未免有衣食之憂亦可悲已余也追惟宿昔之驩深痛死生之隔敬申一哀而叙其意如此公神在天其知之也耶其不知也耶

祭吳霽宇太翁洎配淩碩人文

嗚呼惟吳之先承兩司寇公以喆孫鍾靈孕秀出後中河克嗣堂構配淩碩人壺德並茂卒柔嚴姑瑟琴並奏割田平量栽濫塞賓公與碩人一先一後用登其家陪于先授公才甚大僅舉于鄉公車屢頓施而未光碩人之賢薦淑無傷貫魚以寵獲雄果雙是夫是婦宜壽宜康天何不弔潛神掩芒公隕奚未二孤尚稚食之教之阿母是視既立既婚曰吾已矣掃除一室奉柩而棲焚香誦經病不禱醫先定終制藏之篋笥臨終授子啟而行之去公十年而喪母儀令子仲庚與吾鴛驥幸聯婚姻高大非儷仰公及媪日月之際昔在淺土悠悠年歲今從吉卜將埋雙蜕乃陳生芻乃潔牲幣率子若孫就位而祭

惟鑒芬芳幸無我棄

祭吳年伯德園先生文

嗚呼惟公之先館閣蟬聯公少多才作賦草玄五車四庫無不窮研發爲文章囊倒河懸才高數奇不逢何媿不在其身而在其子綸音錫公人爲公喜公襲衣冠塵蒙不啟與天爲徒不交俗侶名山遊目清泉洗耳仲子肖公文彩風流跡淹簿書心醉墳丘家庭之間揮洒唱酬諸孫林林捧觴奉羞如公之樂人間鮮儔胡不駐旄忽嘆藏舟禎與仲子金蘭膠漆仕臨吾鄉舉同吾籍近聯葭莩遠托親戚開公之訃有涕橫集哭公不時乃以事羈敬陳椒醑侑以蕪詞公不可起公神何之其鑒芬芳颯然來斯

祭項少溪文

嗚呼先生何以死耶先生之才具足康世而僅叅乎列藩先生之文章足以華國而不登乎詞垣所以攄先生蘊藉而展先生生平者庶幾職方之一試而隨以投閒先生之子虞之庭堅予

忝夙契道義金蘭方奏捷于禮闈而先生病痔
漸以纏綿予時賀先生于臥內形神雖倦而應
對便便爲述佳夢頗有歡顏豈意伯氏錦還之
日而遂爲先生埋玉之年嗟乎先生名高行潔
器周識圓朝想良彥鄉推大賢雖百身其願贖
而胡爲乎一疾之不延遠近太息親知泫然予
雖孱劣服先生之教而懷先生之惠已銘心而
戢肝技淚陳詞永矣勿諼

祭袁六徵之

嗚呼雲間社中君才且少與兄非之齊名異調
吾黨先後霄途連翩二難同滯君獨路邊曳泥
王門擊筑燕市班筆易投蘇裘終敝君更多情
留連酒家歌殘蒯緱淚洒琵琶有時一擲百萬
立盡白首不移以至大困室愁青鬢堂虛綵衣
君皆不顧聽人是非君豈無心猖狂自放巨魚
失水終期破浪晚遭奇窮改服卽戎執鞭爲之
以詭一逢天高莫問定命難侵猿臂不侯夸父
鄧林邯鄲南柯無小無大烈士狗名焉論成敗

歸葬余丘與父相望地下起居其喜洋洋我之別君方哭先子君也見弔揮淚相慰二十餘年空悲逝水哭君以詞呼君不起

祭彭欽之

余昔羈窮君最念我授飡置璧義高今古羣彥如雲余才最駑賴君餘輝首玷圭組從此海內知有馮生羣彥繼之共振英聲君雖不遇亦享大名至于末路艱苦伶俜越石被刑冶長縲紲君亦何辜久乃昭雪昭雪未幾一疾奄忽天乎善人何其酷烈君之少也裘馬休休結客揮金片言山丘中歲偃蹇志在千秋力不抗命屢空長愁嗚呼有才如君胡爲遂蕈篤行如君壽止六十天道悠悠孰云可必憶丁酉秋君應鄉闈據鞍鑾鑠余及見之而今已矣薤露可悲我之哭君炙鷄絮酒車過腹痛雖戲而厚仰德懷人昔者吾友

祭姚伯道文

嗚呼伯道其人如玉生于名家丹山鸑鷟媿余

晚交飲淳挹馥地產名茶君也多蓄白下武林歲遺相續余返家山君乎我期虎丘明月我至君歸再期湖上桃花始飛出門而阻從此長違一晤之緣天且靳之況其大者實命不齊傷哉伯道幸有兩兒清標玉映麗藻珠輝賓客滿前歌舞後隨法書名畫傾囊不辭孰謂君死死而名馳商飇始勁黃花滿籬我乘一葉于彼畫溪何以伸情絮酒炙鷄呼君不起涕泣漣而

祭曹鳳陽孝廉文

嗚呼孝廉侍御之孫老鳳將鶵待時飛翻胸羅五車筆揮萬言俱老公車何命之屯癸未之冬憶始識公常袁同遊笑語從容又十餘年而交公子片言投合遂成知已樽酒論文甲乙彼此或來武林或泛婁水退述相思淋漓滿紙公聞其狀爲之色喜小兒何知得幸太史余在白下公也遭艱歲月無幾復悲逝川聞公之訃于今一年乃子煢煢門戶獨肩內外公私苦心萬千書來云云余爲潸然乃子高才履困益堅霄途

非遠咫尺騰驚不腆芳菊以獻几筵公庶鑒之
乘雲而前

祭王逸季文

嗚呼逸季弇州少子才如千將莫可迫視精心
舉業叅玄去滓捉麈相向開心傾耳竹箭之交
東南之美余每相見弇州不死續集巨麗富于
前編君任校刻至廢腴田剞劂初落君亦不延
捧讀增嘅泣下潸然人傳君夢其言頗悉聖者
在前坐而呵責君跪受教懺罪甚力甦而斷暈
抑遠聲色知君多生應眞接席師友之間提警
篤密月日無幾忽報君疾因而破戒以至于卒
寡妻可念矧無兒息傷哉逸季胡至于斯弇州
箕裘伯也獨支蒙莊有言彭殤可齊君雖無年
亦胡足悲以君宿慧豈涉昏達弇州在天復益
佳兒不腆溪毛聊寫吾私冀君來歆乘雲而嬉

祭沈志棠文

嗚呼公產華胄家于水鄉父兄三世赤霄遊翔
公處其間飡英沐芳余因太史始登公堂公才

有餘不屑祿仕第五之名豈減驃騎滄冲竹林仲長樂志況有佳兒文章宏肆南北再斥而名益彰近滋蘭蓀庭階馨香旦暮天定玉署明光何不慙遺白日西藏維余幼女事公諸孫成禮幾何芝枯蕙焚嗟此孤寡伊誰撫存呼公不起銜公深恩吾倩云亡先公一歲公屢過存相對揮涕春蔬夜杯輕舟時繫而今已矣幽明忽異嗚呼公壽望七不爲無年兩子多孫美宅良田堂構有托書香有傳薦公溪毛公庶欣然

祭沈超宗壻文

嗟乎吾與爾父石渠膠漆爾兄爾弟俱生京國戊子南歸里門赫奕父母夫婦金緋褕翟賀客滿堂英雛繞膝人曰德門餘慶無斁如何一旦道消勢易太史溘先觀察嗣失晚殲爾母門庭凄寂爾與爾兄煢煢呱泣爾父身後忝結姻戚高大非偶爾祖降擇爾屢我顧冲齡茂質揮洒大字逼人咄咄必爲令器綿爾世澤我在南雍爾至就室成禮卽行母疾孔亟姑婦相見首尾

三日次年仲秋余歸爾逆望日得雄報我喜色我時就爾作湯餅客周睟再行歌吹鼎沸武林長溪一水猶隔爾更就我買鄰僦宅湖山勝處花月佳集少長俱從爾常在側爾質奇穎寡嗜紙筆我以爲憂而爾不力名優歌舞古墨遺蹟晚更好奇小試黃白意匠所寄匪云其溺以爾之才回轆簡策輔以良友何所不入惜也夭折虛其秀實爾之別我去年七夕兩月之間生死異域爾病猶歸萬分危急輕舟奔赴惟恐不及

疾軀失故聲音垂昔再三托我文我墓石彷彿可辨誰不酸鼻勉進藥餌猶支數日幸爾到家骨肉無析爾亡三月又添次息爾有遺言果信無忒爾兄北歸形影單隻哀纏手足痛割琴瑟屢欲作文悲哽思戢月日不居周歲行卽念爾始死崩摧胸臆薄陳絮酒寫我悲戚素幃蕭蕭涼風淅淅爾神何之悅其來格

祭蔡太學文

余昔擇地余溪往還識君父子倒屣邀騶久也

煞軍先澤綿綿君遊北雍六館名傳宜振家聲克中青錢如何不篤命之不延君之仲子侄女姻連吉凶慶弔情非漫焉余仕南國四年之間交脊相失宿草芊芊笑語不聞素幃寂然寡妻慘結愛子悲塡況也老親抱影閩天滿架詩書負郭桑田庭階之下森森芝蘭人誰不死君死也安不彫不琢乃純乃全彭殤可齊誰非大年君神何之恍在余前敬薦溪毛侑以哀篇

祭吳仲虛文同黃貞甫虞長孺

嗚呼仲虛多情嗜義于吾三人足稱矣味去歲別君以葬伯兄寇客未幾疾病忽攖朱夏訃聞人倫傷悼而況吾黨交非以貌雙雛尚幼誰支素封寡妻猶子輔車相從始君哭兄情悲意激金石之文吾輩握筆曾未再朞倏而哭君孰是敝帚忍爲君文以君忠朴好行其德宜登大年而不五十奭鳩之樂牛山之哀古今一揆大悟孰開君于三寶給孤戰勝一滴在海窮劫無竟我信君神必越霄途殽蒸桂酒屢舞婆娑君庶

我歌其來徐徐

祭黃端甫長公文

嗚呼公副憲元子學士喆兄竝爲國華益振家聲每憶丁丑公車同業學士指南公任礪切俄而同舉遂玷石渠公亦高騫徘徊鳳池尋擢栢臺自南而北例始于公出按南粤霜威所向部內肅清品流無濫苞苴不行如公才望雅操冰雪臨事若驚憐交如熱宜登三事其用始盡胡爲閩梟邅迴不進公曰命也林居可樂學士同

時亦違紫閣偕我兄弟集我賓朋教伎徵歌鼓瑟吹笙余老西湖客視故鄉至必訪公留連杯觴公或出遊顧余湖曲必載聲歌驩呼達旦學士捐館先公五年人壽幾何樂者爲賢公性眞素謙冲自牧自困而亨進退維谷開口而笑歲月幾何經時不面以哭代歌公之令子余之門生咫尺霄途旦暮勃興公何不待而即長夜羨公暮齡猶添玉樹長君能兄公亦何憂雙枝並秀慰公山丘同籍故舊彫落八九余忝霑光朝

露何有餞公之行有淚如繩絮酒炙雞以娛公神

祭葉章含給諫文

嗚呼余昔癸未分校禮闈頗稱得士君名宬駔初閱君卷才氣奔佚首薦不能竟置二十鄉會同名數或宜然庶幾詞館顯君如椽君更有志雕蟲是恥竟不入試願宰百里初試金谿再莅蕪湖不畏強圉惟工撫摩媒妒司理謗書非一君曰有命竟爾得直天子召君置之諫垣權姦斂戢避君直言更以才名司衡楚試羽毛齒肉悉爲國器晚議東事曲突無功君籍可削君名愈隆歸來十年課農教子上終用君一疾不起君年已矣其用未盡君有子三庶恢餘燼媿予林谿屢登君堂焚枯酌醴白頭相莊君素矯健偶疾何害不謂纏綿醫藥不迨君沒無幾外侮忽侵豈知下石昔稱斷金一炊一生交情乃見翟公所書古今何憾白日易暮長夜悠悠哀君就窀行即山丘敬託短素寫我長愁君何之乎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鄒母羅太君文

嗟嗟太君壯失所天篤生令子爲國擊姦三仕三已直節如弦所傷聖善一命未沾況未舉孫寥寥膝前是母是子天壤之間其名則侈其福未全余于令子幸爲同年兄弟之契膠漆椒蘭而母吾母休戚共焉爾瞻南仕再辱周旋問母

有淚沾裘

起居步屧仙仙猶秉家政出入米鹽八十大慶
余作壽篇百斯千斯語短情綿曾未幾何訃音
忽傳姑媳幷命令子悲纏方今運否拯救惟賢
朝野喁喁首屬爾瞻雷霆霹怒雨露且覃億兆
咨嗟傷母不延嗚呼人命如電芭蕉匪堅漚起
漚滅何後何先古稱不朽立德功言令子庶幾
母也並妍蓬萊絳宮乘雲往還絮酒隻雞千里
告虔太君有神鑒此芳荃

祭鄧太夫人文

惟母之賢海內所欽宜婦宜母式儉式勤既壽
且康而晚見孫伯兮仲兮捧觴欣欣胡不千齡
吊者在門其等始竽詞館尋側南雍幸居仲後
式範飡風仲欣亦欣仲戚亦戚母計遥聞心驚
涕出嗚呼哀哉仙耶夢耶百年暫戲生死哀榮
惟母則備母壽有終母名無已涼風既生白雲
英英總幃颯然母神如存薦羞陳辭母庶來歆

祭屠母趙太君文

於惟太君女士之英少茹荼苦晚逮榮亨有子

六人惟季也才華搖星斗名噩風雷才高數奇
遂逢誼誦握有鴻寶囊無金錯綵衣嫦影菽水
含春是母是子陶然天眞惟余鶩乘令子同舉
傾葢投分一笑心許令子領邑余旋歸里偏舟
婁從倡予和汝起居太君溫然色喜若母吾母
視余猶子每憶庚辰太君抱孫余偕君典千里
及門喜敞湯餅戲訂姻婚沈姬免身天惠得女
緘書清溪願諧宿許余忝謇修宛陵是征一陔
奇事千古交情爲藏幾何而我三士或死或生
或出或處浮雲列缺須臾轉徙白髮素心東海
橋李人壽七十古云希有而況太君九十又九
以望百齡旬朔之間海內知舊徵詩綴篇賀客
填擁將在新年如何殘臘委蛻而仙所可喜者
沈女初歸銀河畢渡寶婺藏輝易笑而號更賀
以吊凡我同心千里共悼夢禎小子守官陪京
不能赴哭我心怦怦不腆之儀緘以蕪詞太君
有神其式臨之

祭于母虞太安人中甫母也

嗚呼太君戢耀玄冬首春而計我懷忡忡太君之生虞實望族出嬪高門夫賢子淑子淑且多仲也白眉癸未禮闈余幸舉之惟昔桑軍亦忝交籍是父是子廿年膠漆歲非龍蛇殲我桑軍太君繼之喪禍孔殷我聞仲病病甚幾死一息僅屬奈何堪此仲喜而喜仲悲而悲蒲伏千里咨嗟涕洟仲既聞道當一死生藏山非固逝川不停要言玄論親必熟聞譬如久假欣返其眞況于太君死而不死玉樹青葱庭階具美善積慶餘後當鵲起寇窓相從亦何憾已我之來思夏雲始滋敬薦溪毛緘以哀詞太君有靈式降于斯

祭丁母李太君文

嗚呼太君長孺之母賢子賢夫雲霄接武楩楠在山蛟龍出淵源潔流清於理則然每憶巳卯請告而南始識長孺弱冠之年喜其開敏期其飛翻果克有立爲時豪賢制策夕奏抗疏朝傳首犯忌諱拮斥神姦憂時賈生懇惻陸宣章雖

寢閣清論歸妍旋從喪疚歸臥雪川太君安養彩衣仙仙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乃順世論將母而北謁選中舍鳳池翱翔太君忽病醫禱萬方終不能起廣柳扶將擗踊哭泣哀感路傍嗚呼太君閨譽夙彰宜婦宜母慈儉溫良譬蓺旃檀表裡皆香況有令胤助其聲光余忝通家廿年世誼守官陪京不獲躬祭乃獻溪毛佐以荒詞太君之神宜無不之赤霄絳雲恍鑒于斯

祭李淑人文 顧元菴司馬元配

天佑國家而生賢佐必生英媛陰教是輔於惟淑人作嬪高門巍巍司馬位高望尊淑人治內沼沚蘋蘩天子曰咨綸綍宜恩淑人有子雙聞詩禮況衍孫枝瓊瑤濟濟司馬東山物望攸寄蒲輪方來婺星先逝莊氏鼓盆潘生悼亡司馬多情哀至賦傷況也淑人淑慎端良天胡不憖失此孟光日居月諸窀窆倏忽同穴之誼大痛難抑余於司馬忝附石交淑人之賢通家所高雖限江海一蒂非勞乃不能前遠寄溪毛淑人

之神玄宮絳霄倘鑒斯文忽下靈鑣

祭陳母林太孺人文

嗚呼陳母淑且莊兮從子于官壽而康兮子爲清郎客滿堂兮被服仁義椒蘭芳兮有甘有脆慰母慈兮含飴弄孫時娛嬉兮年滿八十步仙仙兮千秋萬歲賀觴前兮如何一朝忽長歸兮賀客未集吊者隨兮吉凶糾纆信無倪兮而子脫顏出余門兮歲踰十五離合紛兮萍聚白下如肉骨兮同憂共喜捐形跡兮樂母之壽悲其逝兮而子傷摧寧忍睹兮閩天遥遥秋風厲兮素旐翩翩廣柳邁兮路人含酸矧氣類兮溪蘋沚毛寓一哀兮惟母有神颯然來兮

祭王母朱夫人文

嗚呼名臣名媛相待而生世道之幸家道之亨台星婺宿雙照婁水夫人師相一彼一此栽栽夫人笄而嬪王以迨白首靜一端莊孝孚七箸仁洽烝嘗親賓僕御上下肅將師相生平怡情寥廓世故家事多所遺落夫人相之拮据斟酌

家衆千指悉稟畫諾師相在朝一德格天至于
勇退東山宴然實賴夫人琴瑟韋弦如何一疾
大命不延天於夫人既隆其匹胡薄其箕裘不
滿七天於師相既遺之佚胡奪其配衰年毀瘠
吉凶之故巧曆難齊所以達人鼓盆而嘻何況
夫人生榮死哀有女而仙有子而才森森玉樹
長于庭階前因深植後福未涯豈涉冥途必踐
蓮臺上眞接引鸞翟往來夢禎小子門牆二已
恩兼生成情通憂喜不腆芳菊緘以蕪詞涕泣

無從肅然在斯

祭沈母王孺人文

嗚呼孺人之歿寒暑再周生存華屋忽焉山丘
人道何促玄塗何修哀哀子婦聚哭松楸僕御
喟嘆親戚涕流稱未亾人八歷春秋攢眉蒿目
宵旦以愁于今合并魂魄嬉遊況從尊章定省
非悠人間永隔地下相求二鵷有才克紹箕裘
佳孫襁褓氣可食牛孺人後福如川東流余忝
年籍太史厚收剡連昏姻共喜同憂敬申薄祭

清醴庶羞溪毛雖微可薦諸幽神無不之恍即斯阪

祭張母文

夫人有聞以子君一君一之才南金少匹余昔南雍校藝相得喜魁大廷承明載筆母訃忽聞熒熒纏戚賀者在門弔者在室母之於子何必已出美疢滋毒生我必石何況慈幃惟順無逆君一有成翳母之錫朱芾方來白日遂匿生死榮哀食報靡極

祭李母吳太孺人文

懿哉太君封公之配篤生令子英英國器令子君實特妙文章余忝切磋喜其名揚如何一跌尚淹花署別親三年南雲婁顧母故多病藥餌尚支如何一旦生死別離令子辭歸朔風凄緊父子相見聲吞淚盡而翁之起備嘗艱辛太君相之宿著勞勤子顯而顯褕翟初錫宜享百年天不可必令子有女字我沈甥吉夢是踐欣然締盟沈甥忽孤悲纏令子千里緘詞唁生勞死

禍福糾纏兩姓共之通字之誼不勝淒其太君之壽已踰七帙有子而貴如東之日再命三命葬母于幽母也何憾脩然山丘

祭沈親母

嗚呼孺人吾女之姑義以教子勤以佐夫褆身率下閨譽日孚胡不百年而即玄廬傷哉親翁需次京邸哀書忽聞痛纏故里兩鴈兩婦視殮視含秋風掩涕夜月懷酸會母儀之勿待何朝露而溘先嗟乎惟死與生如夜與晝賢聖凶愚何忉何就孺人有子俱才且賢夫稱盛德不愧所天善積慶餘瓜瓞綿綿孺人有知其必欣然

祭周母王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奉議之配令德令儀宜外宜內愛而能教儉而能施生有嘉聞沒有餘思余之仲女宜人長媳白髮青裙曾瞻顏色日月幾何窀穸已及玄冬初啟舊穀既沒痛深子婦哀纏親戚玄旌搖搖素車轔轔華屋日遠泉臺日親我肴既馨我酒既清泫然出涕以祖其行嗚呼宜人

夫賢子好人誰不死宜人壽考況從奉議一丘共保宜人有知一笑雲表

祭亡女文

眞實居士歸自臼下其明年巳亥三月之晦始克造海上即吾亡女之殯宮呼其神而祭之於是吾女之亡三年矣傷哉嗚呼謂汝眞死音容宛爾謂汝不死呼之不起汝傷汝痛命胡止此汝母早亡所生惟汝汝又無兒汝亡巳矣吾首舉汝時猶弱齡汝母產暈幾殞厥生吾實腹汝

臼夕至明惟時既望春樓月盈吾戲指月錫汝幼名月之晦朔窮于二旬汝笄應之厥兆已成自汝生後吾逢百罹幸登鄉薦陽和始回汝字高門繞膝娛嬉明年落羽八月喪妻汝纔五歲覓棄與梨賴曾王母晨夕提攜其又明年娶汝後母就室于杭將汝共處先時沒母忽夢婦姑一壯一少挈一女雛曰此而女而善撫摩及既見汝始悟夢事形容長短儼然肖似吾母吾妻降鑒于是以故後母視爾彌至其又五年吾始

登仕或返柴荆或娛帝里吾女必俱且挾二子
憶昨嫁汝壬午上春忽踐燕路汝留海濱秉燭
有篇聊寫苦辛明年吾歸以哭先人爰治罹謗
青山食貧十年之間多居武林海上往來跋涉
勞勤吾憂共憂吾欣共欣吾既賜環佐鐸南國
汝從所天卒業樸椒入奉起居出娛琴瑟平生
愉快此其一日吾罪南擢汝送至吳別時感泣
語絮情多曾未踰年而涉幽塗璧碎珠殘蘭凋
蕙枯汝之亡也以哭愛子母子并命四日首尾

先時汝母將弟暫歸忽兆神籤骨肉當離亟行
過里聞汝失兒知汝情至宿病難支速遣二弟
往護視之仲弟先至汝已瀕危執手訣別語委
神悽父母之念顧縷其詞傷哉吾女何爲至斯
吾在官署兩夢窴齒先哭爾叔嗣又哭爾不自
殞滅延禍無已竊念吾女生而明智孝經女訓
略舉大義精曉絲桐傍迨曲藝縫織紉特其
餘事篤孝尊章敬禮夫壻晚遭舅病割股和劑
淑慎其身終溫且惠先妻淳篤而汝頡利芝草

無根孰云母氣乃俱短折矧無遺類吾既衰老
雪鬢霜髭又以無用爲世所遺惟骨肉間可以
自怡奪我慧女誰庇癡兒母氏多憂九折逶迤
酬量酸鹹誰與共之吾女方逝小妹及笄出閣
未幾忽生佳兒歸寧往來念汝益悲我來海上
歷汝房幃想汝生存語笑歡愉而今已矣魂其
何之人耶天耶道亦多岐生既英敏死必有知
酌汝芳醪侑以哀詞其脫苦趣翱翔天衢

哭荃兒文

荃兒海鹽沈氏子余長女所出小名狗狗余易之荃兒家人呼熟仍曰狗狗生丙戌四月戊子死戊子正月乙巳其死以痘首尾三歲計在世六百一十八日耳傷哉余亡婦早世所生惟嫁沈氏一女女惟此兒又多病再能生育與否未可知是余亡婦遺種惟此一塊肉耳奈何可死荃兒初生余至海上視之抱置膝上令鏟工淨髮骨氣清堅啼聲有力甚喜歸告余婦謂必易養後余女兩攜之至杭初至右耳生毒流膿面

色清瘦顧神氣無恙任兩月餘易乳母而去比再至則甚黠能伺人嗔喜爲去就能呼娘及爹稍久能呼外婆呼余亦曰爹初見余攝冠帶則驚喜相視余與外氏竝居外氏兩世俱在堂亦漸能以尊行呼送目動頤倏忽會意闔門大小無不人人憐愛之兒不畏生賓客至者亦不避或相傳抱持以爲笑樂與之酒則喜能盡一小杯兒太露精彩亦疑其難養察其所生支干甚吉兩目炯炯射人周身骨相無一合難養法者

獨坐好盤膝類僧人跏趺余婦曾一言之然愛憐之甚萬萬不慮有此也舊歲秋冬杭城痘疹盛行而全活甚少荃兒在甚爲之懼竟無恙以十一月廿二日歸余適有事檇李先一日出門不及送荃兒母子歸問荃兒去時作何狀婦曰荃兒出門矣復入中門返顧而去蓋戀戀云荃兒喜弄猫及乳狗牽尾曳足惟兒意聞沈氏亦有乳狗恐母護子或驚荃兒戒乳母及婢謹視之勿令近乳狗如居杭時也荃兒在此尚不能

獨步人扶之則行如飛比歸遂能行且能言日對母道說居杭時事討荃兒別去兩月耳頃十九日忽聞其出痘余夫婦倉皇驚問得其狀甚凶已九日矣急遣奴子視之比至兒遂斷氣又二日奴子還聞荃兒訃傷哉是余婦訣兒於中門返顧之時而余則又先一日矣其日余忽忽出門不及再三撫弄兒豈知其爲死別哉哭荃兒凶念其母方居杭時兒或跳踉母聞啼聲倉皇驚悸呼婢詢責雙淚欲落一旦失掌珍其痛

楚崩裂不知何狀相去兩日程不能飛往視之念荃兒母子因痛亡婦遺種眇然不知此後尚能衍此一脉否傷哉昔唐顧況哭亾子甚痛作詩云云亡子地下聞之請于司命者再生爲顧氏兒即非熊也吾壻女於荃兒哀酸思念之情不減顧況荃兒有知或再生爲沈氏兒以大其門未可知也乃遣老婢賫山楮一束金銀錠五百至痙兒所焚而告之且述余哀情如此其詞曰

有兒而死不如無兒黠慧而死不如愚癡嗚呼荃兒爾生兩周而君杭者半載於茲爾父母愛爾如眼中珠想爾跳地爲笑爲愔親我就我百態千奇爲爾設榻乳母共棲爾歸兩月榻猶未移豈知生別遂爲死離泉臺無骨肉爾皇皇乎欲何之死者可生爾何不請於司命如顧氏兒再生沈氏富貴期頤爾既能言當解余詞爾豈能悠悠地下聽爾父母之號痛而崩摧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三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策

問易稱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君臣亦然三五尚矣漢唐而降治不逮古亂亡相繼豈其君臣未嘗交與抑所謂交者非也本朝高帝開基列聖繼緒二百年來熏爲太和夫亦同心同德之臣是賴其所謂交者亦能揚厲其萬一與

皇上踐祚崇禮儒碩躬親講幄又間行召對之
典宮府一體中外謐寧蓋交之效已邇歲朝講
久虛章疏寢閣中外僚或缺不補大臣請告
縻不聽去識者有錮賢廢事之歎堂簾之分日
遠釜鬻之形已成不交甚矣其將何道以通之
與雖曰神聖莫及然萬機獨運得無煩且勞與
茲欲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必何術而可諸
士槩于中素矣其遂颺言之君與臣勢相隔也
然而道相成也相隔則君疑于孤臣疑于卑而
相成則君不得臣無以分其猷臣不得君無以
行其志臣無以行其志則山林之中何不得焉
而君無以分其猷則豈能以一手一足獨運天
下而安其尊哉故君之求臣急于臣之求君知
此則知交之義已天地之交不交而否泰異焉
君臣之交不交而治亂分焉其始之離合在幾
微念慮之間終之醞釀極四海九州之大故君
若臣不幸而至於不交則爲臣者故宜兢兢于
下積誠以爲感通之漸而爲君者又何忍不慄

慄于上以天下爲忞睢而輕士也哉愚觀唐虞之時堯舜以至聖垂衣拱手于上而四岳九官之徒都俞吁咈于下明良喜起之風千載可歌已降而夏商又降而成周其佐理之盛雖未足比隆唐虞而詩書所稱亦可以雄視百代下此則漢唐宋矣其君僅雜伯雜夷之主其臣亦功名富貴之儔當其盛時上一心以盡下下一心以媚上如高之於三傑也光之於雲臺諸臣也太宗之於房杜而玄之於姚宋也藝祖之於普

而仁之於韓富也雲龍風虎聲應氣求亦各一時之懿詎可謂不交也特其所以交者不以道而以功不以德而以力故其君臣之間始終之際多不能盡善以追三五之隆有由來矣洪惟我朝太祖以神武開基列聖以守文繼緒其間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或宣猷廊廟或殫力邊疆或竭節于天造草昧之時或攄藎於重熙累洽之日師師濟濟炳耀後先所稱同心同德之臣非耶然豈諸臣之獨賢亦太祖列聖所以盡

其用而結其心者有以先之也交之本也我皇上躬神聖之資闡彙征之路臨御以來孜孜理道賢無遠而不登言無疎而不入寄腹心于耆碩付公論于外庭以故大法小廉內寧外謐庶幾哉稱泰交之盛邁迹三五而漢唐宋諸君遠在下風矣乃私憂過計之臣輒謂堂簾之分日遠斧鬵之形已成何耶此其故有五焉人主臨御如日在天常處決宮雲霧掩蔽天下何由瞻仰故形廷之御不宜久虛也六經諸史洎祖宗訓錄開人識見細旃之上優游啟沃弘益自多況見賢士大夫進此一時而忍令隔絕故金華之席不宜久輟也二三大臣遂於學問老於世故鬱忠赤于胸懷以待咨詢久矣故召對之舉不宜久廢也防口如防川川壅而潰所傷必多況集思可以廣忠何忍置之故公車文牘不宜停閣不報也古者官修其方一官缺則一事廢但不及私昵可耳先虞其必私昵之及而縣其闕不補是懲噎而廢食也故推用之章不宜一

槩罷也皇上神聖羣臣莫及即所稱五者豈遂不關聖慮以爲故事冗員有無不足爲損益萬幾雖夥獨操獨運足矣安所見煩且勞也豈知天下大器受之祖宗受之皇天獨智不能操獨力不能運故必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故唐虞之時門曰四門恐一隅或塞也聰曰四聰目曰四目恐一方之見聞或壅也兢兢業業日愼一日耄期猶勤而禹益之徒猶賀與箴規不已上之勑下曰汝無面從而有弼

丹朱傲夫舜之無傲而禹皐之無面從即二凡暨予猶辨之況其君臣之間哉嘻此所以爲聖人之心而交之至也皇上誠遠法堯舜近法祖宗於以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何難焉敢以此爲芹曝之獻

問今天下所急而苦無必然之畫者莫甚黃河南連淮泗北接惠通一有溢徙不哽漕則驚陵寢兼利爲難蓋臣謀士蒿目而籌之不出塞與疏二者果孰得與

前此河臣嘗築高堰矣塞黃固口矣雖暫嚮其利而害亦隨之褒賞未幾斥罰隨至受事首鼠迄無成筭或謂雖有神禹終無錫圭之日然與否與或又謂前者後之籍方效其忠勤不幸受罰或始受事而卒會其成功如此者比比而是故河臣之功罪難明也其然與山東瀕河州縣之苦河工甚矣監司守令露宿于外凡五閱月靡水衡錢無筭而成功猶未可全與將何以善其後與先後言治河者無過開支河濬海口築遥堤勤掃捲四策而已豈盡然與禹之治水衮功最詳而今晉異宣開塞殊趣諸生必有概于中矣其試言之毋同同勦晰乎利害之宜而後河可治也衡乎功罪之當而後河臣可任也何也河自積石西來九折而入中國其勢勁悍湍急挾泥沙而下河日流而泥沙日停歲久則河身漸高勢不得不溢而他

從也或者因而障之河身益高而猶隄防之是議是止兒啼而以土塞其口也於是不得不轉而議疏議塞者濟事之權利害半之而議疏者無事之智何不利焉顧以多寡權利害之中則疏之利常多而遠又無害塞之利少而近害或不旋踵此之不可不晰矧者河臣嘗築新堤於徐淮間矣此亦不可謂非千年之利然以迅疾萬里之黃流而一淮受之淮黃合流溯洄千里一走東之不待智者知其不久今隄高于地

幾及丈餘夏秋水漲河與隄並隄寧足恃哉故決之上則潰通灣天妃諸閘而患在漕決之下則灌鳳泗而患在陵寢漕爲國命所寄而陵寢尤王氣所鍾此二者寧堪受患哉故前代治河單去其害本朝治河兼資其利故曰晰乎利害之宜而後河可治也禹之治水也八年而後有錫圭之功前此則鑿龍門闢伊闕聽之而已舜固不從中制而益稷以下諸臣佐之亦不旁撓其權虛已以觀

其成和衷以贊其績考之當時有緜隄而無禹隄則禹之功惟因勢利導而已故曰行所無事何嘗襲堙洪之覆轍耶即今日有神禹在廟堂之上能假之便宜至數年之久不一問狀乎諸臣共事者能保其議論心術之相合而無所撓乎言官不彈射乎錢糧出入終能恣之乎掣肘而責之命中縛騏驥之足而課之千里愚知其無能爲已故曰雖有神禹終無錫圭之日也愚尤于今日河臣之功罪有慨焉夫賞以旌有功罰以警有罪固也然賞行而適會其成功則勞非已出也罰行而適會其僨事即孽非自致也以易決易徙之黃河而關漕渠陵寢之大計以多凶多懼之地位而無九年三考之責成則治今日之河非難而任今日之河誠爲難也故便宜假而後可以議事任事任專而後可以議賞罰賞罰定而後可以責成功故曰衡平賞罰之當而後河臣可任也大概今日言治河者其策有四開支河也濬海口也築遙堤也勤掃

捲也夫河身未甚高可分支河以殺其勢今河淤且與岸等益分益引且奪正道而甚其淤矣海口之濬爲下流計耳往者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於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已逾於昔其故豈專在海口也縷堤束水慮其溢耳新堤之建不可謂不遠且有齧擊之患更欲議遠堤將安窮耶掃捲之說可施於事前今患在朝夕將愈掃捲而愈不勝其淤矣是四策者善用之無不可也不善之無一可也爲今日計意者其修復老黃河故道之說爲少優乎益聽河之自決而不可支不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今故道自漁溝鐵線一帶地皆窪下國初陳平江始開惠通此實正河今起桃源三義鎮屬之宿子灘約九十里河形尚存者三十里且其地皆平莽屋井無寄修其舊而復之有利無害至便計也而或者以爲道遠費巨夫故道不復即費少而終遺其害復故道雖費多而必獲其利利獲則費可支害遺則費尚無已此兩策者至易

決也曰然則故道復遂可百年無害乎曰不敢必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乎而後卒奪之害也愚安知夫後之終不奪也要之故道復而有以善其後權所云四策者而時修之則二患可以無虞不然則利害半也顧今日之計無長于此者愚東士也瀕河州縣之苦于工作而成功之未盡見蒿目擊而心營之素矣敢因執事之問而吐其區區豈敢自許石畫惟執事者教焉

問學術文章未嘗二也學術爲文章之根文章爲學術之華眞則俱眞僞則俱僞故觀其文章而學術可知也今之講學綴文二家無乃太別門戶與方其高自標榜直以爲洞明心性上接六經而程朱之格言韓歐之著作棄之如湮至核其實豈盡然與又一彼一此互相非薄亦各中其病與抑能相救否也今之學術文章蓋敝極矣即極二家之趨而聽其所至將安底與夫文章學術關乎人

心通乎氣運有世道之寄者可云坐視不救茲欲揭孟氏反經之說以挽既倒之瀾必何策而可

古者學術文章出于一後世學術文章出于二夫學術所以治心文章之根也文章者心之所發學術之華也未有學術正而文章敝者也亦未有文章敝而學術不壞者也文章學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或者岐之右學術者目文章爲剩技玉文章者誚理學爲空談春花與秋實相背馳何以成歲功腹心與肢體相乖忤安能立人道哉愚謂是兩者合則盛離則衰者也是世道人心之大關鈕也然而得其救則離者可復合而衰者可復盛也是又王張世道人心之大機括也所謂救奈何救學術之衰無如正文體而救文章之衰又無如明學術然文體可以顯正而學術但可以陰扶則正文體尤今日所以挽世道人心之大權衡也請得而究言之夫學術何從來也自堯舜始洩一中而洙泗述之

顏曾思孟之徒翼之學術之正如二曜之中天矣厥後火于秦黃老于漢浮屠于晉宋齊梁之間而正者稍汨于邪非濂洛關閩諸名儒輩出而辭闢之不將如宵途之未旦乎奈何今之好奇也謂儒先之著述爲庸腐不足學而逃之虛空以爲高不知得之心性失之倫常如欲超萬仞之上而反墮重淵之下是學術之敝也文章何從來也自羲皇始畫八卦而羣經伍之諸子百家翼之文章之鴻如五岳之緯地矣厥後縱橫于戰國靡于魏晉綺麗于齊梁隋唐之間而鴻者益雜于輕艷非韓柳歐蘇諸宗匠輩起而大變之不將如風舟之無柁乎奈何今之喜詭也謂古人之造撰爲平淡不足學而騖之險怪以爲高不知得之鬼神失之狗馬如已度羊腸之顛而反躓于康莊之下是文章之敝也學術敝而綴文之士益涘其心而輕之謂彼故踔也而堯禹其步趨何也文章敝而講學之士益玩其貌而侮之謂彼即虎也而羊其質何也彼此

之互相非薄病其能表而不能衷一也各鋤其表而衷之亦相救之術也惜乎其不能而徒以相諷也蓋自宋已然而今日尤甚夫學術腹心也文章肢體也腹心在內肢體在外而後稱成人文章春華也學術秋實也敷華于前結實于後而後成歲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久矣夫分道而馳也濂洛關閩之不可爲韓柳歐蘇也猶韓柳歐蘇之不可爲濂洛關閩也時爲之也然而學堯舜周孔者濂洛關閩其近鵠也騖而語堯舜周孔是猶嬰孺而妄意室家也學六經語孟者韓柳歐蘇亦其指南也騖而語六經語孟是見彈而妄意鸮炙也何也濂洛關閩之爲學與韓柳歐蘇之爲文猶二之者也由此而堯舜周孔焉六經語孟焉則一之矣而無奈今之好奇喜詭者之愈趨愈下也愚知其不爲鬼魅不正也然謂人心何謂世道何故識者不得已而議救學術之敝於僞也有眞文章則可救文章之敝於僞也有眞學術則可救然或者謂學

術僅可以陰扶文體則可以顯正故今日云救之術正文體尤其最急者今日之文章敝矣而科舉之又其敝之尤者欲正文體愚請從科舉之文始夫科舉之文童而習之至于釋褐中間一二十年久者或數十年最速者亦不下十餘年夫以數十年之精力而習于眞無不眞者矣以數十年之精力而習于僞無不僞者矣眞僞之畜于方寸甚微而暢於四支發于事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愚故曰科舉之文宜先正也正者使之習眞而去僞也僞去眞存足矣何體之云體者式也如一身之間耳目四肢各有其位而不相越如一家之間父子夫婦各有其分而不相僭又如一國之間君臣上下都鄙郊野各有其章而不相亂有體即純無體則雜有體則雅無體則俚有體則貴無體則賤故體者眞之域也文之節也愚今而知祖宗養士之善範士之正而取士之恕也上耳目心志易于旁溢故四子一經通鑑性理律令之外無異書可讀習

焉安焉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下以此求上以此取所謂不見異物而遷者養之善也範之正也以爲學術文章如是足以服官而庇民矣取之恕也嘗見前輩道說其曹偶某某每遇小試或入棘一見試文便可預定其名次曰某當先某某當讓某可以券索十不失一二三十年前十猶可得二三今則如飄風長河之振蕩不可方物已爲今日文體計非盡削浮冗而返之眞不可返之眞則學術文章合一正人心以回世道孟氏所謂反經者意蓋如此世有歐陽脩何難焉

問志稱伯禽治魯尊尊而親親三年報政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三月報政周公曰齊自此強矣然後世必有簒逆之臣後卒如其言何其明與魯之弱也雖以吾夫子之聖羣賢爲佐亦嘗登司寇攝相事毅然欲一振之略見端諸而竟不終其用齊之強也

雖積衰之後桓公管仲一脩其遺教國富兵強成九合之勛挽左衽之恥豈管子之才用出吾夫子上與抑齊魯強弱之勢使然不可強與管子伯齊尊周吾夫子於春秋著其功於魯論稱其仁而又小其器何與吾夫子得魯柄其所成就其又出于尊周攘夷上與他日評二國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則吾夫子施爲緩急其胸中故素定也可得而窺測與今天下貧而兵日弱即富強之效不得薄視也姑無論吾夫子之作用使管子生今時秉今事呼吸變化必有可觀可得而言與諸士齊魯人也齊魯之故討之熟矣其詳言之

善制國者在因勢而定其尚尚一定而後之孰利孰敝可懸斷也善救國者在因時而通其變變一通而前之偏輕偏重可默調也夫初有國者制之在我如負器汲水者然水無定形方圓

在嗣繼世則不然吾察其敝之所在而謹修之而已矣吾察其偏之所在而亟反之而已矣知此而齊魯立國之強弱與變齊變魯之說可通也志稱伯禽之治魯也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以治魯曰尊尊而親親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夫魯豈素弱哉而尊尊親親之教有以奬其衷而鋤吾氣其不得不弱者勢也然而寡篡弒之臣則利故在也太公之治齊也三月而報政周公曰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齊自此強矣夫齊豈素強哉而舉賢尚功之政有以激其衷而作其氣其不得不強者亦勢也然而多篡弒之臣則強之流毒而利害互存矣蓋尚之爲說始于至隱至微而終于至顯至巨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自來又如金之就冶土之就型無心而自成也使伯禽以太公之治治魯魯亦齊矣使太公以伯禽之治治齊齊亦魯矣魯非定弱而齊非定強也政教爲主而強弱爲附即伯禽太公制之而伯禽太公亦聽之矣夫

伯禽太公之明見數千百年之久也豈在周公下哉曰吾無賢子孫也則已矣吾有賢子孫則變而通之弱者豈終敝于弱而強者豈終敝于強哉夫子嘗言變齊魯矣蓋語國勢即齊之強于魯數倍而語變而之于道即魯之易于齊亦數倍故夫子轍環天下而於魯特惓惓焉當其時爲司寇矣攝相事矣沈猶氏不敢朝飲羣公愼氏去其妻三都隳少正卯誅齊人歸田呼吸變化有雷厲風飛之景象焉使女樂不歸膰肉早至張魯以維周俛仰間耳故魯之終敝于弱也非其國勢使然而吾夫子之不遇也吾夫子雖不遇而其施爲緩急胸中故素定也夫子曰此忠信禮教之國也一旦舉國柄聽我公室立強私家立弱討齊之弒君者以號令天下天下其誰不翕然從我而尊周哉夫尊周攘夷前此管敬仲行之矣吾夫子錄其功稱其仁而嗤小譏焉又何說也管仲攘夷夫子亦攘夷管仲尊周夫子亦尊周安見夫子之聖而孟氏所云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耶葢當是時周天下之共主也東遷以來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而楚以蠻夷實盡漢陽諸姬而爭盟上國稱王閧閧其目中已無周室故夫子於桓文之伯有取焉此春秋之所爲作也今夫子得志能舍尊周攘夷之事別出機軸哉顧尊周是已吾未卜攘夷之心也尊周之心也攘夷是已吾未卜攘夷之心也蓋管子之心寔以尊周攘夷爲蘧廬而姑托之也其卓然而心未必然故曰假之也管子以爲吾之功名如是是足以報仲父之稱而不負鮑叔牙之薦矣是夫子器小之言也愚嘗讀管氏書

如所云經言區言牧民山高乘馬之屬雖或駁不淳而其間發揮性術敷陳理道精者龔黃老之清淨粗者兼申韓之綜核眞天下才而伊呂之儔也惜乎桓公用之小也用之小而取小效以報之是夫子之所不爲也夫子之作用即聲之當時如雲行雨施萬國來王將五帝讓德三王讓功豈愚生所能窺測哉獨喜天下之有

仲也今天下且日貧而兵且日弱矣仲之書固對病之藥也慎積貯用鹽筴貧可立富也作內政寓軍實弱可立強也又惜今天下雖有仲而不能用也用仲者一搓仲之用者十樂仲之用而喜其成者一妒仲之用而毀其成者千百不止也仲亦奈之何哉先儒不云乎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此惟聖天子加之意而已加之意而如仲者臚列矣寧詎奏富強之績耶

問今方內又寧邊垂清宴甚盛虜啖我王爵二世稱藩此前古所未有然所部實繁時順時逆順則羈逆則絕廟謨豈不遠哉然邊臣首鼠上下相蒙順亦羈陽順而陰逆亦羈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虛實略見一旦橫決何以待之嘉靖中江以南嘗中倭矣用兵十數年始克殲之今朝鮮之難亟矣朝廷不得已有東征之師羣策紛然不離乎封勦棄戍終

未卜勝算所在勞師數年幸平酋之死而結局今患猶未弭也其何以善後與或謂倭犯東南猶與虜隔一旦朝鮮折而入倭咫尺遼海即倭虜合而難我我何以制之或謂今日之勢宜縻虜而專事倭然與否與登萊迫海與遼左僅隔一潮即倭虜豈獨遼患哉守戰之備威懷之略何以策之抑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今日蕭牆之可患得無有甚於倭虜者在與諸士其縱談無諱

善馭夷狄者在審其勢而執其權故我常有以制敵而勝常在我夫有一隅之勢有天下之勢善謀國者若升高四望以窮其勢之所在而緩急輕重之權皆制於我而不制於敵故惟有所緩於此然後可以盡銳於彼也容其所未大害然後可快心於其所甚害也彼計不先定而力有時窮無所不爭亦無所不失彼固以一隅爲局而不識天下之大勢故也今天下患若倭虜

久矣虜三世蹙我王爵安我撫賞我幸其無遠志也而弛備不修者三十年即其部落或有時跳梁而邊臣首鼠而上下相順亦羈縻陰逆而陽順亦羈縻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虛實亦見矣若欲如廟謨所云順則羈逆則絕必有備廼可而今何如也嘉靖中東南嘗中倭矣然非盡眞倭也我沿海奸民實導之犯浙直犯閩廣用兵十餘年而後定雖醜類盡殲而耗竭多矣今又以朝鮮故而興東征之師老師費財迄無完局幸

平酋之死而息肩耳而善後之策竟不知何如也愚以爲欲權倭虜之備當先權天下之勢與敵之情形論形勝者首京師都關中則延寧諸鎭重都幽燕則薊遼宣大重此獨以虜論耳合倭虜論諸鎭則遼左獨重西北諸邊嘗中虜矣然未若遼之兼虞倭也內地濱海之處嘗中倭矣然未若遼之兼虞虜也諸邊所當之虜或順逆強弱相半而遼之虜獨強又最逆近始一受蹙耳其心故叵測也而況倭爲之繼也諸邊或

全或實或虛實半而遼最虛即不堪受虜而況兼受倭也然則安危之大計可識矣愚以爲欲固京師當重遼左重遼左在縻虜而專事倭夫倭虜之情形何如哉倭不強于虜而黠于虜分部擁衆勢不相下倭則一檄而各島之兵雲集是離合之勢不及也虜貪漢物耳平酋狡焉敢彊即不死恐震鄰未已是緩急之勢不及也虜言掠則掠言款則款非有不可測之深情而倭難知如鬼神倏言戰倏言和未有能得其要領者夫虜無豪傑倭有謀臣則用兵之勢不及也虜大舉深入必以利啗諸部我謀知之易備若小寇則閉門可却彼客主之勢然耳今遠救朝鮮我反爲客彼得避我銳而乘我懈令我進退皆無功是遠近之勢不及也虜庚戌入犯京師戒嚴而天下無變者則以倭患止往東南未與虜合也今北地精強半悉全慶政爲虜方安我款耳小過弗忍大寇將至若倭虜合舉遼左動搖其何以護京師是動靜之勢不及也愚故

曰縻虜而專事倭便也夫所謂縻虜者吾見情示弱惟恐不和則權制于虜雖和不久厲兵繕城若不得已而和則權制于我而和反堅故已縻者無令啟釁未縻者陰畜其意待彼事機而勿令先露以驕虜則計貴密也虜雖與我出入惟利是視倭往者多用間金啗海上諸酋紿耽洲島此其故智必將復用於虜夫虜豈其懷我恩信却倭利若遺者然倭欲通虜必揚帆出遼左則備貴周也愚故曰縻虜而專事倭且防其

合於虜便也然所謂專事倭者非再遣東征之師也東征之師非惟不能創倭反以誘倭也非惟不能保朝鮮反以殘朝鮮也是爲我則代朝鮮受倭而爲彼則再受倭也棄之戍之俱不可也或封或戰俱非策也其先自治乎乃所謂自治者其大端莫如重遼左欲重遼左必先重京營夫京營耗脆極矣內邊師嚴練習汰老弱廣召募勵其材武而消其悍氣令指臂相使緩急可用而京營重矣遼左以孤鎮當虜衝幾若累

卵矣愚謂莫若分其地屬兩將軍而督臣握重兵其間開元廣寧專職禦虜金復海蓋專職禦倭聲勢聯絡自戰其地而遼左重矣然推轂既遣于城是寄則將權宜假也南北殊技瑕瑜弗掩則用人宜器也武勇一人爲三軍雄則選鋒宜覈也復開中實塞上則屯鹽之法宜修也他如定勾戍以便南北也速郵傳以防欺蔽也修登萊之守而嚴天津永平之防也腹心肩背內外相維彼將曰我有人焉且奉琛修貢之不暇而況敢內窺耶雖然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在今日內治之要可以立銷亂萌鞏固金甌者計無先於罷鑛稅二役者矣不然雖北虜東倭日稽顙闕下無益也況其窺伺也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奏疏

加上　仁聖懿安皇太后　徽號冊文

子皇帝御名謹稽首百拜上言臣聞家國之禎莫大于昌後帝王之孝尤急于尊親用申億兆之懽心再舉殊常之令典恭惟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　德配乾始道合坤元相我先皇主六年之陰教保予冲子見十襲之太平

受多祉以及孫枝誕一索而爲男子應臣民萬口之祝實宗社無疆之休瞻此發祥允惟貽慶曷罄揄揚之美難酬高厚之恩雖四字之尊已加於昔而一人之微悃未極於今欲贊深慈洵千言而莫盡粤稽故事俱二字以漸加爰采公言式彰國典茲某月某日恭率文武臣工奉冊寶加上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伏願仁恩益遠慈壽無涯穆穆皇皇而宜君王永緜曆服振振秩秩而啓孫子下見雲仍臣等云云

命婦賀 仁聖皇太后表

某官夫人妾某氏等恭遇 皇第一子生恭上仁聖皇太后徽號謹奉表稱賀者妾某氏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坤元錫福衍子孫之慶于無疆母道宅尊崇顯令之聲而勿替神人交賀中外同忻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 靜一安貞含弘光大伉儷 先皇而壺範克舉擁護 今上而母儀益光同任姒之興周似塗山之肇夏睠惟積善實賴貽謀萬國

騰生孫之慶九重切報本之情爰集羣言再稱重禮洪慈浩蕩雖累言未罄其揄揚大典尊嚴由兩宇漸加于千百光生寶冊上干奎壁之纏喜動天顏下播臣民之頌妾某氏等素服內職樂觀盛儀斂五福而裕後昆含飴長樂配三光而熙鴻號願祝華封妾等云云

乙未正月請告疏

原任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印信臣馮某一本爲望淺招尤夙疾陡發懇乞　天恩給假在籍調理以全微命以謝人言事臣今年四十八歲由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十一年七月丁父憂回籍萬曆十五年京察浮謏降用萬曆十九年四月間赴補廣德州判官歷升今職萬曆二十二年十月間接得邸報奉　聖旨馮某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　正史館副總裁兼　侍班官欽此臣卽於次月初一日離任暫回原籍候咨赴京緣臣夙有瘀火等疾遇勞輒發十二月間爲遷葬祖

母山中積勞舊疾陡作頭目昏眩胃膈喘急日夜吐痰數升間嘔鮮血尸居餘氣殆將不保方欲上乞骸之疏以逼歲除未發嗣于本年正月初一日接得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某等一本儒臣貪位可羞等事始知臣愚不才亦在彈射之數臣病中不勝戰兢慚惶以頭搶地願求速死皇上罪譴科臣坐以屢次激擾與告　君失體不專爲攻臣等一事雖　天怒稍過臣無庸預喙竊念臣至愚不才而仰蒙　皇上目以善類

勑以供職捧讀　天語感激涕零至于科臣論臣寂寥數語毫無指實　天語斷以含糊不明臣復何辨臣竊自惟通仕籍幾二十年近　天顏止三四載無事而得謗未老而先衰兩鬢如霜四壁僅立公卿絕尺書之及鄉曲無片字之借伶仃十年待盡一毫不圖　天鑒曲被下愚拔之毀棄之中進之師儒之列四年之間遂備五品宮庶清秩修史重務萬萬非臣薄劣所堪福過災生宜見彈射某于臣非有半面之分臣

之賢不肖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過得之採聽出自揣摩以　陛下用臣太過轉臣太速恐進用匪人以傷　聖化耳不知詞林遷轉酌量資俸先後有序不容猥次臣歷俸雖少積資已久縱經罪謫而昭雪之後或應一體敘遷閣臣酌題取自　聖斷非私臣也某據此豈臣爲鮮恥加臣以貪位公論在傍　聖鑒在上凜不可欺況經處分臣復何辨但臣聞之君子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鮮恥貪位之言達于　聖聰

傳于天下臣而復進濫史局之先玷副裁之後將何以衮鉞人物鼓次　休明稱一代信史哉臣固宜退凡臣疾患日進月深步屢艱難氣息僅屬奄奄餘生豈能跋涉長道再趨　北闕伏乞　天慈矜臣之愚鑒臣之悃准臣在籍調理上以廣　天覆之仁下以全言官之體倘臣一息賴此尚延歌咏太平沐浴清化臣之上願也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隆儒優士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一本爲隆儒優士以崇教本以廣　聖化事臣切念　國家並建兩雍以養賢才樹首善而南雍尤爲　高皇帝開天作人根本重地以故百爲未暇而經畫獨周列聖相承作興益至自品流漸雜賢關遂卑學規漸頹士習大壞任職者以非久遷擢或多苟且之心肄業者以非久敘撥遂同傳舍之視人才不振職此之由臣以菲才叨備師席待罪以來一年于今惟是夙夜兢兢期稱任使臣職業可行者無庸輕瀆　聖聰外謹參酌時宜條爲八事臣愚昧不敢自謂一一中理惟　聖明採擇下該部酌議施行則于今日監體人才不爲無裨矣　計開

一曰加制額以抜優異　兩監鄉試中式定額一百三十五名南監以人才不敷往往不及額自選貢之法行而兩監俱充矣先該萬曆二十二年天下選貢生咸留北監科舉約一千二百餘人　皇上採科部議加額二十名南監選貢

以六及百名不在加額之列然北監以選貢中式者五分之四是二十人而中一人南監以選貢中式居三分之一是三十人而中一人南更有餘北更不足非選貢有優劣人數有多寡也以實較之北雖蒙加額之恩而選貢病矣其年科舉後北監選貢紛紛改南者不下七百餘人今以南監所收選貢以未撥歷及方來者通計明歲由應天科舉大約千數之外是選貢者昔聚于北今聚于南矣　皇上加額之恩昔施于北者今獨不可施于南乎臣切念選貢者諸生拔之學校其選已精即三十人而中一人尤有遺佚之嘆若不加額則選貢在南者將四五十人而中一人而援例非最才秀者不能與選貢爭進且八九十人而中一人是選貢與援例交病而選貢爲尤病矣拔之于天下而困于太學因循數年精華銷鑠永無科目之望是充實太學者乃所以廢錮之也無論選貢　皇上育才不遺管前令　大工甫興且開輸粟之例以誘

致髦士而塞其向進之路有才質者咸却步而不前而闕葸競進太學益穢矣非長養人才之策也請比萬曆二十二年北監事例加額二十名則賢途不滯英俊畢登伏惟　聖裁

二曰清久曠以核實效　國初監規嚴肅生徒彬彬無敢曠廢今日監體陵夷人情怠肆至有二三十年在曠而不復班者此其人非入鬼錄則已衰老或改廕入仕或緣事革斥而猶掛名監胄歲登報冊大非事體　請自今而後嚴立程限一應告出告曠不許過三年之外除丁憂者俱參送問究其十年外不復班者徑自除名仍　勅各該地方有司每歲終造清查監生冊二本開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名目一送南京禮部一送本監以便稽查則實數可核一洗苟且之習矣伏惟　聖裁

三曰嚴序撥以隆流品　祖宗時積分序選之典甚善而今不易復舉矣　請于撥歷補小甄別新例監生往往多白丁銅臭一槩序撥驟得

入仕使居民上有不倒行逆施者自今　請于新例已成才者以兩次季考優等或兩次科舉終場爲及格聽撥正歷不及格與季考不成材俱撥雜歷品流一分人心思奮此亦鼓舞人才之一端也伏惟　聖裁

四曰優禮遇以作士氣　援例監生大都有餘之家地方差役或所不免而州縣長吏以白丁銅臭視之不復甄別伍伯追呼公庭蒲伏無事而蒙囚服無辜而被箠楚貪墨者至以爲奇貨

誅求鍛鍊無所不至破家亾身往往有之是一列胄監生則上不得擬于生員下不得齊于民庶亦可悲矣臣切以爲　國家既以入其資而進之生徒之列矣卽白丁銅臭自貽伊戚或不足矜惜謂有志者何謂太學之體何自今請勑地方有司監生或有重罪身被告發干証已眞仍移文本監知會然後拘問其稍輕聽家人對理則士氣得伸監體益重矣伏惟　聖裁

五曰催取舉人入監以抑惰學　舉人會試畢

順天府給引分隸兩監肄業事例相沿已久但人情酌于便安上官每多假借三年內不及入監輒從地方有司起文會試及試期已逼但取鄉官保結容令入場間行稽查旋就廢閣而入監遂爲虛文矣其來者大都爲日暮途窮之計英才至十無二三且坐班之期止于四月去來如驕公子此非所以淑世而作人也以故一列賢書即如不係之舟不馭之馬甚者市恩官府叢議鄉曲或有朝離黌學暮垂素封者此其人

未嘗一日出身涖官而守已敗非盡收之太學未有別路可爲之檢制者也　請令舉人給引一年外不到監者非有事故不准收班非在班三月不准給文會試　勅部于會試年分查無兩監公文不得朦朧聽其入試則法立教尊舉人日循習于矩度之中矣伏惟　聖裁

六曰酌久任以圖實效　祖宗如采納陳敬宗等久任責成且有政事即監丞以下亦有九年考滿加銜管事者是以上無苟且之心下有教

化之實師道立而善人多抑有由矣今久者一二年速者半歲少有至考滿者雖有行取公典以優博助等官部文到日每以資俸不及格而止又何怪其虛文塞責如官視傳舍哉且在外教職撫按廉其賢且能者而列之薦牘上者曰可充六館之選其次曰可充有司之選今兩雍博助等官業已居六館矣而復轉有司是倒置而才盾者也自今請　勅吏部查臣等歲報季終所定賢否揭內簡留稍異者以俟行取及擢

京職而不輕爲外補則風勵有術而師屬爭奮教之興可計日待矣伏惟　聖裁

七曰補師屬以專教習　南監助教正錄等十員分隸六堂率修西堂各一謂之單堂余堂各二初任者俱從廣業始遞升至率性堂夫積分之法廢生徒既不敘升而堂獨升久者半年速者數月使弟子與師交臂相失欲望功令舉而士習循此又不得之數也　請十員之外酌補二員則無虛堂帶攝專有責成之藉矣伏惟

聖裁

八曰隆接見以全監禮　今日兩監屬臣惟監丞得列上見而博士以下尤沿中見之舊等于雜職屢經題　請未蒙改正臣切以爲博助等官分任師屬之職俱清流本應優假且行取年分博士助教資俸相應者太常博士中行等官一體擢補科道要職則待之不薄矣今日太常博士中行等官上見乎中見乎或以爲品卑則司務及部院照磨檢校等官與博助正錄等品同上見也今兩監屬比于部院之首領不亦可乎或以爲部院體尊而國子監翰林院則小卿也屬官體應小降臣又以爲不然翰林職列侍從兩監職司教化故　祖宗以來體貌甚隆編校七品官且班于京堂六品之右講讀與北監司業俱占光祿寺少卿如臣夢禎叨任今職則班于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之上以　累朝通例無敢爭者品同則不讓通大屬官品同乃獨讓部院通大之首領而沿于中見度長潔大實所

難通請　勅下部院酌議改博助等官與監丞
一體俱爲上見以優師儒扶監體伏惟　聖裁
已上八事者所以振逖才秀之氣扶將中庸之
流養矯翮以達夫凌霄之資勿聽其半塗而自
廢刷才藪使閒夫在宥之化豈容其挂藉而無
關且重儒官使之知所以自重愛胄子使之知
所以自愛德意新而文教曄如朝旭優令布而
士心渙若清風二百年之精神可一日而醒數
十載之頹廢可一念而興將使忠貞接武於
天子之庠豈徒科名不讓于鄉邑之塾此臣早
夜之所拮据夙昔之所搆想者也伏乞　勅下
該部覆議施行國學幸甚臣愚幸甚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六

秀水 馮夢禎開之著

疏

募文疏

原夫時義闡經術之秘道豈雕蟲江南富竹箭之英家稱繡虎成弘而上藻薄而情有餘嘉隆以來聲煩而體亦偪追乎近葉始極頹波其高者顯叛六經之前茅陰樹諸子之赤幟狐誕入腹亦覺筆語縱橫魔氣染人遂使州國傳變其

甲者胸無半豹題本全牛記好調十餘多方遮
掩學難字幾個到處支吾名曰養家神謂之敲
門石棘闈取士從來魚目混珠書肆刋文多至
汗牛充棟鼓扇如此世道可憂某幸竊聖世之
科名略識斯文之曲折諸士不棄切磋門墻者
或數十人吾道難孤絡繹道路者常千餘里庶
幾息其黔而補其劓豈敢哺其糟而啜其醨茲
欲徵多士之文極一時之選生吾庭者必非荆
棘實吾鳥者盡是醍醐公一人之鑒於四方式
斯文之美於天下揭迷方之斗極錫暗室以明
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顧多士乍離乍合實心
邇而實遐其文或寡或多必家至而戶到有友
人沈生稚咸技通詩畫心該古今釀金而任劑
剛之勞非止博義中之利傳檄而冐水陸之險
或欲附身外之名例得并書勳宜首錄云爾謹
疏

重興徑山化城子院勸緣疏

刻經之緣始於清涼山之妙德菴地寒而峻遠

後者匠轉輸工力費陪功半不得已有徑山之遷徑山爲東天目正幹五峯攢迴中開佛界我東南勝道場無踰於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有化城之議化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既便藏板而轉輸工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之先爲數十間屋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他役徐俟其後似亦無甚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倡之緣五十緡禎雖貧勉任一緣夫刻經大役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密藏繼幻余而終之者又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而自朔緣以至將來凡於此事曾捨一錢半銖及一手一足之力以上者福不唐捐直至成佛而吾等與焉豈不甚幸萬曆乙未六月初三日平旦雨中眞實居士書於武林東園池齋北窓下時年四十有八

讀包儀甫栽眉山沿途建菴百所募緣疏

眞丹三大道場我眉僻在西徼水有瞿塘灩澦之險陸則梁楚跋踄之艱四事蕭然五千餘里包君鴻逵德門令嗣佛學選鋒於濁惡時發廣大願欲自遵麓遡之舍舟五千里間置菴百所或食或宿淄白如歸一往一來聖凡普接出門即是塵羅綿世界舉足便履不思議道場誓憑願王徧咨同志欲得百人爲一領袖于一領袖又分十支歲集萬金十年爲滿如綱統目識果愼因事同愚父之移山志切帝女之塡海虛空有盡願踵可捐雖下凡驚怖猶河漢以無窮而諸佛讚揚出廣長於歷劫萬曆甲辰秋九月晦日眞實居士合十讚於語溪道中

嘉興楞嚴寺重建大殿疏

楞嚴復興僧堂先就實惟太宰陸公之創始與客藏開士之經營月朔羯摩晨昏功課規程嚴肅鍾梵清和凡在見聞無不欽悅於是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虔向佛乘大宏法施印賜大藏因逮楞嚴僧錫紫衣堂懸寶像梵書貝葉騰輝

於檇李城中玉軸琅函炫彩於鴛鴦湖上盛矣哉法門之奇逢也所惜者大殿未建像設無寄乃密藏上人遵遑峰而祕影幻余上人自聖境而來儀一顯一晦一彼一此豈非時節因緣使然歟上人薙髮江南行脚代北窮教海之芳潤探律藏之玄文持身將夏雪同清接物則春風等煦慨任斯役普集大緣會太宰先生新釋銓衡投老白社賓主相得千載一時將鳩工聚財於剎那之間出天宮化城於草莽之域豈其難哉而上人植福不却捐埃利生頗殫偏狹遠徵鄙語徧告同緣伏冀能仁證明韋馱擁護在在處處摩頂踵而不辭剎剎塵塵化金錢而不盡大緣堅固共證圓通謹疏

序西溪懺堂緣起

懺法至天台始備其後慈雲式師勤修之以懺主稱世傳師修法華懺感佛摩頂頂爲高寸許而其入觀患雜念未淨先置沸油鍋於前雜念一起即淬指油中比觀成時僅存四指此其精

進之光即項王戰鉅鹿田單存即墨未足以喻
彼煩惱結習何物雪霜雖厚杲日照之有立消
耳慈明化後四百餘年而比丘戒山居士二虞
奮然欲結侶以繼其事初選地于靈隱之西請
易菴大德任其緣地既未得易亦化去乃別選
西溪安樂山之北麓永興寺之東南其地爲余
所得作別業凡十二畝故隸永興爲安樂方丈
昔聖僧堅嘗遊止焉一日入里見有熟螺蛳者
業去其尾乞而投之池至今池生螺蛳皆無尾
法華懺文云行人不能誦全經者但誦安樂行
品證知此品爲全經之綱骨而山名方丈兩取
之又入西溪路未盡十之二有法華山亭曰法
華亭則此地誦經修懺者當代不乏人矣今戒
山二虞擇地修懺乃忽屬意於此安知非宿緣
所追耶余既不難捨地諸善男女又何難捨財
但懼諸淨侶愛惜六個指頭不相挾耳一笑丁
酉廿一月廿七日序時爲南京國子祭酒年五
十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啟建藏經閣募緣疏

文

我朝大藏有南北二本北本板貯大內非

勅賜不可得故諸山所有南本居多然差譌特甚或脫數字數行至不成讀間得北本不減躬詣靈山聞廣長舌親宣也京口三山俱有賜藏余往幸以請告餘日遍爲隨喜獨在焦山者稱完好無恙而金山北固則借失蠹損幾百之一余嗟嘆久之語其僧徒曰佛法難值況國恩在焉而曹爲佛弟子職在寶護當如頭目及今不力爲寫補損之又損不至盡亡此藏不已而曹未來世時幾千萬劫寧有聞佛法分何者以輕蔑佛法不愛護故余時語激意悲聽者無不聳動咸曰唯唯誠如先生教某等願竭力從事又數年余居先封公憂而甘露寺僧某等始以竣事報且請曰藏殿桄崖卑濕又屢經厨俱用楊木氣蒸蟻生速朽之道願徼福於十方

檀越卜爽塏爲二重閣居之此無窮勝利賴先生筆頭上光明成就先生幸許之夫諸佛菩薩爲衆生入生死求大法至捨頭目腦髓滿大千微塵數猶不能盡況紙墨文字而敢吝惜諸善男子善女人幸生清時居福地終身不見兵革知有佛知有佛法過去世時俱有大因緣聞余之言必能深信如風鼓橐如山出雲於一念頃破慳貪成檀施凡捨一木一石一磚瓦已上與見聞隨喜者若主若伴不知凡幾千百人乘是勝功德力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與向之補經者若書寫若裝潢若施一紙一墨已上若主若伴又不知凡幾千百人俱得聚會與佛俱出聽聞妙法速成無上正等菩提而余亦與焉惟有如來悉知悉見嗚呼善哉萬曆甲申至後十日眞實居士某謹疏

龍井寺新建白衣觀音殿勸緣述

儒者嘗論求矣軻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在我之求爲仁義忠信之求在外之求爲公卿大夫之求一可一否豈不較著而佛者之論則不然普門品曰若有心願求男禮拜恭敬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心願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夫男女之有無多寡及賢與愚儒者所謂制于天成于命而不可易者公卿大夫既不可求而男女獨可求公卿大夫之求爲在外而無益而男女之求獨在我而有益誠以儒律佛何其相左之甚而不可信與乃世之持白衣觀音呪者往往生子有白衣重包之異自唐迄今信持獲驗不減百千萬億以其事印普門之說佛豈有誑語而衆教薄福之徒往往生謗造罪如入寶山而抉眼截手甘心覆宗滅烟之禍而不悔可憐也或曰佛語誠可信白衣大士呪誠歷歷有驗某豈敢纖毛置疑然所以可信而多驗者其義何居願吾子快爲一切衆生演說令諸闡提隳彌戾車可乎搖手曰難哉因爲之詩曰脫却天衣

換白衣婆心巧逐世人機手中孩子分明箇付與時人仔細疑子能洗眼靜坐三年猛然觀音大士當現身與汝說破丁亥三月上巳日眞實居士書

嘉興重興楞嚴寺議建三門大殿募緣疏

文

吾橋李楞嚴寺蓋宋長水璿公說法處也璿公得法於瑯邪覺爲臨濟兒孫受勑演教政如武安淮陰將百萬選鋒蕩除殘寇卽天花下瑞雲合豈足多哉而至今傳之以爲美談然余讀楞嚴疏未免向賢首清凉脚跟下作活計大家女子流落風塵一例塗脂抹粉悲哉寺至嘉靖末年廢爲巨室別業巨室廢而寺復興會密藏開上人自豫章至實躬經營之役上人清特機敏有林下風氣嘗枯火海上參德山托鉢因緣百日忽有省進之且直徹向上巴鼻於此地作師子吼接臨濟巳墜之宗收取長水老漢百千杓惡水有在只恐此時天花慶雲也無著處上人

肯之不上人菹事滿歲而禪堂成大都倣古叢林遺式次當有事三門大殿上人方且於一毫頭上建寶王刹無論十方檀信望風樂施即此檣李城中男女無數豈少布金長者哉敢書此以爲勸其共成之乙酉春三月六日眞寶居士某謹疏

新建長水法堂募緣疏

吾郡長水法師契單傳之旨於瑯琊覺而又嗣賢首清涼演揚其教今觀楞嚴疏金剛般若刋定記等書抑何詳且贍也豈所謂大人境界不可測者與法師肉身入定於眞如塔之南銀杏樹下自唐迄今千載矣元兵至嘗一發之見兩缸對合啟之跏趺如生爪髮繞體驚汗下拜急封之諸父老俱能言其事余爲諸生時讀書寺中每肅拜墓下輒依依不能捨去追惟法師演法時龍象羅列天花擁坐今且爲寒烟蔓草矣郡守晉陵龔侯夙承佛記現宰官身治郡三年歲豐民和自公之暇不廢嘯咏郡之名蹟以漸

修拓一日招余遊眞如因從拜法師之墓侯曰法師入定乎余曰然侯曰然則何時出定余謾應曰待彌勒下生侯曰彌勒何時下生余曰待法師出定侯笑曰是事且止墓後隙地尚多吾欲枕塔建法堂五楹令升斯堂者徘徊顧瞻如見法師指揮如意可乎余舉手加額曰幸甚夫法師以法爲身以法爲堂所謂法者則達摩所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法師之所契於瑯琊覺者也然則法師之身何嘗入定而又何以堂爲雖然漚不離海翳不離空有任運入定之身則有斯墓有斯墓則有斯堂畢竟一眞不立與夫諸法現成是一是二侯曰唯唯遂召僧眞謐領其事而屬余一言爲善信勸謐爲人温篤有文嘗學詩於精嚴澤公頗有佳句爲寺僧白眉先時嘗立石表法師之墓而誨妬同衣仆之者再今則金湯在上登高而招無憂矣郡之士民昔沾法師化雨今承太守仁風寒烟蔓草化爲金碧蓋可計日俟哉萬曆甲申冬日眞實居士

某撰

長興橫玉山觀音寺募緣題語

吾友坤儀袁文盛爲余推述橫玉山之勝云山面太湖香弁諸名山廻抱左右其顚有僧居十數椽所謂觀音寺者也山僧五六輩雖不閑禪講而形貌古朴禮數迂簡有葛天無懷之風山前居民十數家而臧氏爲大族姓多且賢世爲此山檀越土腴而人質景勝而地幽杜少陵所云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者是也余褊性頗宜幽棲聞袁文言不覺飄然有問津意會僧眞誠者因袁文求見且云寺圮願新之遂出國子先生臧文所撰疏文見示余向識臧文白下時俱爲諸生氣味甚合今十年矣目其文不覺神動余既嘉其山川土風又善僧之有志而臧文之能爲勝緣倡也敬述短語少見踴躍異日者儻得從諸善信焚香結社於斯豈不尤幸也哉豈不尤幸也哉萬曆乙酉夏日眞實居士書于菰蒲野渚中

語溪福嚴禪寺重修緣疏

語溪之福嚴去余高陽莊居甚近而余足跡竟未及也此月初有老比丘者將興福嚴以題疏請因叩福嚴所在與其名勝老比丘出一編其最著者爲覺道者金環摩納上有徽宗二十三字御書蓋崇寧間賜物又有山谷所書天中草菴歌又有極愚禪師課經十萬松皆一時尤物無論道君山谷墨妙可寶即蒼松十萬韵風結陰夏月手一卷婆娑其下豈減列仙之樂而今皆爲子虛烏有矣傷哉老比丘名其貌古而志堅似能躬興廢之責者余謂殿堂像設外當亟謀栽松令百年後十萬蒼龍怒號挐攫爲叢林壯觀此後身極愚之事而語溪善信所樂成者公其勉之

吳江聖壽禪院恢復遺址募緣疏代趙汝師先生作

余守官白下公事之暇頗留意佛書時達觀禪師駐錫近郊間從知已叩質疑義如披霧見日

甚以爲喜禪師爲人英爽濶大喜遊名山見叢林衰削輒咨嗟涕洟以興復爲任如救頭然其生平如此而檇李之楞嚴松陵之北寺尤師所最屬意者嘗爲余言北寺始於吳之赤烏其跡最古世爲祝聖道場至嘉靖間皇甫氏規佃其半寺址頗齷而皇甫氏尋災咎不安今歸周氏矣吳江令趙君公門生也受僧牒理其事寺址歸僧而周氏之室不必折毀募金償之其處置可謂曲允物情矣惟公不吝一言倡諸善信以五百緣就其事公幸許之余唯唯按北寺賜額聖壽禪院自宋以來世有名德居之法席最盛今非其時矣而達觀師惻然紹隆之意十方諸佛所共讚歎況此五百人者有不欣然應之哉嘗考宋淳化間重修者縣令趙公廣令令與余俱趙氏而趙令又出余門趙氏於此寺信有緣也

靈源山建彌陀寶殿禪堂募緣文

余遊洞庭之東山數矣而所謂靈源山居者獨

未之及豈其地幽絕不爲時人所指目耶抑不足名耶乃　卜余雙屐所到不能詳者多矣山居僧通旦欲募衆緣建彌陀寶殿爲禪堂於此而乞余一言倡之夫世之人雖甚凶頑無賴者至歷險難感善事阿彌陀佛一聲不覺隨口而出此孰爲之耶吾以是知彌陀之本具而西方不遠也然則爲之像設不已贅乎曰披甲胄則勇氣增服衰麻則哀情發彼淨土變相無故入目豈能漠然不動耶無論深生敬信即因而加毀至入苦趣一念悔悟善根隨生但有遠近耳以是因緣彌陀寶殿不妨處處建立況併建禪堂羣淨衆而禮六時乎彼善男子善女人能施一塼一木一絲縷以上決定得生淨土決定得見彌陀金口誠言敢爲大衆披露余故未識且因西溪白雲流水麟上人以請諾責半歲始克償之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鍾偈

佛法寄音聲　文字所宣說　二句祕密藏

能拔諸有苦　佛說修多羅　妙法華第一
純談實相義　權說所不及　一切大音聲
鍾聲徹地獄　聞者悉歇苦　諸天咸拱手
良哉比丘文　發心鑄大鍾　徧鑄法華經
音聲錯文字　一聲一法華　十聲十法華
乃至千萬聲　猶如塗毒鼓　不論聞不聞
聲到悉滅罪　直至於成佛　不出一剎那
仁者大方便　作如是善因　諸佛共歡喜
利益無邊生　弟子曰如曉　與師同發心
如說出十方　身如秋空雲　普勸諸有情
捨慳成勝事　赤銅計萬斤

楞嚴寺金湯別室緣起

金湯別室者何爲護法諸君子而設使生有所
憩沒有所歸也則佛地皆宜有之何必楞嚴以
其廢而復興賴諸君子之力最多而歸德宜深
也寺附郭而逼於縣治興之難百於他寺今雖
大殿未舉而二十年來龍象迭至大藏寵頒晨
香夕燈齋魚旬轉幾與大叢林等追惟革輅藍

縷之始豈易爲力哉當時經營護持陸莊簡尚書之功居其十九而諸君子從之今莊簡之墓木拱矣余憶往歲從莊簡及包瑞溪學憲於此遊息議論宛然目前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感慨係之則寺僧之有此舉也亦諸君子所樂聞而共成之者也萬曆庚子仲冬六日白金沙向蔣墅舟中書

題崇德西寺勸緣偈

稽首天人師　一切修多羅　十方賢聖僧
願加被於我　我作妙迦陀　贊歎勝功德
見聞與隨喜　俱發菩提心　禦兒斗大城
中有長樂院　巍巍文喜師　生長於此土
簽雜擊文殊　十方贊希有　葉落歸本根
茲寺繇建立　千年幾興廢　延至於本朝
有三大比丘　曰完熾與息　倡造修多羅
建閣及經櫝　仁公繼其後　願力如大海
結期閱大藏　更飭十方僧　前堂及雜室
一切資生具　所作無不辦　次且至大殿

十方諸有緣　幸捨有漏財　成就勝功德
自多至於寡　各各隨心願　功德不思議
我發眞實言　六種皆震動

錢塘西溪永興寺重建大殿經閣疏

西溪留自宋朝山川猶是永興刱於唐世龍象頻來堂搆僅存土木未稱當麟上人任持之始卽古叢林鼎新之時殿供金身宜窮壯麗閣函寶藏須極巍巍我欲濟大緣必資淨力倘一簣之能捨將九仞之易成善男子善女人請割有

之長物天眼觀天耳聞終作無上之勝因

興福寺募緣文

東西兩山浮青太湖中如列眉焉余幸敗遊而東山尤數東山最勝處曰俞塢有禪刹曰興福竹樹森沈崖壁研藻溪流交織終日訇轟如聽絲竹僧徒簡樸有如野鹿雖不習禪講而天眞爛然可以靜對不厭余至輒樂而忘歸去年俞塢發蛟水大至佛宇僧寮傾圮幾半沙彌廣源願募善信一新之索余五指放光道地余謂東

山財賦文物今且雄吳中即布金長者取諸里中而足何俟外求哉源往成而居更掃片石誌一榻俟余余且爲菟裘老焉然則檀波功德余當與源共爲邀寵矣萬曆辛丑上春之吉眞實居士合十書於鬱金堂時堂前綠萼梅盛開

檇李東塔講寺重新大殿募償磚瓦木價文

東塔大殿重新故渠上人等營幹之力而實易菴老人法席餘潤比改席精嚴而工亦告成矣今所負木直僅七十餘金磚瓦直五金以大工較之不滿十之一辟如九層之臺已就八層渠上人惟上一層未訖易爲捨施矣而以是功德當獲最上希有之報何以故果因合故善信君子其圖之萬曆甲午重九後一日

吳興石城山清涼菴募造像設疏代紫栢道人作

今歲春杪紫栢道人始登吳興之石城山隨喜清涼菴且展周母優婆夷薛氏之塔此菴廢而復興全緣俱出周氏而像設尚未備也計功當

得白鏹三百兩凡以萬人緣就之人施三分咄嗟可辦而此萬人者仗此微因終當度脫其功德豈但與此山俱不朽哉

永明壽禪師影堂并圓照樓募緣序

湖南萬峯房募建永明影堂云云瀕湖諸刹湖南淨慈最勝淨慈諸僧舍萬峰最勝地枕慧日東連宗鏡其南迤西羣峰羅列岩洞峥嵘徘徊其間足以忘世孫太初先生舊隱在焉其上人者幼躭五字擅雕蟲之技壯歷講座有義虎之稱嗣返錫本山留心堂搆念湖南佛法始自壽師況家傳宗鏡此爲結集之所而畏壘虛寂戶祝靡聞其何以酬法乳隆仁孝且廬山有遠公影堂堂壽師不妨有二壽師之後數百年而有圓照師名在五燈祖風復振師好樓居迺撤舊屋而新之背山立址爲樓五楹虞長孺題曰圓照樓而其下即爲壽公影堂一舉可備雙美奈獨力終資衆檀謀之居士居士合十鼓贊代之臚傳十方若金錯稍餘願以太初舊隱繼之

使余輩有所憩息甚公唯唯自此湖南萬峰之勝增數倍矣

德清何家帶新建觀音殿募緣疏

觀音大士於此方男女因緣最熟非獨東海之普陀杭之上竺善信奔趍香火甲天下即如一鄉一村落有無大士香祠者乎無論善信即如極惡衆生一生之中若誠若戲有不稱大士名號者乎但誤以大士爲女身莊嚴供養多從女人服飾以正言喻之則茫然不信耳嗟乎大士無身故能現一切身謂女身非大士又可哉德清之何家帶新建大士殿於吉祥廢址緣起今歲七月大士降神某氏瞽女云身是新市覺海寺長觀音寺僧不淨汙我精藍欲移住此處遠近病苦衆生臥床三五年不痊者乞香水飲之立愈靈跡日聞會杭僧如曉於十月初九夜夢一女人謂之曰汝往德清蔡生家自知吾出處僧如言往探其事遂聞顛末以謁蔡生演義演義欣然捨資倡緣而居民何昂者先是七月菩

薩附體謂之曰十月半我差一僧到汝家來他自與我蓋造不必汝等費心曉至何昂夫婦悟前事欣然捨地噫亦神矣大士光明遍一切處而乃獨動於德清何家帶之一方與降神之女托夢之僧捨基之何倡緣之蔡及施一錢一米已上若見若聞歡喜讚歎於過去世宿有大緣伏此勝因未來世中漸次增長決定得成無上菩提如大士願普度一切虛空有盡時此因無破壞豈不善哉豈不善哉

錢塘佛慧寺上人募緣建關王殿疏

佛菩薩以慈悲攝受一切故天下信奉之無二然猶衆人之母親而不尊至於世所畏懾惴惴焉如雷霆之不敢褻者惟眞武與王爲然今玄宮關廟幾遍天下甚且浸淫於僧舍矣佛菩薩斷我相人相不難以國城妻子捨施一切而況於稟戒護法如王者豈有吝哉然亦人情欺善怕惡之一驗也一笑佛慧寺僧某將建關王殿於其精舍傍而索某一言告諸同緣者遂爲書

此至其因地則王之威神實照臨之其何知焉此日爲萬曆巳丑五月十三日王生日也人傳此日多雨爲洗刀雨時方憂旱拭目望之

妙峰法師建塔緣疏文

妙峰法師精天台之教又常演法於此其遷化也建塔天台此爲定論凡是法眷及生平受一言之益於師者其共成之

京師報國寺方丈海空上人募化僧衣等疏

海空上人居京師報國寺方丈蓮池上人之高弟也以今歲春至海上禮普陀大士還且以故人謁不肖不肖都忘與上人相見因緣上人爲具悉宛然記憶上人益別不肖三年矣歸且延法師無踪講演無量壽佛因中所發四十八條甚深廣大願王而以其餘力發揮古人公案會衆百人施之三衣一襲帽鞋巾襪稱之願結緣於南方善信而索不肖一言爲前茅古人公案乃是活句縱繞舌端現五色電光也發揮不出

不知無踪法師從何處下口若講演四十八願令見聞隨喜之徒皆入如來大願海中無量寶蓮花王隨地湧出則法施宏矣上人其以余言告南方善信即身肉國城不吝況僧衣等物數儉於百其細已甚滿願豈難哉敬書此以塞上人之請乙酉歲佛生日書於寶梵閣

悟比丘尼齋僧造經像募緣文

比丘尼眞悟安慶人也與其二女俱出家居西山之何氏園園有古梅數百余昔年一再過而樂之有西山看梅記即其處也不知何年爲悟居去歲有西僧舍余善呪術其瑜珈法事先以千探百沸湯次擊鍋次用楊枝灑淨湯所觸處但覺清涼余因西僧識悟霜姿凝然戒行清白非常尼也因憶悟居爲何園感慨久之於是悟恒遣其二女叩余宅起居余婦二女長者未四十少者甫二十皆篤實持戒余婦亦敬愛之一日稽首請余曰悟有宿願願齋僧十萬八千造法華華嚴梁皇懺各五十二部西方三聖旃檀

像各一軀躬送至清涼供養敢借居士筆頭光明以告十方檀越余額之經年未果償也頃自拙園還武林屬小痾杜門頗清暇方同內子暾楊梅而小尼適至內子再三從吏遂點筆序其事而綴以伽佗

佛說諸功德　齋僧爲第一　續佛慧命故
凡僧及聖流　順逆難思議　凡夫所不測
但當順佛敕　四事勤供養　所集勝功德
諸佛廣長舌　從劫復至劫　讚歎所不盡

而況妙法華　雜華梁皇懺　諸佛甚深法
生福滅諸罪　猶如日銷氷　剝皮或刺血
書寫及印造　功德等無二　大慈阿彌陀
觀世音勢至　西方三聖師　攝受娑婆衆
往生安養土　金口所宣說　有人造其像
金銀銅旃檀　丈許至徑寸　決定生極樂
良哉比丘悟　千聖所加被　發此廣大願
諸佛悉歡喜　六種皆震動　願王既成就
迺臻清涼山　聖像與妙法　供養聖道場

文殊乘獅子　摩頂授記莂　見聞與隨喜
各發菩提心　同生極樂國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天目遊記 徑山記附

余年始四十兩鬢如雪顧甚嗜奇山水除夕詩云白髮從他長青山到處看蓋如實語二月計報聞遂爲逐客夫將自逐而況人逐之耶海內奇山水有名圖記者行且一一歷之而以兩天目爲始兩天目爲高峰斷崖中峰三善知識幽

棲之所骨塔在焉境嶺深絕遊履鮮至前與周甥申父約以三月之望看月西目偕客吳人樂生子晉至期申父忽病痔不能起樂生亦還吳未至乃兩待之而仇生益泰自海上見訪復期之行同至雲棲訪蓮池和尚因晤陳生季象陳生披緇投和尚作優婆塞弟子神明閃爍殊未能盡消風流夙習乃欲以毗邪居士法攝受之會仇生以事不果行乃舉陳生自代遂從和尚乞之行又數日樂生至而申父亦強起捉髮矣乃以廿三日戒輕裝行薄莫出城宿昭慶寺文上人房會姚善長來夜話更餘就寢廿四日天明起盥櫛僧進米糕即步至松毛場登輕舟且行且飯一二里許雨疎疎不絕四山如晦良久始開霽行四十餘里至餘杭午飯市樓索肩輿而西良久得之乃步入城城臨苕水外僅丈餘內數尺可一躍而上睥睨如女墻出城登輿傍溪行二十里至青山爲臨安界村民數十家屋舍楚楚抱溪而亭曰會錦據溪曲處甚勝武肅

王定伯後還歸故鄉山川樹木俱襲文繡且加封爵以錦命名不獨此一亭也途中左右峰巒甚秀麗中涵青溪曲折窈窕乍急乍紆映逼林岫廻望青山若芙蓉遙插留連緩矚殆至昏黑前途尚奢十餘里失賫燭炬惟聞溪聲潺湲蒼頭俱後獨申父家一僮奔而相屬未盡一更達西墅民居甚稠行里許盡西爲高氏居高申父姻家也高門壯麗良久僕夫啓戶知爲余輩亟報主人業已臥整冠而出延入坐層樓下甚廠戒夜饌久之三僕及裝始至宿高氏西園余子晉一室申父季象一室廿五日高氏弟侄輩七八人來早飯畢步至保錦山一土阜耳千烟處其下云皆高氏一姓山左有土硬綿亘至竹林橋湊溪而止相傳成化間工部郎中洪鉉開田於此見一磚室發之得龜大尺二磚上刻文云身居三馬地口吞茗溪水郭朴記洪以爲妖而焚之良可惋惜將至竹林橋見雙石幢甚麗舊爲海會寺聚千僧今廢爲高給事居給事盛時

臨僧以事盡逐之因火其居而幢如故乃益薪焚之三日三夜用十牛挽之屹不動百計不可遂垣隔之西北爲宅幢錢王時物也竹林橋有九洞跨溪如虹茗水漲時如雷霆奔鬬想象月下大是奇觀恨不相遭耳高濟之設午飯于別館飯畢步行過南溪至石鏡山登其顛石鏡者武肅微時于石上照見衮冕因以爲名山形如螺累俱奇石高二三十丈天福元年五月改爲衣錦山又至小淨土寺舊名安國羅漢寺有碑焉上刻吳越國故僧統慧日普光大師塔銘幷序鎮海翰林學士掌書記徐知業撰沙門詢書詢上缺一字大師武肅第十九子年十三于梁乾化三年四月七日出家住持此寺當年于西都龍興寺受具足戒以梁朝恩命法相大師加賜三十夏臘常念妙法蓮華經以爲課淹通義學兼善文詞年二十四示滅建塔于此碑文書法甚佳君后俱改爲主中多塗抹處蓋納土後掩其僭跡耳與子晉錄其文畢至開化寺倚功

臣山舊名大官山天福元年二月改其顛有塔先年一痴道人居之絕有力一日乞竹施者曰能拔幾何卽以施汝頃刻拔百頭又能言禍福奇中異人也今化去五六年矣寺門古檜石橋俱佳物寺左爲婆留井武肅生時紅光燭天以爲妖欲棄之井中婆所留也歸至淨土寺寺向石鏡山佛及十六羅漢梵相奇古舊有戴文進畫羅漢高文峰取去尚在僧云小淨土寺有武肅半身影恨不及索觀也乃題歲月併同遊者

壁間而出所歷三寺俱頹垣敗屋僧衣青衣治蠶桑無異俗人氣象蕭颯良可慨既嘆臨安縣治舊在保錦山下國朝遷至太廟山下遙望城廓茅茨頹然門如土賓太廟山以武肅建太廟得名武肅墓今在縣左併功臣山之顛俱欲一探而未及也返西墅至新臺門傳言有李孝廉見訪旣至則伯遠也云有造飛語而以伯遠名者以故不自安而相白余方囂然作汗漫遊正所謂鴻飛冥冥羅者尚勤于數澤因笑指天目兩

尖示之伯遠亦爽然自消是日大熱廿六日遊九折巖即玲瓏山上有琴大士墓在西墅西南十里許九折而上故以爲名石間大書九折巖東坡先生筆甚奇有宋元人留題半不可辨又有東坡醉眠石路盡得平坦處佛殿三間一僧居之主人治午飯于此索琴大士墓僧指殿左覓路水衝沙活步履甚艱約二百步見草木蓊然處僧云是也其墓數年前爲人所發得金觀音像金數珠百八顆金一條重一兩上刻十分金三字一面刻申字壙石書琴大士墓山谷筆今不知所在墓跡猶存佛殿疑即其爲尼後住處飯畢至畫石畫石西山仙人許遠遊所棲石參差立作飛動狀下瞰南溪宛轉如映竹篠往來此臨安第一佳處也上有文昌祠石旁爲土地祠高氏族三人移榼待于此大熱忽雨因就土地祠避之且盡主人之意雨止乃歸渡蘭嶺橋據溪五洞亞于竹林雨後山色甚佳擬以明日至東目是日主人張樂設宴廿七日晨發過

東岳祠松甚奇古殊非平土中物吳興慎御史欲移之土人不可而止過石塢嶺斷石卓立樹出石間絕可愛循石壁而行里許始盡望見兩天目隱隱雲際過胡蘆嶺一名獲龍步行嶺甚奇曲三十里至九折而盡高氏潘村莊莊傍有普信寺將至遇雨午飯畢主人辭歸雨中行十餘里山勢曲折綠陰如沐居民數十家夾路值銀杏樹樹盡而得昭明菴在東目之麓菴以昭明太子爲護伽藍神宿樓中今日塗中景物大勝廿八日遣西墅輿夫還約西目將返時呼之留三人荷擔僧倍行申甫指山前取道而樵人指一逕謂必從此勉從之初甚險仄時逢陡絕處狂顧無地賴手中綠玉幸不困一二里始得大道怡然平行不覺此身已離地數千百尺俯觀底下雲霧隱隱遙望西峰淺黛微出且行且憩時聞蘭蕙香甚烈約數百步至第一亭坐良久復行始令童子執蓋而身移策步益仙仙有排雲御風之勢又數里得一亭申甫子晉行不

顧余與伯遠留坐少頃即所謂且止亭者也自此峰嵐映蔽不復能望西峰而仰眺東峰頂相亦不可得泉流石間潺潺耳又數里至臨流亭申甫子晉寺僧慧下山相迎與昭明菴僧倍行者俱集于此慧能誦時賢紀遊詩詢以山中景物應對頗悉亭舊名臨流張太史改爲觀瀑余叩瀑布所在僧指石間如素練蜿延平漫而出似不成瀑意頗輕之舁轉百步許見兩崖間噴雪驚雷明滅數十百丈眞瀑布也據垂虹橋

坐觀久之寒氣迫人不忍捨去因憶青蓮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之句共嘆以爲奇燕公日照虹現似天清風雨聞佳則佳矣與青蓮便有王種臣種之別瀑布下注成沼即蛟龍池雲雨從其中出自此漸入佳境古木數十章扶疎夾路大者三四圍俗謂之溫杉修竹映帶蒼翠溢目名藥奇卉隨地而芳決非是人境僧數人執香迎于林際因導而前里許至昭明禪寺梁大同元年昭明入此修煉遂成叢林寶誌公亦曾

居之寺肖二像遂更衣禮佛僧次第揖內一僧作鄉語詢之爲吾郡天寧竺源上人曾爲際關主侍者住此四十年矣今已七十餘歲供南藏銅殿鍾甚佳白下鑄成併羅漢十八尊俱國初造先年正殿災羅漢僅存降龍伏虎今在梁上殿左爲千佛閣誌公堂右爲方丈禪堂乃從殿右至一精舍舊無額張太史定爲回光菴有泉一掬即洗眼池相傳昭明太子分金剛般若後襲跟忽言從此洗眼忽開其一尋路而降得奇石欹空飛突其下陰厓數十仞立坐良久信步得一險逕乃夏月瀑流所經處扳扶行百許步始得橫道而返時日尚未晡欲休足力爲明日登頂具不敢貪他奇宿禪堂後小樓樓二余占其右客占其左臥聞鐘聲甚清遠廿九晨發里許至西殿張太史改爲白雲窩有留詠自此而登二里許至昭明太子分經臺甚軒廠臺上三松亭亭如蓋數里外皆見之有小菴數椽閩僧居此跪誦法華甚虔右爲煉丹泉泉僅一掬昭

明前身作樂音大士時煉丹處也自此而上鳥道甚艱大得杖力先至小仙峰巨石林立仄足橫道進爲中仙峰遂至大仙峰乃東目絕頂高寒加綿廻眺西目蒼翠欲連雲物在下峰巒蔽虧然振衣豁目大是神王僧云天氣清明可望東海坐石間良久僧進胡餅敲火煮茗飲而下下數十步見大石纍纍如亂雲又一峰特出勢若飛動題姓名年月徘徊久之而下至小峰僧指就初路余與子晉探奇別忽至幽處見松身幹甚怪中一幹直上右一幹橫出左一幹下垂偃蹇飛搏之狀堪入名筆三十日雨四月一日伯遠別去子晉送至垂虹橋歸詫雨中瀑布更奇下見雲氣倏起倏滅乍濃乍淡玅不可言初二日晚晴同諸君至垂虹觀瀑布適昭明菴僧送酒至子晉申甫喜甚是日晤阮生正卿於潛人初三日阮生同行從寺左踰山三折而至黑驢菴當門古松二十餘章甚幽勝宋乾道間希都禪師開山閉戶不出畜黑驢一頭下山乞食

一日供不至知爲虎所食師舉念頃山中虎一一至前俱妥尾去獨一虎蹲伏不敢動師云食驢事姑置但不許汝輩在此自茲一山無虎患竺源上人選勝居此菴後有石壁數丈源築臺其下殊可晏坐自菴左緣溪亂石取道而東一牛鳴許叢木疎籬間爲平溪菴余偶成一絕遂書壁上菴結于高衲東溟溟有戒德每欲下山龍轍與雲雨見形留之過此爲寶珠峰無奇僧道余沿溪至玉劍泉余更欲泝溪僧云其上爲大龍囙詢佳處見怪石如林溪聲怒號覓絕人境僧挽余右余仰見危巖陡峭直前不顧從溪流亂石上點足而行百許武業已過危巖而飛流灑濺巨石如人如獸如器物不下千指紛紛奪目入東目以來所未見囙選石題云最勝泉石識姓名年月徘徊嘆賞久之僧云此即響鑪自此三十里可至龍須菴高峰禪師初住處亦異境也他日欲從青嶺取道姑置之比至大龍囙從廣二丈仰納飛流深不可測僧云其中常

起五彩光怪垂虹橋下瀑布所入蛟龍池起霧一點俄而滿空漸布漸斂復至一點則入此池常聞徑山龍以山讓國一爲道場而退居東天目當卽此處自此沿溪卽平溪菴故道過菴數十步湍流中數石纍起樹生石上雖小而奇申甫猖披先至余輩從之題云奇木石乃行里許一石斜當路子晉先登失脚幾墮厓底余輩俱按轡而過披草徑自高而下幾百餘武窮厓際爲工劒泉厓高二十仞水從上落臥石數尺如

檻當之湍流過其上如劒齒痕數十隱隱下注作回漩而去僧津津詫此爲最勝索余留題然視響鑪則下駟矣因題云羅漢泉石聲聞人證此爲極果安知菩薩界哉阮生云泝此而上爲下龍池甚勝乃從溪流亂石間取道二三十步而達余從阮生先登諸君以次至視上龍稍寬五之一而奇過之懸流下激作飛霧襲人因題飛霧二字石上池際石赤如硃砂厓壁峭立不可扳附僧欲自池左而還黑驢而余必欲一至

飛橋子晉再跌幾墮水中遂怯不進余甚奮從
阮生覓路一二處稍險比至飛橋僅一石橫據
厓際無險亦無奇無何申甫亦至飛橋與臨流
亭相對向坐亭上見素練蜿蜒而出者卽過飛
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子晉季象坐大石上
欲詭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露過所題奇木
石處語二君飛橋當遠讓此然非親到終不斷
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憩平溪僧進
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麵甚佳返昭明寺日

正中季象云兩天目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
之鴈蕩兼泉石之勝余曰君至鴈蕩否曰未嘗
至以圖知之余曰非鴈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
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絕頂而下至小仙峰分爲
二其左出者滙爲上下龍池白龍池王劒泉而
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經垂虹橋至臨流亭
之下兩泉合而滙爲蛟龍池右短左長勝俱在
左遊人至東目卽大仙峰罕有登者況響鑪龍
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

但至廳堂至于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麤醜奴婢階前屋後物何足比數而傖父眼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家厠而曰誤入卿內良可笑也前此遊客無論伯遠業同來而不能待空手而歸耳五宿昭明寺三日阻雨霧半日而遍諸勝惟蛟龍池不及到可以意得觀止矣而西目之勝遂勃勃意中僧固留不得薄暮下山阮生源上人送至臨流亭而別覺甚依依遵大路而行倏忽且達晁暮雲英英起於山下而峰頂歷歷可辨此景亦足稱奇既下山麓慧上人者導從小路里許至昭明菴宿焉五日供具頗累寺僧僧貧甚有瘠田荒山若干畝不足自給而任糧里之役及賓旅掛搭之費近復以茶受縣官徵索苦不可言償之金堅不受所產茶亦佳而不善炒製色味遂減筍亦佳烹之必入油醋遂不可食季象染腹苦之尤甚寺不設酒供子晉申甫自命酒人旦夕不能缺賴西墅主人肩致幸不乏絕此行伴

侶俱翩翩才情無一俗物子晉申甫酒癖季象
香癖茶癖子晉亦有之而未成癖三人者俱嗜
一木一石之奇以爲珍玩遍山搜抉九節蘭小
松映山紅等物得之驚呼誇詫相奪以爲笑自
臨安至東目廳事前必設一榻几飲客必用漿
水酒味濃甘令人嘔逆客將去始進老酒謂之
催客酒賤青菜不入羹浴厠必共室爇行勞倦
勢不免浴無奈掩鼻何浴罷進一二酌申甫子
晉屢浮大白與季象俱就寢余獨秉燭鍵關追

憶五日踪跡而書之謂東目之勝觀止已矣丁
亥四月初三夜記

初四日早發老僧道云大路至雙清莊甚遠乃
取間道子晉甚難之南渡包嶺甚陡峻數十步
一憩十餘憩再渡一嶺視包嶺稍夷新竹數百
竿掩映村舍休樹下令老僧乞茶入門見處女
而返（其家母女共居母出遂不得茶）子晉欲自乞余彌阻尼止之遂行數折
而下徑甚艱澁見溪流從亂石中出甚闊諸君
子未免從蒼頭肩負而余獨蹇裳溪從西天目

來爲萬水之門戶滙爲塘子潭深不可測土人云以舫餘線墮石探之線盡而不可極溪身曲折如盤蛇後復一再渡石可受足不至濡濕自早發至涉溪始及半路然已不下十里餘矣前見民居數十家爲街前村一石突立水口頗似灩澦因以孤根題之併識姓名年月自此而前路俱坦夷老僧覓沽一壺坐水碓旁一吸而盡余已沾醉過朱陀嶺嶺出銀鑛坦而長闊五里始盡有亭跨澗所謂華橋華亭竹樹陰森亂石

林立四面峰翠欲滴憩久之約二里許至頂過嶺復二里許有亭少進爲七星石禪居鱗次約百餘椽爲雙清莊一曰浮玉禪林浮玉天目別名也主僧欵接甚恭其後有太子菴洗眼池昭明於東目洗眼開其一於此復開其一故云雙清樓閣相望而俱爲諸阮讀書余輩臥榻所頗不稱邂逅三阮以所編天目誌見遺雖無倫序而事跡頗悉初五早發雙清迎溪流覓路而上怪石如星如雲以千萬數碁置溪中歷五亭至

千丈巖禮高峰塔初過第二亭見一石立響水中舊名響水巖水激石下如沸題曰谷雲第三亭踰小橋曰半山橋古栢下仰望石壁奇峭意頗飛動僧指云此卽立玉亭後爲西方菴在東目時申甫云西目奇甚類吳山紫陽面目而巨至此嘆賞以爲知言僧指一徑曰東塢菴不及到道右大石上下各一曰觀音巖第四亭名眠牛亭後大石曰眠牛石相傳高峰過此聞牛鳴而住故云然牛鳴自住何云眠牛也與眠牛相

望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曰半面雲過此蒼松數株枝幹奇古有大杉絜之得六圍蔭映道左異香撲鼻再越一亭尋石蹬而下卽獅子巖也舊爲張公洞下臨絕壑高峰祖師於此參雪巖欽後結死關於此今塔全身號開山塔院有僧居之懸厓置屋層累而上大是佳境遂爲旅次矣禮塔後穿僧厨而西爲張公舍石巖飛空橫覆數十丈可藏千人自此而上有地一二畝甚平衍可以築菴卽獅子巖

頂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筍凌空倚立曰玉柱峰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眺江豈前身猿猱耶進之爲普同塔有大杉四圍外爲眞氣洞冬月有氣一縷從其中出又進之稍北爲中峰塔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藏燬于火今重建而塔尚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四圍又東爲斷厓塔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扁曰人世蓬萊亟命以大雄寶殿易之又東爲幻住菴中

峰住處皆以幻名占地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亂石如笋離立絕壑大類馬鬣鼠因題之曰馬鬣雲卽中峰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右畔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菴一徑如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菴僧無窮無涯曾事遍容和尚持水齋三年影不出山亦高行沙門也四面俱奇峰峭壁夐絕人境後一峰卓起者題曰險絕前一峰瓏空俯瞰者題曰懸厓撒手乃從龍門取路而返龍門者兩山對

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至龍門怪石如籜如獸如劒戟者林林千指奇松如畫者無算先過第四亭時見四松以爲希有至此恍然失矣既至千丈巖初月娟娟已宿巖際粥後從諸君子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月行百餘武乃知其誤歸而倚檻西望月尚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菴著衣亭亭結構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其前平地數丈有高麗僧眞際髮塔際初名版的達叅中峰落髮此其藏髮處也先時大殿在此殿

移後乃建亭尋路從斷厓塔院而北三里見大石卓立如屏橫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而不仆眞奇觀也再上二三里卽爲絕頂雲氣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笋成林或立或臥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強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菴者一石橫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出者無筭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板最

奇自峰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
跡僧業欲至其處中火勉從之行既至惟俗屋
數楹而已飯畢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頑行四
五里俱髡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遙見山園叢
樹如簇即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蓋
西峰最奇爲千丈巖西方菴玉立亭競爽爭妍
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
舉止羞澁不足觀矣日晡歸千丈巖小憩復同
子晉從張公巖覓路探象鼻峰之奇峰處懸厓

間非樵採不至遊客縣望而已余與子晉披棘
捫樹而登之晏坐頃許申甫自上相呼聞下應
了不知所在久之乃悟竟不能從也乃索筆題
幽占堆雲處於石已余自上返而子晉貪奇復
前直至象鼻陡絕處久憩而下薄暮高百三十
六丈送酒肴及米至足爲山中數日之資亦一
快也初七日自巖右覓路至活埋菴俯視象鼻
青松夾道北望千丈巖層閣嘯空高映眉睫菴
爲中峰晏坐處相對香爐峰東暉上人居之不

善結屋窓牖阨塞頗損眞境然欵客甚篤香爐
峰頗饒奇松怪石從菴左覓路登之乃爲三峰
其平處可以築亭其勝亦千丈巖伯仲也是日
雨坐飛雲閣遠眺烟雲四合時露嵐麓班班如
浪大是奇觀初八日醒時窓隙見白光晃耀疑
爲雪起披衣推窓視之則雲氣也漫漫蔽空如
初開皺狀咫尺巖阿化爲烏有儼然白銀世界
忽時明露峰尖遠翠可挹乍開乍合乍凝乍飛
倏忽萬狀信非化工不能爲也是日雨至晚欲

霽雲竇中微見帝青鬱藍遠峰挾斷雲一抹如
紫磨金自南迤東冉冉而上天際復現彩虹數
尺旣滅復現奇雲如赤珠砂班俯視峰巒歷歷
如白玉盤中疊翡翠狀近一峰獨作嫩綠白雲
如堆乍小乍大閃爍點綴爭奇鬬巧應接不暇
此生平第一佳觀也夜復雨
初九日竟日雨不辨山色眞實居士自東西天
目返臨安之西墅且理策向徑山而主人固留
之又爲褚明府所物色遂以五宿了酒肉債稍

快意者竹林橋明月耳十六日戒行與周生申甫樂生子晉陳生季象俱二十里至高陸飯於鄭氏主人母家也又十餘里至山麓乃舍車而步踰風篁嶺遙見浮屠卓立雲際乍隱乍見役人曰此徑山塔也盤屈而上凡數里地忽平竹樹甚茂二百步許得僧屋如魚鱗焉僧人迎余因道至寺五峰離立如攢手指而寺藏其中平衍深窅下望不可見舊爲龍湫浩汗莫測國一以聖師記止此一老翁合掌曰吾龍也願以此

地延師而退居東天目但留一竇歲以出入可耳忽不見遂爲平地因建道場今庭左一竇是也因入殿禮佛殿左右各二厨貯南本大藏而元本舊藏業已毀廢僅存其五之一爲二厨貯殿後僧指此處進士所手理葢長孺也又戒余此布石處下爲藏經埋之以鎮壓龍湫者余遂巡避之余問國一而下祖塔所在有湮沒不能辨認者乃道余循寺右而行至一處扁曰玅喜菴爲宋孝宗御書內龕大慧像後爲骨塔余合

掌禮訖乃至僧房憩息主僧爲嘉善之風涇人年八十七耳聾不解應對而和氣可掬所居樓亦爽塏子晉季象以倦求臥俄酣熟撼之不動僧方理厨餌而日尚未晡余奮欲登凌霄峰凌霄峰者山之絶頂余嘗聞密藏師兄欲掩關其上知爲勝處問其途僅三四里但險側不易行余謂申甫曰吾獨一試之卽佳君與陳樂晨往可也申甫不可兩人者從三僧三蒼頭自山南覓路繞山屈曲而行乍夷乍險路且半復行叢篠中或欹側不受趾百折而達峰頂頂爲二峰中有平地數丈茅屋數椽一僧居之延余入坐余欲窮最高處不暇顧也乃覓草徑而上復行百許步乃爲絶頂萬山隱隱東天目騰舞而來余彷彿見之申甫指東天目近處有峰如雲影而銳爲西天目余則不能見也羣山蜿蜒自西而東者幾數十百支或偃或起或斷或連明滅於烟靄間而不可數隱約虛無中意想錢江海門烟火城郭蓋氣清目朗庶幾得之而非余境

界也此峰凡五降爲丈人峰寺之主山徘徊瞻望久之乃返憩菴所叩其僧知爲蜀人今歲始至曾於月亭法師會下聽華嚴大鈔餘非所及一僧云登峰有二徑頃所由爲南道北道由菖蒲田而下最夷穩從之行二里至傳衣菴月亭法師所搆其後爲萬松塔月亭師也憩久之乃從菖蒲田繞鵬搏峰之後入竹徑中蒼翠掩映里許而還宿處則主僧設湯浴晚餌待久矣因誇凌霄之勝於二君而申甫亦小倦偃臥濟勝

之具余可以驕人矣十七早自殿右覓路禮國一像喝石巖在焉初爲石屏國一常憩息處從慧者神僧也謁國一願落髮爲法門解厄問所習云持俱胝神咒最驗試之喝石忽離立分爲三遂至京師與道士步刀梯而勝法門賴之蓋大悲化身也尋東徑而上有土阜隆然曰靈雞冢國一時聽法雞也不食生類比趾召哀鳴三日而死又上爲端元叟放生池其右約元叟寂照堂塔在其上規制甚麗登之南望蒼翠披

露扈以烟雲甚可潞目元叟生于元季即楚石琦師嗣法師有元人碑八分書甚工惜燬於火作龜折狀欲崩未崩叩他師埋骨處僧語支離不復可踪矣傷哉再至大殿禮佛登鐘樓撞鐘數下聲殷殷甚巨當聞二十里早飯畢寺左下山竹樹夾道殊勝昨路行數里至山麓登小輿循澗而行水碓鱗次聲如雷霆兩山迴合似無路可出繞百折而始開忽焉入村忽焉繞溪忽焉田塍忽焉林阜千態萬狀二十里而至常樂殿若寺過中又二十里至餘杭令楊君邀余舍公館余不可乃之法喜寺寺僧知客者方張樂賽神却客不納余目其醉態不與言引避他僧舍俄而令君至余待公服不時出迎良久始得備賓主禮令君出三博士復來次第報之宿郭外任氏申甫親也其居湫隘近市勉而就之待晨爲洞霄行矣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西山看梅記

武林梅花最盛者法華山上下十里如雪其次西山西山數何氏園園去橫春橋甚近梅數百樹根榦俱奇古余所最喜遊必至焉庚寅正月姻家包君至偶舉似之奮欲往約十八日行風雨無阻而婦翁以包君故治具相待於金沙灘

僧舍戒雨具行果雨尋下雪雪又甚至何園僧出應門則自靈峰移居者梅尚含蓋放者十二三燦然雪中香氣微馥乃班坐命酒同行來生道之方戒飲而喜人飲遂與包君角戲會僧進茶具有陳餅八枚曰願以此物代酒負卽噉一枚雖互有勝負而道之噉三餅幾欲嘔衆爲大噱夜宿上天竺長生房厥明四山戴雪如萬玉峰清寒撲面近地有大梅二株可合抱開亦未半徘徊其下久之而出一路溪流潺湲聲如戛

瑟然不能如昨暮之壯矣是遊也包國子世臣來文學斯行驥兒侍返於金沙僧舍者楊大行應時返於何園者余婦翁呼而不入者余壻周孝廉紹祚也去歲何園看梅亦正月十八日其日晴兩兒俱侍因并記之作記之日遊之後三日也眞實居士燈下戲筆

法華山看梅遂至西溪記

西山看梅後數日始晴暖遂鼓興往法華山屬婦翁展墓龍居乃與道之驥兒同行步至松毛

塲從舟而西先時水涸不通舟十五月矣舟小如芥受四人一奴一舟子溪水清明可鑒行十五里登岈趾目所向無非梅花帶以清流怒湍修篁灌木村舍鷄犬使人意消累釋愁三方廟村民以祠方神者而僧居之傍爲佛宇小樓予三四年前一至彷彿記憶留茶欵坐之僧當時垂髮童也際廟梅花最佳處自登岈距龍居約三四里會心處輒休休輒不能舍去凡六七休而至拜謁沈太公墓午飯於村民蔣老家予有

梅園二畝在塢口溪流環之頗堪卜築道之甚樂之塢中梅華遜塢外而溪聲如一遂與道之驥子步至西溪麟上人出迎茶餉甚佳麟居白雲流水其西十數武即予山庄有竹有茶有泉大堪栽梅而有待時已薄暮返宿麟上人居婦翁已如約至西溪予熟遊所謂司空見慣而道之驥子頗爲尤物所動歡喜不休遂欲讀書於此驥方新婚溺於燕婉且與道之共憂之能以泉石息肩尤可喜也

靈谷寺東探梅記

留都惟靈谷寺東有數里梅花歲前與張端叔中丞陸敬承祭酒張膚甫儀部有探梅之約又約于中甫比部愆期者再中甫業先行連朝陰雨昨復雪此日臥內侍兒報新晴遂蹶然起積雪皎然高興勃發亟捉筆報三君子各持一榼一壺余先行驥兒從出朝陽門羣山如玉清輝敞野越靈谷而東二里許北行百步達梅花下花放者已十三四衝泥縱觀萬樹彌望徘徊久之乃覓支逕底靈谷約三里輿步各半俱行長松下既至上殿禮佛次禮寶公塔命驥兒一登余坐塏下頃之膚甫至同往方丈憩左室各進數酌而敬承至遂令驥兒先歸久之端叔亦至敬承端叔各先看梅而覓支逕底寺與余同獨膚甫尚欠一往耳飯罷膚甫端叔對奕數局步出寺前登松堤呼酒各進數酌膚甫以看梅別去而余三人方車入城萬曆廿二年甲午之正月初三日也

白嶽記

白嶽卽齊雲巖在休寧東南四十里相傳玄君現凡夫身修眞其處飛昇後百鳥銜泥以成聖像今殿中像是也像將成缺數指爲人冲破續之必脫聖殿甚莊嚴世皇時所建余以萬曆辛巳秋冬間爲先人祝禧至自麓登山凡歷十亭至天門天門兩石下離上合如門當門有古柟一樹甚奇嗣聞其枯不知以何年榮秀如昨再進石巖橫覆有深一二丈者珍珠簾更奇蓋上有源泉縣空噴下如簾故名映日尤玅今皆爲俗人置屋塞之碑石相接惡詩充滿天巧損矣羽流廬于殿右相次如閻閣前者余至曾于健作令羽流聞先聲吹步虛迎至山半今但茶迎天門而已殿北向坐山正方如負扆鍾鼓輔之而鍾稍高其外左獅右象香爐一峰居前如削不可登惟一道人上下捷如猿子日不失然香期香爐峰斷而起其後岡有三古松一矮而奇殿門外稍左馮石欄可望百里外黃山左行百

步有捨身崖下臨百尺羽流云數有癡男子捨
身於此蓋捨身亦棄俗之義安得錯解更左有
飛雨巖與珍珠簾略同亦實之以屋其下即無
量壽宮中肖接引彌陀左右觀音大勢至汪司
馬所倡建相傳玄君即無量壽化身也又左里
許爲文昌閣正對五老峰峰如仙掌五指離立
白嶽諸石橫文相疊色亦枯燥惟五老戴蘚而
潤余蓋三宿閣中五老之左爲獨聳峰登之徑
險而無奇上有米穀其間累甓爲門曰西關此
往石橋道也相去廿餘里似天門而大五之下
可坐數十人余嘗一至鵝兒鼓興欲往余以不
及往返止之茲遊以二月廿九日登山晦日謁
帝歷諸勝至文昌閣西關而止俗傳三月三日
爲玄君降凡日遠近進香者填塞道廬連三日
延弋陽梨園演戲娛神雜猥可厭余故避之以
朔日下山未過望仙亭迂道訪申清虛于翠微
天一茅室耳潘景升稱其奇曾注陰符老子有
玄致先見訪寓廬故荅其意其右道宮甚華整

則清虛之友黃無心捨財所緣也既下山郡丞凌元孚自黟縣視篆歸邂逅旅館元孚名登名余庚午鄉同籍從遊者次兒鵷雛友人潘景升金太初黃問琛也景升詩名天下與余唱和古近若干首太初名相善觀象望氣問琛名敦南曲爲江南絕技乙巳三月晦日宿黃山湯寺記

黃山記

余辛巳遊新安以不及到黃山爲恨懷之廿五年茲當首議以三月十二日自巖鎭如溪南館于吳太學用卿之上村草堂而吳中舍百昌兄弟業于黃山親黨相次百昌之弟民望余南雍生徒百昌推及願爲地主給余黃山供連雨未果晴又以事奪廿一日冒雨西北行進路五里即入山溪葱蒨間化城足樂而況寶所蓋黃山本稱黟山而附會黃帝仙踪改稱黃山則始李唐或云唐有隱士黃姓者居此得名代久傳譌遂無確辨名峰三十六谿稱之盤礴徽寧池三郡五百里脈自三天子障或云雲門峰爲中幹

實留都兩天目之祖或云留都兩天目俱發三
天子障而非黃山事缺躬歷聞舛異同不敢臆
斷雲門者兩山如門雲通其中俗名剪刀峰百
里外即可望間翳于雨氣諸峰惟天都最高潘
景升常登鉢盂峰僅及其麓遊客無敢登者次
煉丹峰坐湯寺紫玉軒雙峰如丫卓立雲際者
是其峰僻在海子最近蓮華峰脉所從來前引
海門至此黃山之勝便如引鏡照面堂奧畢陳
余故急海子前此閉塞近有五六草菴問途東

徑通丞相原西徑通湯嶺至白雲菴而半徑最
陡削微級沙石間布鞋竹杖兩壯夫推挽始克
進步余從西徑既至白雲菴則羣峰數十排筍
雲際使人驚心動魄以廿六日宿菴中次日微
雨行十餘里至海子升九降一難於天門九重
汪文學濤延居草菴余名之海潮因書十菴名
俱蒙海字以待其足是日日未晡且晴余以倦
臥鵝兒從景升申清虛僧印我先登歷覽過文
臣峰返而誇語奇勝余悔不賈勇次日雨作日

中而開余挈杖先登衆從之遂登煉丹峰初尚霧漸上漸開隨目所及遠近紫翠畢露從登者余兒鵬雛鄭翰卿黃問琛丁南羽謝伯貞也而景升從清虛別詣煉丹臺不至自峰頂視北一峰玲瓏蒼翠類大士所坐海山與南羽鵬兒就之遠勝近劣歸途迷入密菁里許而出既達原路諸君子與景升清虛業分踞海門諸峰其稍南一峰尤奇爲鄭翰卿所踞上有修石如筍卓峰端十丈許而下斷如一線呼之飛來石磐石

承之景升清虛先上鵬兒僧印我繼之餘不能從自飛來石循徑而北爲石筍岡翠微寺松谷菴海門凡五六峰離立如巨靈斧擘從斷處下窺不測其外諸峰眩怪逞奇起伏縱橫以千百數而玲瓏如一龍窟在其下謝伯貞云先遊者二僕夫戲攔大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雹伏地一時許而免自煉丹峰歷海門直見九華大江四面通望不減千里山產矮松高者不過丈許頂俱如蓋其當煉丹海門尤多而奇好事者購

之以充盆景八百計取市活者頗難托根深山而不免自賊例之直伐甘竭爲落嗟久之下山霧合如故夜深雷雨大至山谷震動臥處頗漏恐其逐風雨去豈亦僕夫投石驚龍致然歟次日阻雨諸君子分處三菴咫尺不能往來下午景升清虛見訪始見其所注陰符右道左術可稱篤論次日晴從東徑下山始達嶺西望白雲彌滿山谷一山映朝暾峰端忽變金色大奇徘徊久之廻下路出谷中級石細步屧頓而憩已得大石引諸君子坐其上問琴唱曲與縣泉百丈聲相和行未半前有岐而惑見急足持書至則方伯文明府牘也賴其指迷以出丞相原然愈下愈艱矣丞相原不知何以得名兩山豁開中饒林木附近數里山花紅白如繡相傳爲虎穴景升舊館在焉謝在杭嘗信宿其處益遊人多集湯寺或能至丞相原非怠形好奇者不克到海子景升云近有九龍潭最奇上如甕口下深不測龍潜其中凡九久旱則下鐵牌雨立應

余與鵬兒既從輿隔山遥觀但如曳匹練耳謝伯貞别於苦竹溪下山約五十里還湯寺余父子有輿先至諸君步行後之景升最後黄山一丘一壑足奴視白嶽其佳處不可縷數余所戀戀者海子湯泉耳先後凡四宿湯寺六浴湯泉三宿海子湯泉天下頗多俱以硫黄白礬爲根此源硃砂氣味香美解劬蠲疾是役也凡十二日往返僅得二日半晴而諸勝遍歷可謂幸矣惟斷乃成信然其從遊者黄問琴自武林潘景升自嚴鎮白嶽且有贊遊之功鄭翰卿自溪南不期而從待于湯寺者丁南羽與其叔貞白景升子弼予期而不從者汪仲嘉從自溪南而返于徠中者吴用卿别於湯寺者丁貞白潘爾尚從自湯寺者僧本竺來慎得並書云乙巳夏四月朔記于湯寺紫玉軒

遊金山記

金山在大江中不能三十仞中藏寺上有浮屠兩岸烟火相望與焦山北固稱京口三山渡者

望之培塿耳而遠近異勢峰巒互變隨波濤上下唐以來題咏甚多惟稱張祐塔影鍾聲句他俱可芟山傍小峰離立或名郭璞墓或名善才石際郭璞墓水最洑下有甘泉汲者截竹爲筒去上下得泉陸羽所稱楊子江心水爲第一泉者是舊有標識僧病其艱取去之指井當之大不稱世無陸公誰辨泉品噫豈獨泉哉宋時佛印元公住持此山蘇子瞻往來參扣爲不能酬四大作禪牀輸却玉帶鎮山金兀术兵過失去

韓蘄王料兀术必過金山伏兵龍王廟兀术果與數騎至廟兵誤先出兀术墜馬躍上得脫去余每徘徊不能捨去本朝景泰間北藏板始完印賜三山百年來獨金山藏缺失數少余萬曆庚辰侍先封君過三山遍得隨喜而金山果沙彌者發心寫補并新藏殿許爲匡護因極力從吏之壬午補官復侍先君遊自癸未遭艱甲午自留翰內轉戊戌解南司成歸俱從大江俱不及登金山而果上人音耗不絕今歲乙巳冬十

一月余出吊江都李氏而返汝唐客部見送方候啓閘因約遊金山既至僧來迎迓時果上人已稱耆舊趨而前云補藏與藏殿兩緣俱幸畢事專俟公作記耳僧虛舟延至水月樓已迫宵色客部倦坐余洎諸客從果上人禮藏殿讚嘆久之索額題之曰龍宮寶藏殿之左曰淨業菴其左一室果掩關寫經處承檐修竹十數竿不礙眺望菴之右爲德雲樓樓下址連玅高臺臺自佛印時得名坡公嘗登此暮不及竟覽歸飲水月樓更之江月肴兼葷素肴及名酒客部所攜葢客部不耐素云客吳人二陸合奏絲竹甚佳惜不能和佳曲耳客部宿江月而余宿淨業與胡仲修沈伯宏俱其明日早登吞海亭昔遊亭圮後重修亭直海門一望森渺亭在浮屠前更上爲絕頂留雲亭亭後餘址尚堪他構爲叢所有由吞海亭覓徑而下至海天閣更前則僧虛谷者建一樓面西中有大士頗廠堪眺上游諸勝樓北置梯梯東一禪房甚幽可臥坐樓中

久之濤聲清耳字之梵音閣又僧持心者稱余舊居停延坐其樓亦南向左塞右通客部字之無礙樓又出詩冊見示中多閩士詩陳肅翁師公衡儀部曹能始俱有詩追念公衡不覺泫然僧太虛設早齋其樓樓面北登之寒威偪體下徙始安樓左一堂尸祝李汝培中丞以魯中涓配蓋位可左右客笑中丞得左當是假靈吾輩耳汝唐亦胡盧不已過中淨業菴留連德雲樓砂高臺見一官鴈在江中流欲向京口四漁舟帶纜或疑余舟又有疑其非者已從汝唐及客隨喜無梁殿繡頭所居繡頭者山東人居此三十餘年昔嘗一見勸余勿絕仕進今歲九月又訪余西湖其人蓋修習華嚴法界觀者誤傳未返迺從關中相見欲留余宿以戒舟江北辭之遂與汝唐諸客別于瓜洲登輿踪余舟至閘則午前已渡江砂高臺所見良是復覓渡之金山晤二客亦無耗久之老蒼頭至舟入京口故來相迎遂與二客共渡逆風到京口達舟昏黑矣

是遊也李客部爲政沈伯宏從吏余初無意也客部曰使金山帳望過門不入可乎余之過門不入屢矣豈敢重得罪于山靈旣至如久客乍返眷屬歡踴佛廬僧舍路逕參差半屬新治喜果上人寫藏緣就記諾未償又再晤繡頭三人俱老矣江中懸望不勝依依渡江之三日舟未至游墅二十里追憶爲記

醉石齋記

昔蘇長公以怪石充供餉佛印參寥則文石之

澀觚也余觀前後怪石供其文甚美然所稱怪石者則以餅餌易之齋安小兒當時良不之貴而石之可怪僅僅多紅黃白色其文如指上螺而止似亦非石品之上乃一被長公拈出隨流揚波至于今日遂爲書室淨几不可缺之物長公蓋作法于涼哉今六合山中所產絕奇好事者競出金錢購之而貧者日奔走以自給余至南都則聞程別駕克全所貯不貲請觀焉而克全欣然出其所有示余曰喜則取之不可則返

無傷也余以故得盡其意于石自甲午至今識彌精取彌寡計前後所蓄僅數十枚皆取其天機而略其玄黃牝牡乃所謂文如指上螺者則擲不顧恨不能起長公于九原與之品石耳然余之所謂佳衆俱不解卽克全亦不解惟長兒驥與余同意每得一枚則父子相賞怡怡終日矣今歲病後挈兩兒遊城南克全具鷄黍淹留竟日凡盆盎間物搜閱幾遍所僅取者不能數枚克全見訝又出其所寶若干大都求奇于人物仙釋余與兩兒更揶揄之同一嗜石而意匠相詭如此余謂克全好石月購而聚之不減富人之積金乃不自有而歸其精者于余視長公之不自有而以供佛印參寥者何異然而克全之所謂精者自在余未嘗奪之也仁智百姓之見亦何常耶何必余之是而克全之非耶克全所居之齋顏曰醉石嘗自爲賦而以記屬余克全爲人長者愼于取與其廉聲在撫撫之人尸而祝之夫石堅貞而有文理君子比德焉宜其

醉也是通而不溺之謂也余斤斤置辨明已之是張人之非余則溺矣是爲記

拓北麓前庭及建東隅精舍記

自鍾山而西岡阜相接至覆舟而斷再起爲鷄籠其陽國學在焉山有晉四陵本朝置廟祀歷代帝王開國功臣及有名祀典者廟凡十俗呼十廟山而兩司成公廨最相附近東廨大司成所居最勝處曰北麓草堂前大司成海虞趙公所建前堂後室余公餘退息其中前庭可望山色寬不盈二十肘余徙廓其半則盡收前山之勝鷄鳴浮屠隱約雲際岡松歷歷與金碧上下晨昏變幻晴雨皆宜至于霧朝雲日濃淡有無之間尤爲奇絕蓋自前庭廓而北麓增勝焉然最宜晚春早秋北麓之東有隙地從廣不足五十肘其地特勝視北麓西蔽三之一東開三之二於是決策召梓人規其費不滿三十千乃拆東披半間拓其半南向爲室廣十二肘深倍之前啓六小窓檻令齊几曰東隅精舍少而學如

日始東不自努力而迫桑榆燈燭之光其與幾何題曰東隅表其處且識戒也東隅之左續之以軒深入肘廣如東隅之深以資游息扁曰名理北達牖南啓四窓東則半壁短窓十二窓牖齊諮則樹石殿閣之勝畢入几席而又可以避寒暑風日之酷視北麓不啻過焉然材木小者拱大僅倍之塼不足佐以土堳壁及承塵蓬蓧而褚表百爲苟簡其費已踰三十千矣蓋舉事之難如此因紀其月日示後來者

新拓廣庭可見鍾山及冠松齋記

東隅精舍既成以居塾師錢麟仲而幼子辟邪鴉孫延年受業焉名理軒則爲師生宴集之所而余館北麓後寢自若丁酉冬麟仲告歸余始易處其中而遞張名人畫於軒與二三相知共鑪香茗椀之樂新正二日汪仲嘉來相從遊行偶啓東窓翠色隱隱撩人諦視則鍾山頂也乃大喜幾失此君立命撤去廬棚而受山益多然東隣屋角未免障望召而好言安慰令析去而

酬以直其人唯唯遂弁東南之敗屋東之女牆盡空之以爲廣庭不但鍾山半落凡席而兩兒書齋啓北墉則鷄鳴浮屠岡松歷歷爛然橫陳乃擴牖去壁置長短窓八而外爲蘆軒二楹甃地設欄中庭捕籬附以雜卉庭外持桃李梅杏諸嘉木凡數十株以次放花互色照耀而余精舍則盡南垣爲庭庭際植竹東限以籬籬內外夾樹青桐二啓竹扉則一徑達兩兒書齋矣驥兒請曰此旣佳景何可無佳額余思之不得一日面岡松恍然得之名之曰冠松取陶令青松冠巖列句也而改名理軒曰遠岫取玄暉窓中列遠岫句也遠岫東西稍逼不堪消夏乃通精舍之南半與軒爲一以紗窓四隔其後爲小室中設木榻而遠岫益勝夫遠則鍾山近則岡松俱常在不去之物吾有取焉至于花卉盈庭榮枯開落未免隨時姑舍是已久之夏木漸繁鍾山稍蔽而前垣南際宿楮二章布葉干霄卽岡松亦虧其三之二乃余適以人言屏居待罪迹

頗似之旦晚放歸所謂詢美而非吾土者也遂援筆爲記記之日戊戌孟秋壬子也

遊牛首記

牛首山遠望雙峰插天而中窪如形家所云誥軸形而左峰稍昂王茂弘謂之天闕是也返自棲霞連雨不止九夜星斗爛然次日晴移書敬承當以明日遊書且緘而敬承書至已出門相待於報恩矣余念朔日當謁土地祠未果即行移書趨徐茂吳陪敬承先行而余以明日從之已敬承復遣報恩僧相趣遂集輿人行出門時日過中矣出聚寶門過報恩詢敬承云與長公子同行此時當至山矣報謁程別駕新德遂易衣而行數里出鳳臺門行岡阜間十五里見有山隆然云此韓熙王葬處也沿山行又十五里盤旋曲折薄暮始達牛首時微雨逕未甚濕將至三門松逕鬱然輿人指南山爲獻花巖去尚數里又數里爲祖堂俱在十里內入門見石磴甚高僧云此名白雲梯約百餘磴升十餘級其

右僧舍敬承所寓余云且先禮佛遂盡石磴又歷石磴十餘級始及大殿余叩僧自此至巔幾何僧云里許余奮而往路平城相半僧云有辟支佛塔有捨身巖皆不及觀遂達巔頂葢左峰也雲氣與冥色相雜四望不能了了西望長江隱隱如疋練東則俯視方山北眺鍾山明滅雲氣間彷彿可認遂由舊徑下山與敬承相見已昏黑矣敬承登山時遠望見肩輿而來者知爲余余輿人亦云見山上有遊客必敬承也葢與余相去僅一時耳所宿僧舍窓外修竹萬竿雨聲颯颯燈下敬承父子與余三人相對而飯伊蒲大是蕭瑟視樓霞歌吹館飣數百人雜沓清濁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夜半雨止聞風聲振號林谷間初一日早起大風未息促敬承起僧進點心畢再歷百丈梯觀唐時銀杏大三人圍餘僅四丈其木已折去古色自在殿右爲禪堂禪堂之左佛室東西與舍利塔相值閉門塔影與途中樹影俱倒掛供案衣上樹影復隨風飄動

不知何解殿左覓路陟捨身崖之左爲大悲閣閣後俱石壁有五百羅漢名碑可搨也其餘名跡有辟支佛塔文殊洞俱不及到既飯遂爲祖堂獻花岩之遊出三門右繞山而東南行松逕中里許盤山盡遂踰嶺復左繞山自後或行山腹或履山巔約行數里俱可望牛頭與人云此有二岐一達祖堂一達獻花岩獻花岩之下即還城路也乃先祖堂凡里許而至禮融禪師眞前殿亦塼甓所成謂之無梁殿規制視靈谷大殿損三之二徘徊久之乃復路登山至岐處稍東里許達獻花岩岩嵌空中肖悉達苦行像飛來兒孫耳岩右爲茅君祠折而上爲歸雲亭有尚書喬公宇前輩李公廷相題詩刻石在焉又折而上爲聳翠亭亭廢遺址猶存又折而上近絕頂矣以風大而還寺名華嚴僧舍有閣憑空而面松竹甚佳飯其中出三門僧引路俱行喬松間半里而盡遂登與前望有山蜿蜒而翠僧云此黔寧葬處嗣爵子若孫必歸葬于此欲一

到而未及也閱諸祖眞清涼觀國師天皇悟禪師五祖忍大師西天九祖佛馱跋陀師永嘉大師中峰本禪師中峰相甚豐滿右目上近眉處與目下各有一黑子與世所傳者不同疑諸祖俱得其眞以迫行僅索觀數幅而已至娘娘墳即昨日舊路矣娘娘者文廟妃也有中涓守墳門首大松數百引路昨敬承至中涓苦留啜麪今日將離牛首復送茶至路半至韓獻王墳會輿人當買點心乃與敬承步行引路栢盡得大門由右門入至饗堂門大杉四株周垣俱頹圮饗堂僅存一間左右俱圮朱碧狼籍墳屋尚無恙歲從陝右調一戶侯守之又有軍五十人自門而右塢中梅花十數株政開徘徊久之復步而出易衣報恩方丈而歸

遊攝山記

某月廿六日晴晨起爲攝山之遊驥子從行程康伯來馬將軍相待于太平門陸敬承已至易便服西行過太平堤里許爲中山王墓入門中

爲神道碑甚壯約高二丈餘龜趺隱形碑文朱善撰自饗堂右小門登王墓墓不封土人云細竹下即是從左出入觀饗堂中懸王神一幀貌甚慈豫豐滿秀眉細目無威武之狀堂前白松數章甚奇類昨所觀禁苑中物又里許爲岐陽王墓規制宏壯似遜中山右石馬一存其一當左者在蔓草間尚未畢工神道碑亦在左百步而亭已毀左有菴一僧居之中奉大士及嗣封臨淮侯祝神幀又步行數十武而南爲蔣侯廟呼輿而往廟在鍾山之陰山巔積雪尚有班駁未融者出路而西行十餘里始及姚坊門出佳棗處也主人治中火于此主人有吳客同行出門行數十武顧見一峰雲表甚秀輿人曰此攝山也沿山澗而行地亦平坦凡十餘里見兩山如門入此攝山漸近輿人與敬承輿人爭道疾行頃許即至上殿禮佛佛像頗壯麗至方丈稍憩馬將軍始至余先左行循崖梁入所鑿佛菩薩甚多然多毀缺補續頗不稱惟彌陀像一軀

約丈五六副以二大士完好生動其爲六朝名手無疑非人欲先飲留余與敬承欲先登山乃由左麓上山純石巉嵓數折已高入霄漢初就稍平鋪氈而坐主人呼酒童子歌吹頗亂松濤聲僧云再至爲紗帽峰當更往遂杖而往數十步得其處三石峰離立俱鑿嵓肖佛前有坦處可容數十人主人復呼酒至各酌數杯俄而驥子至蓋先登山而主人物色之來也久之僧欲引余輩歸方丈曰此上路澁敬承賈勇前余從之仰行石罅中至最高處僧曰此爲中峰以路艱客無至者余與敬承各踞坐佳石已而主人至復呼酒奏樂良久起敬承便登山巔去此可二里僧云小肩輿可達俟明晨爲妥從之遂覓路右繞至天開岩岩有舊人顯名甚多隱苔蘚間頗不易辨主人復呼酒共飲放火炮數十枚聲振林谷下里許爲觀音菴老法主所闢也周菴旁俱苔石羅列如龜如螺有徑丈而大者欲叩塔一申瞻禮僧云在山後頗遠乃拜之靈旌

此老屢折簡招余入山竟以十月化去余許爲作傳尚未酬也過白鹿泉般若臺臺有四十二章等經石刻俱名流所書歸方丈已暮矣主人置盛筵相欵勸飲甚力歌吹互作如此受用得無損清福乎余宿處與敬承前後驥子別宿觀音菴廿七日睡醒忽聞雨聲日旰不止起遂爲歸計飯而行大雄殿前銀杏二約四五圍僧云惟在左者結實殿側卽禪堂僧雲峰所營出寺門見羣山拱護甚密行十餘里見石馬或二或三臥田中形製生動有嘶風歷塊之勢定是六朝舊物敬承云人傳梁武帝陵或然也中火姚坊門自姚坊門至太平門十里夾道梅花正放數百樹而昨所見甚少豈意不存耶翠竹喬松於路不絕雨中色更滋茂尤可悅玩惜輿夫足力艱耳入城易冠服遂別馬將軍而歸

靜寄軒記

余油局橋新居其東偏割以居婦翁沈尚行先生又東爲園園有池池之西南矮屋三間婦翁

新搆前臨七梧桐綠陰覆屋六月無暑落成時桐花正放名曰桐花菴屋後開軒面圃大有野趣時與友人共文酒之樂所可恨者南隣屋角耳不盈歲而大風雨作一日斃梧桐六屬婦翁徙樓居奪後軒爲垣而桐花之勝盡損矣是時堪輿事罷而復起間以館江西地師楚音滿耳而文酒亦廢矣地故有幸不幸與今歲婦翁復拓桐花之左爲一室室後連二間爲軒窓臨東北二面既不見南隣屋角而高柳照暎尤宜月出園池之勝一覽收矣自春徂秋半歲始成土木僅數十工儉歲舉事故宜若此婦翁問名余名之曰靜寄取淵明詩靜寄東軒之意桐花衰而靜寄興豈亦有數與於是婦翁且滿六十庚寅十月朔爲覽揆之辰余方率老妻兩子若婦觴之更賀其始爲靜寄軒主人也先一日聲眞實居士記

知非菴記

璩伯玉五十而知非則聞道之始也高適五十

知作詩則學詩之始也朱買臣五十佩會稽太守章則宦達之始也宣尼五十知天命卒以學易則究竟學問之始也余自丙子歲知有向上一事時方廿九明年成進士入翰林自後居山林者七居仕路者三倏忽五十矣追憶廿年前公案如吞鈎之魚乍沉乍浮雖未離波際而終不可謂非吞鈎之魚有時掣斷鈎絲飛騰自在挾風雨游溟渤顧不快與乃不自肯更何待耶然則余之知非庶幾伯玉乎會武林清寧巷宅

起屋十數間初成有堂有軒有室堂之上爲樓樓之左少前爲閣而樓之右面西山爲三層小樓各有名總名之曰知非菴以朝夕觀而警焉且以自壽也伯玉于尼父師友之間由知非而知命學易亦自堂邀室云耳然則伯玉之知非余何敢當彼達夫顯以詩買臣顯以會稽章余請姑舍是焉萬曆丙申至前齋宿南國子公署記時年四十九

結廬孤山記

居士得地於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而面大湖地凡一牛鳴許登其顛如青虬偃臥鏡中羣山西來分而爲二層疊環繞又如百千姬姜整容待幸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峰與雉堞掩映相補足稱湖山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而遞至余余敢負諸迺以癸卯春仲就竹結廬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爲堂左右二室臥榻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啓北扉則巖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伐待其

生孫又持桐二於竹西稿其一甃其中丈許以容露坐則青山出於屋角高樹暎接使人意遠青巖居之前曰晚研堂徙舊而青黃之廣不盈廿肘縱半之庖湢附焉前亦爲廣庭持梅三其一幾稿而甦葢繞廬東南皆竹也而介於桑寺者利桑薄竹令瘠而生花余剋以湖淤今歲生孫特多翠色蕩衣裾又飽竹萌至今不盡竹之西南有桐一章大可合抱扶枝修榦能障夏日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王也大桐際池池不

能畝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數花結實芬馥撩人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顏之曰慧業菴吾廬不啻成已然坐晚研惟西南一隅受湖竹樹蒙密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規以山半起堂則如引鏡自照其面湖山全收矣迺括木兔參新舊材雜成之南窓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兩翼離爲曲室可通可蔽前甃石爲臺垣其左右其東磴而升上梁於去嘉平某日時積雪初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語但不如坡公繪雪耳又自臥樓三層附鬱金堂之右鷰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迺議毀徙之快雪堂西損爲二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啓北扉可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爲几案間一物陰晴寒暑朝夕變幻鞿舫往來青騅油壁乍盈乍虛皆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期起閣山顛撫青松坐危石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力未迨也姑俟之工始癸卯春仲落成於今歲甲

辰夏杪工費若干初余以空手課工費作自嘲詩有經營煩匠石力短欲何如之句水到渠成豈意有今日耶六月初九日眞實居士記於臥樓下之小軒小軒尚未名

孤山僕夫泉記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爲六一泉余得孤山于故人汪生因指示叢篠中小低窪處微水如沫而不易涸曰此一泉也眞實居士因手自搜滌命兩僮子運去亂礫幾數石許下至石底中深如釜而西界以石板東爲隣墻所壓南則土阜臨其上浮沙朽葉時復易零尚擬一整剔之水寒冽以烹粲煮鮮遠在湖水上而不堪入茗與金屑六一同一氣味但二泉俱在平地而此在丘嶺顛厓之間差爲勝耳參寥子有泉出講堂之下而名曰僕夫者此眞是矣此亦山中一快事因爲之記

乙巳十月出行記

先是幼子去邪以九月就婚包氏彌月當一視

之又同館江都李汝培中丞有外艱走其弟客部汝唐孝廉汝謙乞狀武林又茗溪凌玄房失母蔣宜人自臼下奉柩還聞計誼當赴吊初議冬日偕周本音胡仲修遊洞庭兩山會許裕甫以避生日至西湖業有定約畢遊即渡江恐冬月丹陽上下築壩遂定計先茗溪江都之吊而後兩山即迫歲暮俟明春未晚月之初八日北關登舟是日風雨大作且寒金壇王宇泰太史同于潤甫至武林相晤舟中得于褒甫書時太

史補吾邑初聞報出關十里宿謝村初九日寒如昨而雨衰過塘棲沈長君餉橘二品塘棲蜜橘最珍風味在閩產上今歲產少味少酸不如往年甘美晚宿語溪初十日晴午後至郡十一日雨過包氏新婦謁拜閨中十二日連雨十三日早雨旋止西北風發茗溪之棹停北郊時雲間二陳公以乞母夫人誌銘至宿王江涇十四日晴早易小舟如長蕩看婺女二甥并晤沈景倩是夜宿平望十五日至晟舍相傳爲唐李令

公駐師處凌閔二姓所居世爲姻戚而不免仳
妬十六日如凌氏弔蔣宜人之喪於別宅玄房
留飯見其女字次孫者晚設席相款族兄副憲
嗣音太學蒞初陪余之官南司成也副憲公爲
郎署而蒞初稱弟子憲副今官粤西以賀萬壽
事畢歸道粤西事頗詳夜深登舟忽上人兄過
約相待於南潯連夕月色佳甚轉憶西湖耳十
七日午前忽上人介見朱文台名國楨文寧太
史族弟尤孟弢亦出迎先晤於禪院後文台移

舟余舟數里同至忽上人禪居初未名余名之
曰且止忽上人以明日有白下之行附數字葛
祠部并付朱君金華司理書遂行未至平望十
里而宿十八日午後返郡索小輿入城訪賀伯
闇十九日姚叔祥介見江都李材官其得粤西
王羽卿總戎書即康季修主人并得季修書季
修以壬寅赴粤西幕而癸卯冬妖書獄起遂違
其難而達老訒卿罹禍本音幾在羅網訒卿亦
脫死人故有幸不幸哉廿日發江都之棹至王

江涇易舟看長蕩菱女宿平望廿一日過吳江訪周本音於湖田業從李客部兄弟於吳閶矣夜泊舟葑門廿二日遣人祝家河物色胡仲修而張士魯舟亦在舟至上新橋晤士魯仲修沈伯宏知以昨晚送李客部於澹墅本音同別去偕三君過寒山旭上人師徒出迎同步竹林留飯而別程光祿公衡謁余寒山伯宏約明日輕舟相追同往江都與士魯俱別去附周本音吳仲庚各數字解維遣奴從輕舟還故里送海鹽朱良叔先生沈壻孝升二書武塘二葉生書并致武林家信食物數色晚過澹墅主政劉元定兄訪舟中楚人尚書小魯之子以任子至郎署有詩名約歸途相款與胡仲修舊識宿關北舟中仲修夜酌廿三日早發過望亭而旦日西至無錫西關遣人物色戴翁二十年前談祿命於吳閶有驗余在南雍偕本音兄弟訪留署中多日索長安故人書去去即得意長安中又得長生之秘訣於近邊師曰陰梅松顧余舟中同

至惠山爲半日談自言少小好玄理七十餘師最後爲陰君其中予訣尤驗日坐空山中以醫爲令所役屢入署中即日欲閉戶行功憂法財耳勉余早修恐年至不及語甚苦余亦心動約歸途扣其秘訣薄暮以食品四色餉余別去在坐者仲修待伯宏不至取惠泉四甕宿惠山下

廿四日早行三十里而旦是日作李年伯狀途半伯宏至晚至毘陵狀脫稿伯宏仲修啜茶試新汲惠泉六七壺甚快廿五日早行三十里而旦擬雲間陳母沈宜人墓誌銘日中脫稿晚至丹陽伯宏仲修同晚酌啜茶二君明早先過江都附一使同行致李客部數字并狀草廿六日行二十里而起風甚逆早微寒加被起加衣晚至京口是日完華亭高太史誌銘宿諾兩年矣

廿七日渡江東風頗疾江波微作推窓回顧金焦北固與上游諸山翠色欲滴一飯頃至瓜州驛舍傍李汝培中丞汝唐客部汝謙孝廉相待

於津次過船叙飲夜半而別廿九日陰雨竟日
湯熙臺民部來吊奠李見衡年伯之喪送寓王
君燮宅君燮爲汝謙之倩汝培治酒相款同年
支汝賢陪宿君燮館初一日陰漸晴答拜湯民
部汝培留飯晚赴湯民部飲伯宏同席宿舟中
初二日拜朱郡公錦同鄉之餘姚人拜劉江都
是日不面返寓朱守公來報謁久之劉江都來
謁晚赴支汝賢席初三日訪張將軍國棟絶有
力殺人報父仇世稱張千斤者今春三月晤於
新安獻吉夢報謁年家二章生長宇大年知爲
文汝培設肉麪復置酒晚辭歸舟初四日揚守
朱君餉隼釋四部湯民部遣牌護送至閘汝培
兄弟設祖於南莊以軒名亭名堂聯請亭在高
臺之上前有池池中又架木作亭臺之東北有
清涼寺地甚夷曠臺後新竹軒前富牡丹芍
藥夜別汝培汝謙南莊汝唐以舟送二更復飲
汝唐舟初五日舟至二閘糧舟阻塞候開閘不
時汝唐邀別於瓜州酒肆胡沈及客客二三從

汝唐有金山之興伯宏復慫恿不已乃遣奴從舟取臥具至江干登舟興行濘中數百步許伯宏不良步復以輿迎之鼓棹半餉達金山日始晡初六日暮登京口舟胡沈別買一舟先行夜酌而別約仲修晤於澄墅伯宏晤於寒山初七日微雨作金壇王宇泰于中甫潤甫褒甫中甫叔元猛書又蔣墅賀知忍書遣奴子致之惟中甫或在吳中不付儀物索宇泰千金翼方新刻致王伯稺尊人涉令墓誌銘宿丹陽初八日西北風舟行甚速行三十里折葦竿時臥中驚而醒連日以目赤不閱書不作詩日暮至毘陵三十里而宿初九日汲惠泉十甕先存二甕宿無錫南關初十日大逆風舟行頗艱行三十里而起口西達澄墅晤伯宏仲修俞羨長晚劉元定設席舟中相款羨長仲修同席更餘過船啜茶胡沈看羨長舟中收羨長文選七百餘張先付繕寫銀十兩陸續付買板及寫刻四十六金矣宿楓橋十一日微雨同三君詣寒山寺旭師偶

出其徒留飯徘徊竹下久之而別舟次石灰橋候戴翁不至買物使至云城中有大雨而沿途甚微宿石灰橋西十二日仲修至與張士魯相繼偕仲修訪曹能始避近沈從先與能始約晚晤周本音中田廬本音亦以此晨別去江都劉明府使者追至得書傳言譚公亮在閶門欲相晤竟不至午前發舟士魯舟同發日晡至吳江士魯報吳仲庚出晤欲挽留入城不可物色沈少卿先期往曹村金氏矣仲修在余舟而其舟先發不知泊何所身往覓之余過士魯舟至中田廬風雪淒冷中晤本音本音抵家先我一餉許坐未久忽聞人聲胡仲修與曹能始至矣能始偕一閩客貌甚醜二更月下別本音從小舟至大舟夜且半矣十三日過平望從仲修舟過長溪看寡女既飯遂行王江涇過大舟夜達郡城十四日偕仲修飯於包宅去邪侍行宿拙園十五日始卸大舟十六日晨後從輕舟往埭溪胡仲修同行西北風大舟由皂林入路夜始至

芳薦卿近出始歸前月廿七日歸自京師坐書
室久之孝若至叙談更許宿薦卿齋十七日薦
卿孝若各設席相欵晤宣城沃生言堪輿者甚
取余家沙村先隴而非其穴云蒲天龍法上聚
令稍下不能領砂水余與定約廿二日待之砂
村更一商訂其夜仲修別入舟余宿孝若齋十
八日薦卿設早飯遂別夜返郡城蔡氏迎親船
未至二更過拙園十九日李玄白姚叔祥皃訪
葉氏二生乞墓誌既午爲長溪之行几軒太史

以次日寅時遷葬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贊

跋五日頭陀記後并贊

右五日頭陀記吾納友文所作文吳之洞庭山人舊字正宗住檇李故聰明英辨而握筆爲文非所習也一遇達觀師看破倩女離魂頌便知眉橫鼻直去年得同參密藏師兄書謂文爲藥汞銀見火則飛趣文亟隨老師了末後一著子

文且行就余言別留武林數日偶談及文字肯訣余曰知寫家書及上豆腐酒帳便知爲文文失笑曰然夫法法仍舊何有於文將心觅文愈巧愈離矣別後呈文數首五日頭陀記其一也信手拈來直截高妙超出筆墨蹊蹬雖文之遊戲三昧無所不宜而余之一語實有以發之余對朋徒時舉此話失利多矣賴文一雪快不可言乃作五日頭陀贊曰

爾五日頭陀者何人耶文公記之眞實居士贊之豈惟吾兩人將十方諸佛各于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莫輕是五日頭陀是眞精進是眞法供養如來是人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菩薩聲聞一切賢聖莫不歡喜贊歎其聲如雷金剛般若云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爲消亡而況聖賢出沒於生死海中不可以跡計而情量五日非速萬劫非長放刀獻珠無轉變相爾等衆生其亟念佛戒殺勉遵五日頭陀之教

以相見于極樂之鄉

五日頭陀記附

頭陀姓徐氏諱性容某縣人生而簡默淳厚無他行能每有青山白雲之思家貧無以自給總角依陸司空爲童子見沙門輒致敬司空獨異之人莫識者今年春幾月染嘔血病口氣常臭謝司空寄跡報本塔院從諸耆宿修淨業卽扈弱難支念佛不輟或謂病亟矣胡自苦如此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幾月病益沉綿一日頹禮

僧伽求薙度披袈裟端坐五晝夜水漿不入口有弟侍左右問欲何食曰欲得果食弟以果進嗽青梅四而謝其弟曰吾今日歸矣而善事二親若古之某某者其婦惑於巫言曰歸大早耶尚須三日曰去住由我由巫言乎婦人安有不祥之言哉一時緇素聞頭陀狀爭先問道但曰戒殺專持佛號而已其口氣所觸有花草香言畢入龕結金剛印趺坐而化其母摩頂至足徧身皆冷獨頂熱兩足底似水墨雲霞色司空爲

衆倡作禮一衆皆拜閉龕迎至某所先是霪雨爲災是日雨甚俄而開霽將舉火焚而龕門忽開頭陀屹然如故後火焰若鎔金而盡遂塔於小瀛州是夜里中人素持齋者咸夢頭陀示以戒殺專持佛號如生時語何其異歟詎其生于嘉靖戊午某月某日死于萬曆丁亥某月某日閱世三十年爲僧僅五日文嘗聞龍女獻珠疾證廣額放刀便休無他唯了知自心而已旣曰了知奚容間於毫髮哉頭陀不離俗而爲僧伽非久修而成聖果易口臭爲香明業感之不定起病骨而坐表情量之可違正所謂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者其唯自心焉文掛錫當湖知頭陀生平最悉輒述其梗槩以記之爲學佛者斬倫心之鎮鄒云萬曆丁亥七月廿八日南海沙門文和南記

讀晁無咎猪齒臼化佛贊

猪齒臼化佛贊宋濟北晁無咎先生所作在雞肋集六十九卷余甲申歲始得見之其文淋漓

恣肆如風鼓橐如水揚濤朗讀一過不覺毛豎皮栗汗出淚下即逞似達觀密藏二師俱踴躍贊歎屬余亟爲流通夫諸佛大悲心中平常遊戲而昧者不知目爲奇特無咎兄弟將錯就錯記之不已又從而贊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今此事此文傳播無已亦熱惱衆生頂門一針也無咎嘗參圓通覺海二士晚年又見楷老而東坡山谷俱爲師友故其見解卓絶如此至文章華妙又剩事耳因跋數語于後令好事者所在刋行之在具眼人必謂余畫蛇添足然亦諸佛悲心所許也萬曆戊子二月二日眞實居士合十書

猪齒白化佛贊附

猪齒白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喜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咋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白中得肉如拇色紺碧瑩白正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

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墮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

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御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

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現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廿七日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我崙山淨土菴募造大藏勸緣偈

世尊說甚深　十二脩多羅　天宮及海藏
靈文悉充滿　支那心量窄　不能廣受持
是故經論律　西來止少分　以較天龍宮
大海一消滴　聖代廣流通　兩京各鏤板
琅函及玉軸　妙樓閣莊嚴　剎剎勤頂禮
亦有緣未到　寂寞空山中　此方眞道場
峩崙銀色界　清涼洛伽三　普賢等住持
領三千大士　賢聖時往來　側塞虛空中
凡眼不能見　中有淨土菴　過去大智師

淨心所建立　一切莊嚴備　將欲迎大藏
嗣牽海上緣　此願未及償　良哉夜臺師
師門稱上足　抖擻精進光　夜行空山中
惡獸咸怖伏　是故名夜臺　女弟子如月
習定化諸有　憶師薙髮恩　同力酬前百
世間等空華　種種俱不實　眷屬及資財
芭蕉無有堅　若回心捨施　多寡隨自力
眞經六百函　一函文十卷　字字出金口
卷卷披佛心　福利無有邊　諸罪悉令滅
自造勸他造　轉轉相勸造　多分及少分
俱入大願海　直至于成佛　不出一刹那
眞實老居士　筆頭放光明　其光千萬丈
說此妙伽佗　普勸一切衆

讀鐵牌上人悟募興補陀道場十二大願文贊

鐵牌上人名定悟吳人也嘗禮普陀大士慨然以興修爲已任於五臺尊像前然指發十二大願云云鏤其文於鐵牌懸之頂以故人呼之鐵

牌余返自洞庭兩山暫憩寒山寺因友人戚生得見悟道容和粹頂項如山亟取鐵牌願文讀一過不覺慘然淚下是眞精進是眞法供養如來迺合十稽首爲之贊

佛說藥王品然身或一指宿障一時消況發眞實願願齊普賢等虛空無盡六種俱震動天龍淚如雨願護上善人願願得成就普陀白花巖紫竹林聖者萬衆日頂禮有如百川朝殿堂耀金碧刼火不能壞妙像千手眼量與鎭州等

龍藏賜上方寶閣金莊嚴賢聖僧雲集四事諸供養上人大願力一一皆擔荷如彼師子王而搏大香像神力本不欺有如殺一兎我今幸隨喜功德無有邊作此妙伽陀勸諸十方衆隨緣善喜捨功德等無邊從刼復至刼稱讚亦不盡

無錫保安寺重修穢跡金剛殿贊

近來法道陵夷魔外充斥剃染而明毀戒律寇冤而顯鄙倫常以盲引盲未得謂得作大妄語成一闡提每見如斯何止一數此非吾儕手中

麈尾所能撲滅未免思穢跡金剛王以寶杵鏖粉之耳錫山保安禪寺有穢跡殿塡廢已久沙門行固毅然以興復爲任今政是時眞實居士歡喜踴躍爲之贊曰

惟金剛王名曰穢跡輔佛護教威靈不測錫之保安有殿在焉昔爲金地今爲荒烟萬曆甲午再興之年惟僧行固願猛志專信施雲集寶坊赫然後五百歲魔強法弱如千鈞重引之一髮惟穢跡王有大威神摧伏魔外如風揚塵莫輕造殿有爲之功此殿一成魔殿卽空雪浪作記眞實作贊如火續火同輝共焰

明大峩山白水寺別傳禪師贊并序

別傳禪師行履備載今大學士王塵陳公所撰塔志銘而余亦以達觀大師請爲作傳久之傳成卽付僧持去不謂至今未達余旣不能憶僧爲譙索行笥中又不得副本而師之弟子如奇與徒泉四五人沿流八千里守侯數月誓必得文乃歸余憫其志作別傳禪師贊付之贊曰

大哉之山高屬天神光上與西極連中有大士曰普賢列聖圍繞跏靑蓮大願不捨遊人間現凡現聖滋福田何來高僧字別傳住持白水四十年潔身口意如澄淵建立佛事揮金錢數滿十萬又八千壽量有限願無邊我聞師語忽汗顏凡愚安測聖智全僧授佛牙囑流傳大十五斤光芒眠震旦機小倍不堅愼勿秘藏滋善緣獨高臺畔見普賢雲光靉靆坐金船大鍾無足連山顚千里乍漲如驅烟惟師神異亦多端聊記一二警愚頑弟子鎭滄稍違緣頂施碗水戒勿偏擯汝止俟一滴消更加吒罵心茫然忽爾三昧力現前身心碗水直下消謝師深慈無比焉鉗錘縱奪殺活全大機大用此可觀我作伽陀如花妍令師鴻名照大千

雪觀音頌

萬曆甲午正月初九日南翰林署中時值大雪童子聚雪作觀音像高七八寸頌曰

以雪爲身以空爲骨瑩白虛明妙好第一大士應身徧十方國現大現小威神莫測是八寸像具大神力禮拜供養愼莫輕忽能生智慧亦度苦尼雖童子戲眞實功德佛記是人成佛已畢見聞隨喜獲大饒益重爲證明居士眞實

雲石頌爲錢君作

我觀乎雲溶然而出紛其五色不崇朝而雨八極以比君子之澤我觀乎石凝然而立有文有質玉生其中而光外溢以比君子之德有美一人兼此二物雖然雲之失馳吾取其歸歸則不馳石之失愚吾取其輝輝則不愚文章而宅道樞忠信而愼威儀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關漢侯碑

桓桓關侯疏爵漢壽初逢先王輔車左右飛也同心力扶顚覆報曹刺良雄名益張先王王蜀侯鎭荆襄降禁斬德七軍盡亾遷都避銳瞞也何怯白衣搓櫓蒙也何謫侯死不死至今烈烈侯產於蒲歸神章鄉中原江左萬里蒸嘗呼吸

感應烈日秋霜侯武而文好讀左傳侯勇而義秉燭達旦絕倫逸羣葛公所贊生爲名將沒爲名神如侯者希千秋一人我作贊詞佐岳纖塵

西僧元怛吒釋携旃檀佛像三軀歸國爲

之贊

稽首世尊釋迦牟尼及無量壽藥師琉璃或折或攝在東在西如空合空跡異本齊有竺乾師元怛吒釋手熟旁行心通祕密幸哉供養春秋倏忽今携尊像還錫本國其國所有銅像金銀

覩茲旃檀生奇特心有張氏子施造其一余婦繼之幷捨兒飾三像巍巍金山湧出見聞隨喜獲大利益師去何之瞻彼落日天龍鬼神擁護而行屈申臂頃過十萬程

長旛贊有小序

女弟子沈氏嘉祥年四十七歲前南祭酒馮夢禎室人也製長旛二上用五色綵線刺東西三聖及九品往生像經歲而成嚴飾妙好惟是見聞靡不歡喜因

比丘尼悟圓送清涼山文殊道場供養而夢禎爲之贊

吳綾光淨如白雪製爲長旛尊像刻娑婆極樂無差迭一句彌陀足橫截世尊金口所宣說十方俱出廣長舌讚嘆功德劫至劫女弟子祥禎膏血巧心妙手積歲月奉施清涼宜歡悅一針一縷佛所攝福因增長罪消滅文殊大士與記弟萬菩薩衆授手接須彌如礪大海竭此旛功德無休歇

示楚僧無外遊方

楚僧無外狹小黃雀樓鸚武洲將謁觀音於補陀叅文殊於清涼禮普賢於峨眉訪五百應眞於石梁方廣因鄧尉山王索眞實居士一言紹介於諸山靈居士唯唯夫出家兒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不憚登山涉水千里萬里訪求知識爲已事未明耳豈徒玩弄泉石流連風月記取唐碑漢碣誇聞見博衣食哉無外有如此志氣雖未離鸚武洲十方菩薩悉知悉見無不爭先攝

受携手同行居士豈難吝放筆頭光明一爲紹介不然雖足跡徧名山草鞋錢難抵償也於是山主歡喜合掌讚歎曰善哉居士快作此語因以似無外癸巳閏月六齋日眞實居士焚香書

硯銘爲朱良叔先生題

爾體剛爾用柔剛近仁柔近智利天下而不德故爲天下式

上天竺鐘銘

皇明萬曆戊子夏五月之初九日杭州上天竺新鑄大鐘佛弟子馮某謹爲之銘

日辛卯時禹中建神物垂無窮如天覆時訇轟息衆若警羣聾本無聲聞亦空上上機一擊通

雪浪師像贊

目如朗星舌如電光手提玉麈意氣莫當揮毫則麤藻堆湧說法則妙義飛揚是方袍之遊夏而明代之支郎

寒江上人像贊

心如水面如月不縛律常歡悅佛國中酒不缺

身外身丹青揭

孫司禮像贊

古心古貌爲國爲民三朝遺老一路福星依紫極班四星之寵秩綴衣齊三事之尊飽書史有經生之博雅排紛難卑辨士之縱橫願神道釋之境混跡湖山之濱是其衮衣巢許而清禁良平

劉生懋賢父讃

聖賢出沒生死海中遊戲順逆面目不同或露消息於其臨終剎塵影現悲願無窮惟劉居士布衣之雄誠心直道賈服儒風晚嬰病苦忽醒大夢五戒之鎧一月在躬我是寒山以警瞶聾或人或天可西可東樂邦兜率是君故宮君不可識識君遺容非丹非青即色即空是甘露門覿面相逢若也刻舟劍去無蹤

江村居士贊

爾之胸中慶雲和風爾之杖底江湖萬里爾之蘧廬千古圖書所不足者濟勝之具以故見羣

壁而嗟吁爾所不足不能掩其有餘是其江村
居士歟

鄭文學翰卿贊

爾氣翩翩爾腹便便爾筆舌見麴車而流涎如
斯人兮奈何江湖流落而不登金馬石渠之間
雖然胸中萬卷杖底千山取數已多未免見忌
蒼蒼之天

吳伯實像贊

望之春融即之謙沖探之巖密經緯在中蓋公
之大不可見而出其緒餘以經理丘壑結搆之
之妙合於化工余過藍園半日春風鳥啼花開
有如見公公神何之敬贊遺容

吳與松像贊

我昔來遊公也居停我今再遊倏兩周星公體
如崔嵬翩翩亭亭惟公素心難寓丹青四十七年
遺緣貌形神遊帝所玉洞金庭睹公遺像我涕
其零

履素子像贊

爾晳而髯人貌而天行在儒俠之間荆庭春茂蘭階晚妍如斯人兮名實俱擅既豐其德何必豐其年我瞻遺容飄然若仙

丁長公像贊

懿茲長公氣宇如龍髯而翩翩春容惠風年不逮德行克脩裹吾日三省用淑厥躬蓋公之緒餘以恢弘先業而其深培厚積足庇乃子若孫於無窮公不可起敬瞻遺容

吳長公之子從章出遺像乞眞實居士一語爲之贊遊黃山雨中始克償之長公名其字其樂山其別號贊

出則名聞四方處則行比一鄉生享高年之爵沒聞滿室之香儒曰得正釋曰吉祥八十一年如熙春陽子弟化之孝友嗣芳有肅遺容德音不忘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刻經約文

藏師刻經大願起因此地而結期於清凉集大緣南北四十分分歲捐百金十年滿行就緒矣而此地不與焉爲善信者不亦難乎今蒙梅村居士發起某等協力共擔一分于大緣四十之一于小緣則四百之一也一滴水不足稱全海

然拒一滴水則全海不成法華一稱佛名乃至小低頭童子戲俱已成佛吾儕今日之願豈徒爲此地生色哉謹書此授藏師其以告于諸佛菩薩萬曆己丑四月廿八日拜書于郡城之楞嚴寺

白衣觀音經咒引

菩薩大悲於一切衆生作一子想故循聲救苦如疾痛在身方便拯拔無所不至衆生不然身之外獨憐愛其子耳至于無子則悲愁咨嗟亦無所不至有人爲願效其術使之有子則驩喜踴躍而從之唯恐後雖仇讐之人固于膠漆矣菩薩大智于一切衆生心想悉知悉見能施善巧方便神力拔其所苦而與之以樂此白衣經咒之所以傳與夫人即兒頑殘刻一旦五體投地祈哀懺悔于悲尊之前口頌伽陀而心希感應無論他時後日即此現前一念于大悲心體絲毫不隔然則此經咒行世豈徒令人有子已哉劉生塤刊布流通當亦見其然矣書此以叩

之

跋金剛經

金剛般若諸經之王書寫之者當獲殊勝功德卽不妨庸札況名流妙筆片紙落地萬戶驚傳者耶長公此石當與蘇端明趙魏國兩本競傳無疑而余得以數字塵其後法門書苑雙結勝緣其何以如之

題首楞嚴集註

注家之於經如羣盲摸象非不得象之一體而謂之全象可乎首楞嚴惟般剌密諦一諱而又潤文于房相國融簡與精博妙得佛旨宋以來註釋紛然今所傳者惟孤山而下數十家或括之爲義海爲會解精英已盡他如温陵要解稱詳核覺範合論稱直截其最著者此坦法師集註則余所未睹亦不知坦師何代人然欲精研是經者得此本而存之隻鱗片羽當不乏也余嘗欲掩關青山取是經讀之窮參極思俟有眞得而復筆之爲書一掃支離影響之習爲此經

吐氣而作數十家鑽故紙阿師忠臣今方留滯磐笏歲月易失不知可得償此願不象先居士捐貲刻坦師集註索余一言弁首遂題之如此

題法華抒海

法華爲世尊究竟極談讀誦書寫獲福無量而況爲人演說顧演說之者如探巨海採神珠始于望洋終于飄墮如公抒海則不然能以三千餘言括盡一經大旨初懸一光示法界之同體次詳諸品如子母之相生持綱而衆目森然引

鏡而萬形畢察黃面瞿曇之伎倆于斯已窮天下老和尚之舌根不覺自杜所謂全珠即海全海即珠不煩有抒而亦不妨一抒者與噫妙矣

題正心論

吳大帝問三教優劣於闞澤對云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此喻至平可以息爭矣而後世紛紛操戈相向鬧佛者至欲人其人火其書而後快而後儒遂以功不在孟子下許之隨流揚波至今未已柰之何能使學佛者無言哉澄公正

心論十一篇大都直明心性本旨以破儒家意度之非其言不啻詳矣愚謂儒家言心言性支離汗漫則誠有之然豈仲尼之本旨哉兄若弟一父母所生年壯有妻子析煙而居或相往來犬必迎吠者門戶異也彼主人之兄弟赫然怒而欲擊之豈若徐俟主人之出而一笑哉澄公雙名鎮澄號空印燕人出家廣應寺

刻淨土三經緣始

今之學佛者語之以參禪則掉臂去語之以淨

業則喜而從之莫或異也得無以下里巴人爲淨業累乎余謂不然參禪固難淨業亦未嘗易里父有鋸柴積豆以斗斛課佛者晨起口喃喃至莫不已而其心之馳于妻子財利者甚于常人聞者鄙之今之修靜業者大率類此古德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稱念一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刀刃臨頭愛子必而心不動若然者今之人能之乎吾故以爲淨業之難與參禪等也余辛巳

夏嘗與淨侶結制拙園扁其堂曰淨業一事一念之失必至佛前籍而記之以驗功夫之進退用心之踈密目之曰淨土資糧佩之胸前出入卧起必俱然精進勤勇才數月耳其後漸怠漸棄弁冊子亦不知何在忽忽八年矣吾郡季居士某篤信淨業既佩所謂淨土資糧結淨侶修持無替矣而又刻淨土三經如余同年傅伯俊所刻吳中禪誦之式以與修淨業者共之其氣甚銳若瀑泉湧于高山不可挽截余見之慚愧汗下而又憂其或終于怠且棄如余今日也乃因其索題三經緣始而深談淨業之難以邀進之三經者謂佛說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與大阿彌陀經是也大阿彌陀經乃龍舒居士王古參衆譯而成者余謂其文龐雜故以大寶積經中無量壽如來會二卷別行代之若三經之旨以待誦者自得余不贅云

因明入正理論疏引

諸法本源曰正理徹諸法本源曰正智即是因

明因明爲能入正理爲所入菩薩證眞現量眞比量故有眞能立眞能破以果照因以自悟他故曰因明入正理苟非證眞之人則一開口而三十三過隨之立量豈易乎哉譬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諸侯拱手聽命而天下治自諸侯大夫出則四夷交侵民無所措其手足矣閱此論者如客兒閱帝王世譜雖知昭穆次序而不能冒神明之胄又如盡識三千律條而身非刑官遂欲加之有罪其誰服之然則學者所急務在證眞哉務在證眞哉遂書此以引幻余界公造疏之意萬曆己丑五月廿三日時避暑吳興峴山寺滴翠軒

題經直畫一

佛法難值雖單言片字直得捨全身以求至國城妻子貨財不足言矣今幸大法刊刻成書明窓淨几時抽一卷無論菩提正因即披研妙義心開目朗豈減南面百城之樂而所損財直又甚無幾吾以此知倡刻流通之功塵沙諸佛所

共贊嘆今以防欺護善故酌紙藉刷印裝潢工費之中定爲常直不得低昂名曰經直畫一以便遵守經肆在嘉興郡郭楞嚴寺萬曆乙未三月既望遊雪水書

書刻藏緣起後

南宗上人以中涓出家棄紅雲琱輦之榮而希心空及第比歲居天目偶遊湖上余得邂逅于淨慈僧寮氣沈志雄眞人中師子也憫南方刻藏勝緣經久未就慨然願以身頂荷之余讃嘆已因令叔宗居士書刻藏緣起一通贈其行而綴以數語夫晉鄙之師老矣非信陵安能集五國之師破秦而解邯鄲之圍南宗勉之矣玼函縹帙將旦暮入手照耀心目喜可言耶敢與諸勝流立俟之乙未孟蘭盆齋日

跋唐元徵甘露寺經閣碑記

元徵與余爲布衣之交既貴而留心般若親近衲子又與余爲方外交今歲初冬金陵僧如學齎示元徵所撰甘露寺藏經閣碑記其筆頭光

明幾欲爍破大千此可以觀元徵近時所養矣余又嘆經閣之成余始倡緣元徵作記吾兩人于甘露信有緣也哉

跋楞嚴造殿疏後

世間一切事俱有時節因緣先之不可後之亦不可始藏公初復楞嚴先造僧堂安衆謂大殿之工可尅日舉竟徘徊紓阻垂二十年此疏之作余在南翰林是時藏公已遠遯霞表而幻余任事冷幻余遷化又五六年矣大殿之興今政是時必有成藏公幻余之志者展疏讀之愀然興感敬跋其後以告十方檀越時萬曆辛丑冬十月既望書于松陵道中

跋自書飯僧疏

此余校經金澤時所書後七年庚寅秋八月十二日余自故鄉返武林晚泊塘棲河上人迎余過其禪居啜余紫芋胡餅門人升之兩兒子從無不厭飽上人示余此冊方悟往事上人竟不住大善時上人飯僧已七萬數矣上人俗姓秦

錫之田族少年傷目出家法名性河號柔菴不知書而天資誠篤所行合道事余如天人師之乍至也余甚愧之

跋悅公四十自祝偈

出家兒當直下了取自已如壯士持刀入百萬軍中取大將首級如入無人之境何暇盤桓路岐留連光景向人誇秀媚精進耶故詩非禪者本色而本色人則不妨游戲于詩資生產業與實不相違背況詩耶白下恩公悅公俱從講入禪未免帶六朝鉛華氣習中歲知非逃入珍五齋而甘無味之味有同心焉悅公住牛山幾十年所始與余相見湖上覺其眉宇間俱帶氷雪已示余四十自祝偈余讀一過則如水流花開自然成色有寒山之眞率而稍雅有石室之瀟灑而稍工眞本色人語或以詩人三尺求之劍去久矣至讀恩公一跋歷敘苦辛思深語激有戒心焉吾又知此兩人者終能相成也已癸卯長夏日跋于鬱金堂中時霖雨未解凉氣如秋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法華爲釋尊最後純眞極談善男子等受持誦讀爲人演說乃至書寫一偈一句其人滅一切重罪滋一切福田有人捐頭目腦髓及國城妻子資生之具若大地微塵數供佛及僧從劫至劫無有休息其人所得功德豈不甚多以校崇奉法華人功德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以用讚嘆從劫至劫所不能盡何以故以此經最尊最上無有比故有宋紹興乾道間湖洲長興縣平望鄉陂門村善女人王氏二十八娘于此經發懽喜心殷重心勇猛精進心以紈素爲紙綵絨爲墨針爲筆始戊寅迄巳丑十二年而七卷成視書寫勞費不啻數十百倍流傳崇奉經元初兵火失三卷後歸郡城談君玉君玉子奉遺命以經歸飛英塔院住持僧妙演又感烏程縣西善女人楊氏二蔡氏各繡一卷而經始完帙嗣歸餘英溪德證寺僧式菴至正再經

兵火此經幸爲龍神所護完好無虞入國朝經歸武康三橋埠普濟菴二百年來崇奉無替寺僧濟乾懼法寶之凋缺憫王氏等手澤之僅存將請于檀越補而飭之隨蒙鄉達許敬菴先生首倡諸善男女協力大業旦暮就矣復囊經謁余請一言爲之殿余敬諾之時有海昌之行載經舟中乘暇恣觀絹素古淡字畫精潔間有磨滅然可讀者尚十之七婦人女子目不知書心不解義而能以針指營佛事其精誠所感猶使數百年後歡喜讚嘆競爲補苴遺漏豎大法標幟以是因緣生生世世常生佛前常聞妙法疾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況我輩聰明男子慧業文人隨探聖經一如引鏡自照其面而留連花箭娛悅畫屏轉眼百年已逝其半無論多生鷃鳥布衫未曾脫去即于弘護之事輕心慢心其與幾何視向繡經女子眞可愧也因書其後歸乾且以自勵云萬曆乙未秋八月之十二日中日分舟過大毛鎮書

跋吳中石佛因緣

今歲辛卯四月二十一日紫栢老人至自吳江報恩彼有石佛師曰此東晉浮海物也出微妙伽陀贊之以示眞實居士居士曰不然吳中浮海石像二軀今在開元跏趺衣折大異安得有已師置辨不已居士初則疑再則信遂從而跋之又明日繆仲淳于中甫二士以師命禮吳江石佛還仲淳曰非也其日師先往開元又明日相見師曰非也不有開元之是何以印報恩之非但相視一笑而已悟後大都景象若是因請師以前贊回施開元并錄郡志石佛因緣一則梁簡文帝銘江文通詩附寫江詩數字譎脫居士舟中偶有江集遂正之共爲一卷入師北行裝中亦一段佳事也二十五日跋于寒山寺之舍香林

讀紫栢老人徑山歌

欽師曰修行乃大丈夫之事非王公將相所能爲而當時靈雞白兎亦知侍衛豈王公將相之

智及出雞兎下耶老人云功高報曉勇蓋傷之矣欽師而下住山稱天人師者八十餘人法席最盛先妙喜余丁亥初夏及自天目曾一宿此山明月堂中聞已牧豕矣傷哉當今宜住此山起八十餘祖之家風者舍老人其誰幸爲人天珍重辛卯夏四月之二十六日梅雨方作舟次吳門之上新橋書

書寶幢居士遺集

昔人論書謂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詩文亦然居士深于禪故其書畫文章一味妙悟澹而有餘韻所謂不求工而自工者也雖然居士已坐蓮花寶臺與諸上善人遊處其尋常四威儀中流出無量微妙言句滿十方界有人會得水鳥樹林皆居士筆又何暇鼓揚其科斗時事耶讀是編者能具此眼始爲不負居士萬曆已丑七月既望書遼居士之子司訓君某

跋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

末法修行惟淨土一門直截穩當如彭祖觀井

圖決無墜失之理然愚夫愚婦所易而士人所難專與不專也去歲吳韞翁左轄致寶幢居士玉露堂遺稿一帙始悉居士往生顛末其撒手一著多少精彩多少自在豈非專之效耶嘗欲採近世往生事迹顯著者彙爲一集當以居士壓卷有志未就且承韞翁之意次序居士遺稿鏤板浙中亦宿諾年餘余之嬾漫大都若此昔年亦嘗課淨業于拙園三兩月之後輒厭倦棄去今年加老而絕葷血捐妻子益加難余視居士豈非九萬里之上哉居士前身當是畫師詞客游戲筆墨超出町畦大有幽人之致惜未見其畫快讀遺稿喜不能捨百川中月便是天上月勿謂此不足以得居士也居士子博士君三致書乞余跋語及挽詩時有東昌之命使者索報甚急漫跋數語復之挽詩之責卽不能償待余蓮花土中面償居士耳一笑庚寅冬十月書

重刻林間錄跋語

達觀禪師嘗謂余曰禪家綱宗若兵符信陵君

以百騎入晉鄙軍中椎殺主將而奪其軍六十萬衆莫敢誰何兵符在手耳五家宗派各有綱宗綱宗一得則殺活在已凡聖莫測至於家裡人雖數千里外一言相聞便能鑒定是某家兒孫寧令野狐外道羣起爲妖祥哉此覺範著書意也其言曰祖宗門風辟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途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係辭即三尺童子笑之矣痛哉言乎孟軻氏欲正人心息邪說以衛孔氏之道且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然卒賴其言而孔氏之道至今不廢嗟乎祖師塗毒鼓千歲之下猶有聞而效者覺範之功豈可誣哉今去覺範之時又遠宗風不絕如髮達觀師慨然任之欲倡明綱宗以息魔外今之覺範也故亟欲廣其遺書先命密藏開公募刻僧寶傳已因介如石公勸鄉大夫包先生刻智證傳已又因包先生勸顧邑侯務遠刻此錄邑侯海虞人予同年進士嘗師管登之先生友瞿嚴諸君子其菩提種子深矣刻既

成索余跋語余方束於教卽宗門事如盲人摸象安能有言獨謂握兵符者惟大將提綱宗者唯悟心人覺範得法于雲菴故能拈五家宗旨示人如庖丁解牛無不湊泊所謂兵隨將轉符到令行者也今之人全無實悟而習學捧喝機緣欲以誑人正以自誑則祖師綱宗無乃借寇兵資盜糧與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是又覺範與達觀師意也讀覺範書者其尚先務悟心哉其尚先務悟心哉

元板傳燈錄跋

宗門不立文字乃有文字景德傳燈錄余所畜舊本甚佳竊寶惜之未暇探索今春過苕姻家凌玄房誇示余此本與余藏本無異而裝潢有加焉檢卷末知其爲勝國至元間板元板之精幾亂宋板又爲傳燈可寶也此外又有續燈聯燈廣燈等當必有佳本如此錄者安得盡有之爲快雖然能加探索一則兩則便可穿佛祖鼻孔不然徒寶惜之以供蠹魚無爲也余老矣願

以勉玄房

付法圖跋

此宗家付法圖也自迦葉拈花訖江西馬祖應三十五今沂之前共得十七裂其半矣每圖尾各書授受因緣有趙宋諱字其爲北宋物無疑道貌凝寂衣摺簡古掩映樹石雲水間一段目受心與氣色千載如見噫其龍眠梵隆之變筆耶當今法道凌夷至閃電光一著子久矣絕響覩此圖不覺三嘆眞實居士盥手書于孤山之

晚研堂

書楞嚴寺禪堂碑後

予以丙戌正月爲此記記其敘興復因緣語意過切致設伯度施氏雅意後得其詳頗悔之而伯度不余病相歡好至今余爲伯度所包容久矣余謂伯度楞嚴殿工伊始子能爲功德主余願易前記數語以報何如伯度喜曰幸甚蓋佃廢寺雖世法之嘗而于出世因果之法爲罪不細惡報歷歷具在見中故興復楞嚴亦爲吳氏先

人懺罪也伯度識此則金碧土木之役當不惜傾膏血先之而余又何難易筆爲方便門耶維時丙申長夏伯度遣書秣陵官署請于余曰如約余亦曰如約距立碑時一紀矣伯度維貞字也

跋王右丞霽雪卷

吳崑麓夫人與予外族有葭莩之親偶携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載門小火者炊者家有一鐵櫃門閉或云漆布竹筒搖之似有聲一日爲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予初未深信翻閱再三不覺神王因閉戸焚香屏絕他事便覺神峰吐溜春圃生煙眞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丈室飽閱無聲出戸見俗中紛云未令人捉鼻也眞實居士記于南翰林院之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跋

重校宋書跋

休文宋書畢工三年矣余初閱數篇猶有錯誤會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檇李見訪叔祥故博雅即以委之乃手對舊本參以南北史通典通志等諸書猾猾三月始得竣事凡補舊闕七十字增一百九十餘字正一千一百餘字餘點畫差

訛而改正者約數千字已余又從叔祥所更定處覆加校勘而所爲是正者尚多有之以此信校讎之難古人喻之掃塵愈掃愈有果然然宋書至是亦可以稱善本矣姚君名士斧叔祥其字海鹽人萬曆丁酉冬至前齋宿日跋

書監懲錄後

此日偶呼驥兒校坡集至趙清獻神道碑公二子長曰岘次亦曰岘當有一誤所畜二本俱然會同年黃端甫侍御按領南問至函中得監懲錄一帙載循吏二十人事而清獻與焉亟檢之子二人長岘次岘遂呼驥兒改正以此知校書之難而事亦有適然者庚寅正月三日識

書李長者傳後

馮子曰語云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藏焉其然乎李長者一布衣勉爲善去今餘百四十年而子孫繁衍簪纓累世不絕彼固有所以致其高深者在也況以王公而藉土地人民之重者乎其隆施何可勝道哉此后稷公劉

之所以造周也長者之裔孫懋檜出示長者傳感而書此以勵爲善者癸巳閏月六日書于公署之紫薇堂

讀李克蒼先生堂廡箴銘

古人戶牖盤盂皆施箴銘不憚切言苦辭以自危最或不忘憂患或垂戒方來其意眞摯絕無緣識故足多也今之人然乎哉古以之自警今以之自文矣李克蒼先生摘古今傳記中單言片事幾五萬言曰堂廡箴銘余讀數十條俱先輩典刑言得其一二佩之身心而發之事業如神龍借滴水便是潤八荒澤萬物寧假繁稱哉余懼世之自文者藉口自警而以斯編爲說鈴也則克蒼先生之意荒矣

跋董文簡公胡桃詩及小影冊

本朝成弘間如歲之春政和氣龐一時先正俱渾厚博大材兼數器而不兢于名如吾鄉董文簡公其一也公幼年以神童稱嘗在中丞席上作胡桃詩取況太極剛柔而歸之仁儼然醇儒

語董氏子孫又合公初釋褐時小像與諸公詩歌跋語爲一巨冊襲而藏之余因公裔孫懋業得手閱一過夫晚成夙惠往往分途而公兼之令公得至三事其事業豈在華容洛陽下惜其以少宰終也又歎董氏子孫胡不藉公自少至老諸像而獨存其少使後人不得窺公儀形之全也然嘗指識味落葉知秋公之盛德令儀賴是冊而存者顧不多歟豈獨董氏子孫所宜寶之耶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嘗過震澤僧寺見有孫尚書覿仲益手牘數條石刻大似大蘇公書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所示手牘七條與石刻書法無二雜之書帖中不能辨也帖中語及東坡先生者一而與德固者半其自守之正爲人之厚彷彿可見不獨尺牘之工書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戰筆似晚年書聞之毘陵人士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棄婢而生尚書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

於家乘則尚書書法其淵源蓋有自矣

跋豐吏部論書眞蹟

本朝知書者推豐吏部而吳人往往短之四明李生子初出此帙相示楷篆八分行凡四體大都論書法及舉魏晉人名墨而未終者然其議論刻核非精其技者不能也余筆札最拙亦願以暇日摩臨古人而未及安能窺豐先生藩籬哉姑跋數語以塞子初之請萬曆己丑春分日

跋唐陸柬之蘭亭詩卷

柬之爲顏平原外甥書法足當宅相眞跡絕少昔年曾見蘭亭詩五首于項子京宅書法絕似定武本禊帖凡二百六十字漫漶者廿餘字墨氣若新綺彩飛動大是神物後歸余前有趙字後有神品二字印記當是魏國故物余寶之數年矣余倩沈超宗雅好法書從余借觀余不能違癸卯秋攜至白下得疾而歸遂及大故哀痛之餘不忍搜其故篋未卜在不或有言已失者將立賞格求之未果因循歲餘頃以弔喪過長

蕩因得視婺女二甥暨信宿會吳城韓氏索孫過庭孝經書蹟于沈余爲婺女代搜忽得東之蘭亭詩至寶復歸懽喜無量諺云張公飲酒李公醉信然亦足占得失之有數有時矣因紀其歲月于舟中萬曆乙巳新春八日書

跋蘭亭及趙魏公文衡山臨本

蘭亭眞本已殉昭陵定武石本如第二月薛紹彭已後他石本雜行則第二月又化爲百川之月矣然宋石本精者頗多卽五字損本未必定武原物此本吳用卿所藏當是宋本之精者後附趙松雪文衡山臨本宋以後書法首推魏公本朝則屈指衡山其推尊蘭亭而極臨摩之功如此然滕千里馬骨而以兩驊騮主者將安寵耶一笑乙巳夏四月十二日

跋趙魏國書藏華氏中藏經幷秘方眞蹟

此趙魏國晚歲養閑書也錄華氏中藏經四十七條首尾俱不完爲二卷而後附秘方六十道別爲一卷分而復合喜爲潤卿所有筆法蕭散

閑肆無意意多弁州先生王百穀董玄宰跋之詳矣而慎卿復乞余一轉語余觀古人以文章書畫名後世者類不肯虛其暇日至於晚歲娛老養閑此意不廢相傳魏公日課萬字佛道聖典人間秘書隨意搨灑不踰而走天下況此三卷二萬餘言爲秘論名方足活人壽世而希傳者耶晴牕雨軒隨拈一卷焚香披閱便可永日慎卿其寶之

跋趙魏公楷書大洞玉經三十九篇

道家大洞玉經三千餘字趙魏國楷書魏國書品藏秀勁于圓熟如縣裡著針鋒鋩斂盡近世雖戶學優孟學楚相得其形容謦欬終非眞也魏公寫道釋書日課萬字俱流傳人間此其大海一滴耳安得張彌天之網盡羅致之爲天水一家瓊林大盈耶用卿其寶此以俟

跋李昇瀟湘烟雨圖筆意瀟灑濃淡有無含不盡之妙甲午南翰署中與王維雪霽卷同日寓目

措大薄福不能金嫈毛嬙西施遂任李卷流落然去今十年無日能遣諸懷也今歲避暑湖上驥兒囊致二卷其一即李昇烟雨圖也余喜趣發視如臨瀟湘如見故人天下奇物無盡願與天下賞鑒好事之家共寶之但得常常一見爲快耳何必爲已有哉書此不覺十年礙膺之物豁然

跋孫虔禮千文眞蹟

孫虔禮千文眞蹟吳謐叔所藏首有乾卦圓印則宋禁中物中有趙魏國大雅印鈐縫又江表黃琳等印蓋皆收藏家虔禮書法有名于唐所傳有千文書譜但見石刻而已今觀千文眞蹟出入規矩恣態橫生如蛟龍之不可方物似從右軍大令換骨來視宋元人遠隔幾弱水三千矣內孔懷二字倒切磨下缺至承字桓公匡合桓字作齊余素不善草愧未嘗學三復此卷見其筆勢飛動有遊刃弄丸之妙不覺心折書譜眞蹟倘在天壤間又不知終能寓目不謐叔名

士謁余友人康虞之子時萬曆乙巳夏四月上澣日寓溪南吳氏翠帶樓跋

讀鄭大夫過隙遺踪

或曰人生世上如百花開敷隨風飄擧或墮錦茵或落泥沙風與花兩無心故無心而相遭不得不爾所謂命也至我天人師廼推本其說而歸之因昔作而今受現種而後獲如形與影兩相循故以至無窮而不離其本故萬里之人非有葭莩之素睚眦之微或一見而相歡遂爲腹心或一見而相怒遂仇殺其有先之者矣此因之說也命之說勝將爲善者阻爲惡者勸而世道日尋于非因之說勝則爲善益力爲惡益惰而世道有賴故因之說吾有取焉吾鄉鄭梅屋先生禔身善世擇地而蹈而遇不盡才亨不勝吝長樂之讒詔獄之慘摧折良多生還之後發心書寫華嚴聖典五年爲期屢空宴如不交俗輒豈有當于因之說而後爲植耶然則茲集也先生益錄其生平以自鑒自修云爾若曰爲

善于已責報于天一不得而怨尤隨之則淺夫之衡命者宜然先生境界未夢見在

跋周雙谿先生手跡

雙谿先生余年友周繼元之父雙谿先生爲靜海嘗廣文詳愼也繼元十齡隨任今踰五十而近慕不忘保持是牘有如尊人復信於其上片楮之不忘況敢屑越其遺體耶繼元契最上一乘之指余鈍根甚賴其切磋別余白下今三年矣忽相見湖上對餽伊蒲有如旅人乍逢親戚喜可知已繼元出示此卷乃其跋而歸之萬曆已亥末春既望書于鬱金堂中時漏下二十刻

跋朱元介太史爲徐季恒手書雜咏十二章後

吳人徐季恒名忠余父客自負賞鑒家晉唐以來諸書名畫一過其目真贋了然旁引曲證雖巧市贋者不能惑余初聽季恒說亦懵然如道日光于生盲人前今亦漸有契入矣季恒嘗挾其目遊京師頗得意所入金錢即付酒家故老

而貧自若余嘗勉之再至京師貲裝垂就而復散如是者數四今益老且困而不能下人不合輒掉臂去至酬恩感知則一片有心人也白下朱元介太史亦進季恒與之遊太史文章書法妙天下不輕與俗人片紙而爲季恒書所作松濤至荷珠七言雜咏十四首且題其後云季恒目中有千古法書此可徵季恒之賢而余非私好已巳亥秋日書時舟泊吳之封門徐園松岡下

書西吳完節後

吳興諸生周子完之母以節顯鄉先生陳茅兩公銘之表之他名公詩若文滿帙業有聞矣復索余一言殿之自乙酉至今五年而益力且因妻大父沈翁以請余安敢以續貂辭子完艱於嗣六十餘始舉一男天其或者鑒周母之節而演其一脉耶使余書周母之節無以加諸君子爲書入此一事亦周母所爲含笑於地下者乃以塞子完之請萬曆己丑秋七月二十有二日

書時居武林四年矣

書許生乞銘刺後

囊空廩空十餘日矣老婦多方補掇憂形於色僕且咏少陵長貧任婦愁之句以自寬也此日雨中無聊許君枉駕三百里以此物乞銘其父嗟乎許君實生我庚寅十月十五日識

題何主臣符章冊

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漁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銅成數十面俱奇古有致寶用至今主臣去歲滿七十客死承恩寺搜其橐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金歛之歸其柩今遂無祀辦香于主臣者余聞之丁南羽主臣之學符章也破產遊吳中事文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一時嗚呼符章雖一藝而用筆用刀硃文白文俱有妙解非得師不能精非精不能久傳況其上者乎丁貞白藏主臣符章二冊凡千餘面得之于其子丁貞可寶也其俟而廣之萬曆乙巳夏

日遊黃山雨中題

題吳季長小幅樹石

余嘗云諸工巧技藝皆與第一義相應而不能無假于學習其有不習而能者則俗習深矣吳生庠字季長學佛于達觀禪師而學舉子業於余及湯若士余知其善楷法不以畫聞也今年夏偶袖樹石小幅十示余俱有深致濃淡有無極影帶之妙而生實未嘗習畫即少進何難與大癡黃鶴比肩余益信右丞前身畫師之語當不余誣是可寶已萬曆戊戌秋朔旦題

跋尚友堂詩集

此吾郡守錫山龔先生所著詩也先生簪仕爲令歷曹郎至牧守先後踰十年所而吾邑若郡幸兩得之士民習先生安之如慈父而先生亦盡洗一切之政寬然嘒咻之不啻親子弟然益交相習且安也已先生自少喜爲詩歷壯強且艾而益工前後著述不下千餘篇門下士張君者裒錄之爲集者六曰遊學曰簪仕曰里居曰

吳川曰金陵前後曰橋李而總名之曰尚友堂集蓋超然一本之情性而自得於矩度之外者也夫強笑不樂強哭不哀飭婦人鬚髯則不韻傳男子以粉黛則不莊何也性情不可假也故田夫牧豎婦人女子何常習聲律工文辭哉而其率然自鳴之語反見采于史氏陳于先王至於今尊之曰經而後之文人才子竭其精力求一言之似而不可得田夫牧豎婦人女子所易而文人才子所難則其性情離也夫詩而本之性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隨感而動天機自呈譬如臨鏡自見其面亦如水銀撒地大小皆圓寧待安排布置耶襲先生爲詩不務詭奇大都吐其心之所欲言而止清夷簡遠類其爲人亦類其爲政所謂自鳴其性情者也先生之詩王元美先生及吾鄉沈純甫先生序之詳矣明月夜光識者望而知其爲代寶不佞可無辨故獨拈性情之說以請正于先生且使讀斯集者不徒玩其皮而忘其質也

題楊貞復制義

余謂積習生好好生誠誠生無窮無窮生遊戲遊戲生天通乎此說始識貞復之舉業并識貞復之學貞復莫謂余饒舌不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南國子監司業到任謝執政啓

聖世右文崇南北師儒之選清朝使過錄江湖迂散之臣深媿愚蒙猥從牽復竊念某賦才不敏覲命多奇幼習雕蟲偶竊典墳之餘潤長遊金馬驟聯著作之華班初緣抱疹而投林嗣以宅憂而去國進寸退尺福過災生無朽木枯株

之先容樹功何自有鑠金銷骨之多口得罪難明悵四十以無聞盡消壯志悲三千之不泊已外榮名自非块圠之私安得扶搖之便恭遇老師閣下身扶昌運手斡化機一氣鳶魚咸遂飛沉之性衆材榱桷各安大小之宜俯憐樗櫟之微曾濫門牆之舊曲垂提奬再與甄收惟太學乃賢士之關而司業爲祭酒之副兩都並重教胄子以直温一歲三遷寧腐儒之忝竊豈哀其戀創已久不致怙終而察其愚愊有餘或堪化

競但南中議論易起弱質難支況舊時膚革猶存驚魂未定非仗洪慈之遠庇寧逃末路之多艱某敢不益勵初心務明正學扶其善過其過使上下之分常明精于勤毀于惰俾生徒之學日進誓竭桑榆之效少酬高厚之恩某曷勝感激馳仰之至謹啓

南國子監司業到任謝執政啓

某自上公車時即荷門下與進嗣徼天幸讀書中祕得以衙門末屬事門下辱推念枌榆噓昤

篤密且視爲氣類時提誨焉感恩知已可謂兼之此後故相奪情事起斥逐諸君子幾盡運屬道消時當遵養卽大君子亦不能違而水落石出天根乃見從此歷亨途秉衡要如持左券矣某違顏六閱齒髮變衰福過災生旋罹顯斥益夙奉教於君子不能以根抵求容而性難諧乎俗人遂終以單微蒙擯重荷門下升爨材于琴瑟文溝斷以青黃援之山林枯槁之中置之師儒嚴重之列勤職思而補過敢不勉焉策朽劣以酬恩是何年也卽日春氣漸和恭諗茂膺新祉如日初升不勝欣慰敢勤狀申候并布謝悰仰惟爲社稷蒼生珍護

上張洪陽先生啓

庚寅冬唐茂才還豫章附致一牘次年唐生與薦赴公車道浙遂奉門下報箋時猶未聞爰立之命也濶焉至今又歷半閏恭諗輔政以來幾務日康品流日清由此究門下設施宣弘盛際豈難再見敢日望之某不才賴門下曲垂噓植

靑氈復還仰惟門下昔常輟講帷蓋此守門下之舊秩居門下之舊官典型在望不勝步武之難惟門下有以教之此間幸時從鄧定宇先生敝同年鄒比部遊大有切磋之益但濶遠門牆有乖請益爲懸懸耳春氣漸佳惟爲道爲國加護以綏新祉

上趙定宇先生啓

辛卯兩至海虞僅一問起居于榻前至冬初祗役桐汭言門下行色遲速不一竟不及相聞遂忽忽至此恭諗門下德望日隆爲明主所信爰立允命近在旦暮卽疎逖之士莫不加額祝望況辱在與進者乎婁東相之入也意似在收拾人心以補東隅之缺門下素爲渠所敬憚願和光挫銳以待之卽意見有不合亦望委曲調劑收默移之效社稷蒼生幸甚沈純甫先生濟世宏才一失意于關隴遂欲堅卧惟門下調停令其速出江李同功一體之人一用一舍亦屬未公今海內正人以門下爲宗主意所抑揚便分

隆替惟門下留神南雍門下過化之地薄劣承乏仰懇誨示以爲指南伏惟爲國加護以綏新祉

南翰林院掌院到任謝執政啓

伏以虎觀新銜方接談經之席鰲峯舊署遂班視草之階揣分何堪感恩有日伏念某家徒四壁書止一囊發迹賢科濫叨詞館初以病而歸里繼以喪而解官兩度居朝僅逾三載一遭擯野將過半生當銜哀摧隕之餘正負謗省循之

日投身有所欲倚滿徑之椒蘭報國無時顧俟他生之葵藿寧期駑駘蹇再荷甄收夜月桐川略識薄書之味春風璧水競誇儒術之榮講席未温除書已下惟茲南翰實貳北扉有山水以助其文章無職業以困其情性信是優游之地宜居博大之儒顧愚何人亦塵茲選恭遇老師閣下鍾五百年之間氣賛一二日之萬幾正色立朝虚懷接下斷斷彦聖靡通恢恢庸愚僉受憐其舊物曾齒門牆照以末光頓生羽翼某敢不

雕搜頑質策勵下材居陶宋諸賢之舊巢敢忘步武拾高文列聖之遺事將繼編摩緬懷高厚之恩少竭涓涘之報

與衙門前輩啓

春初奉候台屢甚媿率略仰荷鑒存惠報殷殷獎誘若以爲氣類而與之進者雖諭劣無所比數豈敢自棄以忝明誨恭諗閣下間世奇標康時深略遂學徹天人之秘高文抉今古之華朝廷典章盡歸其刊定環海士類半屬其陶鎔行將執斗樞而運四時豈徒觀人文以化天下小子夙在下風茲承餘庇復叨令轉有山水之適無職事之煩向處名流豈居凡品不揆忝竊實賴吹噓敢肅短箋少申謝悃

賀河南沈相公啓

伏審登庸正人晉參大政司馬之相中國夷虜革心謝公之起東山蒼生拭目輝騰牛斗慶溢枌榆恭惟相公閣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金溫玉粹嶷然臺閣之姿地負海涵綽有社稷之器

方今海内之艱虞未靖翳公主上之眷倚特深拔自讀禮之餘置諸調元之列資傅說之啓沃歲大旱以作霖賴周公之綢繆天未陰而徹土合羣策羣力之助稱同心同德之臣葢公必自有非常之功而人以觀有用之學某樂聞大拜喜竊餘榮限遥遥之南天方借台星之庇托盈盈之一水如迎仙鶴之來忻頌有加名言莫罄某曷勝踊躍馳賀之至

與羅康洲大宗伯啓

某樵李椎儒逢年奮身遂玷玉堂之署仰惟門下推念桑梓引而進之依光華而咀道德十有七年於今矣惟是稟列星之精鍾稽山之秀名以掄魁而始大望以歷試而益崇行且諧夢卜而弼一人豈徒秉寅清而典三禮某學荒行鄙福薄數奇甘爲樊下之材永作溝中之斷豈期門下力爲拂拭被以青黄旬月之間遂蒙牽復但南國師儒之位稱塞甚難而舊時狂戇之懷變更不易非仗鴻慈之曲庇豈逃末路之多艱

惟門下鑒其朴愚匡其缺失始終獎植而成全之幸甚

南國子監祭酒到任上執政啓

某凡劣謬悠不堪清時驅策惟是尊慈曲憐門墻舊物拂拭青黃恩紀有加焉某自惟起謫籍佐南雍歷留翰擢史館髮膚未效涯分已踰果致人言深切自咎又自惟生平無以及人惟恬退一端差可自信敢以衰遲上負知已春初請告實乃赤衷所安未蒙憐察又不敢抗明旨嗣爲激瀆遷延過夏而南司成之命又下矣恩寵益厚省循益愧念此官久虛在人士得師爲急且南都伊邇即貧者移家不難又曾副師席稍習功令雖曰不能或可陳力謹以十月中旬就道此月初三日底任訖望中台之有爛誓答眷知懲末路之多艱心希培植茲遺歲報後敬俟起居并以爲謝仰惟爲國珍護以迓新祉某無任翹勤瞻仰之至

與余雲衢少宗伯同年

春首歲報役回得丈數字示慰今遂朱明伏想起居如宜日暮宣麻以快知已弟自去秋一病精神至今未復欲疏請告惟丈爲弟一面閣翁得票擬放歸藏拙故山誠大幸也陸葵日年兄以三月廿二日不起病來半歲鼻中生息肉如筋或下或收痛不可言冬盡誤聽一僧以藥去之自後鼻血及嘔血不止遂至大故弟三月盡微聞消息四月中始得其眞傷哉吾館中手足又割其一想丈與諸兄弟聞之當共爲哀痛耳

答季少司成

某人陳行穢無當于時徒以坦衷無紆過爲大君子所賞藉坐卧芝蘭之室首尾周星別去半年蓋無日不想鍾山翠色也某擁腫執掌於詞林一時眞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當六翮而私衷頗溺林壑武林湖山爲東南首而西溪一曲去都城僅一舍有十里梅花修竹檀欒充山塞麓當春籜龍出土渭濱千畝頗罷饑腹于時而議蔵貍頭上冠豈但九牛毛不相及耶君平棄

世世亦棄君平故其宜矣門下好我不減嗜痂故敢一爲宣吐門下亦許之否得手書焚香盥讀感不可言又聞請告而中沮豈秣陵酒惡不如步兵厨耶一笑潘生許報書渠尚未致知沐及烏之愛矣七省試錄如數領南雍士聯舉者不多朱生乃得大魁差爲生色計門下尚共此愉快耳南院各役門下寬其奔走又勞之何曲體物情如此役還占報幷以爲謝惟有依依

答夏仁寰公祖

門下棠陰蔭覆全浙者稱最深廣而某薄謫幸借桐汭一枝門下加厚桑梓推及部士殷殷道誼骨肉之愛矣乙未冬初某將祇役留都會于旌過武林幸得一遂把握彼此倥傯殊多缺然于從者至今又兩易寒暑矣某愚鄙疎拙但合居丘壑中仕路本非所長而爲鍾山秀色姑從留滯頃者狗馬疾請告未蒙允察不得已抗顏再出非其好也恭惟門下碩德遠略久處方岳即今宇內多艱主上側席豈復更淹豫章耶令

侄之時孝廉此名門千里駒果符期許脫穎秋闈更望其破得意春官步門下後塵耳

與張睿甫少參

再到南都吾同年兄弟零星二三人惟周司封爲遺種之叟春秒楊貞復至夏初王恒叔至始不寂寞東事變動有據而主上是本兵初議兩阻封者爲仇雷霆屢下臺省空無人又堅寢行取之奏不知世事將何所終足下敢荔子江珧柱于無諸之鄉不可謂非福也此等時卽林壑間未必非燕幕流行坎止姑且聽之造物耳弟嚼精芥已踰月然必惠泉烹點茗香始全水郵卽兼費甘之宋人重建茶不知其絕佳者視此何如弟不能食酒而茶僻遂專寄示足下以博數千里外一笑持書者爲陳生天贊莆人頗有詩譽于江湖與弟爲舊識近日此輩道非尼父而頗有削跡伐樹之累弟以爲亦天地所生不宜過虐當令其得生活可耳以故不吝使陳生作寄書郵足下以爲何如一笑

與董玄宰太史

三楚掄才想得士爲多歸途經秣陵而不得物色一晤眞人紫氣故不易識也憶昔追隨湖山浪跡倏忽五六年僕媿如昔於足下玄詣當倍倍增進恨滯留此中不能從扁舟相邀于吳閶道中一探祕密藏耳榮名富貴轉眼成空足下超朗僕所服膺彼此俱未離障染須猛著精彩異時相見互爲偏拯共作透網金鱗豈不快甚同館及他弁紳中遇有骨氣人惟曲垂接引必得栽根終受切磋之益非小緣也還朝想在嘉平初敝門生陽羨楊孝廉于陛行敬附此訊孝廉雅品有昂霄之幹惟足下進而教之嘗冀得足下佳畫一小幀充書室祕玩足下亦嘗見許敢爲申請希不忘

與陳孟嘗太史

門下在里中時一相聞距還朝遂闊焉良久伏想起居勝嘗榮問益振甚休甚休今秋外省掄才不以煩衡鑒則禮闈首借無疑治書士人得

良圭司無不彈冠相慶矣陽羨楊生于陛在僕門下有年最稱奇頴思遊高門沾一言之教其人雅士又非同經不在引嫌之例故敢資之八行幸不吝接誘

朱翰撰蘭與

去冬檇李一晤猶屈指西湖鷄黍比得信于北關使知已返白下之掉爲悵悵快者久之今春借重入棘閩中許君遂充桃李足爲得士慶柰何吝傳衣鉢令抑而入四七之選耶一笑張君一

繼足下而起老子亦借以生色足下同袍之喜更當何如顧太初近有書來病後稍能靜攝且留心佛乘靈根一培福氣必大良可喜也金馬玉堂吾知契且聯翩而進老子寧不快然丘壑中耶敝里吳生名東字啟明以丹青遊四方即日有長安之行彼中乏貴人往還便有桂玉之憂惟足下不吝階前尺地以陶鑄之此生頃館于僕兩閱月爲僕寫一照甚似其他點染俱入佳境足下儻有意幸進而試之

與顧太初太史

恭喜大魁南宮嗣登鼎甲大慰宿期詎勝欣抃然丈夫事業方自此始區區科名未敢以爲足下多也僕久玷教錄罪過山積去秋一病幾殆雖奉旨勉出而氣血衰耗食飲漸減今復加目疾纏綿累月將成內障不勝性命之憂茲具疏請告如得放歸山林廟廊遂與足下分岐矣役便敬此布候并申賀悰

上蓮池師

放生嘉會幾廢而復合羣情宗仰惟在吾師儻法體須調或祁寒酷暑暫從遵養餘時必望辱臨如規條未盡不妨因時損益衆生難調日昔嘆之仰賴大慈曲施方便至禱至禱

與林玄江

足下翩翩俠骨九死靡移黃金雖空美人猶在此去長安吹簫乘鸞大足寄傲何言貧也足下云不復再從江湖良爲得計但不佞遠棲青山無由對食頻婆果耳道此不覺悵然欲作一章

言別而碌碌對客遂廢揮毫信云足下見待石門催迫甚急不得已以舊作呈教大都亦言心之詩惟足下存之溽暑征途敬祝加護

與林父母

明府高才遠韻不佞蓋從李仁卿田子秋二先生所習聞之不佞自揆于此道襪線鉛刀不足當明府鞭箠使然心嚮往焉不佞攜李人而居武林去明府我花署僅三百里頃爲先人選一丘往來茗雪歲不下四五以顧渚石門之勝文得明府爲地主敢忘扁舟之期乎周太學叔宗不佞石交其母夫人牛賜之卜幸托貴治謹修部民之禮于明府而介紹李仁卿文之一言叔宗名家子博通內外書其臨池之工直窺晉人堂奧詩情酒德俱參上流以此爲明府客知有地矣

與董玄宰

足下除前還闕至今缺焉聞問頃周叔宗書至云諸相知謀僕出處而足下與焉諸相知之謀

僕勝于僕之自謀然我輩自可胸中度世寧賴官爵足下必賞僕此言耳貴座師葵老一病不起哲人其萎不覺傷慟此公天資超卓惜其見處未免籠桶耳

與趙少虹

春間幸聆謦欬于瑞翁齋中時遄往武林不及登堂專拜仰荷下存又不得擁篲稱主人罪也何如放逐之人方以青山爲娛而年荒盜多戒心時有坐是頗廢遊屐此中人間從談秖如

水之門賴以少分寂寞近刻聽雨草謹奉二帙又門人稿一部請正大雅且以爲候

與包心弦

親家來得手牘知道體病寒新愈幻漏之軀有如芭蕉非得金剛妙智鑄之安能堅也足下以爲何如年荒盜多道路且虞梗塞足下上公車當在何時即日有金壇之行當過梓里定覓晤足下親家行急不及作報茲付小力惟爲道珍愛

與管登之

近山先生來略承動定又旬日僧至始獲手教聞所未聞胸懷若洗守戒一語敢不服膺所云聖師者見形耶夢感耶即夢感已耶人耶水陸大會極願隨喜期前齋戒趨命又聞足下頃者頗爲諸生持公論其仇家甚啣足下見伺頗密豈弟君子神明所扶萬萬不至他虞但自今法門一切事務宜加謹以護人善根亦初行菩薩心也惟足下勉之杭城米價騰貴疫癘復起積屍彌望道路爲塞劫運至此無可救拔大菩薩鉗鎚蹙踏愚昧小民安能測之近山先生自許實悟持眞體見眞性三極六用等種種惡見如須彌山不可動搖如金剛杵欲壞一切顚倒如此復欲徵鄙文爲序以信天下傳後世蔽錮難開但能爲之竊笑私憂而已於其行敬布此紙幸勿以示渠

與楊仲堅

連日從地師入山是以久稽大作茲敢率愚見

評隲奉返攻玉之意不覺過直惟高明存之吕氏葬期不知果于何日乞示之墓表屬草將定一二日間呈求郢削

與徐孺東先生

江浙之荒極矣米價一石至銀一兩七錢餓殍載道幾有子遺之痛近聞太湖中有聚衆者盜賊生心紀綱盡廢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貴地雖荒當不至此門下掩關消息近更何如此事使不得聰明須是歷歷親見始得然須親見善知識來縱有一知半見俱是鬼家活計某爲先人一丘自去冬迄今未免有登涉之苦仲淳兄亦同之賴貴鄉熊存吾文始有定論而機緣未湊當少待之了此及二子之婚某便是五岳閒身尚期一瓢一笠從門下了多生大事耳門下向示云當於吾浙擇丘壑最幽勝者爲二三知已結社之所近得密藏師兄書已定餘杭之徑山檢對藏經此山爲吳越叢林第一仲淳東中已後言其勝某可無再述誠得杖履間歲一臨

四方法伴無敢不集非徒山水之勝緣亦熏聞之眞樂也惟門下圖之存吾丈行時送之江干之勝果此地亦武林絕境遊人罕至甚可以淹留道從門下他日相過自當擊節此言存吾丈期八月至此某與仲淳葬事方待此兄萬一愆期惟門下一督促之至感

與徐文卿

仲淳兄來得手教且悉仁兄向來精進狀弟且喜且畏十日前周夢醒來復得手教戊寅之說當徐圖之承諭索兩同年尺一卽草付使者仲淳欲兼言吉甫故並薦之比熱甚日保體令童子揮扇汗不肯止以故稍停一二日徼涼卽出門就仁兄仲淳于海虞仁兄遭嫂氏郎君之痛尚稽赴唁當亮我于形外耳

與張洪陽先生

去冬幸奉起居於江干半日而別不能披寸衷一二以此爲歉門下違海內之望暫從青山於門下得矣其如蒼生何定宇先生數相見否能

趨朝命否撐持宇宙全賴二三鐵石肝腸人若俱引避天下何賴見孺子入井而不救殆非仁人之所能矣門下以爲何如某空疎無當動獲過咎時方見棄而門下獨以爲可教氣類畜之杜門省責之餘竊以自廣近爲先人一丘從孫熊兩君走武林茗雪諸山中幾陟其半始有定論而機緣未能即得未免待之去歲晤時曾見諭明秋遊展當及吳越能果此期否密藏禪師長安問至云旦莫南來訂檢藏之期與處而甚有意於餘杭之雙徑此山爲南方叢林上首國一欽大慧杲輩八十一人善知識住持處也儻杖履及此首願借重一臨以爲法道之助熊存吾行便敬爲布此以申景佇時熱惟爲道珍重

與張尚齋

金門聚首如昨日事而忽爲飄風已十年矣可嘆弟衰未哭先人歸遂與諸相知隔絕後遭廢斥且謂不祥姓名不宜聞于長安貴人也功名得失自有定數弟雖不敏頗浮雲視之所不能

忘情者同館諸兄弟耳仁丈在蘭省已久積資當得督學使者可能惠臨浙水否弟年來白髮益繁雖朱顏無改而不識者輒目弟爲五十歲人年荒民饑又未免有饘粥妻子之累若秋成無恙便可飽食而弄溪雲山月矣雲間袁生微之弟同社友才名冠于一時茲以赴試北敬爲布此

與馬愼卿門生

足下名借薦書者屢矣頃者行取之選何爲有

諸公之後豈爾時尚未及格耶去歲金生南歸具道惓惓推及暌隔至今忽六載矣風萍聚散世間常事不足爲道僕生平拓落無他腸信心而行不復知有丘陵坑坎一旦遭蹶亦非無因同館陸敬承太史書來云丈夫不能再辱獲我心矣五湖三畝足供歲寒日下年荒粟貴未免暫憂饘粥然視古人之三旬九食釜中生蛙者不啻陶朱猗頓豈敢復求多于造物耶得罪之故同門萬和甫于中甫孫子貽姚善長潘去華

略能言之足下他日入長安當滿耳矣僕生平學道甚媿無力至當此等事自覺伎倆無窮雖不敢謂如太虛浮雲而胸懷坦然不待排遣萬卷可盡五岳可期足下當我賀無煩見慰也去年聞山東饑荒令詢使者知東三郡無恙甚爲足下喜讀足下給由考語冊子幷詢來使知足下所以治淄川狀端肅家聲將因足下而益光大矣遠勤割俸幷惠梨膏瓊玉膏俱精品感不可言使者以前月廿三日至因待印得士錄故未得卽遣今寄如數僕近頗以舉子業教授鄉里春初有旬日聽雨草業已成刻亦寄四冊以博一笑儻可式士祈爲刊行之外草書筆幷湖綿少將遠意會晤不知何時冀足下持節作使君于此或能以江干車馬見耀寒廬耳

與馮鑒之

私心甚念憐足下顧綿力無能翼足下于雲霄耳且徐圖之功名有數所貴君子寧以力命自困哉幸勉旃自愛

與陸自齋

近得手教隨附報扎計久徹記室矣茲白令親康生季修於門下爲年家里行久客小署其詩篇清麗足當後來之秀豈機雲里中故自多才耶將以春初探梅孤山遂拜謁門下敬資之八行惟門下一拂拭之令其聲價與西湖爭勝此亦鄉邦山斗事也何如何如

報陸少白

按察君且見省以館中舊誼不可不一待之畢此便可從足下入山不敢的約何日二作佳甚非眞心憂國者不能爲此言讀之令人涕淚子晉庶亦良已山中可同行矣

與陸臺翁

白下張近山先生自少留心三教今八十餘矣自許有悟著書甚詳某似不甚解然其曆數之學與吳中陳莘川互相發明雖僧一行郭守敬復出當斂襟服矣且其爲人篤實如淳酒春風不復知世間有欺詭機械等事亦某生平所未

見也渠與管登之善某蓋從登之所識之自初晤迄今亦十年矣其歸也欲因登之某二人紹介一見長者敬爲布此使通都大邑所在俱有若此一二人便足培植氣運豈憂荒歉哉

與何士抑

不奉顏色五六年矣不佞弟才劣福過自貽伊戚且喜青山白雲不相鄙外雖饘粥僅供而樂事不乏此可以爲故人道也足下比動止何似禮闈廷試大魁社中道徵與弟各有其一兼之者願以祝足下惟力勉之令弟士推英齡妙才儁爾埋玉誠可傷惻有遺胤否婺州米生其人佳士爲五七言詩頗有韻而困於炊玉不得已以青鳥赤霆之術糊口四方屬走雲間布此惟足下廣爲噓借令此生得有三徑之資造就大矣新刻聽雨草及門人稿各寄一帙夙業所牽復有此等伎倆知可發足下一鼓掌耳

與焦弱侯

數日前京兆齋試錄人回得門下手問兼順天

錄之惠其人僅索一名刺奉報顧門下有棄言乃爲進圖說之事僕曾于友人前鼓贊速進不意此言遂聞于門下門下能取蒭蕘一得致貽書見謝門下他日作相風度可卜矣敢不爲吾道幸僕近秋中犬馬疾幾殆奮然思投簪笏而明旨見留又不敢悻悻業于前月視事姑俟明春再爲計耳楊孝廉于陛陽羨名士在僕門下久識趣超朗著作尖新渠素仰門下於其行敬附一箋道地誘接并報前書仰惟涵存

與周寅所宮庶

南都兩歲周旋倫受教益別來忽忽長至矣計此時門下將底長安館僚驩聚良是一快能無念三千里外故人耶某八月病瘧月餘五十衰年頗有首丘之想遂決意請告而明旨未許姑爲勉出俟明春更爲計耳此訊附貴門生楊孝廉于陛此生亦久在某門不徒文藻而兼有氣品某敬而愛之門下於門生故不能無情如楊生者尤望曲加培養以就其名他日爲桃李生

色某徽寵亦非淺矣

與陳孟嘗

春初李茂承來得手示茂承雅流畫師詞客乃是宿習陸沉冷曹賴此生活耳數日前敝門生徐溧水見過又得手示并會試錄之惠丈尚書名家乃主周易所得士宜昂然無前乃在十名外豈留此他日傳尚書衣鉢耶一笑某宿疾頻發又加目眚經月不愈篤思家山遂具疏請告如得旨放歸西湖漁磯足支餘年也伯闇去歲稱王人於此某方在牀褥僅於書室中一再相叙會周彥雲孝廉作客遂同舟而歸追憶少年共事眞一夢耳伯闇前月已渡楊子春初喪偶從太夫人行良苦以足下情至故爲悉此

又

佳刻已完捧觀喜甚從此洛陽紙貴豈減左生三都俚言尚未握管因所居熱甚日夕如坐甑中不堪鞭策腹腸是以緩比遂無一字著撰不然豈敢得罪期在旬日內課寄工拙則不及謀

矣一笑盡夫升之賴庶幸俱與試差不辱噓借曹生爲足下妹婿而師資乃及不佞舍近求遠豈以足下爲東家丘乎一笑

與陳季象

旬日見僧孺知足下病腮毒相念甚切昨奉教具悉所苦佛慧綿尚未到今以弟所有先償足下笋乾家所製頗佳風味在天目上今奉少許不能多也天目笋乾今歲未及買他種頗有恐不堪充貢故不敢進一切痛苦無非夙業足下幸以慧力懺除少差便當覓晤以盡紆積

報李玄白

序方搆思復以對客截斷完卽馳上跋語不妨先付工人書牘往來掌大紙足矣不煩長箋也并告

答李旌德

昨歲姚生宗宸索書倉卒附候猥見省存推鄙姚生及其諸子老驥與三汗血俱叅伯樂之馭他日同致千里詎惟桃李之光生亦借以生色

矣丘老廉來辱惠手報兼以多儀謬見推奬情隆語謙感媿何已又知愚徒君實亦附華宗又添通家一脉此君篤實而文遒回仕路近又以内艱歸視郎署如天上大是可憐丘君佳士亦厚姚生言其幼子更奇受知門下希特爲拂拭一青其衿想憐才熱腸注存久矣

與李君實

寄到十日稿文益純正此秋高薦無疑自今惟熟玩嘉靖以前名家程式文字以助其格律散碎文字束置高閣可也篇中尚有雜用子史句調處可極力陶洗之務令淨盡一從經傳爲佳至祝學道已得直指薦悠悠之語眞可笑也來稿爲周申甫借觀且未批評故不得付升之當置後信陳孟嘗爲此中名家可一拜之

答李旭山中丞

老丈在齊魯時偶因羽便兩通記室生平之誼山川風露之感亦何能悉也一嘆老丈開府淮揚廟堂簡任甚篤控扼吳楚逆銷海氛於是焉

在適拜使問知已下車喜不可言南都距節下一江之隔而摳趍莫展脉脉之款亦托之清風朗月耳以老丈宿望大才尺水寸波便足霖雨天下雖衙門創設兵卑餉薄在老丈持籌自有妙用即有事留京吳會與淮揚相表裏金湯在焉可恃以無恐矣弟無狀專南雍垂三年今以宿疴驟發兼目青踰時職業曠廢遂上疏請告如得旨放歸藏拙湖山間亦飲河至願也惟老丈教之

報來夢得

展手教如聽梧桐夜雨蕭瑟之甚傷哉貧也奈何人間遇合不過朝露之榮達人宏度寧足惱胸次耶願足下以此自廣耳聽雨草江都新刻益十首并楊貞復袁許爲四先生稿今奉一帙

與姚伯道

久嚮足下高誼無因緣得遂把握至今缺然足下所居爲吳與山水奇絕處足下以高才嘯咏其間海内才士墨卿無不知有足下西嚮而納

贊焉人披朝霞尊開夜月何其麗也不佞近爲先人選一丘頗有意茗雪間青門白社或遂從諸君子未可知不佞迂愚陟世悔吝隨之誠無足比數而白雲之情或不爲諸君子所棄以此爲足下鞭箠使可乎友人周叔宗行敬附數字且以爲良覿介紹耳

與袁徵之

六年之別幸有此日之晤晤數日而別別又不知幾年人生信風萍哉江南之荒極矣人心思亂恐不可安於青山昨與議中原之策甚長以語仲淳仲淳亦擊節足下幸爲我祕之今日見尊大人云卽日歸就足下敬爲布此

與甘子開

去春竟不及一面而別悵然至今數月前閱邸報見足下有解州新命爲足下策之家有老親豈能以青山老耶但此身一出須要拚命盡力做一番師子王搏兎如搏象所謂不欺之力惟足下勉之南北災荒民窮盜起此等時何處賣

垂打諢若此心發不盡便宜閉影青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亦君子所許弟則三復斯言矣足下以爲何如會稽曰文行揮汗布此新刻圓覺經敬奉一冊以助玄覽

報林尚炅

承餉蘭芬香鬱郁暎奪一室此大惠也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顧實甫

九日佳節不能從諸君汎菊乃杜門了館課此千古悶人事粗筆辱珍翰即紙敬墨渝永不敢歌秋風矣

答馬廓菴

貓一頭奉畜此貓純黑光可鑒目炬烱烱羣中

最雄者家細君甚惜之弟重嫂孺人命不敢恔
也約鼠盡日或奉使而南幸以見返如何如何
不能聞命然足下寔負我耳

報陶比部

向與足下面約十六乃移十七是日弟作主人
昨夕寒熱陡作日中方起步屨猶在雲霧中也

報陸敬承

足下置酒高會烏可無馮生不病即步武千里
何論勝騎無勤使人

報陳伯符

薄寒中人遂作數日惡尚未平也朝夕恃粥爾

報楊公亮

不佞臥病兩日矣即不能任巾屨何論從高陽
倡邪

與沈茂仁

背符護胸二事出家細君手製今遺令郎君祈
郎君服之與福幷爾不佞病寒不解且欲成瘧

不佞雅不善病今爾爾豈衣冠祟我邪

招余博士 博士通醫

先生處東偏不佞處西偏風馬牛不相及三月所矣念之頃不佞抱寒疾歷四晝夜不解憂其爲瘧今騎迎先生先生幸來是不佞病已之晨也

楊公亮見招

不佞四晝夜寒熱不已今且汪然成瘧骨岑岑立矣足下烏得作檄辭當枚生七發耶人間世

朝謔馬而馬牛而牛奚撐而不佞惡王子年語思解免耶詞令小藻即不妨屬纊況未及此足下知之

與徐伯魯

七律大佳第悵望二字稍露欲易作勞夢寐如何頃客問疾不佞好見之一坐移日體中幾不支可謂惡客矣已戒童子勿再入惡客幷語足下快我憒憒

與比部管登之

僕病寒熱五日矣憩且戚瘧甚憂之幸爲僕謝太史民部昨蘭谿趙太史書來屬致聲足下寧上人僕病後尚未見過募藏文出足下手定是當行明早佇教

與李給事冲溟

狗馬病未已不獲與丈把臂爲別邑邑可言丈行矣前途遙遙努力自愛嶺南古名臣息翼之地常憶蘇子瞻詩云日飲荔枝三百個不妨常作嶺南人古人胷懷灑灑若此拙詩一律奉贈侑以微物病人語不能工也通守張君精圖書之理道便不妨一叩之

與陳伯符

昨枉騎從見問感感某編方藉以慰病骨足下何忍奪我昨夕體中更劇人間世如火宅不佞當之矣

與沈茂仁

昨辱足下過存時屬發寒遂不得面體中復增咳嗽日可二三百聲且憊成瘵人生何可常旬

日前羯然壯夫乃爾便作老翁竊自嘲也見顧實甫乞致聲

沈箕仲謝酒

不佞病寒熱六晝夜矣重以欬嗽日可數百聲且與鬼爲鄰安能逐諸君子爲釣天樂耶使人無勤

報沈茂仁

兩日間寒熱間發下午發寒寒後發熱熱發汗汗後凉次復爾爾咳嗽日夜幾千聲喉間迫急干燥甚苦醫者又云非瘧豈瘵邪辱足下問甚感情至

報陸敬承

一病幾殆今稍能嘬粥有生氣矣弟咳嗽尚如昔爾足下所欲見即來當爲強起也

報楊貞復

一病神氣俱盡幾不能生數日間始能食粥浸浸乎生機續矣弟腸中有痰悶悶爲飲食障柰之何辱足下見存謹謝侍者譚山人書領悉

與楊楚亭

丈所善醫者幸爲弟致之昨辱顧得聞諸論病骨爲清謹謝侍者

報顧實甫

不佞一病幾殆亦以不得晤足下爲恨足下詢公亮敬承當知不佞病狀矣

與程年兄

月餘不得奉教歉然狗馬病至今未有間日下圭圖子告言別有期矣玄珠四十冊領悉工價即日奉上弟所須者不欲裝釘惟散篇成卷者爲佳謹二十冊乞市之俟新正或天氣稍溫時爲弟另印二十冊甚善

與沈茂仁

昨足下過不佞聞有偕來者時不佞與管使君敘別童子謝偕來者誤謝足下足下亮之玄珠印完謹上十冊足下當補工直銀數日不得聞問念之

與馬龍河

彼此臥病不能晤對懷哉懷哉臘茶一罈奉上謂不可無此味爾玉體比何似何日可出不佞已得請于當事者矣于告當有期也法界圖一幅附往

與甘應溥

數日不晤念之遲旬日便當遠別眷言聲教愴神如何

上張釣老

不佞遲南發當不下旬日朝夕幸足舉火不敢數煩臺餽重累清德謹辭諸庖廩

與楊復所

寶坻苑君神鋒邁上志識虛朗大是國器久欽下風願得北面足下一印正舉子業謹爲道地足下幸啓寶藏示之敢先諸掌記

與萬年兄

不謂有此別令人依依贈我佳章鼓枻時吟足當次面徼寵多矣敬謝掌記

報陳伯符

不佞行矣足下忍無一語幸卽命墨卿更祈一趣惟寅行之二丈足下玉質致如桃李勿復輕試道旁珍重珍重屠長卿遺不佞牘囊足下袖歸幸發來

與費國聘

每手足下十絕作曼聲歌之翔翔乎喜欲狂矣足下異日便當爲此道長城令于鱗元美而下皆作傖父面目足下勉之乎謝姚少宰書敢徼惠玉趾

通州報李宛平

丁丑冬耳門下遺沈君典書令人感慨髮上穿冠去春且紹介陳寶雞先生一造門下有成言矣屬大國多事而寶雞就邑是以未得請于閽人嗣茲臥病徵悰莫啓眷言令德傾注可言奴事甚細偶因惟寅轉白廼遠勤手牘深自引謝門下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令僕爲小人也半月前買此奴不及致詳遂煩爾爾僕之罪也門下弟謹三尺僕得不失原直徵惠多矣謹謝不

敏

報楊公亮

時對客譚適長鬚持牘至辱惠扇頭高文妙翰每一把玩心開目明長途欣賞欠于面也二十四日解維故人遠矣我勞如何投筆氣結

報陸葵日

適楊家長鬚至承惠手記扇頭見惠泱泱乎大風哉歸途把玩如侍嘯咏即紙敝墨渝不去手永以爲好爾言笑毋相忘也

與劉年兄

僕夙欽下風以狗馬病竟乖良晤可爲恨恨茲行矣友人周夢醒寓都城東偏其人高士玄脩有年僕所敬事者念其孤居啓侮敢因陳兄屬之門下倘荷記存即周君長城也不揣輕瀆悚仄可言

報陳伯符

數時不奉叩足下遂登詞壇令人驚怖扇頭把玩不能去手復爲細君所嗤當歸示長卿共爲

雄快也五湖三泖不佞且與長卿共之廼不能有吾伯符眞令人短氣大作足當西子嫫母當屬不佞遂不敢吐一語有俛首南爾昨得家問鵜兒痘幸無恙數月遲此一朝得之喜不可言因念足下遲弄璋問今至不後問幸相示二十六日挂颿矣惟寅行之贈言何不再索之卽不及馬大行劉大行四月行勿爽寄也

報屠長卿

不佞乞歸狀具問頴上吏得致不此日猶次潞河二十六日揚帆矣得足下問良苦此中東南罷邑多以宅科貢遷客而足下以治行調守當事者似欲足下稍振緝之頼上舊政當屬遽廬矣嚴次公云莠盛苗穢何可不鉏願足下仁心爲質佐以威嚴因病議藥烏得薄催科也

與何鳳亭

徐生奄忽念之酸心不佞此日挂帆矣遲旬日門下亦作南行客遊魂旅襯何時返故鄉也仰累一爲之處不欲門下獨爲君子謹助二金

與沈几軒

兩日前得家問鵝兒幸無恙細君念此晝夜攢眉乃今釋然此書寧詎抵萬金耶因念別時郎君病脾今佳未陸伯成在此追隨旬日頗益譚笑別去悵然念此君貧昨語刺史公少資之矣恨不能多也吾眼中無足下忽忽三旬此日挂帆東天上故人何時晤對勞心可言八絕大是佳竟恨薄劣不能一和此道中足下遂獨往乎抵家晤伯闇士雲當出示之共爲相思耳茂仁足下勉作功名窮在下風以遲令譽

天津詒馬心易大行

今日乃見使者之榮不佞卽不爲阮嗣宗何能不快快也滯此七易晦明矣精爽幸動此中諸大夫日下或可望挂席爾病夫不能懷刺詰朝良晤足下爲政矣

與李臨清

不佞自去秋得脾病病數月不解厄然骨立也幸爲當事者所憐遂得予告登舟幾二旬矣途

中艱滯日搖尾向人良苦遲見丈眞以日爲歲
波臣在蕩濡沫皆恩知丈情至不煩費辭專力
叩頭不一

汪潛齋

道此亦欲一覩雅流涘我塵抱昨偶物色鄭山
人類書遂得徽惠半面竊聆咳吐煥若開雲雄
快何已詰朝解維恨不能信宿津途一窺園亭
爲花鳥生色也賦此馳蒼頭代申區區幷錄上
秋海玄珠一部賢嗣定佳物宅日當備鼎齒爾
晚香亭詩當遲寄不敢負弟乏餐英之調恐唐
突此君或點清賞如何如何鄙懷縷縷

朱何城

歸舟時雞三號矣如聞釣天而蘇迄今營魂未
靖謹遲老丈促膝一語卽揚帆矣

甘應溥

片帆乘風冉冉春盡良朋云遠我勞如何遲數
日且渡黃河屈指故鄉親賓相勞苦當不妨解
纜也

與張二哥

未至南旺十餘里見去役踉蹌道上即驚起問故得遭盜狀良苦昨莫晤大哥輒念起居不已創不害否能自消息否老師清白聲即鼎鐺能辨何以不信于若曹乎聞所居大曠故宜爾爾不如別卜城市爲策長也幸與老師計之通州問宜小諱恐直吐重爲師母憂爾大哥停停淵詣此秋必當騫騰吾弟暫息天池扶搖有待幸勿介意不佞此行仰累老師實多遲數日且渡黃河端陽前作故鄉人矣青山可耳何必金門第念都門聚首時不能無風萍之慘耳勉矣自愛後晤未期賦此不覺氣沮

朱任菴

別來旬又半耳遂渡黃河雪濤烟嵐寓目成興追惟情款我夢如何欲作一詩道意爲他責所迫不果然終期不負耳舊作數章遂汚扇頭今寄送外寄汪潛齋太學書一通幷扇二握晚香亭詩一幅幸命使者致之臨風氣結不盡區區

周河間

具故城問後聞錢直指行部且近奮致一書籍其力遂得問津齊魯且出境復晤曹使者波臣不復號斗升矣此日遂涉黃河長風怒濤寓目入唇事事不惡第悵然晨晤增忉怛耳董使君考績序勉成之殊寡致可爲藏拙乎負母詩當遲後信他責多遂爾然不敢負也急足便馳此急足隸通州憐其途遠幸資之一驢臨風不任縷縷

朱東阿

暗張秋作伎夜飲擊楫晝談意氣可知也遂爲風萍乎念之此日已涉黃河遲旬日且與邑大夫相見當致手書共爲相思耳向云故人者雅客也能言彼土山川諸奇甚悉更懷其一飯甚德之不意不諧孔懷遂扞世罔吾丈已許不佞庇之矣幸毋寒息壤也于先生此歸遂作碧山學士吾丈可以邑乘屬之急足便附布一問槐亭詩陳思王墓碑文及新茶當附後信弟遲阿

膠最上者尤急耳不具

與諸工部

發潞河數日得都中問知令親同行念在通家欲求一見諗亦抱疾未果時屬蒼頭省視分甘問苦聞令妹在舟荆人頗爲屬念媿不能一通殷勤爲恨恨耳此日已涉黃河旬餘可寧家勿煩遠念也犬馬軀頗力醫藥比小快寓目濤聲山色差足成趣未緣晤對懷哉可言風便馳此惟冀爲時節寶光儀不復具

與張邳州

早發下邳濤激岸移倏忽二百許里雄快哉急欲與丈一晤傾吐積私病未能也賦此馳蒼頭代候亮之聞此中酷疲而吾丈德聲載道發硎之刃固無全牛也第恐棲棘之鸞且莫遇之耳纔纔未悉

與張邳州

青陽謝候朱明啓節每一相思髣髴濯纓亭話別時也此日已渡淮水故鄉僅隔一江金門歲

星何如碧山學士耶道左遇君家蒼頭賦此道
意胸中諸奇不能吐一二也諸館丈泊箕仲伯
符乞爲致聲咄哉故人勉旃眠食弗復多敘維
揚道上

與方衆父

與足下爲九月約月且中矣而猶未闡命得無
浮沈乎遂不能止林君之行足下幸善自爲計
啓南中牘我社中兄弟何沒沒也天乎瑟琴不
調必解而張之幸爲我致聲諸君子可詳味此
言又曰

與林生

菲儀何辱推却如不獲命卽十往返不聞也方
明齋書附上乞槭封致之龔子負恩不佞每見
賢父子如負芒刺反辱引謝愧如之何

與林生

邂逅清揚適我可知矣此日敢飭盤飧於湖上
少佐清言敢因行之以請

與鄧將軍

家畜此酒得飲壯士主人卽不能飲不辱此酒矣六橋煙月且與將軍共之幸毋以書生棄我

與朱秀水

里人有娶婺婦而爲人所訐者遂致相離其情良苦倘能再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二人是已一笑不佞憐一故人以此爲助幸垂恩焉

與鄧將軍

不面將軍兩日耳遂令人牽思承惠孤鶴謹領渠有凌霄之姿柰何作人股掌間物支公眞知

言也羽翮旣就不佞且乘之去爲十洲三島之遊寧復戀人間耶敬謝

與周行之

日者面相結以此日寓目吳山之巔柰何浮沈也晏坐對妻子不覺怦怦心動焉七言寡和不減白雪容勉圖之何日戒行李不腆之儀引意幸存之細君亦有所修于嫂氏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兩日遂闕追隨如何如何

答包親家心韋

親家英資冲度如利錐處囊洪流未決周旋雖近頗窺一二矣承留心法道欲助鏤板大是勝因即日或返拙園當參校藏本擇其急當流通者送上經板式樣須照吳江新刻成惟識論其板現在楞嚴寺印施乞請一部觀之書樣數紙一紙稍合亦未盡善俟不佞面商何如

與屠長卿

西湖之遊詢樂乃不能與足下共之夫不能與共之即又奚樂也不得從足下且願從嘉則先生聞其客王京兆何時歸來儻得湖上樓居背葛領引南屏領一湖之勝三五之夜汎舟西泠沿六橋夾孤山入段家橋而歸喜不能寐行且客先生於斯焉而仲父事之幸爲我道地先生勿他之也不佞數日後且歸檇李寧家尊人已乃入茗雪汎五湖出姑蘇然後之雲間訪故社中諸子與足下會即與嘉則先生同歸指蒼天以爲證當不渝也不佞與足下交情即管鮑不敘人間世竿牘往來即朋而不心者率能之即

先後奚當數數言之足下有蓬之心矣方生送李孝廉北上孝廉聞計當同歸近不得其聞問所奉足下約者遂浮沈至此剞劂工給事署中如何新刻幸即寄我

與周行之

寄牧座主陳老師書一通書儀一封內銀五兩寄丁郡理書一通漢銅器一事二件畫一幅寄朱彰甫書一通綿紬一疋以累從者欲作送足下詩即不難爲一故人倚馬顧不能奈何即今日未行詰朝當追送江滸或有以報未可知也足下過此不佞不能館即它日誅無禮曹其首乎敢蚤自貳惟足下原之

與孫吏部

此秋入錢塘晤周寧宇年兄有才如此豈可任其淪落足下居要津一言重九鼎大呂幸爲之地非敢爲渠遊說知足下憐才熱腸當不在不佞後爾此日得輟館聞豫章甘雨出爲御史此君吾以上人足下幸交之匆匆賦此不及相思

與金伯韶

向宿際公房蒼頭將牘至何翩翩也次日別二項即屬轉約足下相見鴛鴦湖上迺足下竟以玄都之驩負我足下其何有於不佞獨不念不佞遲見君子眞以日爲歲乎昨夕月大佳幸二項不似足下負我子夜踏歌興自不淺即何賴足下今遣書讓足下足下有意乎今日之事足下爲政矣

蓮池師

夙欽大德欲得膝行而前一拜下風聞大德此日有五臺之行道必經姑蘇管志道先生其人通華嚴宗某石交也敢敬徼寵于管先生而一聆振錫其何幸如之二十二日發檇李矣敢因周道以請惟吾大德幸許焉

與劉鹽官

昨奉門下今日約顧今日爲秦柱之遊輒留連不已且欲一見海月門下有意共之乎來約願以詰旦

與金伯韶

至海上覽觀日月所出潮汐往來便欲一吸盡之此數日胸中何能一日遣金郎去也至秦山謁始皇帝祠見金郎題詩處翩翩乎見金郎矣此日已返鴛湖金郎第戒行李詰旦且鼓行逐金郎方衆父至否則與俱來勿失也

與徐簡菴

病歸尚稽修覲聞門下買山陽羨不佞素存此懷即不鄙當先卜隣矣張風鑑者向未識其人即何從有手書江湖間有此亦非怪事然緣此坐繳高鴻于青漢之上則何幸如之謹謝下執事日下且詣姑胥或遂有陽羨之興更祈爲不佞通一語于山靈也

與賀伯閻

吾與足下謔足下遂大怒足下愈大怒吾愈謔足下果不出吾計中也足下性剛急吾故學圯上老翁小抑足下孺子乃不可教乎足下試念之焉有馮開之而薄故人且薄賀伯閻何以爲

馮開之足下卽芥蒂吾吾不難引過吾卽引過足下愈不出吾計中愈不可教矣足下請深念之不者吾且停橈河上遲足下一笑爲樂也

與萬郎

是日鴛湖夜語遂成別乎伯遠家訃至甚念足下足下與于三哥偕甚佳不佞歸自武林時當小春馮先生彈鋏而歌無以爲家家于水上時時從金伯韶孝廉項君山兄弟朱彥吉諸君遊或變名姓爲酒人宵然喪其天下矣天下事有足下輩任之巢林飲河自同燕爵不佞何不得乎君山項四也于三哥知不佞于布衣時懷之特深欲治一牘爲問卒卒未間幸先爲致聲北地多寒珍攝是祝

與屠長卿

至檇李數日而家君自清溪回具言足下所以款遇甚厚無何且遊海陵謁王館師先生王京兆兄弟此日再次姑胥得家問婦免身一女且不育急欲返錢塘一視之而平頭適至惠物領

悉佳刻乃及鄙言陶鑄不淺萬一離妻子眇馬聒之得無以魚目爲明月累平嘉則聞已行不佞且追之湖上爲十日飲然後就足下縣齋爲家君稱謝且與足下面語所私天下事卽全牛當必有遊刃地今不佞且提刀而立足下當有以進我也

與劉誠意

眞州幸奉光儀兼荷教督卽何敢忘之此日入錢唐六橋煙月直是宜人吳翁爲八月期尚在想望卽翩翩而集當不自私也君侯種青門下之瓜可爾何乃復扞世罔凜秋戒寒勉旃眠食自愛

鄧將軍

此日遂歸檇李不及與將軍別昨致書宣城沈太史爲道將軍及相慕狀太史來歲二月有西湖之約卽將軍未遂移鎭當有一會大快事也失盜事甚細以爲軍吏憂累無辜幸罷勿復論

與李大

兩詰齋頭而足下俱以衰絰見向來積悰未能傾一二懸心如何故人羅文學玄叔與伯闇洎不佞所謂共擔纓薪棻者足下故當具之不煩曹輩遊揚也今歲小著眉宇戶外之屨滿矣館穀之謀且乘順風渠故未嘗屬不佞而不佞則有心於足下敢以代伯闇何如渠生事能自抑節不類伯闇搖霍修儀卽小減亦可惟足下念之

與李二

至姑胥方與管登之相見蒼頭持家問至細君免身一女女子亦不育念其羸憊急欲馳歸踪之詰朝發西水矣相見時足下當爲梅花主人也

與袁六

君家兄弟乃復青衿乎得白下問髮鬅昨歲秦淮酒家慷慨悲歌時也丈夫舌在乎勿復憂不遇幸勉旃力田六郎少年或不能抑情從理此亦何害顧問六郎此日仍從酒家兒呼白此何

爲者脫有之願六郎亟改之曩侍尊人泖湖頗以爲念爲人子柰何憂其親乃爾分在肺腑不敢不言

與屠長卿

嘉則先生尚在署中乎不佞意先生日暮且道檇李且從先生而西坐欲急睹細君無及矣當飯館湖上以待敢因足下言之東南諸大夫所不以覲行者獨蘇松兩郡而足下在其中歲寒之盟天寔相之矣有懷面吐不言

與鄧將軍

是日面相約今日與將軍會湖上將軍出舟不佞出酒日中相見幷一約候將軍

與沈大

此日湖上游樂乎急欲從足下足下那能無意幸即駕青雀勿枯我雙瞳也十六日得見君家從子出手書相示知足下在語溪柰何以百里勞故人乎爲畫眢人故自佳足下眞知我念足下老矣夜卧誰爲搔背痒也蒼頭回六日書想

已致故不細言

與友人

不佞與足下黃金臺作別差池至今誰謂河廣曾不容刀柰何間吾兩人驩也歲莫滯武林遂不能出戶時載酒西湖之上飛屨兩高之巔坡公蘇小時作伴侶此間饒于風物嗇于人倫即不佞超然爲雄伯足下輩得無以扶餘國王易我乎不佞遲見諸君眞以日爲歲元宵後當不失命棹爾數字寄心擲筆意咽

與項四

隴上梅花且發過數日當爛熳願從足下一賞之勿辜我歲寒雙眼也前暮宿湖上次早大雪此生平未睹恨不能與足下共之耳大士像遺三哥乞爲致聲

與李伯遠

歲暮滯武林湖上樓居差足散懷登眺之樂亦自楚楚遠念心知不能晤對爲勞勞爾足下家事宜善爲調停氣求平勿求硬是足下之福也

恃在肺腑不敢爲曲語以媚足下足下深思之
白米十石領悉陶朱公手段乃爾小耶過此當
益小呵呵梅花後當與足下晤也

與方外

不佞行至眞州始知與先生左帳然而南先生
資一劍從一少姬而西入關不佞且謂先生遂
著五千言從青牛老子而逝不謂先生復遊燕
也大人處世時而皎皎時而溷溷時而冥冥時

而錚錚如虛空無依雲物變幻先生能之乎不
然者尚當尺尺寸寸一例搬柴運水弗造業也
不佞此日與妻子暫住錢塘來歲且卜居武康
此中民淳地僻此六尺便以付之離縣十五里
有一隙地可千畝九山環抱迴與世絕先生倘
飄然相就結野衲數輩讀華嚴其中畢此生一
大事因緣豈不快哉半月前得見郁雲和先生
先生於神仙服食已有眞傳欲與先生共之謂
不佞招先生急歸先生得無觀皇都之巨麗察

天下之瑰妙入而不能出耶不佞所善吳定石先生其人年九十七矣少年舉孝廉作兩州刺史棄官入終南遇異人受丹訣丹成置石函中俟功滿服食今遍行天下及外夷言堪輿家不索錢日行五百里故與民部郎張鈞石先生游先生幸訪求其人與之俱南勉矣夜光勿輕投也珍重珍重

與友人

不佞不善臨池家有毛穎先生數十輩老棄篋笥中柰何敢復侵他家管城耶且其人索價甚高邪茗之賦不足供也君家桂樹芳叢坐大山之麓而欲以塵露附益之過辱齒頰適以增慙

與鄧將軍

將軍居此中索莫杜門咄咄書空謂天下無知已耳將軍姑待之大丈夫如龍能伏爪亦能乘雲有才如此豈池中物也改歲不佞且具巵酒呼將軍湖上倚劒青天歌曹公老驥伏櫪詩一笑千古將軍願之乎爆竹等物秖領須花筒甚

急有則幸遺我嗟乎長鋏馮先生豈兒女子股掌間物哉此意願與將軍共之珍重珍重有一茂才欲爲將軍西席卽可當言其人也

與屠長卿

不圖與足下遂有隔歲之別元旦來連朝大雪昨初霽兩山晃曜如銀衣鶴氅乘輕舟遊目其間甚自適也客有來云足下形神太勞願足下采道家言少自節嗇勿憂太夫人去歲冬月遣田奴白一事至彼聞嘉則先生曾以白足下而足下庭發之遂裹書歸田奴可謂解事至爲外家故人復蒙相原則足下非堅瓢也歲內得君典書渠爲青山計良善春莫當有五湖之約亦何能失足下詒足下書未及卽致爾日袁安幸不至僵臥過中和節且得詣足下索足下白雪詩爲觀爾倪雲林墨刻四幅普門品一卷貽足下寄情微物惟足下存之

與沈君典

君典年兄足下朱彥吉還道足下青山狀甚悉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足下得之矣此日得足下問甚喜遲魚服期眞以日爲歲柰何復有齊雲之行卽夙願三月歸途畢之諸公者當尚未至境上也郁君隱迹最深生平未嘗輕見一人輕許一人卽有相見者終日坐一語不吐其人意不自得乃獨鍾情于我輩亦欲亟見足下有所屬記願足下魚服奮一來足下卽來幸卽爲期相聞不佞且遲足下于葛洪領上勿負尾生也來時僅可携一二蒼頭稍多恐遂彰露男子張

君嗣徒自苦爾武康卜築敬待足下決之貢翁居此不佞尚未及銜杯酒接通家之驩且負耿耿犀帶細穀之惠謹領報足下以端硯一枚川扇二柄自媿木瓜遠辱瑰玖惟足下存之此日對妻子賦杜公瓜盤生棻之句何能不依依良友尺管通心敬亭在目相見在近勿復多云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答田子藝

三月廿日出門以足下縵園草自隨淹留吳中幾半月至檇李復半月以舍弟有小訟且留解之亦何暇及采香涇耶朔日返武林足下一札及越絕改本始省入碌碌酬酢并前委心調序文俱未及卒業更遲數日專力奉致不敢誤樂

子晉病疫已差暫返吳中樟亭太舅索負赴語溪歸當爲足下道意新添小孩且滿百日辰下病足瘍少損驩笑但得壓驚詩豈吝補湯餅耶一笑

答汪文學名應選

去夏執手忽忽易歲念足下瀟然襟度義命自安眞不可及也如此人天豈負之麒麟之錫當踵至矣姑少俟之僕以三月廿日出門徘徊吳中及故里者踰月朔日返武林始獲展足下手札兼領厚貺具感篤密使者以四月朔日至留待一月又染時疾幾至不起賴令親護之歸今附數字報謝二三塲舉業評定當負便轉致爾日匆劇少緩勾當幸亮之向議陸續刻二十一史此一時盛事足下試謀之得二三有力者首事後不患無繼之者僕今冬完大兒婚事來春當與足下定議不敢再爽此期溽暑方進惟保護是禱

上史緯占僉憲

每月潮期至初弦始大此日天吳戢威素車不至恐無以娛長者故不敢請耳況尊罍已潔榜人夙戒湖上之約敬俟歸轅

與許然明

方遣奴子走領佳作忽蒙枉擲展閱間光騰座隅矣江干作主邀史使君詰朝蒲酒願與足下共之

史緯占使君

昨湖中幸從半日色笑差爲遠別一慰早走送闇人以促裝謝不敢固請小詩課完專人嗣致兼金高蓋之錫門下所以覆露我者托物見意不勝感戢此謝

答來合淝

足下改合淝至今兩接手札且辱分俸更有裹言足下之情厚矣此中數接貴邑鄉士夫詢及足下無不舉手頌廉平間道足下嚴者豈廉生威故宜爾耶然足下一片古人肝腸上帝諒之矣況相知乎今歲行取消息大都不遥匡廬之

與僕即不淺計足下豈得作主人苦茗二封足
慰相如之渴以此當天上金莖矣僕素志無廊
廟投之山林如籠鳥得釋豈復更有他腸取後
生描畫頃三月二十日出門徘徊故里幾四十
日朔日始還武林使者至僕尚未歸累其往返
檇李敬附一箋報謝何時親足下顏色道此不
覺悵然足下所舉士定是佳品其試卷幸錄副
本寄示兒輩足下廉俸入不足供尊人甘脆萬
勿效俗態有便時寄片紙慰存足矣

與江子振

一別四十日不意丈未行錄惠閩部疏架上添
一奇書時時臥遊異景奇味益爲丈津津矣令
嗣佳品當一日千里攻玉之責弟不敢辭何日
戒行弟當走別

與趙吳江

僕中林之士明府過採而客之有厚幸焉別來
已歷艾節伏想起居清勝爲懋漫成鳴琴歌奉
贈不揆拙陋錄請裁教武林琴師徐某其人絕

技江以南名士俱飽其名門下儻有意當令謁見溽暑方進惟保練是禱

與沈少卿

四月初十夜別足下明日至長溪訪沈茂仁業先往武林遂自武塘返檇李以家弟有訟事留爲處分遂踰半月朔日返武林寓竟不及迎足下稱西湖主人足下兩至武林俱以夏舊歲猶不失一晤今歲方與足下有期而反失之諺所謂上廟不見土地豈不爲湖山所笑耶顧實甫期秋風時見訪且了天台鴈蕩舊盟盈盈一水不能窶裳足下能與俱否十一日舟中成嘲足下新有所納二絕句今錄上足下能踐斯言否

與藏師兄

朔日至武林以史使君方行款之碌碌數日偷閑復作詩文新舊逋文負幾至堆案頗以爲苦朱先生暫還海上又當督護兩兒望仲淳來何爲不至豈別有所適或留滯楞嚴耶師兄行在何日晤處檇李若溪惟命朱先生約望前至館

至此時更無係累耳

答田子藝

縵園心調甚佳詩餘逼眞秦七黃九南北詞施君美下高則成上必傳無疑雜劇是北調傳奇之名通南北歸去來以南調稱雜劇義似未允不若改稱傳奇爲妥且淵明貧士中間鋪張未免有富貴氣足下或借以自寓可也試酌之幼兒辱壓驚詩讀之爽氣溢目足爲此兒生色又承教紅縷係煎餅事用事切當但祝意深遠非所敢當有感刻而已寄屠長卿書當覓便致之昨略閱越絕校本足下亦未有定論當爲卒業俟面時商搉新調二帙先歸序文遲數日課上

答心韋親家

今早小僮具一紙相聞既午而使者至復領岭茶之惠具感綢繆刻經之會共結勝緣千生百劫受用不盡況一時苦惱耶一笑某事道尊頗有輪臺之悔惜不及收功更無他腸鰣魚方遣直至江干收買醃過便當馳上

與史緯占使君

湖上幸奉清驩次日遂不及遠送爲媿小詩書扇頭奉贈少見數千里一念麥門冬出筧橋者爲名品久服宜子夏月煎湯服甘香宜人加人參少許北五味二三顆爲參麥湯生津益氣固精減便液有神驗今奉十觔藏之用微火焙貯陶器中安乾處常宜近火用時去心如堅硬從飯鍋蒸踰時卽可剉矣門下丰神如玉情深器遠必爲清時重臣福澤天下此別當日望之敝地緣薄方爲悵結溽暑日進惟珍護如宜

與友人

方俟詩成趣駕訪足下而未果記到知足下病疝季蘭之誚竟無以報之柰何徐當走齋中言別不佞自喜爲湖山所收業指青松而盟之矣足下幸無詛楚疝不妨食但謝岐黃可耳惟加保護

答藏師兄

別師兄倏已半月待仲淳至杳然念之頗切爾

日正遣嫁方氏侄女昨已成禮俗諦中又完一件業障朱生齋師兄一紙至念其半歲空閑欲爲覓活計汪生刻史之約待不佞至眞楊間商之今非其時也他緣尚未有端柰何須朱生自覓之得其人以告如相知當爲助說師兄行期定否乞密示渴雨昨得之恨不多且不均耳早涼遣報

與友人

頃晤湛如丈即詢足下知爲病所苦甚相念以遄歸不獲走面耳湛如使者來得一紙讀之凄然如對秋雨有才如足下豈終蘧落幸善自愛七月中再至武塘當以枚生七發起足下數字占報未悉

答朱汝處

前月廿八日走候足下得見老伯知道體漸就康復次日遂往武林計足下至此當科頭箕踞相對長松之下而竟爲祝融虐政所苦坐失良晤迢迢遠別黯然之感傷如之何道之眞以爲

身暑月戒道似未允尊生之義惟足下保愼欲作一詩送足下方與繆仲淳談未及握管當補作寄奉居此官不難執之而已想足下已得之而芻蕘之見亦不能外此楊梅方侈不得與足下共噉今奉十觔

與同年張日觀

淨慈一晤忽忽朱夏伏想尊候清和爲懌每有意及丈在彼一泛東海謁補陀大士秋冬間且爲小兒畢婚當收期明歲矣屠長卿兄索居無聊向聞丈時加濡沫雪中送炭政不在多爲德必卒深願望焉又聞丈欲爲令器擇師弟門人陸時仲名龍寧其文章行誼足稱吳士之特且居父憂於遠館尤便生平不輕薦師非信陸生之深而恃丈之愛豈敢喋喋風便馳此

答沈稚咸

別足下次日往玉峯三日而返一宿管先生齋中再宿吳江朔日始返武林泝出門已四十日矣初九日樂子晉至坐不暖席遂辭去爲長安

之行傷哉遊子病餘衝熱甚可憐念約附書長安俱托足下於家牘中致之想與足下成言矣貝葉經函尺寸再附一紙惟爲製造價銀裁示容即付上旬日間又遣一侄女亦爲舍弟了未完以弭來患時仲還自能悉之文卿買楚姬以北可謂收之桑榆但令王明君改嫁單于又盡法其父琵琶苦調柰何能聽之一笑寄來毛頴兄弟俱一可當百惜僕書拙辱此君耳謹謝佳惠一紙附時仲時旱甚日想雨如渴想彼此共

之

與周申甫

昨從茗溪歸大水膠舟小水竄折小民縣秩待雨竟不至柰何室中如甑揮汗不止足下此日能休暇否儻不憚觸熱相對嚼氷可乎

與繆仲淳

同師兄審仁王何似弟廿八日早至武林首問林奴已愈此足下生之也見白君問仁王穴情渠云甚眞的界水自頂分下汪氏地在水右其

勢環左起頂泡而來並非岡子不知足下能物色之否超山回龍地弟已得之俟少涼細審孫竹墟尺一付足下又徐孺老熊存吾二書并足下舊留書俱付去此老有入蜀之約不知此時猶在錫山否驥兒畢婚期在十月先期兩月行禮赤手措置無策借貸無門苦不可言來歲作授經計西江水安能拯波臣之厄哉一笑毒熱方深望雨如渴五六日雨不至歲事休矣米僅堪接新柰何見中甫乞先爲致惓惓此歸甚佳七月間當來看之如七月不能行當促足下至檇李相會商決地事然後同行所祈惟保重一綫不絕之身勿以多情自累惟存此言

與藏師兄

某年餘四十齒髮已衰根器淺劣障緣深厚所賴骨肉師友猛提而痛拔之或能少救萬一師兄此別甚不能爲情又爲婚嫁所迫不能相隨入山悵惋何可言承示日用間但可四分世緣六分已事敢不佩服達觀師乘雲去來不可方

物不知辰下竟得一晤否師兄爲法道不憚三伏行役某居高屋下凉風四來僮僕揮扇猶苦炎熱況涉道途師兄此事便如閻羅吞熱鐵丸相似所謂隨順覺性不爲情泥所陷者念此但有慚媿欽服而已晁無咎猪齒臼佛贊曹林兄五日頭陀記并拙製跋贊水鵝姑行俱寫一通奉上又麥門冬一斤諸惟爲法道愼重會傳伯俊先爲致聲尚欲作一詩懷之而未及不知此後有便信否掃石之期不敢忘大都三年内償

之耳

與侯師之

昨自苕溪還知足下枉顧兼拜佳貺有失迎款詢起居知避暑湖上敬此相聞室中如火甑不堪延上客當從足下入山爲信宿清話懮積濶耳

與李君實

尊公來得手書知有補廩之事得之亦佳但足下萬里八駿豈須念芻秣哉頃以送藏師兄至

茗溪往返旬日昨始寧家造物者於江南赤子既投之水再投之火恐當盡滅之無計爲赤子請命行且自同焦灼柰何足下長日何事功名得失自有大數讀書學道此所急也不者即重富貴馬牛巾車更何益哉藏師兄即日往清涼足下不可不一送吾送藏公返清涼詩一章錄示足下足下其繼之吾雖與足下相隔精神往來如日夕相見項于王馮鑒之戴升之諸君子可示吾此意周繩父病瘵可憂

報李玄白

郡城一晤殊忽忽未暢人意朔日返武林復爲藏比丘還清涼送之茗上旬日而返天久不雨河底龜裂自斗門至松老百里內不能通舟豈欲使東海楊塵乎一家饘粥不足深計恐從此多事即湖頭花柳他日俱悲端耳柰何足下付側理印拙課但印得第二草七義竟忘聽雨今索得二帙并前項二種各十帙完上昨見行取訪舉萬和甫已在前列矣足下必先見之吾兩

人當共此生色耳令兄曾歸否

報田子秋

某叩首子秋先生有道亢旱如此自有生以來所未見鄉民言初十日前無雨當束手矣世道可憂誠如來諭妖星未之見有之定非佳兆肉食者不足濟變即有緩急丈夫當扶義以保一方豈能坐作魚肉足下何以策之聞河南楚中俱熟不然挈妻子暫爲就食計亦一說也昨漫作水鵜姑行錄呈博一笑

答趙吳江明府

五月初錄上鄙作忽忽一月浙中旱甚水底揚塵初六竟日雨少有生色然高田之禾尚未能入土即日得甘霖三日猶可救也貴治水田鄉當必無恙得無爲鄰境攢眉乎問至并精絺之惠具感多情承令嗣之變是第幾郎掌珠墮地一時肝腸便欲決裂然門下方憂一方赤子幸少寬私痛加護道體徐生以四月下旬會於檇李令不知所向一相見便遣就鳴琴之署新作

數章請教政暇揮洒珠玉幸不吝飛示以慰相思使還馳此爲謝諸懷不盡

與仲淳

琅玡三公子馳使武林爲比丘尼如連求救事在常熟令令不知何人詢之似與不佞昧乎生者而房仲意不能卻足下幸爲策之或達陸司寇或屬中甫或爲別作方便但得此尼離苦足矣事幾不可知此柬恐不達故不敢及他語房仲原書附觀

報王房仲

眞實居士某叩首奉復房仲世丈開士足下不佞幸從尊公遊知有足下久矣足下慧資超絕一掃千古當今七佛退避文殊執侍何有於今之人不佞於法侶中最號駑怯悞爲達觀老人及密藏禪兄之所拂拭遂不敢自棄鷦鳥學飛雖復振迅豈能九萬里坐斷老和尚舌頭惟足下勉之不佞即老得爲栽松道者幸矣三伏科頭對書卷得足下一紙以當涼風萬斛快不可

言使還馳此晤對有日足下縣拂子待我

報凌元孚

熱甚不能攝衣冠以故不及訪足下辱貺種種扇頭新詩藻績滿眼想見歸途感慨悲歌坐空千古良用生色此大惠也

與周申甫

熱甚懶捉髮出門失候太夫人疾比何似希示慰

與守菴師

別師數年想道行益純人天瞻仰弟子益墮落思得從師及善友數輩行懺摩深山中以消夙愆期在三年內果此願耳妙峯法主遷化生平舌端作師子吼臨終未免妥尾傷哉兩川義虎不消一唾淨盡亮座主眞不可及趣此三寸氣在須力圖之既以自策遂以似師妙峯建塔定於天台師既在彼幸垂光一爲營相發心來春至天台果此瞻奉非遠

與達觀師

藏師兄南來以去冬十一月相見於吳興之城山得讀師示一紙以了然關主東禪法師二塔銘爲屬已勾當其一矣向來碌碌絕無長進惟青山白雲一念大是堅固可以見師知師結夏芙蓉欣慰之甚便欲飛棹相從爲資費所苦又欲措置爲驥兒畢婚期在七月行禮過此便踏芙蓉白雲矣惟師少住俟我

與葉章含

今日有主人敢扳明日新秋氣凉湖中甚可樂足下遠別能無戀戀乎幸許之

報錢湛如

旱魃爲災人情洶洶如天之福不爲大變一家饘粥不足憂也舍下崇德田俱拋荒尚賴秀水爲卒歲計但未卜究竟如何耳入山一說七年之艾平時不蓄以至今日豈及經營只得隨例憑天降下足下豈有奇策教我乎

答張紫山

達觀老師過夏宜與之芙蓉寺何日過楞嚴果

此一段奇事便當飛棹相從

與沈壻二玄

初九日風變傳言非一甚爲恟懼敬遣奴子視賢夫婦動定相距二百里便如風馬牛不相及令人纏結無恙乞一字以慰

報來夢得

自十月至今一至富春一至語溪一返檇李再至苕上碌碌奔命殆無寧日坐是缺焉聞問爾日大雪袁安或免僵卧郎家娘是七修之孫定能賡撒鹽舞絮之句以娛老奴否一笑賀新郎

無長物未免差排側理當小待之未便徵索戊科錄湖廣江西最優河南前塲四川五策亦堪伯仲他則吾不知也湖廣錄在沈茂仁齋中一見俟得之當與足下共賞耳熊永復先生方奔走阿堵過歲吳門仲淳母夫人未葬積瘁欲病從藏師小休吾郡之楞嚴新正初旬當遂來此此中梅花漸繁北山之陰芳馥二十里足下能捐帷中十日之驩一對此君乎

報萬和甫

行取之舉同門五人甚爲生色惜黃河內不與而給舍張君上章訟其寃公論既明定得美轉差足慰也足下老成練達此行定借要職中林之人不知何日相見令人感深承使問具悉雅意與李玄白書當爲轉致江南亢旱極矣高田俱不得種近水低田非有力者又不克種民心嗷嗷將盡化爲盜賊不但安慶一路爲可憂也足下將與聞政事其何以策之使還布此秋暑

尚酤途中惟保護爲祝

答顧光宇

南宮報至郡中所錄者惟足下一人爲相知甚爲生色座主爲陸敬承與不佞分良厚喜其得士足下亦宜厚蓄深培以副敬承之知足下名在二甲即不得館選當不失郎署此去歲月惟讀書習世故以期大用勿以通顯爲念中林之人無復世情承足下不遺遂敢露其狂瞽惟足下存之貴座主相見乞道區區

報孫世行

自四月至今不得聞問想念甚切此日得足下書爲慰弟夏初送徐文卿北上時渠有所納頗稱意以其父煩言一宿而去之此亦新事五月以送藏師還清涼至茗溪旬日此時別仲淳仲淳過夏金壇于中甫歸矣朝事高饒之後無能嗣響者可歎亢旱極矣浙西之田近大水而有力者始得種不滿十之二聞西路俱有蝗人心洶洶旦夕思亂而不聞蠲恤之疏甚可憂學使到任消息杳然陸少白亦久不聞問前到吳中傔傔不及一訪之此兄無產而有園三値千金聞在虞山者尤勝有數百年合抱大樹甚多少白今住此中令人遠想依依先人一丘賴白生覓得一二處秋冬或可襄事仲淳未免俟河之清可歎子晉業已受新科魏君之聘五月遊燕計此時當策蹇長安市矣仲淳書當即寄去子晉書覓便致之身及家口粗平安閏兒亦如常近生癰已愈尚非學步時也一笑拙詩入歲亦

有數十首後信容錄寄請教足下比何似有意渡錢塘共此西湖明月不

與孫世行

書具得豫章問徐孺東先生已物故傷哉如此人不使爲國家用復奪其林壑之身彼蒼何不仁若此足下曾識此公不正人隕喪令人痛深

與繆仲淳

徐孺東使者以七月初一日投二牘於徐村一與弟一與足下使者皇遽而去又四日徐村僧以牘見付啟視則孺東兩郎名刺稱孤哀子其爲孺東凶問無疑不覺震悼適唐佛子齋老師藏師兄書至未發遂托飛送足下徐肖南疫病不起其母亦奄奄垂絕二孤無依如喪家之狗甚可憐周申甫母夫人昨已物故此時人三日不見生死便不可知可歎聞老師在金壇便欲馳往以沿途水澁難行過八月初便鼓棹而北矣

報達觀師

唐佛子捧致老師一紙甚慰渴思得從老師遍
住名山此是至願目下雖爲小緣所絆此心已
拍拍奮飛矣過此月惟老師所在願爲執侍

與沈壻二玄

前月廿八日王生致足下書思奴一去竟不來
非足下書示慰憂懸何時已也思奴昨始至以
病不能即來云足下夫婦將以此時來武林約
輕舟往接舟往德清故未遣耳頃得足下書知
親母病脾須繆仲淳起之仲淳今在金壇相去
六百里安能旦夕來遠水不救近火柰何料理
藥物俱屬寧奴向病幾死近復喪妻以故老婦
及大姐丸藥俱未修合未免待望後耳親母病
愈當遣迎賢夫婦信還布此

答來夢得

四月一晤足下忽然秋色足下何日過此耶頃
方對道之念足下隨得足下書并嘉瓜之餉大
是巧夕一助具感厚意承示細君忽瘡今而後
得以細腰媚老奴一笑長歌讀之哀酸勝於痛

哭當與杜陵石濠吏諸篇並傳祖量書并贈詩領入此生美才久乏嘉譽得親足下蓬生麻中幸矣渡江乞過我一飯以悉諸懷

與徐茂吳

足下坐蕭齋何爲七夕有佳篇不壽陳太夫人詩足下凌元孚與弟三人各一首書陳臼暘壽山福海圖之眉以獻惟足下倡教

與萬涵臺

夏初進弔辱厚款爲謝歸途晤顧實甫沈少卿更留連故里比至武林逼端陽矣旱魃爲災我浙以西幾爲赤地吳中何狀所憂不但饘粥奈何舍親來生斯行向感足下賞拔慕義無窮數百里遠致生芻幸鑒其誠款進而教之此生貧甚不能無賴館穀足下肯爲遊揚令有定議亦王孫進食之感也

與沈祖均

子晉挾坡公集以北此時當至長安不知能爲足下勾當此事不來道之有錫山之行布數字

奉訊比來動止惟加飡自重

與周申甫

明早從白君先至龍井次至天竺晚至靈峯而歸與足下會於湧金門外此聞

報來生行學

足下兩顧我俱在山中闇人耄不能詳述客語以故不佞竟不測足下意頃得書乃知欲委作周元孚二三塲序揮汗命草殊不能佳敬成數十字付使者惟足下敎之

與夏官明孝廉

甲戌春幸相見於江績石邸中今十六年矣不佞衰棄績石五馬自雄而足下猶然公車人事不齊故如此足下比何似前歲見足下經義板行者鎔鑄經子而出之以遊戲翩翩風調如在目前惜不免按劒於俗人耳俗人而司文衡此足下所以不遇也不佞閒居課子亦遊戲爲舊業成刻者三白君行寄示足下以博一笑湖上爲舊遊儻及秋色一佐嘯咏尤爲至願

報友人

章君至得書知田可望半收爲慰章君篤實坦夷於時流足稱古人吳公盛德投合無疑也兒輩舉子業不見勇進大者太怪尚須陶化之足下於舉子業可謂僚之丸秋之奕矣更不煩刻意但蕩懷散心以待瓜熟蒂落可也弟月內還郡面足下當在中秋至時再報

答朱長午

別來無他況貧而已方氏侄女歸寧忽承足下問且知在關外柰何不一顧我經籍俱在拙園茂仁所須此中無以應之當俟東還耳得用韞太史書大是多情報書當并付茂仁尚緩一二日耳

與吳韞翁

奉代寶幢居士跋語并挽詩課上其集少留卒業即日面悉

報胡順所

不佞筆札醜惡不足爲萬使君役承命敬書金

剛道德各一紙并原書奉歸惟致之謝先生當走晤不盡

與馬心易

聞嫂氏之變月餘矣尚未及申一字爲唁罪不可言白生有廣德之行三四日間當還足下所處可謂劇苦不學無生何以堪此弟比如常但貧日甚終當似足下諸侯山中面談

與周申甫

童來知卧病而非痔甚念遣此代問其善自保護白生尚未歸海鹽沈親家母亦以十六日物故二女乃共此厄運耶

又

昨日南山看桂初花已盡此爲二花尚未爛熳足適興耳夜歸忽病目故未得看足下所違良已未白君今早歸矣

與朱良叔

此中尚有他冗不得即過海上敬遣舟迎丈至館一面而別數年骨肉之愛殊不忍割且兩兒

頑逸擇師頗難此中惶惑如在雲霧中丈肯抑前念幸留一年實一家骨肉至願也

報田子秋

與足下不相知聞者踰月方念起居而問至歲事所謂百孔千瘡無可爲者我生有命亦聽之已耳豈能有三頭六臂耶俗以天河去之日數占米價今去十日矣足下方苦車水城居人便討得此一分安逸到底苦樂共之一笑方病目勉爲足下作心調序知不成語惟足下刪改付刻勿令爲佛頭糞可也

與申甫

病左目微腫而紅雖無大害而不喜涉事事更紛至苦不可言足下能强起不山中事作何計策出當就足下商之

報沈祖量

七月七日來夢得致足下書并詩一首見贈倦倦山中人知不以炎凉易操者感何可言足下英朗之才不當以鄉曲寡譽自阻進脩美玉在

冀壤之中終當進之清廟惟足下勉之夢得行
布此所須聽雨等刻今各上一冊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答蓮池師

虞長孺北上師復應供虎溪明月寥寥半歲矣省記方知上方捨施顛末及德周打璧事師和光憫物至於徒衆亦事包容慈悲法施之式故宜若此德周到便當以慈意諭之令其洗心改慮以順檀那去留之迹聽之可矣過燈節有事

先人殯所當趨法席不盡

與黃白仲山人

去秋足下臥病僧舍比時方酬應青衿生甚苦竟不及一存足下問安否亦不知足下何時渡江足下即能寬我不誅僕之罪可擢髮數哉此日湖上行方與金生談之不謂遂晤足下如從天降喜不可言恨渡江期迫又不及牽留償此夙負耳長卿季孺二書煩足下一爲轉致二月之約幸不我虛未間惟加飡自愛

與屠長卿

正月九日某叩首長卿道兄足下謝生回得足下報爲慰伯母九十大慶弟尚未及致一觴祝殊非通家子侄之誼終期歲內補之但不能必何月耳談玄者紛紛甲可乙否迄無定論秦皇漢武竭天下以奉之不足徒爲後世笑何況我輩請以一丸泥封戶而專意無生之業何如不然如謝生之說其作用在一身即無大效亦無大害若黃白女鼎之說爲害甚博拒之可也足

下慧業文人卽不爲神仙不害千古幸不爲此輩所惑足下比來生計何狀能經年不出門豈眞得點化術乎一笑聞將探禹穴遂至天台鴈蕩有之乎春寒惟珍重

答盛叔永比部

不知足下至此失於走迎何爲有白粲野珍之惠齋中有道人駐錫足下肯餽伊蒲便來聽講可乎

與包瑞溪太公

頃步送密藏禪師遂至昭慶訪盛叔永比部旣歸始聞車從次湖上此中燈節頗佳薄莫得從長者一觀亦勝事也敢潔茗椀以待幸無遽

答黃貞甫茂才

元宵後聞足下已就館雷院山居去靈鷲稍近於高徒相從者甚便但人境幽絕似不如龍居法華間耳稍晴便當命駕山中一親玄論并索觀高徒課業但不能定期何日耳密藏上人稱近日天人師以初十日至此住五日別去今在

松陵虞山間俟再至即以聞足下諸面談

與沈壻

正月廿四日眞實居士自賢壻十郎朱良叔先生至館云過嘉興時知賢壻同大姐自白下還愚意欲賢壻遂完監事此歸又多一番往來大伯致賢壻十二月初七日書并朱汝虞吏部書試錄三冊俱到所云寄嚴某書其人有他事不知白下原書已繳還非浮沉也舊歲因無鹿角膠大姐丸藥未合遍從相知求索僅得數兩業已合就一料尚未丸聞賢壻即日來此甚喜幸與大姐同來使一家骨肉團聚尤爲至願兩兒舉業喜俱有進驥兒遂欲度騅駘前此亦賢壻所樂聞者僕春來頗有詩興舊冬租雖有逋欠一年饘粥或可無缺愚意甚以林壑爲安尊翁親家書來勸駕雖親親之情或然但矮人終不可起盲人終不可視耳一笑賢夫婦來可便於海上或郡城買一香船船直至杭副一家依依之情甚渴幸勿緩棹

答周元孚

元孚仁兄足下去歲七月五日處州吏至得足下里中問獻歲廿三日始來索報知足下十一月到任纏綿之意方欲輕舟一訪足下而未及足下出處定作何狀弟青山之人豈敢以隨緣勸足下但審機度變晦以俟時亦救時君子所不廢也幸少安暇而無急可乎齒藥奉去佛書僅得若干種歲前付楞嚴僧印造今着此吏至楞嚴領去尚有續印者弟自檢寄李卓吾先生何時可來久聞此翁甚願接其議論不知緣在何日別諭及弟被斥之故弟何嘗得罪於此公或有使之者耳弟已得平等三昧若寃若親俱作眷屬想使心用心幸無干涉食芹而甘願獻之足下足下以爲何如一笑連日欲作報據案即忘之方出門與王恒叔爲湖上之會書奴道及始能記憶捉筆布此十不盡一京口書及詩俱領悉春氣方酣惟勉旃眠食自愛

與王恒叔

湖上一晤而別殊不勝情會合之期不知又在何年也悵結可言昨歸又遇一故人談叙至夜燈下遂不及就小詩容數日内課成托翁生或令親家轉寄耳微物各三事遺奴鳳雛惟麾存是禱新年拙詩一帖塵覽

與史鶴亭

去冬幸以繆仲淳兄葬事與門下周旋茗上數日門下深情朗識稍窺見一班矣敢不佩服某懶慢無當爲時所棄顧得從長者遊以自廣亦何榮如之奉別至今忽忽春仲伏想起居如宜爲慰茲白一事故人濮陽貞生廣德州人棄太學而從方外遊數年矣茲以某輩策勉有彈冠之意欲假州符至南京給引而貧甚無以潤吏胥仲淳兄欲因寵靈請之任刺史仰知高誼急士憐交或不峻拒且此生名流淹通内外典俊爽茂異可必其不負門下齒牙故敢資之數字惟門下裁之

答沈晴峯前輩

去歲八月幸承謦款忽忽春半起居缺焉爲罪令侄至得領手牘雅意密款溢於毫素感戢不可言張生具之英茂士也又得依皈有道受益豈有量哉令侄茂才讀禮之暇益破萬卷一鳴驚人當遂爲阮家咸矣去秋成一題七義今送二帙請正

與廖洛陽

去春承足下遣使問足下起居知道體尚在調攝懸念至今仲冬見河南鄉錄內外執事俱無足下姓名甚疑之如足下無恙才望如此豈能不借賢書一日之用耿耿此中如有物在礙不得吐安得隨數千里春風一訊縣花乎舍親張君名鳳翼以宜陽簿行敬爲布此張君雅流能詩昔嘗供奉秘閣僕與沈茂仁太史俱把臂交歡以貧故不辭擊柝足下爲鄰邑大吏儻不吝噓借造就非淺矣僕賤軀年來甚健間日能步至湖上看六橋桃花此近況也餘嗣悉

答周季華

別去爲梅花桃花所役頃復探禹穴而返所負老夫人文責俟還檇李償之

與田子藝先生

春至無一日不念足下甚願尋一葉坐足下草堂而爲此中桃花牽情未果即發足下豈忘六橋綺麗乎酒資頗悉業已忘之而不見忘於足下足下即不忽爲尋常乃不俟古希而早煩使者何耶一笑委致意何民部已知路史在檇李展祭時當取來求足下改正改正越絕許借錄

何忘之耶弟前月廿四日舉一男十五年無此事甚憐愛之足下能爲賦一詩壓驚否

答屠長卿

李子初以去冬十一月見訪弟時在苕溪有失倒屣此日自白下還始得晤投足下書是八月中所發尚約茱萸節相見今湖上桃花已飛雪矣人生良會豈易得哉今春晴雨合節萊麥皆宜大都可望豐登不徒一人一家之慶聞足下將以此時遊天台鴈蕩有之乎弟甚有此興而

爲此中湖山所留竟未得遠跡甚羨足下有此行王恒叔年兄此時政在家亦石梁華頂主人也子初歸布此知何時相見臨書但有悵結

答鄭肖龍同年

昨令君席上得仁丈報弟乘興至此豈不能爲蘭亭一留但晴霽難期同行姜兄復[illegible]御慘然有羈旅之色弟豈能久淹耶即刻便西發矣惟仁丈深亮之弟於此中佳勝豈能忘情敬俟秋期以展良晤

答許然明

雙頭蘭花昨成二絕今讀大作如見大巫矣十七帖領悉不欲以贖資累足下竟媿此意柰何日午赴同年胡運判之期足下明晨湖上一樂何如

與王信卿

此日從同年胡轉運飲湖上夜歸忽聞丈早渡錢塘行何促耶向許徘徊湖上竟違此意不勝悵快僕迂腐之談所爲吐露者什未竟一二良

晤未卜何時奈何輕別敬此申意欲暫留行旆待一面幸許之

與王叔駿名驥德

初到越中以握手足下爲第一義乃爾差池晚得一晤遂別去詎惟僕不能釋然卽姜許二君甚依依也陳使君遺存具感其意拙筆不難爲役懼不稱耳足下五指端動搖生珠玉豈神理欲挫之而借微痾乎一笑然幸自護持陸放翁舊志想見甚切足下爲我訪得不敢惜良價惟

弗忘

與鄒爾瞻

足下在留曹鱗羽不絕濶焉至今三易歲矣足下高臥旣久想見日益異時一出擔荷國家大事使弟稱逸民於西湖之上豈不快哉學道如涉海轉涉轉深望洋者畏投鞭者肆君子宜何處焉春日晤貴鄉王信卿先生邂逅相見甚服其穆如之韻於其行敬附一言奉訊山中動履臨書不盡欲言

與鄧定宇前輩

去冬以友人繆仲淳葬事有事苕溪逼除返武林始知門下發富春數日矣嚮有道門牆謂此番定不相失差池若此悵恨可言東山安石竟不肯爲蒼生一出豈時未可耶抑別有解耶性命之學某不敢謂涉其津涘然有其志終當就門下一相印正但未卜何時耳貴郡王信卿先生自北來以敝同年曾於健一言特叩草堂一飯而別敬附片紙奉訊起居且自去冬失迎之故諸惟爲道珍護

與沈長孺王季孺

三巳之辰敬潔一觴期從者於湖上修曲水故事惟辱臨之

與胡靈昭時任江西僉憲

去冬一晤而別不知足下以何時抵任竟不及再致款密爲悵然耳入春雨澤稍時甚宜菜麥江南之民少有起色米價減十之三今歲糟粥可無憂矣聞豫章及楚中去歲無秋米價湧貴

足下任一道之寄撫綏安戢大宜加意大計之役洛陽任丘復挂吏議不知所坐何事涉世洵難哉今溪令赴任三年無一字相及何見忘若此一笑堪輿師熊生還便布數字

與徐孺東先生

去冬二訊一附使者一附敝門生胡僉憲并致雜物不知俱到不改歲已兩月伏想起居清適道業與日俱進深慰遐企仲淳爲卜地事疲甚幾欲委此六尺其尊人別駕公及嫡母已葬湖州獨生母未葬仲淳意如得地海虞尚欲并遷父及嫡母此首丘之義未爲不可奈緣未至何僕此事尚費經營亦不知何時息肩但不如仲淳以身爲殉耳熊丈回附此惟隨時保護是祝

與樂子晉

足下再爽二月初旬之約何見遺若此頃送蘇學使遂泛鑑湖探禹穴與姜子幹許然明同行亦佳侶也恨不得從足下耳清明酒已熟不難日醉足下幸無戀故鄉狎遊徐生爲索質者所

苦惟足下速至勾當之

與姜子幹

早間沈太公行附一紙并金錯如數付恕奴買草子不知到否莊奴回得足下數字并石人塢茶一斤本山三兩俱到家尚有惠泉詰旦專候品茶耳

又

夜徒步歸得無勞乎今日體中何如旦日能入西溪摘茶否乞早過同行

與許然明

夜踹跚步歸將無疲乎上已佳辰日況從佳客似不可無作幸足下唱之見許印色乞付來役

答許然明

方欲遣肩輿迎足下記到知已出何故冒雨豈罪主人先出乎石人塢茶少許領入容即點試之樂子晉以初六日至與僕及門時合已爲道足下渴想三日矣

報盧思仁

去春一晤尚未及申鷄黍之敬竟濶焉至今居常與令親姜子幹兄談及甚爲悵結石洞天台頗願追隨杖履碌碌未暇終當償之耳朝廷之事野人所不當言讀高年丈饒比部二疏令人意氣勃勃勿謂秦無人也蘇君禹學使不得美轉大都吾鄉有爲之市虎者頃送之入越因探禹穴而返自是可兒佳冊久留小齋昨郵卒致足下問始搆思成易水歌一章弟書拙甚當覓人代書狗尾續貂勉承尊意耳郵卒索報甚急

敬爲布此佳冊恐其人不善護持留俟面致春氣政佳惟加飡自愛易水歌草呈覽

報沈太公

木僮回得太公山中一紙苦緒悲言殊不忍竟讀太公年踰古希縱日日尋樂光陰有限柰何若此子孫賢愚有無自有大數非人所能爲所貴達人任之而已貧乃士之常尤不足置念某雖列士流性拙計疎蝸涎有幾不至作粘壁枯不勝自幸豈及河濶骨肉耶但不敢無此心耳

世事不易了以不了了之願太公強飯家事但付之泰山六十歲人不爲孩幼任其羸縮不亦可乎樂子晉已至不日同入山與太公劇談名理以消鬱積某腹腸如絃略無紆曲恃愛敢露其愚幸勿猜勿罪

答藏師兄

別來幾兩月非酬應則懶散其間功勳惟朋徒雅集留連光景耳每憶師兄但深慚媿二月望後因送蘇學使入越越中山水甚佳亦多名刹俱就堙廢衣冠滿城無一人法侶可嘆熊君過武林知仲淳卜地尚屬汗漫少休月日以俟良緣此長算也頃得一人姓白撫州人吳京兆力薦之舊冬還豫章遂與俱出特留以議不佞大事越中回始相見其人朴茂不事矜詡指示一二處似亦有理覆孫熊二君所示合者幾半今往茗溪檇李尚未歸惟師兄與仲淳他日共勘驗之了然關主塔銘并周母傳物不遷等序即日入山勾當廿三日呈草便待師兄往吳中至

錫山而返不但送文卿更有一二弔唁之役須此行了之耳今歲八月當爲驥兒畢婚鵷兒所聘已失怙恃來歲三月終制亦當議婚更加先人窀穸未定了此三事然後可議清涼之行傅伯俊南來見就甚佳但得明年至此過夏不佞便可同北若今歲至僅可作天台鴈蕩伴侶耳幸以此意報之

與達觀老師

去冬十一月十八日見藏師兄於吳興之城山寺更拜老師遠問并以了然關主東禪法主塔銘見托敬聞命矣計別來首尾五年某面目猶夫故吾每憶老師殷勤屬望至意未免孤負媿不可言兩兒子已長大質俱秀頴但習氣頑逸大兒頗知憶老師舉業文字似勝今秋明夏俱議畢婚矣完此二婚便能從老師棲止名山究竟大事此一二年間賴老師於三寶前祝願令某悉遠一切不吉祥事以待住山緣熟耳因曇旭禪人知老師已離嵇眉趨南嶽敬附一紙奉

訊道履此間清風明月不異何時一鉢惠然渴俟之至

與曹林師兄

憶丁亥歲武林盤桓時遂爲夢幻去冬與藏師兄相見知師兄得從老師行脚師兄爲法忘軀精貫金石故宜獲此良緣日夜望空遥禮願師兄早早脫去髑臭布衫放大毫光出世利生爲我輩皈依主努力努力不佞比來惟在昏散門中度日了無長進一二年間完二子婚事奮擬從老師棲止名山谷決大事所望師兄夾持之力尤不淺也曇旭禪人行附此惟保護法體以慰遠念

與傅伯俊

已丑三月十三日年弟某叩首奉記伯俊年兄足下戊子春遠勤使問當即具報時已安意青山矣忽忽至今更無餘念有書可讀有兒可教更賴夙因深厚明師善友所在追隨行且傲倪三界執鞭法王寧問幻泡功名耶去冬晤藏師

兄聞足下動靜甚悉且云足下念不佞弟切欲引而置之靈巖竹樹間同究大事因同禮曼殊室利於臺山不佞弟即庸劣勃然有奮飛之想但兩兒漸長將以今歲明夏婚之又先人一丘未決必來秋及辛卯春從足下雲水爲便聞足下且南來就不佞弟敬以先聲通之天台鴈蕩及兩天目山靈矣幸有以慰我師兄見示賢郎所作大書眞是英物吾兩豚犬亦不爲劉景升兒古人云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渠儂墮地榮枯得失便以分定何勞痴老公計之一笑師兄云有便信北發敬布此紙惟勉旃眠食以待良晤

何民部同年

昨視丈病體大都虛火上騰火降即安矣弟所善方士張君善用救命索其法惟緊繫外腎雖垂絕之症可以立甦現有一人症與丈同行此法而愈試驗非一特爲送致諸惟努力珍護以待平復

報田子藝

春來日日欲拉二三心知從足下一笑品嵓之下竟以事奪僅餘五六日春耳且欲入山了文責柰何嗣此又有吳門之行歸即約足下出晤湖頭劇談數日以酬積濶可也小詞出自足下定是當行人語樂子音自吳中來已數日當與渠共讀一過或有可商處當拈出奉歸俚言豈宜弁首當跋數語以塞尊意大哥歸幸索越絕見示當板行之使天下知有定本何快如之

與沈箕仲

謂足下必過我以故報謁時不待足下一面乃竟舍我遠俟秋風期乎選繼一事甚難足下幸無草草弟且密爲足下訪之還里人事必煩惟加護爲祝

與卽謙齋運同

頃上謁未得通比歸始知失迎車從何相左如此佳刻展讀一二紙五彩光絢耀几席幾欲屬天豈但拜拱璧之惠

與孫世行

前月望後送蘇學使至越僅一探禹穴以事遄返不得渡曹娥候足下甚爲悒悒月之初四日徐文卿送到鹿角膠八封封一觔准之僅可十餘兩又膠嫩滋潤再爲收過僅得五觔零今馳使送足下即日往檇李遂同藏師至吳門送徐文卿當與仲淳會弟別仲淳已兩月餘矣地尚未定熊君者頗不爲盡力月初已辭歸弟今得一白生臨川人吳文臺京兆所薦其人篤實而術高弟與仲淳大事此番當定矣知足下念仲淳眞切故具示樂子晉至此僅十餘日相對談足下相思甚篤幾欲如痴男子想所驩足下比何狀下陳有夢蘭消息否雙耳能洞聽如昔否新兒將二月便覺黠慧異常兒愚夫婦珍愛之至承足下花鞋之錫度週歲便可與著繞膝行矣眞龍井雨泉茶一瓶弟婦寄奉嫂氏者乞爲轉致良晤未卜何時惟親藥餌加飡自愛文卿子晉二牘附函鹿角膠計三封觔兩俱開封面

紙上

與沈壻

[illegible]纏綿又聽董生綵竹殊不忍別舟行迅速薄莫已返拙園蓬蒿不薙居然張仲蔚也一笑奴子無他意已遣思呼之當隨穆還矣朱海濱先生乞多致意通家之誼少有獻焉不足當翁嫗甘脆柰何欲相拒返自錫山便當知聞并迎賢夫婦入武林敬楊梅耳

與同年商燕陽

得觀越中山水又得起居老丈生色不可言奉擾品當俱珍異更厭饒口至今不敢忘向許惠笋縣望不至敢索笋羞代之令壻遂爲南宮第一人想鼎甲報旦莫且到敢爲預賀首塲三作乞索付以爲小兒矜式知卽日傳播海內欲因寵靈早得捧誦耳

與顧實甫

晨起放舟恐驚足下睡不敢面別十年睽離僅得竟日款洽輒以自尉小詩四絕請教湖上秋

風期幸無我負

與賀一龍民部

雨中過衙齋且感隆款令郎著作新美雅稱千里駒承諭更字舟中爲細思請字之元㫐不知可不拙作三首呈覽甚媿陋拙姑托不朽於諸君子耳弟貧交樂生今住關上有老親甚朴實春初貽之名刺令乞恩免一舟自潤知不吝及烏面時偶忘其事附及

與沈壻

別後留檇李止一日遂往吳中廿日而還舍弟與平湖沈生成隙至於公庭非僕善處幾成大禍天下事不可知類如此已踰過望之期專俟賢夫婦過郡然後往武林此中有女口附去且遊山船待於此數日間望束裝即至

與周叔宗

佛生日返松陵謂足下尚未發新安之棹竟以朔日行勇哉僕此日尚滯檇李晤琴師徐南山此君之技想足下素了不煩僕言晤趙明府時

曾談及琴理甚有鍾子期之鑑他牘中亦嘗以徐舉俟他日進見更煩足下一引之此亦單父君子所不宜辭也

與藏師兄

子晉病數日不差旅況艮苦急須仲淳起之即日或未能必至借一佛子促之何如方字函經奉上

答馬心易

舟中榻謹潔除以俟明日弟有他出恐驚足下晏起耳瓶酒僅餘其一以助半醉

與沈心唐先生

屏居武林去吳稍遠兼以懶慢坐是聞問缺然吾師涵覆可耳頃者出弔無錫往返貴治恐入城與衣冠酬應或非薜荔裳所宜以故不敢敬俟錦還以慰艮晤

與范光甫

臼下時一相聞問遂至此日蓋寒暄不憶幾易矣門下駐節易州與項庭堅先後迭居令譽必

相當從此建牙開府爛焉竹帛爲梓里光又可必也某無似再出再辱只宜藏拙湖山然得馬失馬政未卜憂喜所在即雲霄事業遂欲以白雲一片傲之門下亦以爲然不陸兄以几軒太史葭莩周旋甚久返自鴨綠談彼中形情頗悉虜在吾目中矣茲因北上敬附八行以承動靜并爲陸生先諸門者易酒甚佳傾一尊聽陸君談此身如在三韓行壘間亦大快事恨無緣佐觴咏耳

報于中甫

歲前聞足下持節還計旦莫可得一見且知足下向來精進狀自鄙衰劣志與年俱徒以一日之長虛負足下北面之意亦甚媿之年荒民饑路殣相望重以訛言體尊大人意不出良是吾渴欲就足下於茅山業與仲淳兄成約因敝郡二三學徒以赴試至此必欲見留一相礪切不能遽釋當俟初場後離家忽得足下問啟視深情切言淋漓滿紙大以爲慰承五月舉女足下

年近三旬生男亦是要事柰何艱澁若此齒頰間毒想遂良已四大非堅眷屬假合種種苦痛種種纏縛賢聖不能免但賢聖能於此更加精彩耳頃曾于健以莊嚴見戒敢不服膺但以愚計之外不足者其內疎也不攻吾內而攻吾外豈可謂識病根然愛我至矣身向來幸强健但白髮益多見者無不謂五十人兩兒子頑駭身媿義方昨與仲淳議當以累足下易子而養方事體甚宜且求師於此時亦無踰於足下者惟足下勿辭仲淳營葬必俟孫熊二君至大約當在深秋或初冬足下早出恐不能待不若俟我於茅山其說爲長吾久缺候尊大人此念亦甚脉脉更俟一言之報即戒行矣課士二草附致

與李乾齋

今歲三寄書足下而未得一字之報知足下定不遺忘或中有浮沉耳弟近歲談藝最親者松陵周叔宗洞庭陸纂甫其著作俱直追齊梁以上不道唐人一語弟即崛强亦自處季孟間今

世中原秋色詩人直粗糠棄之耳偶遊淮揚弟爲言足下一時風流太守不可不一見二君欣然欲一拜下風計足下政事休暇定不廢嘯咏況雙珠在前寧辭折節遂敢以一言紹介周君名祖昔年曾與登龍門足下能記憶乎

與繆仲淳

足下之行八日矣吳中事可謀與否當有定論不得消息注想不可言陸少白昨得報已補餘杭令道場之與吉壤之得天賛之矣快哉但巖邑難治施爲緩急毫不可失若少自以意爲之後車之鑒恐亦不遠急須足下以身翼護之惟撥冗即到昨得足下云云即欲見直指君而巡符已發未及請問因思直指到任例修禮朝貴必首加司寇公得在報書中一語相及便有九鼎之重矣此舉目下行之未晚也

報李汝培

別仁兄七年矣丁亥歲楊公亮寓武林三月備聞諸君子忭執政狀遵養俟時豈爲不可不俟

弟青山之人分與世絕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但拭目以望諸君子耳去歲陳伯符請告候旨惟楊聞與仁兄聚首者踰月且買姬而歸伯符恃壯不戒衽席已畜四姬柰何益之也十一月下旬晤陸敬承於松陵道中遂謁沈茂仁數日前伯符過此歲莫遄返武林以故不及索伯符一晤共爲相思耳足下白面儒生能作爾許事太史公稱留侯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豈謂足下乎足下比顏色何似昔日渥丹能無

衰減否弟別後兩鬢已如雪須尚有一半未白儼然老翁但雙足甚健上下山勇於少年散步林莽間日可數十里不困以此自喜耳歲苦荒儉又兩兒長漸迫昏期貧措大不能轉一籌且以舉子業受徒淮揚間足下能爲一噓借否豫章嚴公子奇士也而被煩寃其家口寄江北以屠長卿書謁足下弟復資之數字弟嬾漫至忘形骸然不能忘情於諸君子向來尺素斷絕此偶然耳足下無以形迹求我春風將暢敬祝加

飡

與賀知認

七月七令弟爲其母夫人志銘至武林略得足下動定而未悉也今年中秋天氣甚佳三宿湖中猶未盡興此可以悉僕近況矣筆工錢生自其父九萬有聲此道中今生能世其業偶有雲陽之遊敬爲道地闇者惟推分加拂

與楊公亮

去九月忽有沈倩之變幸及訣于長溪舊宅歸而得仁兄書始知返自吳中已渡江矣不相聞又數月不知道體何似能善飡如昔不曾宗伯新正物故吾黨遂無一人在朝者我兩人林壑無恙不可不自慶也弟近於孤山起快雪堂全收湖山計初夏可落成仁兄來此一嘯咏其中豈非大快日望之舍親海上之便附此候近履朝事不堪聞爲之浩嘆諸惟慎護起居自愛

報田子藝

昨至湖上省黃白仲過周莊物色先生知入鄉

旬日不虞爲避盜也猶之逃雨無之而非可嘆先生以一青氈托鄉曲且罷於奔命況懷璧囊金者何處覓桃花源耶點眼丹弟無此方安得修合先生豈別有所聞而誤記爲馮開之耶一笑熊先生爲先人選鳳山一穴甚奇而眞卽日且改葬了此如釋重負矣此君秋月重來先生欲定百年之卜不可不相咨求也

答劉海石

某忝附桑梓欽企門下業十四年所往門下以忠計外謫某時方負譴里居深相慶慰謂吾鄉有人朝廷有士豫章爲千年之材而雷霆無竟日之怒柰何此時猶以栽花鳴琴煩長者乎方今主上深居遠夷窺伺臺諫缺而不補章奏閣而不行大臣無召見之期小臣絕叩閽之路憂天鄙緯惟有涕淚此當與門下共之矣一嘆某無狀小草貽譏强顏再出又不能布樸棫之風作菁莪之士不過課文史之微績循升散之虛文深用負媿乃門下敦夙昔之義繼枌榆之好

華箋賜貺儼然臨之盥手啟函文章璀璨獎誨殷篤某涼德不能堪也惟是竊附臭味無忘角弓敢不勉焉

與潘去華

初望足下入省得報始知入臺持斧觀風福澤易達臺似優於省以故甚爲足下喜江浙之荒極矣石米價至兩餘民不死饑卽死疫子遺之感傷哉柰何餘杭之徑山江左叢林此爲上首僕欲率道侶起精舍檢對藏典將來藏板亦貯

斯地但常住僧俱禿民而甚富恐清淨道侶居之反生障礙勢不能不假地方諸大夫寵靈保護之今餘杭令尚未補乞於足下及曾于健于中甫相知中擇其才望精敏幷敬信法道者一人補之將行更望足下送之郊外再三囑付令法門一切事恃以爲金城之固造就大矣惟足下亟圖之

與臧晉叔

周叔宗行附一紙承惠報且領岕茶之餉點試

絕佳具感雅意聞足下至此一晤撫臺遂行柰何不令弟知也西湖明月不能與故人共之良用惋結婺州姜子幹先生博識精詣持論不肯下人以故聲譽不甚起鄰於屢空然其人實無他腸迂腐或時有之耳今赴若下友人之約且持漫滅刺謁足下弟敢爲之紹介惟足下不惜眄睞以廣其遊道弟實均其感焉叔宗書一函附入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許然明

秋杪別足下於令慈齋中遂隔南北至前得足下數字爲慰兩月中兩至檇李一至吳中比返武林已迫除矣風雅道喪僕綿力安能起之所賴者足下子晉今俱爲風塵奪去守西湖香火者獨此老禿翁耳傷哉足下得賢主人不妨相

羊齊魯間家念幸無輕動新作若干首寄足下以博二千里外一笑郵便幸毋怠惠音

報茅薦卿

行取者同門五人惟足下與和甫入臺何落落也足下章丘之政以吾所聞即酬以銀璫左貂夫豈爲過乃僅僅鷹冠耶雖然鷹冠不薄人自負之耳足下治邑以循良顯今爲御史獨不能以言顯耶言而不當與言而有爲其患甚於默而默又不可勿豔朝露之榮勉樹歲寒之操惟足下存之中林之人無以報國所恃者二三知已耳見和甫幸出此示之詢來使知尊大人健匕箸甚爲足下喜不相見亦歲餘矣遲足下弄璋消息寂然至今老朽去正添一男日夕抱持爲樂吾所謂錦上花若足下得此便爲雪中炭矣一笑談敘未期敬祝加飡自愛

荅繆當時

飽足下名數年矣一旦顏色照我草廬且出公車業相示此如毛嬙西施不自有其傾城而邀

人傳脂粉一笑山中上冢歸晤周申甫於其案頭見足下問世編已染指數作矣惠及兒輩具感誘掖僕書至惡恐汗佳扇然不敢拂尊命也釋書俟面時商略乃敢進耳

與汪生應選

臘月晤項君已得館穀此足下齒牙餘潤也渠數口終歲飽食感可言耶渠又云彼中士人頗向慕周申甫來道之此二士俱有遠遊之興一片青氈賴足下噓借不淺尼父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不佞之行以此二士下也一笑足下幸力爲圖之春序漸佳惟加飡愛

與李四孝廉名大畏

足下顧我武林時適往苕溪未得倒屣歸而悵然別足下十年乃不令足下顏色一貢草堂耶不佞年來髮益種種資生無策欲開絳帳于江淮間所親周來兩士遂欲充前茅以助不佞旗鼓其一席青氈地惟足下兄弟圖之羽便先此

與繆當時

足下寓此方以得親爲幸殊不忍別僕於公車言本無深解顧欲以先輩典刑力挽流波佳作數首未免賢智之過倘少自抑損取裁六經而黜諸子此如屈申臂之易耳輒露狂直以塵大雅惟幸教之扇頭書就幷上

報許令慈

高齋一晤遂落落至今二題久課就今奉去一紙諸君雅作俟卒業完上

答卞生

入春連旬陰雨尚未及問訊梅柳以此爲恨得足下書知以饘粥爲苦無計爲足下解憂柰何月內返郡當遂爲吳中之行或可面足下足下幸善獲玉體有才如此豈長貧賤乎

與徐茂吳

昨赴郡公席弟以足下目眚聞郡公甚相念欲俟足下少差且約弟同來問疾耳足下比何似所云調訣曾一試不生平所未試之事路頭未免生澀稍稍柰煩便習熟矣

報相國寺性上人

來詩甚有佳句此中無詩僧公當勉爲之

報薛伯起

今旦欲課宿逋不但足下一詩也足下停午幸過飯幷持元宵詞來

報賀伯閻

歲暮竟不能至陽羨徘徊姑蘇數日而返至郡一宿拙園其明日上道廿七日到武林冗中不及覓足下一晤梅花殘雪豈無故人之思書來且領荒議頗以自慰序中易數語甚當迂拙之人見不及此愛人以德良感至意何日相見耶不勝依依

與楊公亮

足下挂冠後一寄書足下隨得數字相報甚爲慰喜十月爲驥兒完姻武塘寓彼兩月又以妻大父物故繆仲淳葬事往來杭吳逼除始到家冬租得百餘石家口數百指及秋便無以爲策計足下之貧當不減吾豈有子母丹耶柰何沈

茂仁一病不起老翁寡婦撫三幼子大可傷惻人生在世如草頭五彩露何可恃也恨足下不識佛理難與足下商量此事庶保晚寸陰毋忘行樂耳太夫人嫂氏郎君各如宜否吳江沈訒卿寄足下書幷二扇俱付薛生春寒尚厲惟足下善自保護

上陸臺翁

東塔渠上人回得翁報書知翁造就意可謂深切愚衷前書略盡故不敢及但有感而已即日翁滿七袠老臣壽國當爲蒼生稱慶非獨申私祝也賢從乞文遂成臺山頌以獻貧措大無物可以申意惟差排毛穎君耳一笑老臣在國當審機度勢以嘿止讙慎勿因後生浮競自褻尊體此又區區一念芹曝也惟翁存之

報屠長卿

弟十一月中亦至姑蘇知足下過彼不過數日耳除前始歸武林計足下此時當亦起居太夫人矣足下所許玄訣竟不及即受計足下翱翔

赤霄豈忍弟婆娑糞土耶以此自寬耳一笑薛生來正值元宵張燈披足下尺一于梅花殘雪中不覺引滿沾醉桃花時果得奉足下杖屨亦至願也寒嶺一丘終爲足下有薛生果高才以得當爲快恨不免爲汝州君所有耳

報沈子德

拙園不能館足下使我梅花無色過歲竟在何許所欲卜武康之地在雲岫東南平處過二十四日與足下同往何如

與楊伯翼

與足下相見武林不知是何歲都不復記憶但足下風調才情如青山綠波舉目便是何止不忘也聞足下善病骨立豈飯顆山頭餘習使然乎薛伯起行馳此爲問足下近作幸寄示數首以快積想

報方衆甫 時任汝州

去冬薛生兩及門而不遇新春之十二日始獲倒屣張足下書讀之亹亹情至空同汝水宛在

吾目中矣足下讀禮雲間弟以懶漫竟不及致生芻足下不加督過而惠存之益自媿矣弟年來白髮益種種兩兒子已長逮父今相繼畢婚去春復添一兒但食指衆多未免憂饘粥耳今歲如登便可商略五嶽倘足下未徙官當先了嵩少以快執手果此一段勝緣也薛生佳士留連數日尚恨其別之速方欲還四明三月取報且期作一詩懷足下而本日聞北信遂以明日行燈下作書風雨凄然良深故人之想小詩搆思移時竟不就姑置之以待後信二十日後耳熱眼跳是足下與薛生念我時也

報沈訒卿

聞告卽欲行但議延一師教鵷兒在數日內定議俟其到館乃堪鼓棹耳足下所肩乃法門之事吾縱不能如韋馱天在在感應豈有聞其事而不赴者乎先發使者僕月初可到也

報包心韋

夜雨不止政欲遣人問起居忽得書欲見挈醉

西湖煙雨敢不惟命

與周申甫

辰刻同包心韋楊澹所橫春橋看梅午後足下與澹所同返當不誤公舉也

報楊儒系侍御

戊子冬得足下長蘆問令首尾三年矣僕青山無恙家口粗遣遠念足下持斧滇雲去闕庭萬里導楊德意綏靜一方此足下遠圖所優僕無慮也遠勤使問仰知不替漁樵頗深饘粥之感行取之役同門五人而入臺者二何寥寥也老人無復世念今歲二子畢婚事便可徐議五岳雲霄事業諸君子在幸益勉之相見無期臨書氣結

報帥惟審

吳園夜雪中驪飲又半月矣武林元宵甚繁乃爲雨師所敗十八日冒雨雪看梅西山遂宿天竺三次早從萬玉峰而出差足解嘲耳然以不得從足下爲悵見贈七言古泱泱乎大國之風凉

德不足當也接我木桃瓊瑤之報何敢忘耶先此申謝一晴便恣雙屐所如幸不忘我摯

與陳侍御同年

歲前領惠弟時尚未歸既面遂忘申謝弟之踈大率類此楊年丈公請分金如數奉上外不腆充賻希鑒入聞廿四日行果否何日少暇當約梓崖丈持榼一譚惟勿我拒

報陸藩仲

入歲此念已先至銅官北固間爲陰雨所撓稍晴即命駕也春來詩興甚濃初旬得十餘篇中旬事奪至今尚閣筆鶺兒已得師當携驥兒以出足下赴館當爲我寄聲中甫善保不貲之軀以延道脉

報鶴林上人

楞嚴大衆饘粥無策龍天決大動心若貸金逐什一恐非事體縱達觀師以爲然僕不敢左袒也公當與有識者熟籌之月內尚不能出門先此

報張仲初

足下與申甫飲政不妨有獨醒之夫送足下遊徑山詩今日當就

報潘去華

去歲曾得足下一紙不知何人所賫亦不取報是足下未入閩時所寄竟不知足下何時入閩冬盡自吳中還吳生致足下書始知自閩中歸足下一鳴而斥使骨鯁之臣遠竄江湖此豈國家之福聞足下近況於吳生知頃寓上山踰月挾術以役仙眞此亦奇事近吳中亦多有此術能致鮮荔枝種種靈藥異物要之近于幻妄偶一游戲可也幸與足下俱爲青山之身足下有意飄然瓢笠就我一會何如足下不欲至省城此中天目雙徑吳中陽羨諸山俱吾游屐所到惟足下所遊便當相從吾比甚快雖饘粥不繼當有定分不憂也大兒已婚去春復添一男昨已週歲吳生便信遣此惟努力爲道自愛

與沈壻二玄

春來陰雨相仍十八日從包親家肓雨看西山梅花遂遇雪是夜宿天竺此別後一段奇事也足下夫婦何似二百里之程乃令經月問聞隔絕僕誠懶足下少年乃爾何耶

報朱良叔

除前數字托便信不知是何日徹也計足下正初當不失一晤不謂杳然承念兒師未定骨肉之誼去而益切此當於古人中求之鵝兒從周繩父驥兒從來道之道之自去歲一變至道無復昔年跳躍矣兩兒與弟子俱別居往來亦希數因念佳兒精神何似朴彫欲熾世變隨之豈徒一人一家之慮柰何春來陰雨今日始見晴色蠟屐飛動而尺書適至甚以爲慰因以此紙報謝風便敬遲德音

報李玄白

別足下三月已隔冬春初不知足下就姑胥之館適自西溪看梅還得足下問具感見存山中之人雖不敢忘情理亂彈冠之想久灰滅矣足

下柰何詛楚一笑足下自青幸善自消息倘輕服寒凉藥當滋後患慎之陽羨之行當在三四月寒山之期不敢忘八月爲鵝兒畢婚中間委曲欲煩足下關語外氏不知足下清明前返棹不

上臺翁

元宵後數字付令姪使者中有裹言不知可塵採擇不台州城中向無大藏今法海寺僧性顯倡緣讃歎敢以數字求翁護持顯欲自典藏鑰願因翁乞禮部或僧錄司一公文不知可不惟翁裁之

與仇君采

自十月至歲盡碌碌往來竟不得與足下一晤語甚爲悵結大兒婚後精神覺少枯甚憂之今歲二子各延一師然猶望足下時來督策倘不以遠出爲勞歲一再至爲十日留何如鵝兒舊文一帙云足下取歸乞檢付此兒向來所作俱不如前欲得此一帙愧之耳太公健不乞致問

與袁履善先生

先生於吳門遂別去不得作數日周旋以盡衷赤頗爲悵然此歲已閱三旬春色湖上桃花甚繁扁舟乘興此其時也先生有意乎別先生九易晦明計先生所收奇人異事必多佇俟宵榻渴承玉塵聞五哥館當湖之吾宗而六哥留滯燕中久曠定省殊深朋舊之戀周君行付此數字爲問妻祖樟亭先生去冬十月大歸又一月而葬先生聞之當同此痛悼也

與盧思仁

足下歲前至此弟方留滯檇李有失奉迎聞足下且偕楊公亮屠長卿看湖上梅花果此追隨不遠矣姜子幹以母喪不舉謀於弟弟邨莒之力不堪佐之不得已而告急於足下倘無意出師渠且哭秦庭七日夜不休也足下能無動乎

報黃端甫

戊子冬與足下一見而別殊未展闊懷繡斧按嶺南經年計受代非遠且邀鴛湖烟月以待天

上故人而尺書厚貺儼然先之矣故鄉荒甚弟故無厚業豈免饘粥之憂今拜足下之賜亦首春一助也感可言耶此日從湖上歸堂中復有客匆遽中布此爲謝不及款敘私懷惟足下涇察

與李稠原同年　時任福州兵道

去歲幸得一晤武林不知丈何時補閩中又不知何時上任山中之人除却登山臨水與閉門開萬卷更無所事亦無所知也一笑丈比何似丈折腰向直指使者弟所甚憐官衙植側生一啾數百顆又弟所甚羨也相見不知何時臨紙意塞

報周孚如吏部

締交足下已十有四年與足下聚首惟丁丑冬數日而已一臥滄江忽驚白首道微跡穢計不復爲名流所齒錄而雲中一札忽墮吾前且驚且喜發書以戊子秋八月次年五月二十八日方至而見懷之詩又戊于庚辰登第之前十年

蹤跡萬里胸懷歷歷如畫何以得此於天上故人哉屠長卿當今才子下走非其倫匹至於一丘一壑似有微長足下已閱春華徐觀秋實當自了之也久欲作數字申報以無便止此時西湖桃柳正佳不勝良朋之感遂成一詩奉懷且酬前意相見無時惟勉旃休明自愛

與周元孚

別足下兩年矣去夏晤朱汝虞始悉足下動止且出疏草相示時得足下一書竟未及報冬間閱邸報足下轉尚璽丞甚爲生色足下由大江還楚竟無由覓一晤時事至此會當有變足下姑徐徐家食待之何如中閨久虛夜卧誰爲搔癢足下大多情人安能遣此一笑諸郎學業比何似次郎多病誰爲撫之江浙連荒弟幸不飢永去春偶復舉一男今已踰晬甚黠慧可喜大兒已婚先君子去秋葬范村其地似平穩待足下他年過此一寓目焉欲語足下者甚多非筆札可盡又不知何時面足下念之黯然殷郡丞

行便布數字殷欲刻足下何之子問亭于弟延滯至今遂虛宿諾弟當乞他檀越終完此一段事耳南鴻如便幸數數惠音慰我懸渴

報項于王

足下寄周繩甫扇頭詩深情秀語頗刺人目進之可當齊梁作者柰何不一錄示乎六橋桃花初放足下能來猶及共賞也新刻偶批一二首尚有可商榷者面時以付塵尾

與茅薦卿侍御

正月得足下復書爲慰隨即具報計久徹矣尊翁明歲八十計足下今冬考實授可得中差繡衣稱觴此人間大快事更得膝前鳳雛即爲錦上花矣敢爲足下祈之壻父沈君名騰蛟以上林錄事需次甚久資斧傾竭苦不可言足下幸爲援手不失四月選期此起枯骨肉之感也沈君之父秦川先生與尊翁同年知足下能隆世誼敬爲布此

與黃貞父

前十二日走送足下已出門矣悵然而還湖上桃花政開恨不得與足下共賞足下比何似能矯健如昔否昭慶僧戒山名傳如從妙峰法師學天台教頃與之談辨口河懸甚憐愛之別未十日遭人誣搆爲添設別駕所係頗有性命之憂弟不習別駕欲因足下轉乞沈觀老一言脫之其事甚長非紙筆所具元上人造見能口盡之惟足下大悲心幸甚

與周志齋撫臺

某清時棄物也向居長安中曾辱門下左顧計門下必有採擇且垂接引方洗濯以俟大君子之教而門下有留都之轉遂至乖隔丹款莫宣八年於今猶未灰冷去歲遂冒昧進謁門下破封扶秘盡以示之印諸舊聞無不懸契雖非郢人之質不虛匠石之斤他日當以蒲團七個仰酬萬一耳恭諗門下以巢許之身肩稷契之事惟茲南服仰煩坐鎮五兵不試江表清夷所謂道之眞以爲身其土苴以爲天下者于門下踐

此言矣奉教以來忽焉改歲門下福履與春俱繁輒貢短箋代候緊戟仰惟爲道爲國珍護

與管登之先生

去冬一再會晤遂至春深伏想道履無恙爲慰天池晤曉東其人胷藏雪霜面目和晬若能久留眞道場之利也沈訒卿管理金澤田事此丈所知其業係新創土人窺伺乘荒啚賴不得已稍警一二中有疫死者遂以人命相協訒卿不能撐田租資刻經原欠直截經始之日遂累典

守之人任事之難如此惟丈發大悲恊力拯之

報李玄白

向荷足下見存報札中偶及鵝兒親事欲煩足下一通兩家之好如足下月朔即行恐其中委曲非筆札可悉也去日已涓八月之廿四日月初便欲遣到日禮歉歲貧家不過欲呂宅體亮而已恐蹇修之言不免文飾故以托足下足下爲我一棹語溪勾當此事否此中倘有羈絆不能俟面惟足下默會之至感

報藏師

自十一月懸望北使至今何爲遲遲乃爾寄到華嚴合論數紙捧覽驩喜仍合經刻雖乖初因亦見師兄爲慎重大法之意敢不服膺繆迷之人爲俗緣所絆尚未及請教老師聞目下已寓錫攝山矣踐清涼之約不過三年但伯俊出處未定恐不能同行耳伯俊去冬十一月相陪宿昭慶病軀疋然正月得其廣陵書知已漸強歲前北返矣仲淳葬親已定宜興畢事即往豫章哭徐孺東先生今春尚未面梅谷師去夏相別不知孤雲野鶴何所棲泊承其到山亦一喜也便信馳此不能細敘惟祝爲法珍重而已

報孫世行

昨飲花下甚樂足下行色已果非久遠別黯然之感傷如之何仲淳聞足下遠行計當至此幸少待之

與田子藝先生

昨日相逢幸出望外夜歸成桃花片一律今呈

足下幸教之未戒歸航尚期握手

與周申甫

今日至堤頭薄暮宿龍井聞翁山李花甚盛足下能共此一樂不

與徐茂吳

足下目佳未鄒使君遠行我輩當一作主足下可出當邀寵湖堤柳色不者溷齋頭半日可也惟足下計之

報孫世行

黯然春別殊不勝情短篇甚拙聊以申意以足下才爲之且一日千里駑馬當退舍避矣經月長途惟保嗇以待良晤

與劉肖華太守

癸未夏遭先人之變仰辱弔唁恩好有加焉今七閱歲矣弟不肖遂爲逐人而老丈以二千石之重出爲會稽守五馬初臨卽欲遣問懶廢自怨荏苒及今聞春初過此而魚鳥迂蹤復與行騶相左悵快可言得之胡郡公老丈頗齒及不

肖何以得此有感而已茲因片楮代訊起居且以爲謝去春曾一登禹陵方欲訪蘭亭雲門乃爲風雨所妬幸有老丈作主尚期秋深償此願也

與李友龍

曩歲老丈駐節北關極荷眷愛受代以來忽忽六年矣弟不肖遂作逐人而老丈五馬休休出牧淮泗賢不肖度量相越故宜如此一笑弟與老丈同年同門中尤最厚善弟今淪落混迹漁樵老丈亦一念及不乎弟年來白髮益多望見者無不謂五十人弟亦以老自喜獨登山之足與飲噉無恙去春復生一男此亦故人所未聞也

與陳伯符

去冬十月王涇夜談甚驩次日哭沈茂仁遂不及從自此顏色參差矣聞老丈歲前過稽山往返武林竟不及一執手與足下俱漁樵踪跡不妨仰煩招尋何見踈若此一笑六橋桃花今歲

絕盛弟無日不出恨不得與足下共此盈觴耳足下比何似沈純甫先生能數晤不馬心易之貧困弟極念之恨力薄不能申意聞以形跡見誅嘖有煩言足下相見幸爲一笑解之無令江籬杜若自相乖刺也足下弄璋消息近更何如

報顧司訓以庶

去歲韞老屬代草尊翁詩集跋語因得捧讀一過韞老托校閱貧冗稽諾此日忽承使問復申此意敢不惟命尊翁爲西方先輩而僕乃刻意進脩得以筆研承役他日相見於寶池林樹間亦談柄也

上陸臺翁

元宵後一箋附令姪使者計在壽節前上納想久徹矣清明時晤繆仲淳傳翁雅意必欲文溝斷以青黃非不感激但樊中之畜終非澤雉所安耳幸姑已之曹吏吳應揚者有勞於楞嚴寺僧德之欲邀寵於翁索一善缺惟翁垂慈不虛其意此禱

與廣信守俞聘峰

丈守蘇時曾分燕寢清香今四年矣丈移守信州想不下兩歲久不聞問結念何已弟荷衣蕙帶自安靜拙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矣獨登覽名勝一念勃勃方始來歲或遂探武夷及龍虎上清諸境望見顏色亦未可知握手尚遥不勝馳戀

與沈箕仲

去歲武林一晤遂不獲繼見比自檇李遠聞下携新婦而西僅數日耳枯楊生荑大爲官邸動色但西山鶺姑之謡能無凄然惟足下益廣深慈恩紀無間可耳朱汝虞代足下當自舉所知比雅錄中佳士能不失高名不令歲六橋桃花甚繁弟無日不出西湖一曲便獨有之遥計足下汝虞方折腰陳孟文前彼于思作直指面目而兩君次且拳曲呼先生大人耳場中提傀儡大是可笑青山之人頗以筆墨自娱今春篇章亦時有足下詞壇老將弟輩願爲部曲者其

何以教我陳茂才熹賓歸閩之便附此一紙足下能以一符資其行色亦雪中炭也新作桃花片詩四章錄呈足下閱此知吾近況矣汝虞孟文前乞道相念

報仇君采

桃花堤上甚依依足下驥兒無師意欲屈有道共處數月不知能分身應供不選程五冊并寄虛齋選程一冊先奉歸又鵝兒有盛饌等作云足下袖去如檢得乞付來

與同年泉州朱守名南英紹興人

丁丑歲都下分手遂至今日倏忽十四年少者壯壯者老矣弟年來白髮益多世念灰冷青山數椽積書萬卷鷦鷯之分不啻足矣寧復思九萬里哉念與老丈睽隔日久聞問缺然不勝雁行之感近聞出守泉州泉爲閩中大郡郡士與計偕者歲不下三四十人其大可知然以老丈爲之游刃奏最非難也弟去春始識禹穴耶溪之勝而尚未及式老丈之廬相距數千里

不勝馳戀敢因風便輒布左右

與馬連城

別丈以壬午夏次年秋遂哭先大人歸歸四年方起復而被斥今則青山而已弟雖愚自許聞道人間得喪榮辱素不敢置胸中以忝知已家雖貧非凶歲饘粥可給子雖愚幸俱長大門戶可寄積書可讀山水可娛于分足矣所不能忘情者二三兄弟不但形影參差亦且聲問隔絕傷哉最可嘆者吾鄉四人茂仁異世弟與楊髯俱在丘壑晏然雲霄者但矮陸一人耳久哭伯氏弟不能一致生芻意者薛蘿之人禮非所及丈能寬之不乎一笑繡斧按閩計非久緩事也日福星再臨吾浙則中丞大夫矣日夜望之風便馳此一訊別後起居不及作奉懷詩附上近作十餘篇以博三千里外一鼓掌耳升沈路詭言笑難同

報夏師時爲安溪令

戊子秋別吾師今再易歲矣得吾師書及訊二

世兄知安溪難治之狀吾師居身清白事上忠謹所向皆坦途區區百里未足憂也所須馬按君朱郡公二書謹如命付二世兄在三之誼愧未能補報萬一幸勿挂齒牙

與徐茂吳

從足下齋中清談甚適恐煩興居不敢時往耳足下目疾但宜戒怒戒色靜以却之服藥亦第二義也惠泉偶乏告借兩罈江陰本阮集借錄四言詩紀所無者即奉歸黃清甫碧雞集檢得乞幷付

與如上座

洪鐘不叩不鳴公頃無俗事吾幾失公矣！羌六即之說理在目前言超象外敢不擊節以副賞音詰朝有文詠之會欲致上座使粗心俗士一聆河漢之譚豈不快哉

與劉肖華太守

闊別八年非五馬照臨浙水知復何時執手耶弟齒髮俱變且人方棄我玩弄白雲以送月日

如斯而已老丈以爲何如上虞生出弟經房一旦官拙窮愁旅邸豈桀餘烈耶一笑直指君且行得丈早臨勾當其事使之早歸徽惠多矣是以敢私布之言面不遥故不多及

報潘去華

除前得書已知從貶所還矣此日令弟子實至再得書益悉足下近況足下清望甚係海内之仰想賜環有日即今游衍湖山暫息垂天之翼何不可也新安僕舊遊尚未及登天都當及足下在家了此夙負期在明歲倘足下先期出山亦已之矣陳公衡補奉化此僻邑可以吻治更得一二歲周旋亦一快也蔡上虞乃爲鄉士所螫幾不免今尚在聽問此君徽有性氣遂至此可嘆良晤尚紆惟爲道爲時珍重

與帥惟審

足下行矣延津之劍何時復合耶鄴中名勝之區得足下可謂有遭鴻鯉如便佇俟雄篇以豁遠睽也足下何日成行弟本當執別河津即日

當往檇李往返且旬日計不能及行旆柰何小詩一篇奉送所謂聲布鼓于雷門耳惟足下教之賢郎俱英物來秋見豫章錄當爲足下慶耳

與周繩甫

餉棗一盒藥草所煮餌之已血疾良驗惟試之

與屠長卿

今歲六橋桃花甚繁聞足下有看花之約日夜望之竟不得奉笑詠悵然至今足下比造業何似想益玄悟窮幽洞徹何時膝行面叩真訣足下愛我無難啓鑰以此自慰耳閩人林生尚見布衣之俠善君典太史其妾劉娘曲中名姬相從十二年而永林痛之甚能言之徒不吝珠玉貢其哀思足下道機雖深柔情未斬能不爲林生差排繡腸乎屬其事便造謁敬爲布此林與劉姬相遇顛末足下如不厭聽林能疊疊譚之鍾情如是亦可紀也

與楊公亮

足下勇退可謂古人所憂者太夫人甘脆耳聞

足下與盧思仁屠長卿有湖上桃花之約弟日望之今綠葉成陰矣獨盧思仁以此日至相對甚念足下又聞足下病瘍顛頤間若髣無復于思故態有之乎一笑每欲渡江省足下長卿因泛海了小白華嚴之約竟爲兒輩婚冗所奪今冬來夏定踐此言太夫人以下各安善不荒歲相仍足下用度素廣安所取辦時事付之不聞然入耳者月異歲不同不能如木偶泰下沈茂仁玉隕吾二人共此青山矮陸乃爲碩果聞以此月乞差果此當期一晤也信便馳此即望數字以慰間闊

與陳季象

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家訊足下已就長卿館教甚爲足下喜但長卿門庭甚廣食客頗多于足下香癖菜癖無乃不宜又甚爲足下憂違離至今幾及半歲不得足下一字豈遂忘僕耶以足下之才又僅此六尺謀生亦易何必甬勾束也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劉少司成

往歲曾附致一訊隨奉報書嗣此缺然青山之身久與雲霄隔絕仰知曠廢定不以疎獲罪也去冬捧讀大疏事雖中寢然直聲滿天下他日立朝事業可預卜矣湯祠部疏甚切至幸得薄譴豈九廟神靈默護之耶何豫章之多君子也

某一丘一壑頗能自樂同館二三君子必欲驅之出近遂有廣德之補如不免一出尚賴海內諸君子力相匡護使不至汶汶耳新安程生文新其人奇士有志當時非徒工文章者今在閩鑄之列幸進而教之

與鄒爾瞻

去冬門生葉蕪湖致足下書與仁文會約知是下出山方爲蒼生動色忽承嚴旨改南柰何至此吾道非耶近見沈純甫先生知足下已至留都甚慰老伯母安健不能就養不足下有弄璋消息不足下今日可謂三黜道彌尊矣非國家之福君子之幸也弟青山之身頗能自樂館中二三兄弟一日之敎終當强顏一出耳足下何以策我

與茅薦卿

多年老寡婦忽欲事人未免隨例塗脂傅粉足下不憐我反云欲加賀不媿死耶一笑昨王方士索書欲以種子方奉足下計亦足下所樂聞

者故不吝數字不知曾達不聞舉女未免爲足下短氣然是生男之漸如高才生一舉不售再舉定無失矣以此慰足下尊公稱觴期且近相見非遠諸懷不悉

與張玉陽司成

門下新蒞南雍時某不揣疎賤曾因所親寓書奉候仰荷惠報藹然舊誼不圖一物之微得與存紀感不可言茲再閱歲矣某自分才質駑下不堪清時 荅使養拙青山日月已積近月忽聞叙補莫測所從來去冬得同館諸君子書有相憐之意或者此其由也無用之身進退維谷以某之素受教於門下幸有以策勗之風便申候鄙衷百不盡一

報李君實

即日往拙園有晒書之役計初秋可發也臺翁雅意又重以諸君推挽不肖豈敢以青山自固但恐爲小草以負諸君子耳沈純甫先生書來且寵以詩亦勸速出俟憑至乃議之耳見純甫

先生幸先爲一謝蔡令曾郡丞各爲足下發一書足下當爲此科舉人豈有不入闈之事幸平心安命以應之

與友人

自巳卯眞州聚首後足下與不肖升沉之故足相當矣以道眼觀眞是一夢足下以爲何如聞青田山中居甚佳山離麓六十餘里上有良田甘泉鷄犬與人間隔絕便是桃源洵有之乎有之足下奈何復思世間一笑昨晤楚人顧子敬道足下數數問僕此日又蒙枉駕僕政謝客有失迎門又不能報謝數字屬家僮申意顧生云豫章人程生萬里堪與甚高更有奇術足下知其人不刻下爲金子魯先生入山三日後可出與山中一晤何如足下幸期之

答同館馮用韞

弟巳絕意金馬門所不能無眷眷者二三兄弟耳忽然得補知出自二三兄弟自念生平未有所樹立自甘泯泯以故不敢學絕交書儻於數

年間得當以酬微志便即日遠引豈令鷗鳧見笑哉山中無事時及篇什亦未能工大都率意之作故有流入元白者近日意況又酷好齊梁以前羽翼未成而志頗壯然無柰懶習近已數月不事筆研矣向見足下贈楊公亮五言逼眞杜陵如足下才情尚不作唐人語但柄用在近豈能久習温城一笑公亮家食甚清苦去歲偶共湖山者兩月亦勝緣也茂仁子幼家大門戶事甚可憂足下有書及李明府亦一助也數字覓便因鍾孝廉馳報今秋南行者大都敬承與足下有一人非面承即手問詳示未間惟珍攝以俟

與李九我

奉違九年矣徽天之福借重掄文某忝一日之雅分當摳趍作西湖主人以跡在出處之間屏居故園眷焉干旌惟有縣注恭諗所錄士俱一時名流而某門數子亦與甄拔良爲得士慶但急須錄文讀之耳專此屬蒼頭代候起居仰惟

涵存至禱不盡區區

答鍾西星

某於本月十一日出門十四日薄暮至湖郡役來得報書尚是渡苕涇時所發仰知比已菴桐福星初臨山中草木皆生色矣況士民乎此日方發雪川承手書專吏枉迎極感厚眷某書生一旦奉器使佐下風如盲兒步絕壑倀倀乎無所之非門下俯念舊誼手提而口諭之將無所稅駕矣

答陶鏡宇

某陳人也青山十年復強顏作州從事潦倒無知世所共笑門下不見棄外惠之德音侑以豐儀且盛見推藉三復來札且感且恧門下循良之績已著一方鄰境想風莫不歌舞不肖如某且藉庇焉得荷齒存深以自慶來貺附使壁上并申謝悃

寄鄒爾瞻

八月敝親家包生寄到足下書并佳貺具感惓

惓相成之意弟青山十年無復彈冠之想諸君子實引而出之月之廿日祗役桐川矣老作州從事未免手板向人一龍一蛇道故委蛇夫復何言世道一新諸君子嚮用非遠而公論所最稱屈者足下仰知有道不以升沉介懷然豈能不爲相知生色耶役便敬以緘相聞并候伯母太夫人起居仰惟涵存時寒珍重又數字遺陳伯符年兄乞附便鴻速達爲感

與蔡錢塘

恭諗門下以公輔遠器先試循良方下車錢塘士民欣欣莫不引領以需福澤惟是迂僻之人喜逃閑曠曠雖家會城踪跡不一近復有出山之役坐是尚稽晉謁仰恃虛衷遠覆或不以疎簡獲罪耳卽日恭諗覲車北指某株係一官不能從二三父老修祖道之敬徒有東嚮懸結而已

與賀知忍

九月中旬以迎赦同年陸宮諭至吳偶憩寒山寺中忽得尊大人之訃傷哉柰何至此初夏吳

閶舟中與尊大人共啖鰣魚復周旋虞山此時尊大人猛健如虎議論如縣河相對至夜分僕亦不能支如此人謂當期頤未已柰何卒有大變耶知昆季傷痛當何所不至某亦不能以節哀勸也但尊大人家業頗盛側目者多善後之策孝子慈孫當亟圖之不可自爲異同啟釁速禍也僕料足下不能爲吳太伯更能調停於昆季間如所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則大人簑裘可永保無它矣僕於尊大人洎諸昆季分誼非淺聞訃之日猛欲奔哭以之官恫汭期限頗急勢不能行當寓哀於辭又延至此日尚不能遣負罪深矣許然明兄承尊大人念其貧許爲振恤今尊大人已矣然明豈敢有望然不敢不臨哭以申知已之感耳然明索僕道意故爲及此即日當遣弔或有嗣陳不盡耿耿

與南吏部郎陸君前廣德守

僕始以桐川諸役俱能談門下舊政僕心仰焉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忠實誠心安能喻

人也幸於鍾西老席間從門下之後遂爲識荆之始治桐之狀門下畧示數端僕甚感服且幸吾鄉出此循吏今僕之至官五日矣聞之桐人較之席上所聞者不啻什百千萬凡道說惠政幾至溺零桐俗故佳門下所以感之深矣然今常得如門下者而治之門下不爲遼東豕哉此文桐人之不幸也門下居留曹幾兩月矣起居何如白下多六朝遺勝門下觀覽之餘亦念此中山川乎昨之日鍾西老往太平僕送至橫山回得讀王元美先生所撰碑文恍然如侍杖屨高山仰止感慨生焉役便謹以一紙申候惟祈爲蒼生珍勗不盡

與甘子開

秋來得足下數字無何有應試生索書亦致足下數字自此寥寥世道一新君子道長望如足下豈能久處下僚但自炎即凉自凉即炎俱以漸致故不驚人僕亦願諸君子之契此耳足下以爲何如僕之官桐川已五越宿矣足下曾嘗

此味大略相近但此稍僻無上官彈壓又饒山水或畧當相勝耳一笑數字寄萬和甫聞已還南昌足下幸爲覓鄉鴻致之役便布此諸懷不盡什一

與陸敬承

棄青山而作州從事風塵咄咄大自勞人菹桐川倏已六日刺史先生有事太平遂暫親簿書嘗指可以知鼎味矣廟堂諸公不知肯遂釋老馮唐不計此時足下當已就道以數字屬松陵兩周生報聞勉旃故人努力天上不盡

與潘去華

與足下此一番會晤甚喜許先生席上又得聞賢從子實所奏古音僕喜不自持僕賢於魏文侯遠矣一笑次日至吳興晤茅薦卿追隨兩日十八日漏下三十刻至四安次日至廣德菹任至今五日矣計此時足下亦當抵白下念和甫亦以州倅托役歸卧吾三人踪跡相似若此亦可笑矣

上陳蕭翁座師

某不肖仰負老師陶鑄至於廢斥自惟丈夫處世貴自樹耳豈以名位重輕以故十年之間頗能以青山自快不意同館諸君子必欲引而出之同鄉陸太宰趙少師二公遂爲之主是以有廣德之補又遺書督切必欲某到官某實不材柰何辱知已不得已暫棄青山孟冬之廿日已涖桐川矣衙舍如馬肆故宜居馬曹一笑子卿世兄過武林時某以迎晤同館陸敬承遂相左但得吾師手教爲慰即今世事一新諸君子俱樂嚮用吾師豈能久借東山乎往歲即聞舉二孫計連歲必有所添想俱岐嶷可喜舊判陳君爲吾師鄉人其歸且道莆敬附一緘上問起居幷師母以下福履仰惟爲蒼生珍護偶患目腫不能親書臨風馳戀不宣

報鄒爾瞻

弟不肖斥逐故分到官後偶因役便附致八行此日得報書知足下愛我至矣此中長吏爲鍾

西老同鄉前輩能以禮法相假簿書相寬又新任不入計弟已得都院差以州長有池州之行未即離任耳此中有大洞靈山泉石頗勝尚欲了此一段因緣計旬日可還矣弟此後或可望南中薄轉但時方欲驟用足下弟來而足下且去柰何李冲涵方病面瘡至今尚未相見弟長安舊好知其爲君子也陳伯符自中原還朝計此時已至邸舍前所寄書幸急寄之弟新刻時文板在武林歸日當印數部付後信耳

答李溧陽

昨因鍾西老知使者在桐且云方令此人物色仰知盛意有在僕所謂聊復爾耳胡孫入布囊益思長林豐草豈敢望太牢鍾鼓之享哉一笑即日馬首遂北伏惟愼寒爲元元珍護

答陸泮陽

僕林居九年久不接當世士大夫以故雖鄉曲懿親蔚爲時望如門下今秋始慰識荆他可知矣常意天下人即賢人君子僅可得一半人意

惟桐人於門下不然賢愚貴賤下至婦人女子無不異口同聲懷門下之德者機心一萌海鷗不下況數百里人心豈可以偶得哉故自履桐以來欽服之衷又五倍於識荆之始矣自媿涼德不能居此中士民之上又謗才不能增輝此中山川素食二旬一籌未展近都院惠差下旬即離桐矣門下何以教之役便專此上報來貺敬登佳箑仰惟涵照不盡區區

與王季常

召溪遠送具感多情作桐川散吏今二旬餘衙齋雖敝陋亦有池亭竹樹橫山直西北里許蒼翠逼人簿書之暇焚香讀書足稱隱吏經年可也開府見原惠差自便下旬可歸又有并州故鄉之感情是何物動能牽人僮來知尚未到館數字奉迎并布積款來歲姚叔祥歲資一如所議或有他助尚未能言惟足下先之諸懷面罄

與李玄白

昨至苕溆煩使者遠送隨具書附謝知徹覽矣

作桐川散吏已二旬餘山水清佳意頗安之李開府以管登之言惠差令自便下旬還武林一二日即歸故鄉計月終可從足下訪純甫先生於綠蘿莊見間乞先爲道意足下讀書明年何所利鈍有時非戰之罪愼無輕議改絃

與姚叔祥

足下淵冲淹博所最欽企來歲奉屈讀書小齋貧措大不能厚助如季常兄議惟俯從爲感甚媿涼薄不足以溷高賢仰知道義相期故不能

目外輕率上布幸不罪

與錢湛如

足下行看長安花矣亦念虎丘夜月照我兩人黯然惜別時乎弟十月至桐川任一遊大洞遂假差歸武林此日還故鄉風雪載途頗深天末懷人之想向辱賜行不敢當即以充卷資至嫂夫人許弄璋消息非遥足當雙喜諸惟保護

與于中甫

前月廿一日離桐川先二日吳之矩自苕溪見

訪宿衙齋款語甚樂次日遊橫山而別因悉足下近履知以明春北行又知足下與潤甫所有時大壺精且多也其最佳者分惠一二不敢望多惟勿吝廿三日至武林月終出門初四日晤叔宗兄弟其夜又晤仲淳丁長孺歸途相遇强之復至松陵友朋不期而會都是至樂恨少足下耳僕明日自吳中返棹矣以語溪一至親請題主不得不允竟不能親至雲陽一哭賀澹安明春送足下當并了此事耳知尊公不赴公車可謂知止三令叔忽遭嚴譴可謂意外之變(變)豈秦中承所累乎阿郎想益佳房中聞更有坐喜者紛至沓來大可慶也東坡易傳幸急刻之不然僕欲得一錄耳

與沈繼翁

拙園夜別恨不能奉通宵之歡比吳伯度莊再奉顏色遂爲河山矣門下此出安危之間然壯夫烈士神明所扶卽天佑國家門下入贊機務當不遠矣某生平孟浪徒以輕名遺榮一念爲

君子所與今復以小草先之微門下時時匡掖將何所稅駕即遠門下翹首德音情靡切也姚叔祥清肌纖腸其處幕下必多進益惟門下善御之梁汝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屬其赴僻敬附一紙拙詩此刻始課成何敢及工引意可耳書扇奉寄以博三千里外一笑故鄉梅花已殘隴頭不知何似臨紙哽結

與王冏伯

晉陵道中晤足下比至物色足下輕舟不得竟無緣申報慊慊此中不佞嘉平之望視事南雍矣新到畧苦人事今稍自適尚未及振衣牛首栖霞諸峰一官羈人動遭束縛安得如湖上垂綸時愉快也足下比何似江南豪俊想益歸附待時折衝豈徒安全鄉井哉敝同年盧思仁祠部頗與足下同志頃聞至淮過毘陵時跡之尚未還足下曾遣人物色一晤不風便馳此數字春序方新惟隨宜加護

與焦弱侯太史

昨從楊止菴論議渠甚留心經學及六書因知門下筆乘中所論轉注義又在升菴太史之上如架頭有副本敢乞一部昨荷枉教并謝

與雪浪法師

初到官承枉錫有失倒屣聞開講普德正欲拉諸相知咨求妙義而忽聞散席何耶

與吳復菴宮諭

頃者道毘陵幸一奉謦欬雖未酬數年契濶亦足少慰既見君子之懷歲前視事南雍隨聞門下掌南院新命故云散地亦是大拜階梯海內士流孰不彈冠相慶況某竊附與進其爲欣抃當何如耶浮雲不能擁蔽皎日仰恃聖明眷注公論昭明必無移奪之理伏惟少抑耿介亟戒征軺上以解士大夫之渴饑而下以塞蒼生之想望某不勝馳願茲因院役奉迎附布丹悃

答周生名道直楚人乾明侍御師之子

某賴尊翁侍御師之陶鑄得有今日辟如卵殼誰則伏而翼之惟是兄弟之好遠托同氣而山

川間之尚阻叅承頃者竊祿南雍甫踰月忽蒙賢郎枉辱重以手書賜貺通家氣義藹然且悉闔門動定爲慰賢郎故是汗血種稍閑輿衛一日千里寧足道哉庚午前塲敝墨幸蒙檢惠一再披覿略見科斗時本相惟益慙感耳一笑

答顧子敬茂才

辛卯夏武林一再把手快聞高論恨相見晚別去無幾何日遂有出山之役深媿不能自堅如此世道轉移甚難卽命世豪傑未免躊躇四顧況庸庸者徒失林壑何爲也宰官身卽是清淨身足下教我至矣顧僕何足以承此言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惟足下他日幸終教之所葬一丘非仙婆所裁不知子魯先生所指確否俟他日經尊覽詳之頃至白下頗疑今都與六朝故阯非眞王氣賴文皇改遷幽燕以有今日太平今足下云云益符鄙見此事願從足下究竟之周伯起見投極欲爲忠計而困於力又假有力者不知能有濟不伯啟不能久淹

以故不及少效礱切然願此兄兼收秋實以存遠大勿懷世俗近名之情飛沉有數寧可改易惟足下以僕意申之成均署中幸携得惠山泉茶事不乏恨不能與足下共啜耳

與沈大若

弟與丈別五年矣記西湖上已曰弟作主邀丈與王少廣太史今太史已爲異物可嘆弟困而復起幸不失南雍青氈但至白下已四十日未見牛首栖霞諸峯尚是欠事南中官少而月旦不乏俗有盆中觀魚之說道此安得如西湖漁釣之愉快乎丈駐節荆襄聲猷日暢行且脫頴鈞軸福澤天下非弟駑劣所能希望恭諗歲律一新佳祉與物俱作敬因便風附修起居仰惟爲道保練不盡遥情

與盛叔永

去冬附一紙計徹覽弟嘉平之望擁青氈南雍矣南中景象不寒而栗即遊山飲酒騷人清事亦不敢爲惟堪閉戸讀書耳官舍最號虚曠背

山臨池池又修廣夏間芙蕖盛開不減西方九品之樂惜不能與故人共之足下瓜期已近如過此幸維舟江干竟弟一晤以舒數年積濶遲此眞以日爲歲耳聞荆楚饒鹿角其直又廉歸舟乞爲弟附帶百觔是藥餌所須敢以奉累此紙托敝同年沈大若丈轉致不盡欲言

上趙定宇先生

某浙右豎儒幸以衙門之末爲門下與進依光華而咀道德十五六年於今曩者以不肖斥逐海内交遊咸共非笑爲不祥之物而麾遠之獨門下察其無他曲加誘接至蒙草木氣味之奬以故某遂忘其愚瑣不敢自外於左右茲者仰仗噓植青氈復還自散冗之中躋師儒之列深媿薄劣何以致此竊念初離泥塗羽翮脆弱舊時鷹隼或未忘情見曲木而猶驚撫故創而欲隕恐終沉棄有負陶鎔惟門下始終拂拭提而誨之使不墮落爲士林訕笑感戢寧有量哉

與陳伯符

弟以嘉平之朔發武林又半月至白下望日視事南雍矣新正敝門生陳公衡自京師至得諸公報書中有足下一函略悉比來動止爲慰偶在鄒爾瞻處道足下近況欲改南渠甚不許足下此意足下多情廣愛豈堪作此中曹郎朱汝虞亦云此二兄俱久於南者藥石之言不可不聽沈氏立戶弟與足下分任不過盡吾兩人爲渠存沒一念光祿君可否亦任之耳海內士望近見一二鄉用似亦彙征之漸卽公亮汝培豈終林越亦氣運有遲疾耳所領三書及全曆四已分送三兄訖弟領其一政須此物良感墜敬承內召此中復減一良友雖甚愛足下不願其來

與曾直卿

弟以嘉平之望視事南雍今忽忽四十日矣初旬敝門生陳民部至得足下與同館諸兄弟書甚慰遠念弟薄劣青山薜蘿外已無餘念今日一片青氈皆吾同館諸兄弟力也弟卽孟浪無

所樹立忍負諸兄弟乎敬承不果來甘子開復轉督學去惟有一張賡甫日夜望張見冲之來耳足下得子旬日而失聞之甚爲感嘆足下長者定能有後惟寬意俟之費國聘近有書來家居無恙此兄青年妙才獨坐論趙大中丞一事遂不爲士論所與桑榆可贖惟足下不惜齒牙奬拔之楊公亮已有端倪幸力爲究竟極知諸兄弟用情此念不能自已聊爲喋喋耳

與于中甫

十二月朔日發武林途中得足下書并惠示疏稿足下此疏九月初丁長孺持來遂錄得一通惜其不下足下雖免禍謫而忠言不白良足短氣陳公衡至又得足下一函中多肝膈語足下憂時憤世一至於此每一尋展不覺汗下足下上有老親此六尺安得自由幸姑忍之足下規我勿通遊酒人良是此中所最親者鄒爾瞻朱汝虞殆無三日不相見時鄧少宰位望少尊或旬日一見耳此豈遊酒人乎一笑此間官僚不

多而月旦甚苛自九列至卑屬俱扃門自衛僕亦不敢不然牛首栖霞諸名藍極欲一登眺而至今不果出所謂一行作吏諸事便廢耳足下覓差一歸甚佳時事可畏且遜避山中一二年再作理會大抵治亂二途自古有之不爲奇特吾輩隨其所遭都是着衣喫飯本等生涯即偶然殺身報國亦不作奇特想一任意氣便有差別毫釐千里惟足下辨之愼之足下早聞大道當不昧此言耳

與侯公善

去冬十二月至南雍今忽忽四十日矣陳公衡來得同門諸君子書中有足下一函略悉比來動止足下云上疏而中寢者三所言何事疏草如未焚幸錄示一通天下事雖云不可爲相機匡救宏益自多但一沾帶自已功名得失攻於中而利害迫於外不覺醜態盡露雖欲收拾噬臍無及矣江陵吳縣二相時諸要人皆犯此覆車可嘆彼諸人豈盡無良心者耶足下生平僕

畧得之塲屋深以遠大相期今幸在言責惟力勉之更有一着子緊要事常掞外補則眼前境外便寬不然一塵起大地收人品立敗矣足下光明磊落僕所久悉所以喋喋者友朋責善無已之情耳幸深咏之

與同館教嘉猷

弟蹶而復起皆出諸兄弟齒牙之力弟盡得其詳適來人心叵測議論繁多須以靜定勝之敢服膺足下此語弟性不耐仕宦此中鷓鴣一枝耶復爾耳終當作鴻飛冥冥足下行且柄用慎勿與此念羽便附修動定并布區區

與馮用韞

弟向安青山已無復世念諸兄弟必欲引而出之青氈復還爲榮多矣與諸兄弟一聚首故弟之幸然豈敢得隴望蜀哉一笑南中多凶多懼之地惟閉門息交或足遠禍敢復如昔時孟浪足下前書見戒敢不佩服敬承爲有力者所奪棄南而北弟孤立此中賴鄒爾瞻朱汝虞二兄

時時見存差不寂寞鄒兄屢推不用不知聖眷何不可解如此楊公亮已有端緒惟諸兄弟力究竟之足下與余丈共典武闈錄文果稱合璧披尋不忍釋手柰何過謙耶沈叔敷吾鄉翹秀弟夙仰之況又出足下之門敢不引爲同氣敝縣陳孟常才高學富十倍於弟閣試閱文惟足下加意物色早作冠軍幸甚

示鵷兒

離汝忽已五十日我與汝母日夜憶汝無頃刻置懷馮恩行有數字寄汝并盤費十金行已十餘日當到矣蓋爲遣役入京閣下及衙門前輩例俱有禮儀入爲之一空故不能多寄仍付先生春季束修五兩并書一函即便轉送娘子能理會家事否即不能亦宜漸漸教之久習自會勿急爲責望致傷和氣太太外公外婆六老娘四大人可孝謹承事朝夕問安定省疾痛此是汝做人根本勿如汝父母在家時草草也張姨夫少年老成又勤學問周姐夫練達世事動無

失策汝可常親近凡事諮訪遵而行之汝年已長大脫凡近遊高明正在此時不止讀書作文用意即立身擇交淑慝所係最宜慎重閑戲無益威儀勿苟春二三月景色鮮佳汝可侍先生一出餘日宜靜意藏修萬勿如舊奇衣婦飾輕狎成羣貽笑多口至囑所作文字可月裝一帙遇便寄看驗汝進益家中無益人事汝不必理以滋浮冗我比飲食猛健如昔汝母歲前到今臥病者再今已痊可汝兄讀書頗勤如此三月不變定可觀也十一噉食如虎黠橫非常角孫近發熱防其出痘余家口俱安楊奴行附此

與周申甫

歲前行促足下爲長郎納婦不得分勞甚負此意過檇李止停一二日已不勝內外酬應之苦遂宵遁過吳江周叔宗病入其齋中一省之即日便行住毘陵兩日始登陸與岳翁鵜兒別又三日而抵白下十五日謁陵遂入官衙衙齋臨廣池池植芙蕖盛夏花敷芬香酷烈手一編婆

芰亭中所謂保此不減東山者也一笑十六日到任幸隨大司成之後本廂雖有職業亦似易稱正旦元宵衙宇頗荒落僅覓得丹陽紙燈四盞破俗卽祖先諸靈不免破例受此岑寂一笑近日爲遣入京使日夜作書甚忙月初勾當并完丁祭便是優游青氊之日矣六館賴有選貢諸君差不寂寞有阮自華金精器張尚儒六七輩俱江南北英才也楊奴行急不及錄寄課義當圖之鵝兒家居憂其少年無檢墮廢月日煩足下時時往提撕之恃在肺腑幸與朱武原先生分任切磋之責可也南中網密口煩大非樂處士大夫憂讒畏譏閉門自衛有若拘囚僕雖蕭然不能自異以故至今尚未見牛首栖霞山色入春一月不識梅花未免益念家山也足下如有暇幸來一看愚父子共此衙齋芙蕖兼與六館英才一相切磋必有宏益二姐心性大宜佩韋姑媳之間賴足下居中調停之骨肉之念不覺及此惟惜陰自愛以需遠大助婚微物乞

存置

答秦中翰名焜虹州先生長子

某薄劣幸出尊大人之門頃者困而復起遂叨南雍師席不敢遠方江湖而如甕之源始於山下者不敢忘也惠山梁水距檇李不遥而懶拙自寬久廢通家之好門下不以爲罪而遠勤貺問益令慙負耳僕久安青山爲諸君子所逼偶然一出尋當圖歸以庶無用之身來教以顯融見擬非所敢當也別諭令弟乞差事承命當緩圖之以諸老見乞者衆人情難周耳豈敢有愛於門下耶

答李君實司理

足下一鳴驚人吾道生色所可恨者不得魁南宫讀中秘書耳物忌多取足下高才儘有向上留此以還造化未爲不可足下榮歸僕僅一再見又多忽忽不能款叙吐其胸懷以當軒贈甚媿此心足下奉兩尊人赴官得昕夕祿養此人子至樂當以一日爲千秋耳僕今雖幸牽復亦

有薄祿不逮二親乃知天厚足下在此不在彼足下不可不慶幸司理之官爲直指耳目但存心公恕勿爲毀譽所奪弘益自多凡初入仕路上官僚長及所交際大都科目前輩惟謙惟和眞心下人自然毒蛇不螫嬰兒無毒心拔其巳蛇人蛇何害僕生平坦衷無猜不幸罹謗終見消隕譬如揚塵豈能滓穢虛空哉此是作官作人根本根本旣茂而後枝葉從之不然便流入思趣縱聲華赫奕如刻穢爲旃檀安得香氣哉

惟足下勉之僕滋南雍已五十日紀綱至得足下書并廬山紀事之惠附陳腐見以俟採存匡廬生平所注想今閱紀事神意勃勃不知何日償此香火勝緣一嘆

答吳之矩

秒秋奉晤忽忽返棹未罄私衷至武林遭幼兒出痘甚危不解帶者十宿意況甚憊幸而保全丈夫愛憐少子益信此言矣一笑此宗遠行後事也以故武林湖山亦不及載酒從諸故人一

別遂戒舟航以清祀之朔挈妻孥爲白下之行限迫不得停至毘陵不及適足下俟一握手迄今猶耿耿也此中途次見報足下補饒州司理借此爲六月息即乘扶搖耳但馬心易令封丘此兄性急不耐煩而有民社之寄上官或未能超格處之跡似可憂柰何此中少官而多議論日閉戶養拙碌碌升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安得如無官時超然自放乎以故牛首栖霞諸勝至今尚未一探明日又當隨例赴冢宰署中受計況味如此挂冠之意不覺勃然鷄肋一官豈惟高足一笑足下何時促裝如江行幸維舟江干一晤蕭寺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八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敖太史嘉猷

與足下握手河梁曾未兩月而聞先君子訃痛哭幾不可生抑情就道以九月終底家稍定始訊弟輩知足下以六月終過檇李足下方欲親致綸墨乃辱生芻易賀爲弔即足下此時當不勝錯愕況人子哀傷當何如也君家老蒼頭附

唐大行舟北上因見省得備聞足下起居且云尊太公健甚欲逼足下還朝老公意如出一轍彩衣可念願足下毋改初意爲佳耳弟冬月復被火先廬損四之一藏書損十之四先樞伏庇幸無恙歲前就曆郭西祖塋此日方有事擇地地師言首鼠不可信弟近亦親究其術稍有入處徐之得爲堂上之身辨此易耳足下比得親鄧定宇先生想日聞所未聞自業當益進非弟所敢望弟憂中寡酬應獨二三禪衲時時過存哭泣之餘亦不廢禪講可謂血脉不斷每念與足下隔絕無由共此塵尾追憶邸中驩聚恍如夢寐即有會心處欲飛語足下安能千里命駕乎時因無著海上人錫便裁寄此紙上人不孝方外石交機清神挺法門龍象足下一與周旋當自信之上人回敬遲瓊枝以慰饑渴

鄧太史定宇

客歲春蓋日與敖嘉猷望門下還都門謂可相依一策駑鈍不意再卧白雲虛負勝緣良用耿

悵無何嘉猷以使事別而不孝亦哭先君子甫
匍南矣人生聚散哀樂寧可常也歲前南昌萬
茂才至承門下惠書見唁遠勤生芻即先君子
當生色地下寧論不孝感結耶嘉猷別時云當
旦莫就門下切磨其氣甚銳不孝良畏之比不
得其一字不知近作何狀不孝居邸中見士大
夫談及海內人品必首屈門下一指翹然欲一
親景星卿雲況九重渴賢即隱淪之儔且相繼
爲弓旌動色柰何門下欲久占青山也不孝雖
勞勞疚中正賴竺乾聖典及二三衲子時時見
存足銷日月適無著海禪兄以禮馬祖遠公道
場當卓錫貴境不孝爲語海兄至豫章而不見
門下如空手入寶山耳海兄機神秀朗大是法
門選鋒少加鍛煉便足潰圍而出不孝與周旋
最久門下儻近其人亦良契也春氣漸深伏冀
珍勗

與甘應溥觀察

與仁兄別六易歲矣人間世能幾何日乃有此

長別山川阻修相對了不知後期人非金石弟今年三十有七尚未及古人强仕之年而雙鬢黑者無幾鬚亦間有一二莖白者過此又不知作何狀疇昔與足下邸中驩聚時彼此意氣即虹霓可截太行可徙今日思之更何如昔吾黨中罷官最早者足下計無以娛尊大人耳爲足下策則上帝方以丘壑寵足下即饘粥無缺便是至分梁國腐鼠寧足充鵷鶵食耶弟壬午春以先尊人命暫棄青山底都門則楚挨病甚不及修悃弟以故竟不奪金馬門獨惜君典奄忽不及與諸君子共沐清化傷哉如何客歲秋七月遂奉先大人諱時鄒爾瞻還闕見省幕次且悲且喜因得足下見存書荒迷中不及再四周覽具感情至甫歸里忽忽改歲歲前業已奉先柩暫厝郭西祖塋此日方有事卜地適禪友無著海上人來云旦莫至豫章禮馬祖百丈諸尊師道場敬附一箋展區區于足下足下林居無事當一意究西方聖人語以了性命大事此

上人超詣勝常弟與周旋最久亦良伴也居邸中時人言足下者不一弟自信曾參不殺人幸免投杼願足下削浮世鉛華捨身大法親近善侶世外儘有向上事不必富貴足下幸勉之胸中千緒萬端紙上不能吐一二上人還儻得足下一字何啻瓊枝明掌上也

與吳安節年兄

往歲在告嘗因荆山上人一再通訊仁兄仰荷惠報相勉以世出世法媿薄劣不堪鞭策虛度年歲今髮且種種矣追惟至教良用悚心壬午夏以先君子命卒業詞館屬當事者垂危不暇修吝遂不失史局自茲世道一新諸君子彙進眞吾道之幸居一歲而先君訃聞矣痛哉歲前業已奉先柩暫厝祖塋此時方有事卜地適無著海上人自善權來上人神器超朗大以宗乘自任與弟爲方外交十年矣善權爲江左名刹得此師居之足令山水生色寺有大藏乃李唐時舊寫今俱散逸間存一二卷爲上人攜示其

紙及筆法絕非近代氣色大足珍賞上人因慷慨發心欲募貲入京印施大藏使法輪不絕弟輩俱樂助之王元美先生喜爲作疏敬美先生寫足稱雙絕可謂絕勝因緣念足下爲此方大賢名族又雅信三寶此事功德主舍足下其誰弟居憂以來面目久枯竿牘盡廢語此不覺神揚筆奮敬申紙叙懷爲上人道地上人且飛錫豫章一望雙鳥謁馬祖遠公諸尊宿道場而歸想足下根勝緣深定能爲給孤祇夜寧俟弟呶呶也聚首未期臨書哽結

報萬和甫

不孝與足下鴈行之誼十年矣客歲棘中徼天之福遂致相屈過辱執禮深用不安離索至今忽忽改歲先君子仗庇已就厝祖塋方究心堪輿家言覺有入處且期旬日間遍踏青山以求吉壤所恨足下遠在天末無由請正甚結鄙念此日忽接手教重以賜貺遠勤使人感戢感戢足下循良之猷甫更改燧便見端緒他日究之

移風易俗不難不孝且徹寵矣近日朝廷舉動足厪杞憂諫諍之路乍開復閉非宗廟之靈歟回天意未知所稅駕此時居朝進退語默皆不可反不如出宰百里培養一方元氣尤可措手也願足下勉之不孝僻拙不足効於時清泉白石無處不有不孝卒歲有策矣足下以爲何如

報張斂華 時宰元城

若溪相地回信使淹蓬蓽已三日矣開槭竟讀心開目明以足下才俯寄百里獲上治民故是牛刀剩枝足下素篤實有聖賢之資不孝屬望非止循良一事因此練心習世嵩矣鴻鉅爲泰嶽生色是區區所以進足下者幸益勉之使還敬此申謝并布所懷

報王元美先生

不孝奉諱以來忽忽改歲哀疚中不及走一价奉辦香并訊門下及宗伯師道履縣切無著上人返自豫章因致門下寵唁重以生芻展復數周寸灰忽熱門下脫躧聲利屏居有年非上眞

法流不輕倒屣柰何辱收不孝而煩齒頰乎不孝媿死不孝道力未充世緣多碍近爲先人擇一丘頗費心力倘賴庇得遂襄事尚期負笈從門下了多生功案也門下善保東山足爲吾道增重懇宗伯師未免一出耳

報張養晦僉憲

弟媿處草間久不見君子面目可憎昨得見足下大自生色恨不能扳留爲十日飲讀足下疏賈長沙之通達陸敬輿之愷切可謂兼之有才如足下不在帝左右而遠食閩鄉荔枝此豈聖朝之幸今之君子出吾榜中者幾十之七足爲吾道慶願足下益自愛世道未可知通塞有命待之可矣天涯兄弟偶然相親此緣不淺似亦不忍無述顧崩壞日久筆研間魂魄尚當上天入地招之以承來命耳天台鴈蕩山靈甚願徼寵足下幸不惜杖履令此山千古也弟素志無廊廟終期一丘畢志足下許我丹砂即成敢不與足下共之彼此翱翔赤霄誠一段奇事然弟

方學無生了此又不羨神仙矣足下以爲何如
世間事如電光了不足戀若往而不返豈足稱
聰明男子江湖中往往有奇人異士然不似魚
目眞珠易可辨識惟足下留意欲語足下者萬
端一時不能盡當置後信鴛鴦湖主人乃是曹
丘生未免辜負住客一笑燈下占報不覺滿紙
新刻林間錄是洪覺範禪師所編渠了事人也
足下政暇可焚香靜披一二條久之或有悟入
當知弟數千里外相爲肝腸也

答萬和甫

除前晤周彥雲知足下動靜且聞政聲赫然爲
畿輔首良慰想望蒙見存具感不佞比仗庇先
君一丘已定卜吳江襄事不遠不佞入歲後二
毛益繁幾如一老翁獨喜心宗慚有入處前晤
楊復所渠云了生死不過如文文山于肅愍輩
已耳吾謂此舍生取義取舍若在便是生死楊
亦肯之此段事如饑食渴飲日用不知遂爲凡
民知之便是聖賢境界此知字又非見聞覺知

之知孟子拈出孩提不慮而知爲良知而陽明先生亦以致良知開示學者俱屬旁敲非是正令一箇知字千聖相傳不二法門明眼人當下便能契入又不得走維摩默然舊路足下政暇乞細閱六祖壇經反復玩味自當有得但如橄攬入口正酸澁時勿得吐却亦勿得作不酸澁想勉之光陰如電轉眼百年大丈夫出世一番豈可被眼前空華瞞過足下吾老友故敢以此說進且知足下世味甚淡當不按劍吾言也春氣漸深珍重

報王元美先生

昨者果上人賁門下書欲因不肖茶毗月溪法師法師之孫曰眞相者實主其役渠欲少遲以爲復山業計不肖不能强也關中王老行漫附一紙願以涼秋叩關門下既許我矣紫葵白茄願從門下飽之昨晤瞿伯子云王家三郎君神觀英特機辯百出大是師子兒甚願相見但不肖道眼未明安能勘之王老以淨土爲最後策

誠然向自海上歸龍鍾傴僂意其旦莫歸西計門下且爲涅槃堂主人今幸無恙當勸其亟返秦耳國一云修行乃大丈夫之事尚非王公將相所能爲何有於王老願從門下一雪此言因上人緣事以門下昆弟爲大檀越江南善信便當人人樂施如登高而招胡爲迄今未就也將勸化敝里人士謹爲通一牘於陸平翁欲借重此翁爲功德幢其緣猶屬龍天耳時入末法所稱名刹十毀八九誠仗願力大士使其一二或得久存亦衆生之幸但恐終不能耳道此天龍鬼神便當淚下如雨屠長卿頃過檇李追隨數日瀟洒如昨而進德省愆之意亦寡然不至作善星比丘今避暑武林風便門下幸以一言援救之時熱珍重

答陳永嘉

同門諸君不肖甚才足下期足下以石渠而竟得一令夫令豈薄哉念足下少年才子或輕視簿書未免以百里爲龐士元累耳又聞足下不

能遠其鄉人鄉人入境者趾相錯也此亦居官一忌今人詆有司爲俗吏人之情無不慕雅惡俗而吏之俗勢實使然若一旦欲反俗爲雅立見敗事惟足下念之休寧令丁元甫能詩好客客爭附之如蟻比知自悔所損亦多不可不戒足下無書抵政府大是佳事然意足下文采風流或未安於有司之俗故敢及此惟足下三復之宗伯師以月初渡錢塘青山有廬不妨高卧但云未免憂貧不肖更賀之人生一世不過爲貧之一字受忙受苦於此能安便是彼岸彼鼓腹而歌商頌若出金石者何人哉願與足下共勉之相去千里瞻對未期足下幸時展此紙以當暫面

報潘去華

改歲來爲先人一丘留茗雪間旬日鄰居失火敝廬幾爲燼矣而無恙此日方治酒酬焦頭爛額之客而使記適至發縢讀之無世俗寒暄語而惓惓以竺乾聖人之學問津不佞不佞媿非

知津者然足下於儒者之學究心已深或不惑於朝聞夕死之說從此箇關頭打破然後不疑竺乾聖人之學儒者云釋氏之學全是怕死未夢見在足下所謂欲求出脫者欲何之耶畏影疾走愈疾影愈至留形度世此玄門之學非釋氏之學袁了凡兄昔語不佞云玄門以生滅爲因釋氏以不生滅爲因因異則果異如黑白水火之不同而世俗並言二氏誤甚矣不佞從此死心於釋氏王摩詰詩云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夫以老病爲病無生爲藥猶是門外人之語門內人則不然大地豈碍虛空乎此事須與足下覿面細談始得願足下保任此一念以待相見大慧語錄一部計六冊奉寄十九卷已後爲法語書問差易通曉足下政暇幸深心一觀之內典浩煩若欛柄不在手如入海算砂亦如數他家寶無了時亦無干涉用心此一書足矣

報王元美先生

去冬十二月息菴上人持先生尺一相見武林
憐其爲聰利衲子頗與酬往但病玆喉中幾欲
如雷因遣臥龍井遂以正月二日遷化業如法
付火光三昧矣其侶蜀沙彌往敬以一字知聞
青山留人甚不易出先生所云息蜀洛之爭而
黃伯夷之隘此救時菩薩之事斷髮文身之子
焉能襲章甫雍容廟堂也此中居士有虞淳熙
者大是苦行頭陀欲結盟修法華懺以半歲爲
期某且褰裳從之矣先生比精進狀何似光陰

可念幸隨時自力不忘仙眞付囑恃在知愛不
勝祝願

答馬心易

下午且看花堤上足下有意可得一談對否計
事何足駭人弟因此得遠塵梵更自快也

答陳伯符

檻猿笥魚一旦縱之林壑甚自得也但足下風
雲方始羽翼長垂爲可念耳六橋桃花政繁目
步出湧金泛小艇從之不見一俗士況味可知

足下愛我故不吝示

報甘子開年兄

意仁兄已行不謂尚滯越境若昨日得耗猶及追晤富陽竟乃失之悵嘆何已仁兄此謫似從天降地出甚奇甚奇仁兄悠悠斑綵讀書課兒暇則登眺山水何所不適何事輕逐腐鼠受烏鳶嚇耶弟往歲置得梵書一大藏積書亦不下萬卷日杜門焚香隨意披閱自喜不減南面王方憂一官爲贅一旦爲我決而去之德不貲矣

二子近俱學作時義大者能間出新意似可教也讀書課子可學仁兄但風木之恨爲傷心耳來歲有匡廬之興此仁兄家山弟至彼知聞仁兄作兩月留遠公蓮社香山草堂冷落餘千載乃今得吾兩人當爲山靈動色一笑

報蓮池師

頒惠戒疏發隱謹頂禮登受自媿障重不能驟持大戒多岐墮落爲法道羞師幸哀愍而時策勵之野田壤種忽欣欣有向榮意初十後業與

友人期禮中峰徑山諸祖塔行前當趨風受誨也得虞長孺同晤尤佳乞煩小沙彌一訂

答潘去華

春莫七日某再拜奉報去華司理足下去歲十一月日望足下至過二十四爲第三女受聘及德清荒隴焚黃不得已遂離武林竟失良晤甚爲悵然今日處分僕去冬已知消息自度於世道無緣麾此腐鼠可一意辦向上事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意頗安之比見邸報一笑而已周元孚僕好友留心經世頗具隻眼渠亦甚稱許足下足下他日定有遠大之寄及今與元孚盤桓最爲有益百衲絮衣平時或妨囊篋天寒歲暮有時得用惟足下勉之元孚自許精形家言比見先人五雲荒隴稱賞不已謂法當生一偉人不但如僕甘靜退者乃亦以語足下耶元孚於經世事僕無間然獨出世事未免夏蟲疑氷至欲僕現神通方始相信更爲可笑士故有能有不能耶足下云太末蠭處處能

泊惟不能泊火焰之上謂僕蟬蛻煩惱亦復如是足下蓋以此進僕顧僕今日境界亦安敢當此語生平自讀書檢藏外尚欲窮山川勝遊年入四十齒髮已衰日勉一日尚懼遲暮此便是僕俗念憂糧粥計妻子不與焉此念一了便當素僕於一眞法界中矣昨見徐茂吳云足下方有事金華爲道相念不知有便入會城否元孚別時云夏月當至會稽鑑湖禹穴之勝行當與此兄共之但不知何時對足下耳陳公衡屢不與薦恐其或累遠大甚憂之今聞以艱去不知他日究竟如何然渠自有命儻德業可議則師友之事也萬和甫喪偶後亦一再相聞相知落落足下在浙猶然隔絕他何足言時望一字以慰遠念

答蓮池師

信宿受法施爲感明日當爲天目行而仇兄以考事欲東歸遂無伴侶媿不能如師子遊行願從師乞優婆塞陳生同往此生入道尚新信力

未固使近毘邪居士未必非一助也師幸詳而許之

與陳季象

已從和尚乞兄爲天目伴侶得請幸以今夕至舍明日遂行

與于中甫

不佞般若緣深造物者爲我割此腐鼠甚以爲樂頃雲棲與虞長孺信宿頗商量出世事渠欲以懺門爲前茅吾甚擊節亦甚稱許足下中間微有不滿意因波及覺範謂其以前五識爲究竟恐未必然急難以口舌折服故稍示漫汗以俟後緣要之此兄本分事雖有挾帶士夫中欲覓此苦行頭陀那可易得足下自今書及不佞不可遺此兄足下爲我覓得缺函藏經幸急見寄需此至渴達觀師密藏兄爲法門大事不憚行脚此中更無知識可依不覺見似人者而喜人世光陰閃眼而失火中蓮大不易栽吾黨中上根惟許足下幸勉旃勿自負宇泰兄時時以

八行見存尚缺良陪仲淳卜地未免俟河之清
柰何頃欲偕遊天目雙徑而復爲史先生奪去
風便馳此

與周墀

從徐茂吳一宿龍井採茶難得眞者薄有所市
足下與此物有定鑑否足下病乃得遲子音僕
更得一艮伴爲陳生季象渠亦足下舊契今在
齋中足下今日能强起不一二日間乞示行期

答周元孚

別兄後數日得一札及西湖弔古諸作且示五
雲新卜果佳云云兄二札并寄物俱到兄意大
都目擊已備況煩誨勑弟本山中人造物勉驅
就軒冕鍾鼓享爰居豈性所樂一旦以青山白
雲還之不減天帝九錫快不可言非但不悶而
已其故弟亦不知或者以弟超放自恣不可以
縲縁養耳不然則直心之人美美惡惡如日月
在天不可掩匿易指摘耶兄亦不必作歸計順
其坎止爲佳弟幸一造及兄兄未必能一造及

弟弟且以此傲兄一笑茂吳云兄當以初秋至越此時定不失良晤前蒙喻邦相尺書見存未及裁答乞先爲道謝此日方從茂吳採茶龍井難得眞者故不敢寄春秋刪正蕆序尚未屬草即日且遊天目歸當命筆嗣報

與周墀

爲足下停數日行矣昨詢平頭知尚未捉髮今日何如頃且出門采蕈三橋夜便宿法華山盤桓以待足下三日後能强起否

與姜二府

三月中偶爲天目遊留連月餘昨始返舍不謂遂迫行色明公居此八年耿介之操循良之政湖山實鑒之乃一旦捐士民而去黯然之感傷如之何都匀爲貴陽名郡吾友鄒爾瞻昔從戍於此頗及詢其方俗乃得遭奉五馬足爲彼中山川吐氣願從父老之後捧一觴以祖路隅念得罪已來不復敢以麋鹿面目溷諸公清塵次且而止暑氣漸溽長途珍重

答朱海瀛

青山白雲性之所適益以法喜禪悅之樂一官何有而議者欲以此見困眞痴人說夢僕返自天目忽見足下一緘推借太過不覺慙汗天下一人知已死不恨乃今得之足下彼悠悠者何足言耶足下大孝欲爲令先人決千齡至計造物者方競以牛眠馬嘶爲獻烏陵一坏忽蒙見擇甲之所棄乙之所取是非何常大都此事可遇不可求善人獲福則常理耳月中樂子晉來就足下樂生佳士得親足下亦渠上願西湖秋月僕且專之足下儻不違秋期願分十夕清光爲供

與王季孺

往返天目遂及一月不知足下何時到此省告喜甚謹掃徑以待足下何事稱病豈欲分我山中白雲乎

答沈茂仁

已悉足下相爲狀弟信浩蕩如野鷗鳥亦烏能

忘知已之感耶要之此事不必詳求徒溷人耳方蠟天目遊展不暇作多語所欲語亦了

與申甫

雨中無事宴坐閱宗鏡錄自覺神思清朗數日不面比作何狀下帷之業似當及時二姐目疾既已輕差宜十分保護之且令周老子得盡其術鵜兒目中瘡亦去盡今日爲營丸藥矣

與虞長孺

豫章余世輔德甫先生子留心教海欲聞妙義而就足下敢爲紹介頃閱宗鏡偶出一難敢求決於智眼且令渭學聞所未聞惟不惜剖示僧孺見省失迎乞爲申意

與黃旨玄中翰

足下江淮奇傑不佞嚮風久矣今幸持節過此且辱左顧會以事出有失擁篲承惠法界觀四十二章經家本仰知皈依正法不佞雖謫劣方自托爲氣類渭願相見一佐揮麈而未得間精欵靡申聞卽日渡江敬爲遣此何時返旆毗邪

居士方借燈王寶座衆香鉢飯以待勿留滯東山鑑湖令百千妙義久祕微塵也

答余世輔

啟長孺八行云以觀水失迎足下尋當就叅耳堪輿祕旨二帙附歸尚未及錄俟他日再請無凡情漫預語無情作佛義未夢見在幸爲深思反旆時覿面披示

與沈壻二玄

盧祠部兄至相見郭外始知親家翁附舟而南且言曾見賢壻欵欵通家之誼黃令既佳士不敢以逐人引避暑雨難出俟凉風時圖之筌甥瘍已未大姐病後將息何狀無患苦否相隔二百里如在天涯悠悠骨肉五内如搗刻日望其歸寧懮此種種而亦不能不勉俟秋期也二叔翁心疾比何似能赴試否

答申甫

下帷必得靜室爲佳一二處不得不妨多覓此亦揮洒助緣不可草草足下妙才遊刃此道小

小佇思便足登峰造極僕雖老猶能識途儻存
虛懷數日一過商求可也晴旦淪香茗以待

與王元美先生

去冬息菴上人來奉翁一札渠病咳甚暫居龍
井遂以正月二日無常業如法火葬近日方袍
無可共揮麈者得此君差强人意不意菴忽頗
爲惻悼某疎拙無當此世造物者遽遺之以青
山白雲大似求睡得枕衣食粗給足可杜門長
日無事焚香盥手讀永明宗鏡錄率以一卷爲
課多或至二三卷約兩月課完此中士大夫惟
虞生長孺佳淹通教海兼徹玄宗時從往來不
廢三徑詞客惟徐茂吳一人餘子則閉玉關而
謝之矣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豈不甚樂翁近
狀何似靈眞異嚮亦時聞否能加飡否所持課
誦如昔否酬應稍簡否臘月三十日防身一句
子能安隱堅牢如虎靠山否暑月憚出無能乘
興一慰然請豫章余世輔行敬爲布此以當暫
面惟翁爲道珍重屠長卿近遂不得其聞問此

兄不善居才又不善居貧宜其困也人傳令郎三哥慧業異常有悉達初生氣象渴願披對而不得馳企如何

與包瑞溪太公

屈指此日餘杭返棹體中健否何日入城當戒厨俾作白粥以待不敢以暈血俗供唐突遠意幸示之期舟中窄迫不若移住湖上僧房靜養數日青山綠波足滌心目於道體亦未爲非計也幸熟圖之

答于見素

去歲翁北還即擬申一紙奉候方拮据了卜葬大計荏苒失之迄今悵悵僕行能鮮薄而胸懷率直宜扞世罔豈敢尤人長夏無事杜門焚香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倦則偃臥凉風下自謂不減羲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頃晤辛未館中熊茂初先生渠出自比部與令郎中甫僚誼甚篤因得悉聞令郎居曹狀翁有此兒不惟階庭之光實爲邦國之瑞但憂其峭直

恐亦未免誨妒然渠自有命翁勿以爲慮聞且欲乞告見遺書中亦未道及不知果否青年入仕又有時名如僕意少令遵養就其遠大未爲不可不知尊意同否深秋采术茅山或遂披對未可知酷熱珍重

答于中甫

某再拜具報中甫比部足下計報後附一書外親李揮使渠以部漕入京不知達否三月中作天目遊二旬而返餘日杜門武林了不出入亦不見一俗士近結課閱宗鏡錄已至三十餘卷始覺寂音話言悉從此中流出賦物見在不覺釋然僕之得罪也憎僕者快愛僕者惜而法門知已又爲僕幸凡情聖境大都相隔不足怪也足下肝膈向見遺仲淳兄尺一已盡得之今復稱引元公報子瞻語以相規進愛人以德敢不服膺以子瞻之才幾見遇合而復擯棄晚年猶有海外之行蹐蹜九死以免想善元公之言而不能用也僕才不逮子瞻遠甚而欲以此一着

傲之懃山郎舊澄印師僕癸未歲曾一見之城北蕭寺中相隔五年矣近見其語一帙異甚序是足下作乃知龍象故不可測聞其住勞山欲往依之而未果僕早晚閱宗鏡如對達觀師聞已遠及戟眉常寂光中故是不隔足下云當以精進暎接慈光且與足下共勉之七月暫移武林別業亦以婦翁多病闔門凋弱內人不勝骨肉之念欲暫相依從遂不忍拂以故遂寓居武林賤性雅不堪城郭尚欲閉影深山絕跡人內

今急覓三徑未得也聞足下欲乞告果否頃見熊茂初館丈道足下甚悉足下青年而有時名少從遵養未爲不可報尊公尺一稍及此意不知與吾意同否仲淳兄剛腸男子而好狗人之急春來兩至姚江頃復至虞山俱以視疾至爲太夫人卜地未免築室道傍奈何又事煩食少日中僅啜白粥二器飲酒亦不能如昔甚爲可憂缺藏賴足下補完幸甚即少綵字一函從甘露藏寫補亦可先此申謝

答仲淳

足下別去日對子晉憶念不淺足下識堅色脆終日奔走憂人之憂事人之事即不可分人我獨無緩急乎惟足下詳思之子晉今日入茗烏陵山已授之朱海瀛宇泰兄欲得觀音全呪藏中甚多不下十數卷一時未得悉錄湖南淨慈北藏亡失過半他山亦不便借閱尚俟涼秋索之家藏中但不能急耳吳江刻經僕與子晉任其校對誓不敢忘達觀師付囑足下曾與季聿兄弟商量否何日至武林渴遲渴遲

報周彥雲

天下事豈有了期常苦罷官不早不能讀書學道償五岳之志而今日得之如倦得枕如渴得漿不自知其欣欣欲狂也弟入仕十年世味酸鹹盡嘗之矣若買名青山乞食朱門死不忍爲也石猶生我方以是德孟孫豈敢存之胸懷作來世種子耶沈純甫先生之歸庶幾遵養時晦欲以一書存之而未及儻相見乞爲申意

答張元城燁

僕賦性朴直不能詭隨悅世蒭起鄉曲遂至放逐然二浙湖山因此畢充玩賞退而擁萬卷焚香披讀其樂豈特長安馬蹄當爲吾賀非所憫也別來忽已四載遣使割俸至再至三足下爲我厚矣足下精明老成畿輔吏績無出其右每得薦書讀之輒欣欣動色僕即疎劣負官至於謫斥而吾門有人或可借贖萬一以此自寬惟足下益勉之足下欲知吾被斥狀同門比部孫

于兩君知之甚詳計足下內召非遠當自叩之丈夫或出或處一龍一蛇無所不可安得戚戚效兒女子書空愁絕乎使還布此以當面對

答徐孺東先生

往歲讀潞水客談即知敬仰門下近見門下柄用喜此事遂已施行不圖斯時兼舉禹稷之功方拭目引頸以待玄圭之錫而不意其復委之後人也傷哉此蒼生薄福所致乃門下則何失焉去歲奉顏色於西湖伏荷殷勤接引收爲臭

味某自度於世無所長不足執鞭長者得非取
共世味稍薄可爲青山伴侶乎得罪以來業已
半歲杜門焚香擁萬卷爲樂不減南面王丈夫
出爲蒼生則不敢辭勞若徒以富貴而已則青
山之樂不與易也四月間嘗一至天目歸即結
課閱宗鏡業已終三十卷法喜禪悅之樂又萬
倍世間書史深秋擬出遊南之台甌武夷北之
勞山俱未可知若門下有意入浙則勉待消息
不敢出門也門下閉關良是勞生久矣不得不

一休養之要之定劇俱屬幻境如牛駕車車若
不行打牛則是打車則非此是舊話聊爲舉似
承遠寄音問附此申謝且見鄙懷

報李君實

淫雨爲災不知歲事何所究竟足下牽事不能
理虎林裝不妨少待素秋或曝書時不佞未免
暫還檇李良晤可計日也足下小試不大稱意
蓋將令足下取大物耳目下俗務亦是摩揩金
山轉益光明足下幸無以爲苦何令未與相識

林中人豈可輕以竿牘通之明珠在握當深加護惜若也暗投自爲爲足下二義俱失豈敢有愛於足下幸深思之要當有以相慰

答茅鹿門

不佞疎懶無當於世受斥宜矣白雲青山性之所適今日天與而敢不取乎翁眠食想益健承道體小小違和此不足介意譬如富家時有小疎虞乃能多方防禦以遠大盜老年小疾亦壽康一助也來生日在左右以神駿而處伯樂之廐千里之價不難致矣惟翁始終誨督而成全之

答茅薦卿

歲前承惠存知新夫人于歸且近以尊公意付醍臺尺一索一符護致之竟不果用足下細謹如此以此居官何憂不達耶不佞本林壑之姿造物者誤致之雲霄如野猿攝衣冠海鳥聽鍾鼓豈其所好一旦還其故處翱翔跳躑樂有餘矣豈勸復爲樊中之畜哉方選地西溪之安樂

山欲規一閣奉安寶藏并置世書萬卷其中除
登眺名勝外卽閉關作老蠹魚悠悠卒歲自謂
不減南面王知足下已報政循良之賞旦莫且
至又新納夫人熊夢且踐雖山中人不復知人
間事而爲足下不忘欣豔山東有王氏農書并
李中麓先生所刻金元人雜劇數十種惟搆寄
各一帙爲感今歲浙中大水甚於嘉靖辛酉故
鄉之人幾爲魚鼈高田十存二三不知大司農
有意蠲恤否北方今歲如何區區憂國熱腸但

祝年豐而不可必柰何

與楊公亮

數日不得聞問想念如渴弟爲文責所迫今當
往西溪靜處了之兩三日歸當省足下足下在
此柰何令故人面目長垂也丘嫂能强起否近
日弟婦亦病火齒舌間俱腫痛家口或病瘧病
痢未免捉髮迎醫尚未閒也

報密藏師兄

春間王佛子行附致八行知已徹覽廬山一如

上人來承師兄洎于健年兄手札以老徹空師塔銘見委且曹林仲淳二兄督催甚嚴一如以廿一日至廿七日卽具草世間那有此火速文債但匆忙構思未免陋拙無以助發老徹空末後光明耳匡廬天台俱賜北藏信是法門勝緣明因二師旣都城名德又重以師兄之命需其至當出北關一拜且瞻禮法寶一如曹林爲此尚留昭慶想望前必達也曹林師兄近日相見覺其見解甚勝盤桓數日啟發良多而出師兄手扎謂其詐死水銀忠告之意凜於秋霜烈日不覺感痛自念根器庸劣不敢仰望曹林而師兄策發處未免假借慙無郢人之質遂令匠石藏斤不運鼻端堊漫何時去耶可爲酸涕達觀老師遠踏岩扉眉白雲此後踪跡不知何處安得從天墮下朝夕叅叩了却多生大事耶刻藏因緣甚正千聖出頭來也道不得箇不字聞之不覺踴躍歡喜但資財固難枝對尤難今除北方遍索江南緇素中自許不佞可當其一他則子

晉耳經律論三藏中改正譌字每卷不過一二處依樣畫葫蘆眼光爍過便可定奪此雖不難而亦不可屬之他手至於此方撰述千餘卷大有商量如一字一文不經不佞輩筆扎斷不可入刻當仁不讓惟此一事欲得南藏一部大本裝潢用作草稿師兄來南可便營處相付今欲興工北本經律論儘可供刻即未經校正不過差一二字而止未爲大病不若此方撰述動著則禍生也子晉兄英妙超特時輩中罕有但有

吳兒刻薄熟習且面相劣福恐非遐壽之器近已發心持菩薩戒而有數條固於惡習不能即受者方便寬之餘願盡命領持矣不佞朝夕讚嘆慇懃必期成就果爾亦法門一飛將也但其人貧甚而稍有家累須得歲營助之有常資則可耳不佞自春迄今杜門謝客喜得眼前甚是清淨今欲營少業於西溪爲退居校經之所青山白雲遂爲家物樂哉自今全身已施般若祖師機緣誓將則則透過水滴石穿豈敢自怠惟

師兄就我而教之吳江請經之難亦以彼中校讐無人庸目校經字字用手指歷過勞十功一徒足損汙經本而新經印出依舊差訛故不許耳曷若令不佞自校傭書人就我錄出付刻一舉兩得何不可而必欲請去他所乎惟師兄詳之淨圓師兄再上金山但一聞問而已尚未相見此兄定能堅固此山去歲不佞在武林此山幾爲了空師徒所敗想師兄聞之久矣顯親住僧應易與否俟見淨圓兄以師兄意白之不佞

近日俗諦因緣老師所以相爲狀師兄不妨一一示之法門寥寥此中僅有蓮池老師虞長孺二人亦時時相親但血脉稍異不能吐露本色至於莊嚴淨土扶持戒乘遠法師宗居士非異人也渠輩意甚雌黃老師但覿面相逢自然折服德山未見龍潭時直欲將南方魔子抹殺報佛恩此何等氣象一見低頭妥尾況後之人哉此師座下嘗數百人中無半人衲子架大屋養閒漢未免是愛見大悲不佞則左袒安禪師矣

計此時師兄且蒞清涼當返京師見此紙耳南方法侶日夜望師兄之來即有別緣不妨暫到以慰饑渴所寄憨山師緒言五冊刻藏緣起一冊發願文一通俱領悉補來缺函藏經尚未登入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九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淨源師兄

自丁亥迄今不相知聞三閱歲矣想在山安善不復念在纏故人耶方病目不裹幀忽得山中一札如從天台方廣五色雲中飛下本色人住山當役使大空小空呵護一切柰何令山民挾祝融氏以禍松竹耶薏苡百合根二物甚須頒

惠不多未敢稱謝先人一丘尚未定拙園藏經如故三年內曾晒一次老身幸健白髮稍多今年正月房中生一男如養得大當覓一田舍翁女配之令作山中千戶侯也一笑即日還拙園幸下山面商之

報周申甫

目中赤稍去但不堪涉事對書卷耳脣惠問具知足下體中如常爲慰

報賀伯閻

足下至此形迹忽忽莫往莫來甚媿平生之義昨見李玄白謂足下將刻舉子業欲索鄙文引首此去秋成言況來教云爾其敢辭乎足下以制義名海內不減馮生奈何欲以士安重三都也一笑即日還橋李當即課奉不煩童子往返

報馬心易

足下卧疴僧舍即欲躬訊早出晤李稠原年兄具飯款之以故不能此中醫者弟不甚識熟病不服藥爲中醫於此中尤宜敢以似足下早晤

胡郡公頗有故人之意亦聞足下報謁不得見方以爲負足下不可不知也惟放懷自愛爲祝

與楊公亮

粤西之轉方爲足下籌量進退遂焚銀魚勇哉當事者能遂足下高志故自不可及禹稷在朝巢由在野兩得之矣一笑足下居貧又值荒年何以給饘粥弟方歷此苦又欲爲大兒舉婚苦上加苦庶幾賢於古之三旬九食者耳一笑伯母比安健不老嫂賢郎各勝常不數百里遠隔不能時通問訊甚以爲念弟身以下俱無他今年正月復產一男甚憐愛之足下情至故具示人便布此急遽數字以當暫面

與屠長卿

別足下則三年不得足下問則半歲矣想念不可言足下近況何似計拙年荒饘粥不給足下能安然杜門乎伯母九十此人間希有之慶弟尚未及申一言爲祝罪莫大焉終當補奉不敢失也老嫂賢郎想俱安善足下比道業何似玄

門中人自聖賢至盜賊種種俱有聖賢不常得而盜賊比比且其所挾人人異端汪洋汗漫莫知適從如治氣養心之術則熟聞之矣擇一而行久自見效豈賴此輩願足下悉屏之毋溷乃公爲也楊公亮慨然焚魚足稱遠舉白駒之和是不一人足爲青山生色矣人便布此秋風漸深惟足下保護爲祝

與周申甫

今日以驥兒冠邀諸親昵歡飲至更盡恨足下不在耳明晚登舟自海上還故里所懸心者惟飛來一丘足下善爲我圖之

報友人

延年丹二顆幷奇方三俱領悉得見異人聞所未聞此大幸也

與王叔駿

足下貧士豈堪購奇書爲餉館穀之托敢不盡心但隱淪之人恐無以取重於時流耳稗編一部雖不足珍少助披閱惟存之茉萸節前可得

晤於此不

與謝海鹽

僕素性淡拙況凶年殺禮頃者趨命二簋用享足矣惟尊慈俯體此意至幸

與許鴻川水使

淮上別門下今七年矣山中人世緣隔絕缺然長者知能見寬耳密藏師兄南來道門下信事達觀師復有法脉一絲之契喜不可言東塔鶴林上人以身爲法門頂踵不辭者領達觀師命求見門下而悼桑戟之嚴敬資之數字且以爲候

與沈晴峯太史

武林得門下書索季彭山先生易說且欲爲令嗣求通於李君實戴升之頃還郡得數面兩生業告之矣令嗣高才兩生故欣爲把臂況令嗣能折節耶彭山所著曰易學四同今送覽不煩見返彭山兩子俱善僕求之亦非難耳

報淨源上人

前月十八日到拙園計侍者商量山門事不難俯就竟高卧何耶此日還武林方入門而得山中問僕嘲侍者大空小空失職侍者歸責於王臣僕今親釣絲樵斧以王臣責僕僕可逃矣新生孩骨相不雄似不足當天人師差宜山中千戶侯耳一笑賤目久以如常辱念及并復

報友人

五月中周申甫回得足下書頃八月十九日在檇李復得足下立秋日書具悉足下長安中起居喜慰之甚足下遠念故鄉荒歉且及故人曲爲計慮非骨肉之誼不能有此但青山之人無意近名呼牛呼馬亦聽之矣妙峯座主五月間已遷化人命無常交臂相失得意中不可不猛省也

報周金溪

得范牘至今已五六年屢從部使者薦章見足下姓名輒大喜身以不肖斥而吾黨有人以治行顯幸藉以掩過塞責爲光榮豈不快哉僕已

髮種種牙齒脫落生平躭信二氏頗知尊生習靜非因挫折而後能遺世慮也行取之役同門五人較他房爲最多卽俱得給舍侍御他日以言事顯爲名臣計足下與諸君子必能勉焉僕得爲閒人優悠五岳受賜多矣豈復念仕進耶山川阻修會晤無因惟足下勉作功名自愛

報胡靈昭

去冬幸得一晤嗣聞足下住江干數日受室而歸想非久抵任潤焉至今春初附一紙不知能達否吾鄉旱災水底龜拆秋間雖得雨無救田禾自塘西底石門六七十里迄今尚未能通舟此有生以來所未睹者民窮盜起所在而是足下爲長吏何以籌之不佞比如常婚葬旣畢且爲無事人漸圖五岳不容乃見君子非所敢當置容不容於胸中便是水炭去大道遠矣願爲足下共勉之報金溪書敢累便羽

與鄉同年龔少參日池丈

山中治先人墓蓋安而復遷是以緩忽聞丈至

出山耶過里耶弟不能出晤此中如搗丈能留此中數日不

與凌元孚

山中得教果僧云云恐不至此萬一有之當令請罪階下而復平其曲直可也大智人前有三尺暗弟與足下事非目擊幸各徐徐察之

報友人

荒丘辱尊趾昨莫歸未及叩謝爲罪承諸君子見拉不敢辭但東西南北之人卽在此敢不如命分金如數附去仇君采先生願附社歲一至并聞

與胡郡公

鶺鴒深契睽隔十年天幸臨此衡門鷄黍慰期數旬可復待乎敢以廿六日固請東歸當有兩月還日再進喜酒不爲後也幸許之

與吳文臺比部

春初門下過此竟不及一晤至今悒悒白先生留舍下七閱月始克定先父母大事尚有先祖

母未葬白先生術高品高今之堪輿眞無出其右然非門下不能致其人先人地下之靈及自今已去子姓皆門下所陶鑄矣感德可言耶羽便附此申謝

與孫世行

秋來不得足下聞問想遲不可言足下比何似冬間至武林雙耳能徹聽如故不近況何似何以娛日握手之期當在何時樂子晉書頗有蓴鱸之想計非久可晤子晉書一通并數字付便

信寸束殊不能吐十一

與曾孝廉人倩

夜欲從足下宿雲棲日中造尊寓同行明旦歷荒丘而返過此迫東歸之期便不暇請教矣惟命之

與于中甫

八月欲至金沙叩達觀師并訪尊公及足下昆季竟以先父母之葬歸武林月之十七日竣事矣此亦足下所樂聞也仲淳延孫竹墟看地有

定議不大都此事半屬造物不盡可以力爭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亦聽之矣踰月而返武林歲內或相晤未可知所欲與足下商榷者非一紙可盡使便布此惟足下照之

與友人

目眚得李墨梅藥覺有驗一二日可出矣足下所畫何似朱武原先生見餉沙鬆甚佳似蟛蜞而小甚堪佐酒今分送一器

上陸臺翁

某無似在鄉曲後進中最爲門下所識拔至引之爲氣類懼其轉死溝壑煦煦然欲手扶而翼之雲霄某非土偶能無感奮但某今日之勢有必不可出者三夏熱冬寒各自有時雖有異人能冬起雷而夏造氷然終非本色人必駭之此不可出一也人之性情如鳧短雀長不可更易某生而疎放不受世間約束使之居朝廷歷風波豈若納之長林豐草間哉今已辱矣豈可再辱此不可出二也生平深信因果以爲人生福

氣有限與之齒者去其角花之早發者必先萎某家世布衣而猥以薄伎僭魁多士大倖不可屢僥如天之福未盡留之不享足留子孫布衣蔬食讀書學道以終其身豈爲不得此不可出三也門下爲當今偉人所陶鑄士必能興雲雨澤海內顧某非其人也匠石之園而有不材之木不中規矩繩墨之用亦置之令全其天年而已柰何强以棟梁責之東塔渠上人行敢布腹心且以爲謝冬序漸深惟爲道爲國珍重

報周季華

入秋至今無日不思飛侍達觀師而爲業緣所絆遂令足下輩先吾着鞭甚自失也初二日移家而來初六日至此途中病目目愈卽病瘧此日方敢嘬粥廿五日前尚不能出門足下不知能待我不仲淳兄久無消息不知何爲葬地不知有定說不先父母已葬范村尚有先祖母未葬了此及鵝兒吾便作無事人便可從足下踏清涼五色雲矣

與李君實

昨莫自武唐還郡遂入城宿屠長卿寓長卿吾鄉人豪足下不可不一拜已爲長卿言足下矣

與傅伯俊

足下數千里南來弟僅得三日相從此後晤期不知是何歲月念此豈但黯然之感耶身爲男子又自許聞道多生髑臭布衫不從此一生脫去悠悠忽忽轉眼無常甚可怖懼願與足下共勉之令郎大根利器必當擇良師友利刀割土勢必日鈍弟一完次兒婚計且北遊或可效一得於令郎但恐不相值耳足下爲太夫人北還幸無過急至金沙可留以商藥未爲不可珍重珍重

報于中甫

前月廿七日以妻大父葬入山而仲淳至始悉足下動止得足下書念我且念兩犬子而憂其進退骨肉肝膽千里如見海內能有幾人展讀數周不覺悲咽今冬薄收力遂不及延師且目

前青衿生以嚴憚學識二者取之相應者絕少來歲元宵後當就足下謀之欲以一子累足下一子自隨入關房當於近地擇一相應處非徒課子亦以自修也達觀老師幸爲我一留即欲他之必俟一面金壇不相應棲遲陽羨月餘未爲不可且老帥去留關吾輩進退不小千生萬劫大事豈可迭面蹉過言之傷心足下吾所畏望足下猛進甚切聞近日多病色力少羸不覺動念幸益加保愛佐以藥餌慰吾遠念晁无咎

釋教贊疏二卷奉覽

上達觀老師

頃老師兩次書來一謂我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述人言如此一謂我不當作經義示人人以此得進者所作惡業我實啟之前書中我近病敢不佩服省改後書則不然先以欲鉤牽後導入佛智古人固爲之一切世間良藥能生人亦能殺人何有於時義我之罪福當不眯矣一笑即欲至陽羨謁老師以歲暮俗緣煎逼而歸明年

正月下旬當追隨老師趨風領教老師即欲他適幸爲我暫留我如赤子匍匐而前父母深慈豈能子然捨去幸深念之近有一猛利男子蕭山來道之爲求見老師遂斷暈血此人非老師不能造就也

與管東溟先生

弟尚徘徊山中今夜當宿寒山明旦往天池先生儻不能同行寒山一晤可乎學庸論語發揮帶出令某詳覽尤望十八日次虎丘

與馮用韞

每憶足下脫冠解帶臥茉萸軒時如昨日事耳然別足下已七年茱萸軒亦三易主而弟青山之夢已不可回矣長安馬蹄了不足戀即鼎足亦須吏事大馮君尚不屑以黃粱擬之所不忍割者小馮君耳弟得罪之故想足下所了足下書來云芥蒂非足下不芥蒂非吾輩具感知我愛我之意足下所居咄咄逼雲霄矣今日之天下水旱盜賊在在而有然非大患患當有所在

足下即繼二三執政而起何以策之此足下他日之憂也而弟又爲足下憂此非迂濶惟力勉之勿使後人謂一蟹不如一蟹也一笑去歲楚錄甚盛豫章差可稱伯徵足下一出誰支詞館聲價又一笑沈茂仁遂爲故人可嘆可嘆兩得足下書歲月支離始及報此數字齎書者吳江沈訒卿業醫甚精少卿年兄之弟也

與友人

足下書來多情似痴婆子然泥塑僧伽又安用剃頭刀也足下遊長安公卿間何如故鄉從諸緇白念阿彌陀佛人生有幾沈茂仁太史忽忽然修文地下足下稍足濡沫不可不急急回頭也

與余雲衢

與故人睽違今七年矣弟中無町畦而外削藩蔽招尤被論理有固然故人能寬我便可逍遥於青山中家有饘粥之田三頃雖連遭凶歲家口粗遣不至乏食兩兒子長且及父大兒已婚今年正月復舉一男讀書學道儘自足樂此時

念足下徘徊禁署望西山積雪況味何如弟住錢塘已三載未爲定居終當掃青山一片石耳

與陸敬承

去冬與足下松陵夜別今又一年矣聞老宛復仙去其所生子依何人足下四男子而俱無母足下以父兼母之不可不加意朱雪樵在左右故得常聞動止沈茂仁故不勝衣忽爾異世老親壯婦幼子種種皆可傷悼今之從政者若知必死柰何於石火光中造此無窮罪惡乎足下得意時不可不猛省也

答沈霓川年伯

某於令嗣茂仁兄鴈行之情自謂深切旻天不弔羽翼長乖每爲雪涕所有弱女出自單寒不當仰溷高門伯氏不遺特垂採納存沒至誼寧敢固辭謹聞命矣

與黃貞甫

行時面足下氣體雖弱而談鋒不衰謂足下病良已廿七日底北關遂不及省足下次日晤周申甫之僕行後足下瀉更甚數日間始差耳甚

爲驚怖所恃者足下目光如電終當爲世用耳
新歲當出視足下

上陳肅翁老師

丁亥季冬同館生楊公亮入閩附致八行是日
陳公衡使者至得吾師尺一甚嘆事機之巧次
年秋盡子卿世兄北上備聞吾師起居次年落
羽歸遂不相知聞從此濶然矣某枯木朽株吾
師一顧强被青黄之飾今雖毀棄尚得以青山
自豪敢忘鴻造耶年來二子俱婚超然有五岳

之志而尼於凶年不免以傳經糊口一二年内
饘粥稍充必先探武夷九曲遂謁吾師於木蘭
堤上以慰心期耳歲除同年生蘇學使過此附
致此問東山安石知不能爲蒼生堅臥水到渠
成當有日耳聞連舉二孫大是快事某近亦添
一幼子翩翩繞膝意甚憐之知抱孫之喜當更
深矣世兄北上幸必見就使某得効其切磋恃
骨肉之誼乃敢及此萬里一緘意何能盡惟吾
師隨宜保護以慰遥情

上吳韞翁

別門下不一月遂聞開府新命欣躍不可言此復爲次兒婚冗所逼登跳揮洒之興盡爲廢閣九月竣事入冬遂爲常潤之遊除前返武林使者坐索詩冊苦無以應新歲爲試筆課兩題以上如尊意欲以檇李名勝爲題但有鴛鴦湖與秦杜山鷹窠頂二題稍佳當與沈純甫先生及二三詞客共賦遲日寄上惟門下寬以俟之舍親武塘錢生幸得應舉湖墅黃生去歲起復亦附名優等此兩生甚感門下噓植黃生此日偶至屬語申意敬爲及此來歲出遊儻有嵩少之興當趨拜節下然亦未可必也

上張洪陽先生

戊子秋門下過武林幸有信宿叅陪今三閱歲除矣天下事在可爲不可爲之間而二三君子又多不合則去獨使至尊憂勞日昃邊備日弛虜患日深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恐二三君子亦不得宴然青山也門下蒼生積望宜在三事而

伏聞哭先太夫人儼然在疚阻海內冠紳顒顒之情爲之短氣風便謹致生芻申弔仰祈節哀加飡爲國爲道自愛

報周季華

別足下兄弟廿一日早達檇李又三日返武林闔門喜無恙遂逼歲除兩雛俱扶雌幼雛復翩翩學語足娛老人卽貧可謂非樂境耶入歲便已九日人日才經始山中之事風雪坐起小樓中四壁未堙用敝楮爲障寒意蕭然明瑞步三十里而來遂得共此足下謂此日風味何如耶次早明瑞復步謁天竺大士僕亦衝北風而歸過元宵五夜始畢事山中耳九山笛奴與惠山離合綺麗入骨至不能忘刻文事明瑞稿面定十六篇足下十篇復削其二似太少可加付數作否二李文僕自索之剞劂之役當有別處小者各任非難也訒卿歸不得其一字不知半年羈旅狀何似念之甚切鳴琴歌課上過松陵之期刻在二月初十日前後前後不過一二日足

下兄弟幸一遲我

與季常七舅

歲前未返足下以事過武林辱臨寒山竟不及掃門稱主人歸而悵然如有失也除夕蘇君禹學使守歲小齋備談足下牽累之事大爲扼腕次日從胡郡守飲湖中頗亦商略胡公慨然願爲白之當事者計咫尺浮雲豈能障蔽日月惟足下靜俟之涓壬子開館先期掃除以待奴子奉迎望就道至感

與李君實

初三日李玄白至知足下輸粟意已決旦暮過我望之數日消息杳然豈尚未決耶尊公所慮門戶事僕力任之可以決矣遣奴子迎王季常惟足下爲我先之如足下同行尤至願也所云刻文事項明瑞周季華已到足下可檢括戊子稿盡付來玄白稿并望一促之武林燈夕最勝遲足下季常同樂立俟

與同年李汝培

惠山之遇遂得追隨旬日眞千古奇事晤于中甫父子甚念足下歸途復爲虎丘明月淹留數日抵舍已逼歲除矣爲足下奠下陳之物急未有以應者當徐圖之不敢忘也弟明日有改葬先人之役出月之初便當出門洞庭主人期在二月之望勢不能遲足下有意幸如期而南以盡吳中形勢此尤千古快事惟足下勉之令親家讓卿先生曾北發不此君翩翩有情甚令人係思如未行幸爲弟申意弟所俱許生亦甚念足下及讓卿鄒爾瞻年兄改南大是奇事大夫可再辱乎武林元宵甚盛弟且樂之無從蹈地與足下共此樂柰何

答張梅村

嘉平月之下旬始過郡城匆匆西發不及奠足下一晤刻經十金尚在措處出月初旬面付足下遂瞻禮十七年刻完大法蓮宇師行布此

答田子藝先生

十一月初出門迫除始還武林在家一月餘爲

改葬先君子范村山中復留旬日西山西溪梅花尚未及一探今甚念先生思得一晤湖上但爲貧所驅以教授生徒糊口常潤間出月初十邊當辭家與足下賣書生活亦百步五十步耳一笑留足下劉子通論藏微館集六書泝源唐六典正陽所讀雪楠詩計二十五帙易以莊子副墨名賢詩評二部計二十四本詩評爲俞仲蓮所編雜以宋人議論如架上無此書可存之今俱付汪生肆中矣足下初十前能至湖上一慰把握不如不能便當俟朱明矣老年閒日可惜惟隨宜尋樂自愛三春無恙否

答曾直卿太史

哭先君時別足下十年矣此十年間我兄弟何多故也弟今已安青山兩鬢如雪兩子俱婚復添三歲幼子人事俱無大惡但貧耳貧豈君子所憂哉二三兄弟旦暮柄用但時事艱虞或反不如溝中之斷爲少逸耳足下何以策我山中亦知足下哭母夫人無便言不及一寄生芻以

此爲媿與足下別時所生佳兒聞已物故大可憐此後復添幾人後信幸及之以慰遠念用韞聞尚未有子其年雖壯亦是大緊要事柰何可遲陳年文使者索報漫付此紙澗私千言不能盡惟天上故人默了之而已諸兄弟幸出此以見相思諸惟努力自愛

答計部景山

湖海之踪敢比青牛眞氣足下則無忝關尹矣一笑春來爲改葬先君子方自山中出得足下書又得曾年文書天上故人相念良足自慰報書附使者乞便覓郵筒致向得觀令弟佳作何森森玉樹集於一門也敝帚數種尚未刷印他日定不失寄將卽日有吳中之行諸懷面悉

答徐茂吳

燈夕晤後遂有山中之事旬日而歸忽聞拙園書籍有胠篋者遂東歸視之且至吳中而返與足下共湖上桃花季月適金壇耳陳明府雅知足下何侯弟言然亦不能忘所屬也季象云云

弟及兩豚俱念之但此兄未盡居貧之道頗爲家細君所厭坐是不能以青氈相借耳一嘆爾日風日煦美令足下獨有兩山梅花豈能不妒當以嶼塢騎足下耳

答田子藝先生

以西湖作曲水又得遇先生遂成勝集念先生視去春少衰花會更可寶耳湖上不妨多住當數過先生勿以酒資告竭便動歸興也洗眼方奉上洗一過俟目中澁甚乃止洗三四過立愈矣

答孫茂才

自故里歸微涉俗務以故失迎足下山居便於入城者似俱少幽寂不若稍遠爲佳去錢塘門十里有佛慧方丈主僧頗與僕善足下欲得此甚不難也不然湖南淨慈亦可惟裁之

答吳與松

巳丑夏初幸一握手忽忽兩見春色頗念吾丈起居望有添丁之喜消息杳然時晤履素令弟

必問吾文所在知平善爲慰耳吾文積善有素中年以後光景不能皆順豈亦宿緣耶願勿爲此怠於爲善天下無有種麻而得粟者凶荒之後必有豐登願自今益加勉以需天眷耳信至蒙佳墨之貺極感情至又聞道體違和就醫吳中仰惟安命樂善所謂日進中和湯勝於草木之藥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恃愛及此并以爲問如至武林幸過草堂一慰契濶

上陸臺翁

去春壽節曾附一紙申賀起居尚在留都轉北後謂翁必暫還舊里當面領大誨不意但至京口而北鄙懷未展悵結至今承翁雅意必欲致溝斷於責黃之列顧某自分福薄且世緣甚輕再臨畏途或生意外不若青山爲少安耳且大事未明幻軀易盡年踰四旬便就衰白過此可知即餘生未涯尚施之般若或能了千生萬劫大事不可謂不幸也感翁至意輒敢布此

答顧友玉

去冬兩過高齋既叨厚款復戀清童雅歌至今不能忘也承委令嗣兩君考事僕忝世誼分當噓引常守錫令素昧生平不能通以書柰何守公係癸未榜轉托敝門生以書懇之不知能濟事不厚貺敬領羅漢一軸蜜果四種其銀瓌椀六隻即付使者奉璧夏初面晤不盡

與陸敬承

去冬曾得足下書然持來者不知爲何人矣青山之人自貧之外無所不得意去九月復完次子婚幼女新宇沈茂仁兒此皆足下所樂聞也茂仁尊公存石先生以二月厭世二子幼小嫂夫人多病門戶之計尚未知所稅駕欲扳二三兄弟共憂之計亦不得辭也存石先生不朽之事願邀寵足下即爲茂仁求者雖屬大老恐不免波及二三兄弟耳因念燕中歡聚時去今不十四五年中間升沉離合如烟雲變化大是惕心況重以死生之隔乎敖嘉猷有九年之別近始出山至武林時弟以哭存石先生先期而出

待之吳中得三日歡聚且送之惠山汲泉數十
甕而返焚香煮茗大是快事惜不得與二三兄
弟共之耳二三兄弟日漸柄用知不能日唱渭
城亦妒弟山中樂不一笑存石先生弟仲君道
明以乞文入都且護子就試遂寄此紙弟比益
懶不能遍作諸兄弟書此書亦沈使追至游墅
始及捉筆耳願足下出弟書遍示諸兄弟令知
弟山中無恙直卿用韞聞尚未有子念之甚切
弟已丑春所添幼兒已翩翩解意加猷亦添一
子二孫相對撫玩甚樂弟於世味如浮烟乃爾
鍾情一笑諸懷二三兄弟珍勗不宣

答王逸李

僕辱君家二先生之知二先生相繼即世而生
匊之莫缺如雖一水間之此心則何以自解免
也去冬晤曹周翰訂初春之約不謂磋跎至今
良以跼蹐計奉君家兄弟顏色當不失朱明初
耳舉業文字僕雖少年染指偶爾得意過爲海
內人士齒存自媿遼東豕耳然先輩典刑略知

膚受痛時習之靡且詭也欲力挽之而不能忿懣方切今得足下書欲搜刻嘉靖名筆以風之敢不擊節高舉近武林何氏刻文憲其搜羅似未廣褒亦少精今奉去一部自此充廣或可得其全耳僕少時所蓄先輩舉業甚少徽倅後亦遂爲人持去我檇李惟吳君名惟禎者搆蓄極廣足下如未識其人當爲紹介然愚見尚不滿項庭堅文紀前輩文字如商周器物雖有瑕毀當存其眞今俱爲稍爲刪潤得無異削方竹杖漆斷紋琴乎一笑足下果有意當取國初及今時義選刻數十百家弘德以前去其太質嘉靖而下取其近質少則數百多則千餘足爲後進指南可矣何必誇多禍楮木耶一笑領惠先奉常集拜登矣他刻二種俱檢受此附謝

答同館敖龍華

改歲聞足下且出山延望至今弟十二日出門以沈茂仁尊人霓川年伯物故往哭之不謂失迎足下得足下書悵然久之相別九年遂爲白

髮翁不知足下面目何似人生能有幾許九年今得相聚當併日爲樂勿負此盈觴可也聞足下以廿日離武林果爾數日後可至吾郡又聞且適雲間起居貴座師弟適當往弔王元美先生且待足下於吳門與足下歡飲數日送足下一兩程而別朱汝虞兄吾輩中有志者不知有何語煩足下轉示茂仁死所遺二孤長者十四次者十一方賴其大父撫之不幸先去寡婦弱子大有門戶之憂近茂仁次兒遂聘弟幼女但弟青山之身雖爲分憂力且不逮未免有望二三兄弟足下過此亦一機也諸面悉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答同年吳南臺

與老丈十五六年闊別僅得去春一晤又徼寵得寓目九華之勝嘗有意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而因循半世未果良願今睹高居山村鷄犬與人世隔絕恨不能相從卜鹿門之鄰也弟麋鹿之性終不能久事軒冕老丈能爲選一丘相待

不老文經世大畧弟略得之議論間即日服闋惟早爲蒼生就道以副新簡知已幸甚

答董潯陽先生

初赴官桐汭辱翁以鄒文莊見期文莊何可當感翁雅意不敢不勉耳今幸承乏南雍甚媿凉德不稱師儒政欲遣一介問翁起居領大誨以規免過而華箋旅幣儼然先之三復訓辭期奬太過非某所及某廢棄之餘得以橋門壁水爲深林一枝有厚幸焉敢有分外之希乎承去夏道體偶苦痰暈隨就康復因而避靜數月某曾晤令孫伯念兄於敝里畧得翁近履懶慢忽忽不及遣一介相聞某之罪也翁不以爲誅而見存篤密如此能不媿死翁先朝宿老年踰釣渭而薄後車之載台鼎事業以付佳孫即今朝陽一鳴足爲蒿矢矣惟翁健七箸而觀之

答陶懋中年丈

與足下別不記何年亦決非五六年之內矣弟困而復起足下遂浩然返初九亡楚存計達人

勿爲攖懷也去冬足下至武林竟不及申鷄黍之敬到南雍忽忽兩月循升散故事而已此日得足下尺一良感遠存至意吕生爲足下坦腹又葵陽公令器敢不以通家子弟視之業已點差卽日歸省矣

答同年蔡兄 名萬里

弟與老丈同桑梓又忝附驥而十七年間踪跡如風馬牛此日得手牘良慰弟辛卯冬赴謫桐川居官署踰月而老丈芳軌猶在人耳目惟有欽嘆而已老丈遂高臥湘湖不聞理亂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仰知達人胸懷氷炭不到弟雖承乏師儒而與諸曹一例扃門自衛南中佳山川有六朝舊跡夙願搜討今亦以爲風流罪過噤不敢先回視老丈杖底青山出門五岳相去豈但尋丈之間哉

答陸少白

去秋至婁爲已別相公不宜從故人留連杯酌以故乘夜解維遂與足下曠違至今嘉平之朔

發武林望日視事南雍媿無教養之實且假一片青壇以當長林豐草可乎天下方多事有才如足下故宜馳驅四方以隆竹帛猶然林居何也王冏伯名家鳳雛有志勛業他日當與足下共贊勛勩耳莫生來得足下書并左傳屬事之惠具感遠意附此申謝春來凝寒不開不知年穀可望不南中饒名迹而束於一官未遑搜討乃知山中光陰十倍可惜足下他日當憶吾言閩婁有醫學綱目板乞爲購一部

答安慶太守趙君 名壽祖

敝同年吳文仲坐中幸晤行麾得親踰時色笑甚慰披霧之想隨叩鷁首而行麾未返小舟又不得停不及請益斯須徒深耿悵耳歲前至南雍忽忽兩月此日得睕問乃荷手書下存兼餉珍品良感雅意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某豈敢當明訓在焉常奉以周旋耳恭諗嘉祉日茂波及元元歌陽春而戴福星不但一路而已欽羨何如吳生爲門下所與進伯

樂之門必無凡馬某且拭目而觀之

答丁長孺

行時聞足下失掌珠甚爲足下酸楚僕幼息亦幾有此變危極復安坐是不得與武林湖山爲別仲淳賈勇爲豫章之行別於平望過吳中僅一見長洲相公婁東相公在僕前三舍追至毘陵竟不及遂舍舟三日而至白下以嘉平之望視事南雍今兩月矣喜門庭如水所謂食客遊僧足下所最惡而願忠於僕者無一人干典客

痴兒伴侶亦惟阿父而已足下聞知能無慰乎中甫歸僕不知忍不一通而趣閩駕支提天官武夷九鯉諸山川之靈故宜親於馮先生耶一笑過松陵叔宗政病一省之齋中遂別至今不得問貧如洗而督逋之吏在門可念也之矩補饒州司理姜餘干當執手板而前柰何不速行茅薦卿近下帷以補東隅之缺勤於青衿生故是可兒弄璋書久徹矣足下久戀畫溪山幸及盛年早圖竹帛南都人士賴有鄧少宰鄒比

部諸君子頗不寂寞但此地議論煩多士大夫惟韜默避事而乏遠大之意即遊山水亦以爲風流罪過縮不敢先以故牛首栖霞諸勝至今未入雙眸此可以想僕近狀矣

答沈道明

秋杪還武林欲與湖山一周旋而別屬幼兒出痘甚危不解帶者旬日雖幸即安而良願坐失朔日成行以期限迫促不得久停故里遂不及一面悵然此中忽忽易歲儒官雖不至鞅掌而職司所係又南中議論易起不敢少踰尺寸六館賴有南畿選貢諸君差不寂寞媿以陳人玷師席不能任陶鎔之實耳鴛湖春色漸佳足下幸不乏暇日酒徒詩伴任意招尋惜下走不能從也一嘆令郎茂功叔丈舉子業素所服膺如有新作乞寄示數首使狂愚效其切磋可乎

答包瑞溪太公

比甚闊別即尊從臨草堂與某之過舊里俱不能少接殷勤之驩今株守青氈盈盈一水便有

河漢清淺之嘆徒深懸結而已即日南中大計波及大司成科斗時事某遂承乏視篆入署以來幾兩月獨病婦時臥餘口悉安幼兒出痘後猛噉如虎精神百倍此皆德門餘庇也政欲遣一介問太公太嫗起居與闔門新祉因循未發而俞生持手書至展讀再三惟有媿感俞生爲德門葭莩敢不視同懿戚某素簡率多得過鄉曲更望一爲覆護至感

上座師陳蒲菴

與老師闊別首尾九年矣廢棄之餘甚媿酬知無日幸賴老師遠庇困而復起冬盡抵秣陵即於郊外得老師尺書開縢跪讀具悉老師山中動履如宜爲慰某性最疎居禮法之地尚未卜所究竟惟是兢兢奉老師餘訓以期寡過而聽造物安排耳老師厚見期最非所敢當也子卿大兄公車還道浙何事不令相聞一展通家之好大兄高才久困場屋力田信不如逢年耶令弟世文在監格於禮法不能申一飡之情徒耿

耿此中耳茲破例處問安差敬附一箋申候道
履比聞卜相時聖主垂問蒲輪之徵知在旦晚
宗社有靈豈令老師久暵荔枝耶令弟寧家尚
稽數十日程時入初夏惟祝爲蒼生加護

答于元猛

昨未至雲陽先附數字賀知訹不知徹不勞足
下遠出不知何以相左至南雍忽踰兩月一時
賴選貢諸君子課試文字儘有可錄者俟稍多
成刻當寄奉也今歲相與得王季常此君筆作
新茂又苦志讀書大是佳伴李玄白何日赴館
不得其耗爲念不淺金蘭欣聚趣此春陽勉進
大業遠慰知已許春秒過金陵幸勿延期署中
右一鑑亭前臨廣池芙蓉修楊羅植大堪揮麈
遲足下季常諸君子共之卜宗遠曾赴館不乞
寄聲不盡

答王季常

歲前辱遠送吳門眷眷惜別今足下假館金沙
指途非遠而雲樹重重尚阻談讌頃得手書并

錄示七言二紙此何異瓊樹重重威薤掌間也南雍諸生知名者不下十數輩但向習時體牛鬼蛇神或傷大雅僕不自揆欲以先進典刑風之期之月成歲會可耳如旦夕轉官將負此意姑聽之項于王書領悉如春秋之約不虛談對非遠

答吳復菴先生

頃役還得報并疏草寄示翁不以某爲不肖而引誨之厚幸矣毛生入監再奉手書知翁懿親在念敢忘曲體近者南北計典及省臺糾拾似能秉公小往大來當在茲日況翁崇望朝野喁喁賢於夢卜卽日且有新命敢爲蒼生勸駕

與同年候玉峯 諱應徵

憶已卯初夏過眞州最荷老丈欵遇迄今十五年所而銜戢如新弟折而復起今幸以南雍青氈自娛而老丈駐節池陽相去僅十餘舍山川不甚阻修而音儀尚隔別易會難昔人所嘆不獨今也弟犬馬之齒方四十有六而雙鬢如雪

無異老翁此出亦以同館諸君子敦逼勉就肋此心終戀西湖兩峯耳老丈遂識遠猷廻翔郎署近乃宣風一面竹帛勛名方自此始非弟綿劣所敢仰希萬一也春序方深而連陰不解不審道履何如敬以尺書將候

答王逸季

去冬游墅鷁首立語而別不能一吐衷情毘陵晤長公幸奉數字見勉因事建明愛人以德良感厚意擁青氈以來忽忽春莫不知何日報足下耳頃得手書并仲季經義新刻二帙君家兄弟妙有才情所謂伏龍鳳雛二人得一可以縱橫天下乃萃於一門又爲二王先生子令人嘆羨不已但此道雖一技其分量亦自無窮初住菩薩能斷一品無明現身百佛世界八相成道小果人天視之有頂禮讚嘆而已豈知其向去尚有四十一品無明未斷乎足下經義如快馬斫陣所向披靡此道中飛將軍也一旦遇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能無屈膝不恃愛及此惟盡

撥外緣齋心稿形以進之僕此言不但千里鵞毛也

答沈純甫

奉違十旬春色且盡去矣此中碌碌升散即栖霞牛首諸勝尚欠一覽安能不羨蘿莊偃仰也六台鴈宕懷之十年向來歲月不貲竟不及了此勝緣今聞獨遊殊切飛動尚計收之桑榆以快生平耳令弟美才將來當以文彩耀世不獨桑梓之光頃以母命遄歸挽之不能於其行敬附數字申布并以爲報東山之樂恐不可常有惟惜陰加飡自愛

答于見素

赴官時欲期登堂逼限不及惟是丘壑之蹤以陟世爲難忽忽春盡未免牽故園鶯花之感姑需之當今之時所謂名爲無事而實有不測之憂雖眞正英雄猶難下手某等碌碌終當自引敢有他心令郎品高識練即今已昂然稱國器稍從遵養以須遠大又得侍翁眞善事也承手

書枉存敬此申謝

答于中甫

知足下奉使歸且適閩矣僕遊展未及天台鴈宕而足下遂得至武夷山水之緣亦自不可强也僕至此已三月尚未及一寓目諸勝足下如果初夏期淪茗有待耳僕已半老而道業無成足下教我塵事中隨處下手可謂頂門一針矣大兒相依近讀書作文頗知猛進未免獎誘以需其化老子無一火鑄成手段也一笑然非足下愛我安得聞藥石之言

與丁長孺

春初李生良翰至得足下書知未果戒行罨畫山水故足係高賢之心耶僕擁青氈三月碌碌升散無能修教養之實人實負官柰何近是復菴先生數爲言者所攻雅意不出南翰缺僕或叨補未可知此官益閑可閉門覓句矣中甫入閩尚未還渠遂得探武夷九曲但未及啜茶枝然亦足妬矣天下事莫大於國本未建并越國

攻倭二者燕爵處堂南北共之足下所卜菟裘今就緒不幸留一席地以老我仲淳兄自豫章回今何所在忍不一白下一相存乎足下相見即以語之買茶人行馳此

答鄉同年李初泉名正蒙

與老丈握手長安時且十餘年矣頃者驚睹尺書如從天而下喜慰不可言此十年中弟青山之外頗與世緣隔絕不知老丈以何年歸臥今當何時出山惟有馳戀一念而已伯符兄抗疏遂有萬里之行天下事大都不可知昔人云恁地行將去憑天降下來此至言也弟年未五十而雙鬢盡改幾如老翁惟是祇役成均僅僅守成法不敢墮棄近畿輔選貢至者幾數十人英鋭過半并六館知名者羣而課督之而老丈兩家弟與焉老丈之弟猶吾弟也敢不仰體在原之情曲加推恤

答屠長卿

寄一青氈四閱月矣尚未見牛首栖霞山色意

氣可知獨官衙枕山十廟金碧參差可望又前臨廣池遍植芙蓉夾路楊柳新綠可蔭退食委蛇差足寄情耳連日倭報甚急虛實未可知但我無以待之未免燕雀處堂柰何丁右武使君在海上凜然長城之寄足下即未出山有嚴節彼可依不妨哦詩耳一笑

答楊公亮

弟與足下同逐而今同收盈虛消息天下事類然矣足下督學秦中遊華山飲桑落酒大是快事計科舉後可內徙儻得借重作南大司成弟得留而事足下甚幸即先叨轉計把手之期定不遥也近聞顧實甫遂賦玉樓吾同館兄弟不多復損其一爲悵然痛惜者累日人生眞宜行樂即今追想十五六年前同館驩聚時光景那可復得他時後日又未免再想今日光景耳俞生到監得足下書知比來起居無恙太夫人以下各康勝爲慰秦中之行想不能移家當措處太夫人甘脆之資而後出寧有策耶

答同年侯玉峯

半月前具一箋問起居昨始接芳訊以十五六年闊別始得一通徵款而投木報瓊慙悚更倍南都山水清嘉惜不能從老丈諮訪六朝名迹縮地之情彼猶此耳天涯聚首未卜何地何時宁兩鬢已霜一官鷄肋如老丈即日開府兩浙當求弟於蘿薜間矣

答盛叔永

二月有便羽至沈長孺使君許附一箋足下其人四月尚未行或浮沉未可知也方次卿以三月末旬至白下出足下書淋漓數紙具悉足下起居并見念切至書所不能詳者更得之次卿言慰之極聞彼中額稅尚未足足下復氷蘗自持河潤九里已無餘念柰何復拜隆儀嫂夫人更推念病妻玄黃稠疊感媿當何如白下佳山水夙所企慕今到官幾半歲此雙屐尚未識牛首棲霞官以師儒爲名又大司成缺一人支青壇遂不敢輕出昨得報新大司成爲陸敬承讀

學甚慰蘭馨之想計凉秋時定得踐山靈夙約耳足下愛我知在夏秋間過此當作數日留城外僧齋足供靜寄況對良友煮茗焚香豈減神仙之樂遲此期一日三秋豈足喻哉次卿得吳婦自許佳甚今足下又推潤之少佐其計然之策從此長年不出戶作雙鴛鴦相媚皆足下之賜也南都公署司業署最勝俗呼南衙前臨廣池此時新荷出水已二尺餘後倚鷄鳴諸山金碧蒼翠參差溢目一鑑亭三楹盡領其勝公餘日棲息其中鳥聲樹色不減林落足娛馮先生目下或當轉南掌院以署印務尚當居此耳不夫今歲蓮花時一咏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之句想見欣然矣此後又聽之造物流行坎止吾何心哉驥兒居署中頗能自奮異於疇曩作文頗有奇思所謂獅子窟中寧有凡毛耶一笑青山卜居終遂此意指期不過五六年恐足下戀腰橫金虛買鄰之約耳一笑時事已不堪言一是一非竟不知何在吾輩但可隨時盡職相

忘江湖以俟隱退耳金壇葛二端寄足下尺幅稍短二端製一衣稍有餘新姬作小襦足矣今歲畜岕茶頗裕須得惠泉試之洗法火候及器物毫髮乖違便非清供相見在近與足下共之始信陸羽蔡君謨諸君未免傖父面目今餉足下一器如乏佳泉當俟歸途取江水澄清烹試之

答汪司馬

某賴庇從漁釣間擢佐南雍受事半年媿無寸補方思竊大人先生餘教以策駑鈍而手書屢焉焚香盥手三四展讀但有感戢追憶別門下於西湖已五六載客有自新都來者輒問司馬先生云健七箸勤筆札輒喜今海內失婁東王先生佩文章心印者惟門下一人天將惠大丹佇先生顏令揩無量風雅種子於此世界而某不得朝夕叅承以卒大業語此三十六峯雲氣已盪心胸間矣懸切如何聞門下將一出酹酒婁東先生墓上渴俟此期得望見杖履於棲霞

牛首間豈不幸甚不知能慰此意不

答陸敬承

初足下轉北秣陵春色弟遂獨有之影單不能鼓策高興且一人支青氊至今雙眸尚未及一接牛首燕磯雲氣不意天終合吾兩人也端陽之次日得足下所寄趙生書先二日已聞足下轉大司成矣南中作官能兼青山白雲之樂又得從足下不以代而以共樂更倍焉惟早聞趣駕爲幸耳

與陸敬承

足下高資夙望宜在帝左右南雍之簡蓋曲體足下依戀庭幃至情耳顧弟至愚劣得以職業焉行而事足下有厚幸焉敝衙與貴署雖中隔講院而旁徑相通日可巾履往來敝衙之南廣池數畝芙蓉正發一鑑亭三楹臨之啟北窻正見龍光諸山金翠照耀古木扶映長日無事揮麈飛觴有欲界仙都之樂恨無佳伴今得足下天賜我也幸速來勿使弟獨吟露下芙蓉月中

楊柳之句耳六館頗多佳士時義大有擅名者但後塲甚空疎魯鷄鵠卵弟甚媿之此待足下雨露之湛變學究爲秀才耳遣廂役奉迎惟卽整駕以慰橋門壁水喁喁渴仰面對在近不多悉

答徐文卿

吳足下吳門分手遂至今日此數年中煙雲變化何可勝道獨樂子晉遂客死長安又獨累足下此生雖狂癡其慧性才情故自難得遺索或有詩文足下曾爲檢括否弟欲爲裒成一集勿令湮沒耳達老南來眞我輩之幸但不知福地與檀越何在如以五六年爲期弟猶及作雙徑六目叩關弟子也足下與俱中甫在家或有往來之約足下至金沙去都門僅五六舍使弟得一握手於棲霞牛首間非至幸耶

答楊公亮

晨起得足下書知已過雲陽相距無幾而言笑難接欣與悵共之矣足下暫履風波旋就光復

天下事水到渠成聽之可也一笑南中閑官信無如掌院弟幸居之焚香宴坐差適吾懶尚有拜客赴席兩事爲累又名山不遥無閒伴不能時飛雙屐差足恨耳足下得無重茹我乎又一笑陳伯符兄高才亮節未見其止乃爲造物所仗親老妻孀下無嗣息聞其訃已半月甚爲傷痛昨得項庭堅書云其二姬各有遺腹或能生男此一端可喜耳我廿八人今物故者已三之一白頭相聚知後幾人乃知目前二三兄弟驩聚洵可寶也足下衙寒戒途又奉太夫人百凡惟加護爲祝

與曾直卿

春杪監役還報夏間楚士彭生學沂至又得一紙并寄惠齒錄一冊密誼雅誼宛如對面南中各衙門職事俱簡掌翰爲甚衙齋靜僻門可施羅比之老僧但餘妻子須髮而已一笑南中伴侶初惟張端叔朱汝虞張睿甫今復益陸敬承酒食相招不隔旬日出門便有六朝舊寺山隈

水曲名花雜樹俱堪嘯咏足寄留連因念長安市上紅塵撲面寘從雜遝清濁相去豈但九牛鳴而已哉一笑此間少宰見缺習豫南聞必請告又出少宗伯缺儻借重足下遂分我飛天仙人之樂矣足下弄璋消息何似此事亦有命在不以有無介意乃爲達人高致耳

與余世用

春中一相聞遂忽忽至此日弟刀轉尚署監事十月中敬承至始移新署中南中官曹最閑者無如掌院不敢自誇可謂心迹雙清一笑小馮君先作假院長後克即眞如遂爲故事當爲足下賀矣吾館中老弟兄今年連損高顧在詞林者出處共七八人耳頃敖嘉猷過此弟與敬承端叔睿甫四人作主迎之因叩其請告之過眞可謂不辱理也吾弟兄輩相處幾十七八年其始終驩然無間者徒以彼此曚然不淄一念耳因相對感嘆弟與敬承又出城握手而別楊公亮過江亦相聞楊貞復在家向不得其耗聞其

出京時頗作痾瘼狀至不能罄折不知今定如何曾有書及足下併老曾否足下體中何似酒量如昔否吾兄弟在京惟兩人邸舍相去十餘里不能數數見面足下首坊局政如魯靈光耳監役行布此珍護以俟新命

與盛叔永水部

杪杪江干一晤僅得半日佳話未罄積懷比次卿持手書來知取道眞州而北盈盈一衣帶水遂如三山蓬萊可嘆也十月中陸敬承至始得解監務移居新署賴有六館舊徒時來問字差破寂寞不然即四禪八定早晚成矣足下積俸已深歲末春首定得憲副以出橫金豸服而過里門僕如叨轉相遇於鴛湖上焚香煮茗竟日談燕豈非至快陳伯符兄高才亮節吾黨自眉十月中病疝四日而卒親老婦孀下無血胤天之不佑善人耶不惟鄉邦隕此鳳麟抑且沈氏撤一藩蔽計足下聞之當共此傷痛矣近得項庭堅書云兩姬各懷四十餘日之妊天幸生

男差足慰耳人生何常聚散難必榮華易去道
業難成惟早拂衣息影丘壑庶幾稱須眉男子
耳願與足下共勉之

董玄宰太史

自辛卯迄今與足下會晤最數足下玄淡超詣
友朋中所希即十日不見便欲千里命駕況經
年離索想念當何如僕壬午授職亦在盛夏今
足下同之頗憶當時應酬之狀眞如昨日相隔
十年意儀注酒席或有益損周南留滯不能稱

瀛洲亭主人可嘆也明歲京考仍舊高望足下
定借大藩吾兩浙士子得與陶鎔豈非至快京
師遊道頗雜龍蛇欲令是非兩忘無如一切屏
絕但中或有高人異術不宜蹉過須緊著眼耳
別後曾盡傳得周老玄訣否曾試行否抑別有
所遇否希悉示

答憨山禪師

與師相見憶癸未春長安邸中是日謁遍容老
人今老人已歸西久矣別來賴有達觀密藏二

師提醒昏醉見前境界稍覺平淡亦不見有一個不好的人如此而已數年前曾得憨山法語一帙以老莊英華闡曹溪骨髓所謂了不異人意不起於座而親到那羅延窟師寧許之不不佞緣未了再拜青山頂於白下接師手示又因定公悉師動止加飡法喜禪悅之味欣快何可言了空上人才[illegible]而發此弘誓即未承付囑敢昧匪持聞勞山朴接更有大勞山險僻無路頗有探奇之興師能鑒一徑以待我不定公還布

此

答張念華公祖

禦侮浙兩定大變逆銷海氣微管之勛迄今爲烈此又非獨某一人一家沐庇已也感可言耶長安中握手遂至今日忽忽十年弟今遂爲白髮翁矣佐成均典留翰苑窮爲甚顧野鹿之性終戀山澤離西湖一年餘未嘗不在夢想也老丈重望暫爲八公名山所留公既論定終當捉

[illegible]生即吾兩浙士民蓋日想飾鉞之臨

矣今親徐君至弟時已叨轉敬承兄之厚徐當無減弟特其器温學粹無忝師表無所容其贊助耳徐君索報謹布數字并見闊悰

答李生憲可

獻歲雨雪談藝諸生多休沐未至又不能出遊戶坐竹窻焚香淪茗擁萬卷爲樂古人所謂不減南面百城眞不虛也此日得生書問訊寂寥良以自慰生才致吾所欽悦東海之鯤終當化而爲鵬擊水搏風直上九萬里在儗仰間耳幸勉之生藝業惟初試講院三作最佳爾後諸篇亦未能勝或云生文不宜屢作人之才性眞有不同如生識見高遠不必日事章句惟力求古作者自得處如左馬而下會其大而涉其深吐其餘而溢其末當遂爲古人今人何足道也然更有本向所授楞嚴幸不忘却百衲絮裘似無功於長夏豈無氷厚雪飛時一笑

答喻邦相

弟不能固其青山遂作小草今居白下兩易歲

除矣喜閑官無事山水詩書之好不致相奪但白髮日增耳別門下於湖上已五易年青蠅是何物善玷白璧才望如門下乃亦引歸然澄懷曠識傲睨義皇豈賴腐鼠也仲君相見大是英物鳳穴故無凡鳥惟門下稍令厚培以養摶霄之翼寧憂九萬里哉比作客稍困遂促歸裝然困乃所以益之敬附一言爲報并見闊懷握手當期廬峯絕頂但不知何月日耳

與同年郭副憲

與節下握手乃是十五年前過桃源時飽閱別來升沉可以勘破黃粱夢矣節下自青鎖借外臺更得照臨浙水此十一郡國幸惜弟守官白下未緣作西湖兩峯主人耳年僅四十有七頭髮如雪已成老翁但七箸登陟不減少年他日謝事猶堪了五岳舊盟此可喜也節下宣風吳越佐憲一隅此猶魚服細事即日假節鉞以靜東南執斗杓而調寒暑蓋在俛仰間弟此時且以漁釣之身沐浴清化矣僮回肅此申候春風

惟和麥疇乍綠仰惟爲國爲蒼生珍護以須新簡一水非遥音書易續如弟頑拙節下幸有以策之

上陸臺翁

別久矣屢得起居於令弟光祿君及比丘僧來此者知比道體康健日課佛號不休精進光明西方咫尺大人境界眞與凡小隔別欽羨欽羨某賴培植守南翰已閱七月覺淡中滋味甚長但恐奪我鳳凰池耳令郎三哥近讀書何如辛卯歲偶盤桓數日覺其識朗氣沉通練世故籍之科名當爲國器但恐不能抑首受鉛槧須督策之今寄南雍課選一部此俱英俊近業可令玩味風便布此惟祝加飡自護并祈時惠一字以振愚頑

與馮用韞

足下戀彩衣而輕萬鍾故是一說但同朝豈肯相放耶弟掌南翰忽忽半歲頃春首始從陸敬承了牛首鍾山舊盟放浪幾半月而敬承別去

今惟中丞儀部三人聚首形影益蕭蕭矣弟留心禪理幾二十年自惟習深障厚不能大有超脫然丁亥之事頗能齊得喪安青山蓋得渠力年來漸覺事少心閑目前應酬無非善類一官雞肋付之無心食芹而美願獻足下安能相聚閒齋靜几為足下指揮如意耶少司馬人便敬馳此紙聞令祖叔海桴先生所著樂府及散套數種初曾領梁狀元不伏老今已失去乞一一覓惠是禱北史新刻完帙多不敢煩去信當別致耳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沈霓川年伯

令孫風氣不凡撫之如見其父終當以天祿閣酬翁桑榆之驩也別令孫數日晤查儀部知老夫人仙逝凶灾頻仍非復有情所能堪忍惟翁思撫孤事重以理遺哀耳令郎行狀方在駐思數日後草完且就翁而質焉月終遣使當不相

誤耳

唁商燕陽

伏聞伯母太夫人仙逝不勝驚悼伯母備享榮養而老丈年踰耳順始失慈闈此亦人間之希覯也惟少廣薑桂之意以存大孝屬有家冗不能渡江敢寓生芻於陳丈惟焚之伯母帷幕前一鑒微悃幸甚

荅姚伯道叔度兄弟

方夢寐明月峽忽蒙見寄一盒二箑俱到幷手書惠存情味深至令人感戢昨偶于徐茂吳許欻明扇頭見駱記室詩篇儼有初唐風骨況其主人向呈小詩眞持布鼓于雷門矣扁舟之興終當不負但未卜何日先此附謝得果秋期共此湖上蓮花風豈不甚快望之望之

報陳伯符

青山之人放言自廢可耳若足下尚宜三緘口也程生已往武康當爲足下申意弟囊中金錯垂罄勉爲足下處五金蒲節前尚在構李當與

共鴛鴦磯上凉風耳

與錢湛如

初擬至武唐以雨故緩一二日行不意事奪決計鼓棹當不失廿五六驟兒資性似慧而癡足下從容化誨以滋日新爲德博矣言面在近故不多及

與徐茂吳

旬日間以幼兒患疹不得過高齋足下目眚何似能岸幘譚對不將從公亮思仁二兄詣足下先此相訊幸示之金不佞云足下許分印色今以函往

報來任卿

癸未冬別足下不見顏色七年所矣以足下之治行卓卓清雅如氷而不得臺省世事可知聞奉使歸里日切顒望謂可得把手不意尚爾睽違承遣存具感雅意丈夫得時則駕不則蓬累而行竊所服膺今何時也而敢興彈冠之想乎足下上有老親不宜輕祿樞曹無事悠悠數年

當機而奮竹帛具在其益勉之此月內當索足下於鴛鴦湖上晤言信宿以盡衷款使還先此申布幷以爲謝

與葉鹿吳

足下還里時僕渴欲一晤不知以何事阻竟不及東棹至今悵然足下蒞蕪數月矣牛刀之技無適不宜愷悌神明之聲必流溢於畿輔矣僕居貧無恙百口粗遣今秋又當爲次兒畢姻隨緣了婚嫁五嶽之盟旦暮踐之倘及牛首攝山或遂望見鳧舄未可知也於先生在齋中起居何似不及另啓乞爲致聲

報張紫山

足下得意而歸甚爲生色聽雨啜茶殊慰積濶恨足下便爾別去耳龍興寺碑文必欲一查故實始可下手鳳陽府志借一觀茶筍引意惟麾置之

報楊公亮

湖上別後次日往山中昨遂阻雨以故不得追

陪足下昨爲首梅俗占不宜雨今雨不止想亦無傷秋成或可望此不獨宴人子之度也承頒惠文懿公大集拜手登悉此謝雨天無事焚香濯茗大是佳事期足下共之無動歸思

與錢湛如

驥兒遣侍教誨遂至兩月當勿爲嫌但慮矯氣才除童心易誘反累調停爲不安耳月前送吳奉常至德清省先祖母殯而返此時武林正饒楊梅恨不能與足下驥兒共噉因有山中之事月終始得奉晤恐煩牽綴先遣數字相聞諸俟面悉

報盧思仁

足下壯心勁氣於此詩忽露端倪政不當以工拙論也所移寓饒凉風不出卽就足下

報許然明

監河之粟不至不能憂同好之飢大爲悵恧見郡公須僕面引以酷熱難之明日又當往范村計有數日留山中望前爲足下勾當此事耳

與周繩甫

六日造錢惟邦山莊訪足下不意足下在家乃得晤惟邦足下體中何似旬日不面想念甚切惟足下怡神治氣輔以醫藥戒怒戒事尤至要也岕茶一簍奉餉幸存之

報孫子貽

足下之歸竟不省其故五月晤戒山上人知足下已過武林矣天暑又有他冗至今未還故里甚念足下而以一水阻晤言悵怏之甚承遣使見存且手書曲折始悉挂冠之故無怪作官人其後不昌乃知此等事默受天譴古之人不以殺一不辜得天下況一官之細乎足下所為良是所憂者貧不能承歡老親耳然同里閈諸生有負時名而至今不得脫白者譬如作彼將柰何吾與足下雖貧愈於彼遠矣以此自慰亦以此慰老親妻孥便可驩然讀書學道儘可自適願與足下共勉之足下遠大之器必為時用暫從晦養如不佞青山之身非惟自安妻子亦安

之矣即日東歸曬書期與足下握手耳

與江念所

公論暫晦令足下歸山然盈虛之數可信足下能不爲蒼生捉鼻乎如弟無用于世無求於人亦堅瓠而已一別八年中間陵谷之變凡幾弟已皤然老翁不審足下顏色何似程生歸便附數字申候盧思仁丈來此數日云與足下有西湖之約不謂杳然想以憚暑不惜故人之期耳諸惟爲國珍護不悉

報丁長孺

不佞於足下父子誼至密也足下就哭泣之位踰年而不佞乃以一衣帶水阻瓣香之敬此其罪擢髮可數哉遷葬一事關係甚重不佞方三折股於此先君一丘定而復遷者至於再三今爲足下計寧優游以需吉卜無急遽以貽後悔也聖母墩之地於不佞既爲棄物豈爲足下惜但傷弓之鳥聞弦而痛惟足下深加慎重勿豔偏說務集衆思令此心如日中天方可下手恃

愛及此惟勿拒狂直至禱

報李玄白

來作十篇濃淡質文之間已臻妙境無論更進守此不變來秋解元穩如磐石矣甚爲足下喜

與同年李漳州名載陽蘄州人

附驥以來忽忽十四年雁影差池聞問隔絕弟不肖復潦倒山中想雲霄故人亦不復知其存亾矣可嘆吾丈五馬遠臨閩嶠循良之績當宁時聞計徵書旦暮下入據要津福澤天下可立待也弟爲西湖長讀書味道致亦不薄大鵬飛天斥鷃遊榮亦各適其適耳一笑莆田陳生天資美秀而文可階遠大而挾策四方夏月偶會于湖上甚憐其才屬其南歸敬附此問會晤無因臨書惟有感戀而已

報李友龍書時爲鳳陽守

中夏舍親自蒙城還得門下報書知門下不忘故人甚慰懸念龍興寺碑文率爾點筆恩不足以光盛典而蒙城君敦逼不已勉強付去惟鴻

筆斧潤一二是禱弟般若深緣誠如來教但老至情多種種難割獨功名一念則如千年灰耳蒙城君才具甚堪陶鑄賴庇問津雲霄弟均感矣須郡志幸爲致一部佛書數種將意幸存之

與來任之兵部

足下居檇李踰月而僕滯留武林竟不得一握手雖得音墨終無以解渴飢也吾鄉同年諸君子淪落者尚多而夏靖原兄挾青壇糊口四方

亢可憐念弟爲通數字選君乞江南北一善地敢因足下致之計足下之憂夏丈當不減於弟故以相煩諸惟珍重不悉

與朱選君

青山之人以懶自廢久缺焉於天上故人曾因敝親家沈上林需補爲通數字不知曾及省存不敝鄉同年夏靖原名久安淪落既久不得已挾青壇而仕初得吾浙之宣平斗大邑諸生不滿百人明興來無登名鄉書者其地可知矣茲

起復入京幸遭老丈當路此渠千載一時敢徼
寵靈與之一善地不惟敝同年蒙造就大恩弟
亦感戢無涯矣寶山揮手其力甚易遂忘其疎
野而請之

與李君實

王仲常業已面受關聘柰何復以舊主人爲辭
攜師甚難豈能聽其反聘惟足下爲我固請之
更煩一見小泉翁爲僕再三申意不得命是足
下爲我父子不忠也將惟足下是怨以足下素
愛愚父子豈肯以怨終乎吾有恃矣

與茅鹿門先生

日軒車來此不能與諸貴人爭客未及申一飯
之敬而翁已行矣一再晤黃貞父兄得翁起居
爲慰近聞翁患背瘡承已愈可甚爲翁喜更爲
薦卿令郎喜翁固健願益加保攝以稱大椿八
千之祝此通家一點惓惓至情耳數日前閱報
薦卿令郎請告已得俞旨以繡衣直指家居奉
八十老親此世間希有事不覺驩喜欲狂不知

翁意樂聞此聲息不雲居爲翁駐足之地頃以
大殿鼎新喬上人乞書謁翁欲以功德事求翁
一倡非敢實以布金之說破翁天荒也一笑

與苧中戴孝廉

喬上人歸得足下報驩然道故甚以爲慰西湖
花月願一追隨未免屈指良晤爲懸懸耳

上陸臺翁

天台請藏僧還得翁數字爲慰嗣承大司寇之
拜此雖未足究翁之用然簡注惟新宅揆有漸
海內號爲君子者無不以翁之出處卜進退欣
欣以望禧車之北惟翁有以慰之京師仁壽寺
靜菴上人以禮浦陀大士至晤於武林以翁爲
大法金湯渴願一見索某一言道地敬爲布此
不敢及他

與楊貞復

與足下姑蘇夜別今已六易年歲足下聞道之
士而弟亦能薄世情升沈寒暑之變可無煩齒
頰矣但聞年來足下集諸君子講學必有精微

要耑之談而江湖隔絕無因聳聽爲恨耳戊子夏沈茂仁兄致足下一紙乃是丁亥六月所寄開示甚切而以懶慢自棄久稽一字之報計足下能寬我於形骸之外也所云一悟則千了百當誠如所示允蹈之者意在足下弟力踈基弱如泛葉舟于江海間差識指南針耳豈能無波濤之懼足下何以教我茂仁歸僅得一晤遂爾隔世人生草頭露耳柰何貪榮利以造無窮業障耶足下行且柄國慎之慎之弟年來六尺如常登山歷險猶可步行三十里但鬚髮黑者無幾耳去春復舉一子長者兩兒相次舉婚雖饘粥之憂譬如終身作老明經生計豈能勝今日便可欣然對妻子矣所親鍾孝廉名某以貧館穀京師欲執業請唾餘之教遂因便使布此惟足下有之諸惟爲明時珍重不具

與馮用韞

某與足下及諸兄弟縱不敢言異形一身亦可謂情之所鍾矣而自哭先君以來至今八年無

一字通於諸故人者惟嬾耳更無他也弟素無適俗之韻信心冥行自取困辱所恃以不泯泯者二三兄弟之知耳丁亥以來兩得足下書俱沈茂仁所致丁亥之事來書云芥蒂非足下不芥蒂非吾輩得此言弟可夷然於青山矣丁亥之秋與楊公亮相聚累月公亮出示二三兄弟所贈詩若文具見一時骨肉意氣而出自足下者尤近眞逼古辭館中乃有屈宋杜陵豈非二百年來希有盛事弟青山中不廢萬卷時作五言顧才弱賦薄豈小馮君敵哉一笑沈茂仁之歸僅得戊子冬一見遂爲異物三子復損其幼婦氏在牀褥亦數月幸而不死人生何可常目前榮枯此何足置意中但得保青山之身草衣木食以終天年於願足矣弟六尺勇健如昔但鬢毛盡改牙齒脫落略如老翁去春復舉一子今已翩翩繞膝因念足下別時無男屢詢南來者尚不聞將雛之信豈不得其眞耶抑廖廖至今耶弟二雛大者十八次者十六相繼完婚矣

但癡不好學作文消長百變亦任之耳我輩必欲生佳兒不佳兒又誰生耶一笑年來東南荒甚幸不飢炊得以紙墨文字爲娛此非君恩耶每欲成寄懷諸兄弟詩懶不時就今錄示雜作一通覽此足知吾近況矣更乞出此示敬承實甫于曾諸丈以表遠念山中人懶作書所親鍾孝廉起鳳館穀京師遺書索迫再三遂爲布此未作書頗有千緒萬端比握管潦略數百言而已足下與諸兄弟行見柄用江陵以來殷鑒不

少況時事之難數倍於昔此足下與諸兄弟之憂也鍾生冀聞咳唾之餘以自廣幸稍有以慰之

與朱可大

不肖爲時所棄幸得以青山事足下差不辱耳鍾孝廉以貧身歸於足下幸蒙延禮裘馬休休出入長安道中餘波得以潤其老親此之爲德眞不貲矣足下大望今已收之桑榆旦夕嚮用福澤宇內而又操風雅之權與山中之人競爽

司命者得無怪足下多取乎

與于中甫

足下之歸也即擬買舟過金沙盤桓旬日且得起居尊翁伯季而竟爲婚冗煎迫違願至今足下色體非強又未生子今春聞違和甚以爲念夏間承康復始欣慰耳足下青年入仕尊人之意屈指雲霄請告或非喜聞況屢從道人遊處恐從此忽棄葴箴進賢類僕嬾廢得無失善巧方便而憂尊人乎還朝之期近遠何似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況於清朝僕之困頓故是自貽之戚惟足下鑒之勉之鵬兒婚期在此月中旬秋冬之間儻無大纏縛決意訪足下也覺之禪人以物色老師歷金沙渠甚慧聰堪習義學稟老師意欲修懺經年而無其資不知有好事者能爲助成不前書須天台四教儀今奉十冊秋氣正肅惟爲道加飡自愛

答達觀師

八月七日禪人覺之致師七月十四日書知往

棲霞道履平適爲慰大江之南掌大地所恨一衣帶水承師暫住以來且閱歲而爲俗緣所係尚未得摳趨受教自許般若緣深之人尚乃爾況火宅中男女耶衆生世界無盡諸佛慈悲無盡大都爲此可笑可痛弟子色力如常但鬚鬢加白耳山婦多病如昔一息僅延而憊嬰種種疾苦又多思多鬱不知何以得活豈其一念信向老師如金剛輪不可破壞慈力默佑之耶懇師於尊像前爲彼懺悔前業令其少病少惱活得十餘年看得小兒女長大于願足矣大兒原薄弱時常多病次兒此月當娶婦近亦病瘧此兒戊子冬時文字大能壓衆去歲至今返覺退墮近亦枯稿想是情竇開發之故此重則彼輕耳兩兒子俱知敬老師倘瓶鉢南來一熏誨之或能轉弱爲強破愚成慧也去年正月生一兒今歲四月發疹幾殆而不殆不知可養不此兒上惟一女今年八歲此女之母相從最久最賢及事前室家中諸勞瘁雜務俱其管轄此女是

其命根向亦病羸總賴老師祝護之耳人家兒子多寡賢不省俱是夙緣有子但不可不教至於成立與否亦聽之耳嘗笑謂自已必當生好兒子不好兒子又誰當生耶以此於二子但加愛耳今俱納婦俟一二年間分櫱資生之具令渠自過活安得久占阿翁雲水之身耶一笑承及屠長卿遊處渠好玄門恐弟子力弱不能轉渠或爲渠所轉此甚不然長卿文人其好玄亦意興耳若眞心好玄亦生利害曾不

眼此時

方可轉渠孟子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庶幾者猛火不能自燒豈能燒人或者彼將爲無涯亦與之爲無涯亦有之耳數年來惟丁亥秋與去冬稍稍盤桓餘亦風馬牛也弟子近來益能忘情是非大似混沌七竅俱無益不喜見俗人親俗事閉門理書卷或對青山則翛然自適念爾者亦能障道而不能自克且自喜以爲賢於聲色富貴亦隨流揚波而不能已如此頑蔽老師何以救之一笑老師天人師出現於世如優

鉢曇花一現一舉一動便爲後進軌範天子有
爭臣七人以知法王左右宜備箴儆弟子願師
自今以後勿輕信人勿輕涉事金剛王寶劒時
時拂拭函藏陸剸犀兕水斷蛟龍自有時耳柰
何日以割土伐木俗人愛財勝於腦髓雖稱善
信家有父兄或相抑制募化文疏不宜輕遣衆
生見利如蠅見血諸親近老師者竝盡爲法耶
檀越善根大宜護惜惟師愼之別傳師爲作傳
以塔銘出陳學士某是弟子館中前輩不可更

易其文耳元齋幻齋爲幷作一塔銘惟成都光
孝寺牌記或近時重修或故實未備得錄示乃
堪動筆文章緣實境起諺云所謂巧媳婦煮不
得沒米飯此言最近作文惟老師詳之事蹟三
紙幷新撰文稿俱附上金壇善信及白下諸君
子凡平日念弟子者倘相知間乞一一爲弟子
申意栖霞好住惟老師爲衆生耐煩寬住幾時
弟子冬仲明春定能撥俗侍師之教幸稍見待
至感覺之資質甚可進於文但相從日淺無能

助發其光輝且腹中無物稍令其親書籍如左傳漢書之屬段段貫串精熟有轉法蘁之伎乃可耳于其行敬附此紙以當面談秋氣漸肅惟爲法門珍護庚寅九月四日雪川將到檇李

報周叔宗

項氏墨蹟及此老無恙時猶可恣觀因循日月恐天下有不可知者三則無時矣吳門之期當不失初冬琴材徐老得分其一甚善計足下能踐此言耳

報田子藝

去月中將爲雪川之行而婦忽大病月中得少善方出門而忽聞包氏九歲壻之訃至梅溪送葬畢即返故里唁之竟不及至長興亦不曾會二姚足下所托書二函俱未曾致當覓便寄去終不作殷洪喬耳一笑次兒鵝雛在此月之十九日娶呂氏婦明日親迎比日勞冗不可言未得巧媳婦先令阿翁煮淺米飯其苦可知得手教知玉門先生欲索七椀之資此物近亦盡碧

山學士幸有舌不玄庸少供吐納雖無金董不至渴死奈無以遺足下粗蚘一簍將意愧非佳物耳路史得足下校定付刻使羅長源伸眉于九地此大快事敢不盡力以助盛舉其二冊奉歸俟足下校完索觀耳

報屠長卿

某叩首長卿道兄足下待足下以湖上桃花今芙蓉盡落矣弟自入秋以婚次兒東塗西抹碌碌至今幾不知有湖山之樂吾兩人乃厄於貧如此然以吾兩人之貧易世人電影富貴未免掉臂勿屑遂一笑置之不以是日自撓李還取報會陳季象至備聞足下起居連日冗甚略具數字不能委細

答許敬菴先生

某無似往歲閘河舟中一奉教先生再晤遂至今夏踪跡雖甚闊疎乃一念向往先生即無間朝夕也明日爲次兒婚期冗次忽蒙賜問知孝履康勝爲慰別後數見葦航法師云近曾一晤

先生想念甚切其精舍在武林餘溪之間於此數晤先生切礪末學尤至願也使者還占此爲報不盡區區

報楊公亮

足下齒先僕而僕先足下婚兩兒此一事幸爲造物所借兩鬢如此即稱阿翁無忝矣乃爲足下所美耶一笑賀物不敢當或以訓辭代之可耳敢附使者歸不晤復五六日起居何如能不愒扶掖不

與馮養白先生

返自樵李即入山了文債比歸始知長者曾枉臨即長者之寓則先一日行矣其小子幸備一日之教去歲稱祝之言以朱良叔命勉爲之殊不稱盛德懷愧至今柰何辱長者齒頰耶此日偶會良叔敬附數字申謝

報周叔宗

次兒從庇已納婦矣兩兒兩婦日起居老翁無問其他日成立何似只此目前光景大是慰人

但食口復添十餘非貧家所堪耳鮑生談命堅以青山相許甚合鄙願索報附此數字踰望圖晤新搆軒居畢未

報李封君名熊京口人同年復吾副憲之父

某小子與令嗣復吾年丈同門其以父事翁於雁行中屬尤切也自郎林皐出入益寡久削金焦北固之蹟不能以時躬問起居但遙祝壽康而已昨歲因金陵學比丘附致片楮以甘露藏閣大緣仰懇持護此日學比丘持華亭唐太史碑文與翁報書而來知藏閣完工俱賴慈所倡翁之福德當與此山俱無窮矣感羨感羨又自下雪浪師法席過冬江上小菴仰祈玉趾時一臨護之雪浪與某支許之契由來十年此師駐錫亦地方善信之福也

與管登之先生

去冬一晤遂至今日足下起居與天池道場何似縣注不可言僕兩歲舉兩兒之婚家累從此漸輕可以勉策道業但精華消竭無復昔年猛

銳更老更疲恐遂爲情塵汨沒此可畏耳柰何新長洲陳令是僕癸未場中所錄士其人佳士但有好文之癖恐不宜吳中惟此可憂天台萬年寺秀上人以募化入吳此時緣事甚艱計足下但可作一方韋馱耳秀乞書付數字問比來寒暄他日足下或至天台秀亦主人一數也

與黃懋中宮詹

中秋時一晤行騶于孤山煙樹間遂至今日不審起居何似汪生時標幸爲門下所與進值行騶東返不及竟一日之教不惜重繭而爲此行南榮殊既見唐桑復欲見老子意亦勤矣幸不惜剖秘密藏示之

報潘去華

今歲屢得足下山中問爲慰比日又舉次兒之婚貧之外更無他苦乃得以湖山書卷自娛其樂在聲色狗馬之上竊以自多來教云云隨流揚波吾道不孤矣萬和甫一鳴驚人僅得薄謫誠爲知已之慶不知可得暫還桑梓如足下不

倘得還或可覓便一晤耳吾意亦欲晤足下於白嶽天都間雖以冗奪其爲資斧所困亦似有之彼此卧遊良可笑也公衡補吳令其地物情大是難處最宜木強人而公衡文雅以此爲憂八月初到任尚未通一字改卜之事誠有之山水有定形非窈冥不可捕捉之物但心粗緣薄致失眞耳三折股爲良醫僕今得之矣使還馳此奉謝竹扇清煙之惠會晤未期惟保愛爲祝

答徐茂吳

計不見足下行復兩月雖時聞起居於金生終無以慰契闊也昨暮自漣水歸謂足下可出不意尚在靜攝且分惠佳物具感多情天雨不止頗害稼事爲飢所驅卽日有吳中之行三四日後當返故里如足下見直指公煩爲道意可也諸俟嘉平日面悉

與達觀老師

已至錫山卽欲至金壇訪老師及中甫爲同年生李太僕挽之先至陽羨遂拜仲淳尊公之墓

而來計旬日之內當遂咨桑矣幻居師兄行先此問起居

與樂子晉

去歲與足下分手武林今再易歲暮兩得足下書吾懶未能酬一字足下謂我賢于稽叔夜吾安忍草絕交書一笑由來堪輿師多蛇心瞽目人白生所爲亦大繆以故先人一丘至今始定臘底襄事矣兩兒子已婚潤郎能繞膝行老蚌尚堪產珠而抱孫或在明歲老人之樂何如兩

歲作百許首詩直書胸懷不求藻繪此出將抵金壇與許然明同舟出月之望還武林或可益一二十首吾不敢與足下翻工足下能與我翻富乎又一笑梁谿令維揚卞讓卿文酒才情大是美士方入長安居臨淮幕下弟爲足下忝一酒伴故附數字達觀師寫經金壇此行所當首晤弟向來道業未免進退登山之足如昔獨酒量長進終日可飲三十杯此足下所樂聞也故山有大良伴足下無戀長安新主人讓卿解纜

草率附此不盡胸懷十一諸惟足下默照而已

與鳳陽守李友龍

春暮蒙城客持丈報書至委作重修龍興寺碑文屬取御製舊碑使者往返夏盡始得之遂具草扞作數行奉寄想久徹記室矣弟年來二毛益繁今秋復了次子之婚世累漸輕讀書學道之外他無厚念但願歲豐時平以須五岳之期耳宗鏡錄一部奉寄此書宗教關鈐丈政事之暇能留心此書築著磕著忽見本來面目便不負弟千里外一點相為至情時寒珍重

與周志齋侍郎

去冬肖謁承握手道故且印受守中密說欣快至今留曹命下甚欲買吳棹一晤身是野人讀書學道外惟遊名山親師友一念似不能忘來春倘至攝山牛頭當圖晤僧齋叩別來悟證也陸臺翁去時曾見托一事鳳陽元封寺址為豪民所侵奪已斷歸本寺矣此豪復告江院移應天某別駕未問寺僧德普頗有戒行生輩俱禮

之頃至金壇復晤於達觀師靜室達老亦以爲言仰祈一引手使公論有在令生不負臺翁達老之托感當何如

答朱白民鷺

文章之道一眞而已眞極而文生溢爲光怪唯足下可與語此幸勉之一題七義已刻武林肆中拙序先附覽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許孟中中丞

辛卯冬同潘去華晤于高齋次日遂別其明年門下開府八閩而僕亦從青氊白下聞問隔絕閱兩春矣方今天下日多事而倭奴逼近閩浙窺伺之計積有歲年一舉而下朝鮮威聲已彰勢必入犯當事者扭于封款之說而玩于修備

之名一旦有事謀兵謀餉俱屬烏有眞所謂燕雀處堂耳向聞閩之漳郡習通海陰以鐵冶輸倭此最隱憂人盡倭也豈必海島門下能以威霸逆銷之其與遏之海波功相萬矣南京官稱閒冗而掌翰爲尤甚山水文字足寄性霸顧不得如門下者握麈尾作大宗師日聽微眇之談耳故鄉至楊子南北春花頗佳米價止七錢餘民間不至大病但中原至人相食雖勤詔使賑救不知究竟謂何閩中幸有福星當事想必無

他虞也信便布此略見濶悰

與陸仲鶴開府

某與門下幸同桑梓惟是束髮受經卽知門下姓名私懷企尚比登仕籍欽佇有加顧叨讀中秘之時政門下營四方之日比遭廢斥又跧處武林山川雖非阻修聞問邈焉斷絕有懷靡吐我勞如何恭惟門下鍾岳降之英際河清之會胸纏錦繡腹貯經綸處大事如解牛而善入衆虛勤小物譬爲山而不却一簣有文武之大略

宜將相之兼榮豈徒擁節鉞于洪都著功名于翼軫已哉某鄉曲豎儒素飽聲教處則爲堅瓠出則爲小草雕蟲非壯夫之業賦詩非退虜之方雖文質無底而狂簡可裁遙望門牆冀承欬吐敢削尺一上塵台嚴伏惟矜其謏劣鑒其朴誠採納而督教之某有厚幸矣

答李襲美

潞河一通姓名遂爲神交知已忽忽十五六年矣棄家山爲小草從青壇白下且首尾三年去冬十二月有僧自中原來忽得先生手書并佳集之惠恍然如見紫芝眉宇豈但拱璧駟馬之拜耶人間世升沈離合何常智者勘破便如空華浮雲相似爲龍爲蛇何所不可丁亥之役與先生同斥而未獲與先生同升以俗情論未免爲先生不平以道眼觀之豈足置毫末於太虛廖廓中耶聞郎君已搴騰雲霄青葱玉樹掩映庭階足娛晚景惟先生強飡味道自愛頃見中原告饑諸疏頗爲寒心先生邑里能不至如所

聞否二三年或能返初當理名山舊盟倘謁先
生於深林野寺間未可知僧便附報并陳濶悰
諸嗣悉

與史念橋

去冬一晤稍慰十五六年積濶改歲迄今忽忽
朱夏陸敬承張睿甫相繼轉官旦暮所與共鍾
山煙翠者惟端叔中丞與三駕部而已形影蕭
蕭良足一慨丈總憲豫章位望日崇福澤日大
夜望星軫間作黃紫光氣法當有福星應之其

丈耶弟違辭蘿而作小草適足增愧幸列閒署
焚香煮茗不違夙尚粗寄月日可耳丈何以教
我風便敬附八行申候

答沈大若同年

別丈自巳丑湖舟中丈猶能記憶且痛王太史
之仙化人生升沈幻生眞如夢夢中境界有何
差別而昧者作差別會亦顛倒甚矣弟此出所
謂聊復爾耳此時國是渾淆世風猾敝非霹靂
手未免躊躇四顧豈弟凡庸所宜染指我丈厚

相期許非所敢當弟自分或置之一丘一壑其可也丈擁節幢緝牧楚甸聲華藉藉不知何藩得此福星耳沈簿還數行報謝并布區區山川阻修握手未卜

與李晴原大參

近二十年間衡文吾浙者稱門下與蘇溫陵溫陵發其華而門下培其實有温陵必不可無門下門下雖去而教令孚于人心日深以固今天下之文益頹靡詭棘敝甚矣而朴茂平實之風求之浙士間有存者敢忘其自哉某無似幸奉一日之教茲仗庇從青氊於留都所與六館之士相礱切大都以抑僞存眞爲功令士亦翕然有顧化之意惜承乏日淺不及觀其成也恭諗門下叅知楚藩將淹兩暮聲績朗朗遂與南紀山川增崇比潤欣慕可言茲因風便敬附一箋奉候別來福履

與俞養弘年姪

癸未春濫竽入棘門下公車業偶得窺觀驚詫

謂何物異人比拆卷見姓名知爲年家瓜葛慶幸不可言尊公大才十未展一二以門下成名遂敦止足之誼更可尚也惟楚有材其爲楩楠豫章者不少今得門下柄文其間如大匠運繩墨棟橈榱桷盡適其用豈非此一方人士之幸哉某老矣困而復起遂從青氈于留都六館人士以眞實率之頗亦嚮應但不能挽之卽就淳朴又數月卽徙官不能觀其成可嘆也某生平慕門下如景星鳳凰又忝世誼貪具音好茲因風便遂以數行將意

答太倉蔡刺史

僕于門下非素也初以小壻周孝廉敝門生陳公衡俱托一日之契屢爲稱述遂切景仰後復得從貴部曹生周翰遊因盡識門下生平與治要郡顛末不吐不茹底柱一時擢嘉蓮於汙泥之中鑒肺石于片言之際豈徒以循良最江南行且以竹素名天下執鞭之願雖殷登龍之期尚阻昨因便役用致短箋略通精誠果符鑒納

茲者曹生入都載奉芳音崇奬加之朽質厚期貢于庸流三復訓詞惟有慚感既托金蘭于大雅更紆箴誨于方來敢因歸鴻先申謝悃

答同年盧名達

鴻影差池魚書斷絕歲月已久令侄及李生來忽承尺翰如雲中墮下欣慰可言追惟十八年之間升沈離合紛其多故老丈猶有慈親在養而弟隻影煢煢風木抱恨更可痛也弟年未五十而雪鬢霜髭已具老翁相獨健七箸強步履猶似少年耳一笑南京官最閒者以掌翰爲首弟幸得之杜門科跣卧凉風北戸下不減山林之樂此可以咤故人耳此外非弟所知也信便先此布復

與杭守季君

某橋李腐儒癸未春幸忝入棘闈門下山斗崇望仰重久矣今由列宿出爲二千石而杭幸當之杭爲浙藩首郡山川秀麗人物清韶昔賢秉麾輶愛戀其地至形之歌思其風流至今在也

而今人居此者輒不樂以爲日不暇給得去之爲快豈今日上官之多文牘之煩與昔大異乎然大賢爲之則烹鮮理繩弄丸自有餘力即探討山川咨諏乘志了公事于湖中迓鳴騶于月下昔人爲政風流豈難追步耶恭諗下車士民欣欣樂被新化某自昔年流寓茲土分同部民又弱兒新被青衿方希陶鑄所恨薄宦舊京無從具壺觴從二三父老郊迎道左悵悵如何敢因一箋代將薄賀

與李仰成

別門下於長安邸中今十年餘矣僕喪疚之後嗣遭吏議安青山者幾五六載近始從湔洗青氈復還得馬失馬天下事正未可知耳即如門下寧夏之功宜受封侯世賞況益以東征之勞乎而文墨議論甲可乙否遂令門下暫解兵柄水落石出天根乃見恐異日者登壇受鉞非他人必門下也惟勉思世恩無忝忠孝勿爲一時公論不明而怏怏也計門下冲度遠識早已得

之所爲喋喋者徒以一日之誼欲增潤于江海耳偶因鴻便馳此布候老措大無長物空函申款知勿見訝山川阻修相見無期仰祈節慎風霜自愛不盡遥情

答馮文所

某二十年前讀門下公車藝已切企想比始相見于李侯家門下尚能記憶而某已忽忽如夢境矣今門下方提文章密印旗鼓海以内而某處儒墨之間自顧如夜郎王未賓清化乃門下宵以文告收之從此胡戡一家矣一笑嘗妄評今之文人自謂不作唐以下人語而區區摸擬句櫛字比尚非叔敖之優孟即唐以下文人如昌黎河東盧陵臨川眉山父子兄弟諸君子見之必然嘔吐顧嚣嚣然高自標榜以欺天下將誰欺乎讀門下詩若文是有意古道不爲今人語者故敢以狂言相印證惟有以教之賢郎名家鳳毛即日當摶風直上矣瞻珪璋而想瑶圃

遥望楚天不能奮飛柰何

上申老師

某謝劣荷老師委曲造就從廢棄中復還舊物今徘徊南翰日有山水文字之娛秋毫皆老師所賜也敢忘所自哉老師功成身退優悠林泉釋絲綸而就薜蘿謝衮衣而班巢許此天上之樂神仙之尊古來上宰得此者希敢爲老師欣忭茲者恭遇老師六衮榮度之辰六甲初周壽祺方介似春未莫如日甫中玉樹盈階上客滿座指吳山以爲肉化笠澤以爲觴百千萬億之歌岡陵松栢之頌洋洋盈耳訇訇協律而某留滯周南不得躬逢盛典玷賓筵之末但遙望東南以申私祝而已茲者遣致同門諸生公賀敬爲布此仰惟順秋氣加護以綏新祉

上王相公

某在南都數因監役得奉老師手報今老師謝政歸且半歲某尚未及修問起居愧甚茲伏卯翼叨史館新命屬有遷葬先祖母之役月日迫速不及一棹婁江計承老師誨督當在春初矣

館中諸同門如曾陸馮余諸君子俱表表一時業已聯翩霄漢某最不肖今亦彷彿望其後塵處非其據恐終墮落老師幸有以策進之時事可憂恐老師侍奉之暇不能置之度外令郎長兄學優年壯宜早赴公車勿存狷潔以傷雅道兩令孫想益翩翩玉立足娛膝前片楮代候未盡丹款什一

荅賓國聘同年

弟性疎脫耿介其於世途如油與水不相涉入再去再辱自審宜然此君逸我以西湖功不邵與然亦為人所誤耳宦途羊腸詞館尤甚後浪相催張于排山弟眞不羨金馬門即羨之矮人盲者衷懷徒熱耳一笑足下妙才絕世不但楚士少雙東隅失足桑榆不收即如李本寧先生高才足嗣瑯琊遂至坎廩一世其他才俊沈淪非一弟文何足數哉況世間功名富貴窮于蛇足近見瀙水輻輳不覺感嘆技止此耳帝城何為每憶初進時同門同館濟濟甚盛今強半入

鬼録弟與足下幸俱爲魯靈光以支吳楚豈不大快此外家之餘歡子孫之賢不肖亦聽之造物耳豈暇戚戚以失此生耶足下比歲始添二掌珠思前此虛幻艱難自宜得意弟則膝下有三孫長餘十歲矣弟今鬚髮盡白已成老翁獨登山之足猶在足下今日能保渥丹之舊不足下詩數種讀之大有勝情俊氣數千里之外如對故人喜不可言弟近著作大嫺稍作選體及齊梁豔詩然亦不多容録付後信耳雙珠之生庭芝之瑞此洵佳事弟不欲辭蕪語姑待之終不敢虛弟近畜得歌姬四人色雖非異而有繞梁之韻足娛老人亦不可無足下詩也

與李翌軒憲長

去冬晉陵月下無端相左甚可笑蓋爲舟人所誤耳然懸懸至今今春吏議不謂誤及門下去冬暗蜀中入計大吏無佳語竊疑之不虞其信報至不勝駭愕然亦世間所有之事逆計冲識處之泰然吾輩所爲重于天下者豈一官耶又

知門下未易即返家山流行坎止少順世緣未為不可新命未下未免滯留寶眷在江陰南還消息易得數百里內當覓輕舟一奉色笑以補去冬之缺偶因戴生便羽帶一緘仰惟涵察

與侯公善都諫

旬日間有北去相知曾附數行問訊計初冬可達茲啓雲間陸平泉老先生出處孤潔德門清淳收海內之光名集弁紳之全福雖其臨終謙退不欲請郤而朝廷禮尊重老自應不厭備典疏到之日望足下力倡公論轉屬當事科長不令月日停滯以慰簪弁之望至禱

答費唐衢

自白下歸以西湖一曲自娛海內相知竿牘俱廢以故缺然于門下令器先輩採問時業千里納贄于不佞念門下通家之好又感令器冲懷往來書尺盡剖其愚然高門千里駒自當所向無前略玄黃而觀天機當世豈無九方皐而借聽于聾也一笑門下老成舊德負蒼生之望方

今天下稍多事武夷匡山安得久借杖屨蒲輪
既下挾雛登天福澤宇内在俛仰間耳信來荷
手墨遠存具感舊愛敬附一紙爲報并謝雅意

答費學卿

足下名家千里駒富有才情何有於老朽而千
里貺書孜孜下問至于再三僕愚陋何以仰稗
高明萬一本朝制舉義王文恪公始具堂構顧
文僖公繼之親傳衣鉢門戶益輝令傳文恪遺
稿贋者十五六水中擇乳非鶩王不能至所作
程文文僖有出藍之色矣嘉靖以來作者如雲
當以唐中丞爲上首茅鹿門方中丞時業於玉
摩詰之詩摩詰高秀有之而中丞老成痛快似
兼杜陵之長凌鑠一代此人而已然惟歸田教
授時諸稿足以當之元卷亦平平耳至商元卷
正德以前醇朴未化嘉靖間許太常精粹溫雅
足稱獨步而瞿文懿可以嗣之平中有骨人目
之綿裏針近代寥寥惟吳因之縱橫透徹詞場
飛將然文體亦一變矣唐中丞外有薛方山諸

理齋薛華整諸俊逸足稱名家吳因之外陶石簣湯霍林亦後來之秀湯義仍僕識之癸未棘中黃貞父與僕交甚善義仍華秀一時之傑貞父則素法身佛少莊嚴餘則與僕不同道亦不能知之矣近來文體大都失之恢詭浮靡易浮以實易靡以精易恢詭以典雅惟足下勉之近來衡文者俱新進少年見畫龍則喜眞龍入室反怖而走馬如就試但宜縱橫揮灑不必求入理不必求合格隨例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自然得意不然操瑟以投好竿之主求遇合得乎惟足下詳味之僕於詩自入館後始留心惜乎從唐入十年來始知其誤則已晚矣足下見目玄淡雅逸此何敢當欲錄舊歲遊洞庭兩山詩請教而信索報急不及也新題先上論語學庸左太冲三都自足耀世寧煩玄晏序然不敢辭總俟異日課完付別信耳勉旃秋風自愛

荅費學卿

前月得使問深感情至所評制義諸名家足當

陽秋衮鉞但推僕于震澤毗陵之後以大家見命則恧然不敢當矣足下新製頗似白香山長慶之詩蘇子瞻海外之文語淺而意眞甚爲可喜但出之應試更加一分色澤以悅俗目可已至論詩云云僕謂從唐入者終非正因佛家謂如是因如是果以唐人爲因果必不能超漢魏六朝而上足下如有志于古大業自今唐以後詩一字不以暎目爲佳初看漢魏人詩如飲瞑眩之藥非不苦口終當愈病勉之勉之僕生平

最懶詩不多作作亦隨手失去雖有會心處已所自珍旋亦失之眞可笑也足下佳集讀自序一篇可窺一斑僕何足以玄晏哉然不敢辭也弁貴邑儒學記俱在此日脫稿久淹使者不及整練足下試爲潤之何如沈箕仲方伯在敝同年中最爲憐才今老而宦情澹遇夜光明月雖不能以連城寵之決不至按劍也進賢令黃貞父其人如出匣太阿論文知尚品格足下所宜見今資以入行如嫌于自衒當以便羽及之搏

風不遠相見在北上時諸惟努力不盡

答傅伯俊

弟與老丈自下聚首今又五六年弟賴歐君之力得歸西湖幸甚公論之明晦亦聽之矣叔宗屢書相聞知老丈念弟之至而爲弟之周不勝知已之感一麾出守乃得蜀之重慶時播事未迄深爲老丈危之然知老丈識因果安義命定不至墮落旁趣徐乃自安耳雙徑賜藏賴老丈指委得之于孫司理此公初無諸詞而心許特至并吳之虎丘杭之淨慈俱得之更見其幾用不測然損渠數千緡稱謝只得消歸般若耳夏有苔老丈書原幣不收而歸弟亦隨手費去矣愧之愧之蜀中此道無可共談者書云孝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則老丈宰割應酬時便是秉拂宴坐時無二境也天下事日異月新大是可憂東南休歇處吳興其一山水清遠寓賢可樂既奉指誨俟吳客至當共圖以報耳賢郎大哥宿因深厚才思奇傑日望其飛騫朝夕切磋取

之庭訓三年不飛不鳴一出則驚人矣幼郎尤所喜聞弟大兒知讀書已亥又添一孫今歲出痘無恙此眼前花耳追念多生大事尚復茫然願與老丈共勉之佳刻謹登悉來信索報急布此爲謝新刻頗有帙大難將故不敢累去信相隔幾八千里敬祝加飡自愛不盡馳神

又

作報後詢之來信知寶眷與大哥小哥不在衙舍朝夕何以自娛以郡齋當頭陀寺可耳一笑

周叔宗尚留滯京師眼前少清伴然弟近日光景視天下無一不好人則乞兒上帝平等觀何往而佳不佳書此更助一笑

與丁長孺

望日得書知從金沙間與中甫盤桓幾一月而僕以湖上桃花當之彼此神往可知矣孤山新築僅成書屋近又于山半起快雪堂自卧樓樓孟夏可成但負措大舉事艱難百倍爲苦耳中甫亦許孟夏見過計足下當共之披豁非遠罨

壽新綠盈盈在望未及即相從爲之悵然

又

三月中採茶使行附承動靜下旬宵雨游黃山奇峰峭壁障天排空江南諸山無奇於此者有遊黃山記遲日寄覽昨廿五日自水路歸始見足下荅又別承手書并拜新洞山之惠今日湖上舟中用惠泉點試色勝于香味優于氣豈徵爲雨師所損耶所得姚氏廟後尚未試以俟小暇竟未、何似孤山莊以金錯羞澀尚未大就

然綃窓翼室已堪奏歌但恐佳客不臨況耳別諭逃者敢不如命此附謝不一廿六日日昳繫舟孤山柳下

又

去秋一相聞忽忽遂送春色足下哀中動屢何似大襄後亦能遊歷江南諸名勝否天下事日月以異兩京正卿止三四人臺省如晨星落落將盡無論東夷窺伺即如此而安恬無事恐終古所無也一嘆仲淳兄想往來齋中豫章家眷

恐不宜置之度外或歲一省視或挈之還江南當擇處一矣足下幸痛言之僕考滿在秋盡堅卧青山此其時也一歸卽圖握手

又

大計聞報乃波及足下甚爲不樂嗣見拾遺報卽諸君子俱不免不與黨人眞足恥矣採茶之役初欲親往遂訪足下以急當往金壇弔中甫母喪歸又有他弔事遂不如願計足下曠然之懷當不讓劣師且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所倚也

一笑仲淳三月初握手知其堪輿近有深到非復吳下阿蒙此我輩之喜葬經翼爲足下所刻希付數冊

與姚叔祥

夏間得手教知京邸動靜清勝著述稱意爲慰司馬公爲丁右武之事跡涉危疑卽稍存明哲以一去明志無所不可但大臣之義或有不止于高潔者稍示委蛇亦一說也足下以爲何如印全史事承諭敢不如指倏足下以爲何如印全史事承諭敢不如指倏足下南歸日當課

上耳南雍書籍欲重刻者頗多必得如足下一二人任校讐之責而後可萬一足下肯相就而僕在事稍久豈非書籍一幸耶

報曾于健

甲申歲曾托鄒爾瞻附致報書并五燈會元一部遂缺然至今去歲得達觀老師密藏師兄北來消息知仁兄於法脉遂有膠漆之好甚爲歡喜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況別來許久故宜不同此事惟有直下承當若少佇思便已萬里尋常說做工夫點檢心地譬如騎驢覓驢多少退屈多少回遠然未免從這裡過最要緊處是親近眞善知識如水邊坐不憂不冷火邊立不憂不熱今仁兄已得見達觀師從此當認得善知識榜樣魍魎魅魍魎不能惑矣其次要將從上祖師機緣三藏聖教時時熏心忽到險隘處勿輕輕放過一日二日眉毛厮結理會一番後面少不得有輕快日子如食少金剛畢竟穿腸而出正知正見是眞金一切戒行是金莊嚴具眞金

不幸埋沒糞中一旦澡洗便爲上珍若徒有莊嚴而本質是糞東家之女捧心而矉徒益醜耳今日策修知見第一戒行助之悲智兩輪廢一不可仁兄所謂乘緩之人必有了徹之日戒緩者自信雖眞而世法中殊覺礙眼礙眼處便懈他人信心此却是泥犁種子至云一低頭一舉首一稱南無可以作佛則一謬取一妄動安得不爲謗佛憂深語切欲以戒乘俱急策進不佞弟非法門骨肉安得聞此弟自有知識已來妄取妄動之事甚多無算若罪過有形狀者通多生論之大千世界不能容受今日招讒被謗豈敢尤人自咎而已向來方寸中默默自照未嘗有毫髮自欺謂爲無礙棘刺在膚金屑在眼已實有之豈惟旁觀但習深智濁明知明蹈每一赧責淚下如雨或者一片眞實肝腸尚爲諸佛攝受而許其懺悔耳杜門以來別是一番光景青山白雲儘可自適近得一丘於西溪去武林三十里車馬所不到山名安樂大有清泉翠竹

今欲搆一閣供養藏經爲終焉之計笋蔬饘粥差足自給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如此而已兩兒子漸長隨例讀書作文似有勝氣但不類而翁質實人生大期長者不過七八十年弟今年已滿四十髮白齒豁衰相已現豈能久戀火宅擔閣千生萬劫大事乎仁兄同諸大士發願刻藏此最勝因緣藏師兄寄到願文一通讀之不覺頂禮讚嘆髮毛卓豎弟亦發心任校對之事其詳具答藏師兄書中弟素無仕宦志今日不出

原不爲一跌介意陸敬承書來云丈夫不可再辱仁兄復云云英雄所見畧同山中儻得時聞咳吐亦至願也

答李伯遠

別足下後又一日至平溪黑驢始得盡東目之勝西目之奇千丈崖立玉亭爲最留連七日始還臨安恨足下往來促促耳弟一官懸疣附贅割之以從青山便是楚太子嘗然病已時豈敢怨牧生七發耶勿以蛇足反笑鶴令功名有數

人何能爲卽所傳不誣亦是虛舟飄瓦況在有無間耶論久自定謗久自消此豈可以口舌爭耶願足下堅忍消融勿令此中作障湖頭明月政佳足下幸來弟且以上乘祕旨開悟足下流光甚駛毋長攢眉也

與曹子運

足下在潤州去檇李五百里輕舟四日可達方欲從足下一登金焦北固酹酒大江明月而足下遂以病歸耶二三兄弟同此厄運足下病免弟與國聘斥逐嘗記同諸兄弟就足下邸中食胡餅弟獨豪噉數十枚如此驩聚今安可得人有言足下大不戒於衽席病端在此老奴尚然況足下少年哉然三千里遠意願足下少加節慎以存垂堂足下橫金未久何以爲家饘粥可給不妨門可施羅勿令人云曹丘生非長者幸甚楊公亮至此已得兩月周旋此兄遂焚銀魚壯哉白駒之什和之者不止一人吾曹之樂世道之憂也珍重

與王太初

孟夏一晤眞從天而下恨不能扳留旬日爲悵然耳足下冒熱遠遊何所底止何時還歸竟不得一耗豈歸途不由武林耶抑宵遁耶別後盧思仁過此得聞所未聞吾黨中王伯楨扶植公論面折時宰足稱古之遺直楊公亮歸留此已月餘渠即日發長安使上疏乞休赤城霞氣甚佳願足下亦無輕棄不佞瓢笠稍便或能從足下度石梁登華頂分方廣香飯未可知也京師瑞庵仰崖二上人是彼中名德聖母賜藏至天台萬年寺供養此三寶勝事足下爲此方檀越不妨一出護持或少申齋欵尤善大浸稽天江南禾黍業已充魚鱉之供邇日惡風拔木飛屋尤爲可愕山中人亦何所得青精而擣之

與蔡上虞

頃晤舊合肥陸錦沙兄渠大能道足下爲人但恐一味朴眞或不宜於薄領然人自有命升沉顯晦森不可易代大匠斲徒傷手耳不佞所善

瑞庵仰崖二上人自京師齎慈聖賜藏至天台道經貴部足下爲此方邦君儻能少以夫力佐之結緣法寶亦佳事也

報屠長卿

去秋別足下忽已歷歲比時方營葬事疏節故人亦知足下能察弟情素不加督過也學道無成流光坐失方欲及盛年爲離塵栖寂之計而天去其疾幸有以塞妻子徜徉青山樂莫大焉非但不戚戚也美官則爲卑官則不爲此世俗分別惡見弟即薄劣聞道久矣寧羨長安馬蹄而薄手板耶吾於足下境界雖隔精神實親弟或者偶然疏節而足下或者偶然漫罵此如日月薄蝕列星失行何足爲異而世人郢書燕說從而附會之吠聲貯空直達帝里大可捧腹割愛遣情之說足下亦投杼矣物腐蟲生何怪世人足下家居三旬九食捉衿肘見弟知其然弟居此食無魚出無車似可鴈行而事足下古人無不貧不令吾兩人寡和也弟今已得一丘於

西溪去武林三十里當勉營三徑拾橡栗而食之不復入城市見達官面孔矣中秋湖上月專待故人幸果此約

與楊公亮

連日想爲竿牘所苦使者何日成行弟懶甚僅可作敬承一牘耳陳伯符約明日過齋中豈可無足下君房亦在此業面許此約益以茂吳涼風正佳高朋滿坐亦勝事也嫂及少嫂能强飡否

報汪任丘

得足下齊問後足下尋移任丘忽忽至今已三寒暑矣喜足下賢聲日騰時捧薦書以爲欣躍不佞迂疎不能諧世不肖之身幸爲青山所有讀書課子大足娛樂以較長安馬蹄勞逸何如卽弓旌敦逼且鑿坏焉況推而遠之耶不佞移居武林雖號水陸之衝衣冠雜沓而翟公之門不妨施羅春月以來不見一俗人不聞一俗事翛然靜處神意清白杜詩云眼前無俗物多病

也身輕不佞既遠俗又健飯可謂兩得之矣一笑吾同年曹子運以潤州守病免聞其病危甚生死未可知曹於不佞有同門同館之契意氣不薄即有不諱惟足下爲我善視其家鄉國路別會晤無同布此不勝感結

報陸敬承

別足下首尾五稔而不及通一字膠膝弟兄而嬾漫若此人間世那得有如此人竊自笑又自恕也十一月曾于健年兄托相知傳片言至大

都知有今日之事謂急來可以免來而免非夫況未必免遂聽之弟才弱志雄暗於世術知不能無災難而履公卿但家貧累重一絲相牽不早自引割以煩執事弟之咎也讒人何尤盧思仁來相見郭外天佑忠良四大無恙因得足下不行丈夫安能再辱敬奉誨矣弟得西乾旨訣一切逆順境風空華泡影且喜了無于涉六月見楊公亮盤桓至今渠猶未免不平弟則不假消融空無所有大人境界豈凡小能測哉一笑

五年中足下又易德耀家政一新聞諸兄弟俱作婉兒怨已數十篇想見一時雅謔亦許弟附名其間不弟身及妻子幸無恙舊歲移居武林雖在城市日杜門焚香了不預世事耳目清淨大是宜人尚期卜居清曠而未逮手腕如鐵嬾作故人書勉作一書報足下支吾旬日方得此紙願足下出此遍示館中弟兄以見遠念泉石之事我爲政雲霄之事子爲政願各勉之公亮出贈行卷得見諸兄弟詩淋漓慷慨深情苦辭令人髮上指冠吾曹有人哉公亮不出良是乞休疏多激言足下不妨刪定勿令賈怒無爲也

答顧務遠

讀足下臺中諸疏侃侃憂國推揚善類令人擊節稱嘆無何而有外臺之借天不欲盡君子之用耶丁丑已來所號爲君子者大都淪落江湖時事不必言矣關陝之荒已三四年斗米四錢人食草根木皮死人成聚讀李克菴疏令人淚落不止舊歲山東復荒今年吳越大水益以秋

潦天地崩墜卽山林豈得獨安弟之放逐狀大都疎放所致亦黠鬼索代固弱是求耳近卜一塹於西溪去武林三十里山水清佳頗宜三徑將老於此矣楞嚴寺自丈行後風波非一蹶而復安密藏師以刻藏因緣仗錫而北近賴諸君子結盟捐俸助刻自曾于健傳伯峻唐道徵于中南而下凡十人歲捐百金以此始事其緣甚正似不能捨老丈亦有意否東溟先生亦有歲餘闊別了凡兄歸後僅一相見於武林張繹菴兄貧不減弟而失官卽不快快奈妻子何聞報尚未相見不知作何狀長安棊局屢變屢下今之時似不能如江陵專政時猶覺是非明白也昨見刑部郎李懋檢一疏忠義激發肝膽如見閩人也幸得降級西曹有人哉丈遂爲匡廬主人弟來歲將從鉢囊至彼或當與丈會近弟作老徹空塔銘書丹篆額欲借重一當事貴人無如丈者許之乎聞丈新令十條中有禁遊僧一節禿民遊食或緣爲奸禁之誠是然不分玉石

未免妨眞實道人行脚幸有以調停之舊冬傳言丈有書及弟望之不至不意其賫還也再辱專使具感眷眷

答丁右武

方從道侶爲天竺靈隱之遊會伯符信至得足下六月廿二日書開緘讀之凉風瀟然入我懷袖驩喜踴躍殆不可喻想見足下得去歲武林尺書情至當不減也弟一官如懸疣附贅一朝割去以從青山日焚名香讀梵書俗人不得一見其面何樂如之投畀之憾今爲感恩矣足下得見達觀禪師而不能受益可謂當面蹉過渠眞了事漢使臨死生如喫家常茶飯了無驚異如此人奈何欲以肉眼頃刻間辨識之耶貴鄉如徐尚璽曾干健年兄俱一見服膺心醉弟生平强項亦師事之足下即不能相契當待他日盤桓匆草草也足下欲索對症藥反之一念自有餘師善知識造就人或逆或順或照或遮有無窮方便豈可便謂此師不知足下本來面目

耶徐尚璽夏月亦有書來知欲待鄧太史遊武夷尚璽家去武夷僅三日程故當作武夷主人恨不能即日往耳甘子開何時晤足下此兄故能超然於出處之際但朝廷舉錯如小兒戲眞可惜也今年江南水災不減堯時茫茫巨浸即山中人何得把白雲而玩之可嘆可嘆足下去冬一札亦從伯符得之不爲浮沉但書中語竟不能記憶弟性懶且善忘大率若此弟近得片地於杭之西溪地偏且勝欲築一室爲終焉之計而力不能逮弟兩兒俱長讀書作文大必類父且喜三年內外俱可畢婚亦是尚平一樂因念足下佳兒尚幼且歲有所添欲遂此樂未免俟河之清一笑報語付伯符寄金壇葛一緯羅一奉足下各製一衣他日儻果湖上之約或以夏秋時相見此爲之兆矣富貴何物可以醉小人不可縛君子況有義有命毫不可干惟足下勉旃眠食自愛

與屠冲陽

橫流侵人遂及賢達如不佞者何足言哉恭諗台旌已蒞廣德少從遵養以需天定或者循良之書秉汗簡者將借光於門下乎某中林之骨得息肩軒冕以遂微尚頗以爲幸貴宗長卿先生與某稱石交者十年矣以哭沈君典假道貴治長卿高才淪落世所共嘆況有宗盟之連阮家仲容與嗣宗相見其情好之篤豈待旁人鼓贊哉於其行敬附一語爲訊寒氣方新惟爲强飯

與藏師兄

勞山印經使來且須刻經緣起并凡例一冊知刻經已有定議校經擔子又得憨山師任之甚爲踴躍歡喜無量序經本天台五時誠爲確論但中間亦有難分判處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此不足難憨師若遇不佞則投箸起矣那羅延勝境久在夢想況有勝人又值勝緣懷抱拍拍恨不飛到執待巾瓶以副校經初願恐此方撰述須經不佞手耳南方荒甚楞嚴嘗住甚

苦老師尺一來夏月尚在清涼不知何時入栽
眉師友日遠業習日深念此不覺嘆淚風便布
此幸時時惠教以甦愚昧

上陳肅翁座師

某無似不能諧時以速官謁爲師門羞惟杜門
自省而已豈敢尤人然以道眼觀之青山白雲
豈在長安馬蹄下也世間是非榮辱總屬夢幻
老師晚歲得日栽花種竹便是得意事彼要人
者一旦福竭災生欲牽黃犬聽鶴唳而不可得
此時荷鋤灌園便是飛天仙人之樂老師柰何
薄之耶使還布此惟順時珍護爲祝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傅伯俊

弟自審無康世之略以故頗薄廊廟此腐鼠者信非鵷雛食矣而兒女子輩或賴之未免一絲之牽幸哉造物者爲我一時割去決疣除贅快然無餘大是慧劍一助此意惟足下能了之羣兒者方以爲此足患苦馮先生而不知反以快

之爲羣兒計卽三鬻三浴禮馮先生爲犧安得逐青山白雲而日飽無生妙義乃中羣兒毒手矣不知出此是吾利也足下爲弟剖心析肝於相公之前而不能救不待今日聞之小兒舊師朱生者館于京師彼時密爲啟聞蓋嗾感久矣然弟於相公門生中受知最深者豈不欲相保全勢不可私一門生而拂衆論耳弟聞謗言如飲甘露聞竄逐如履虛空蓋一介書生忝竊已過鯤鵬以六月息豈敢更希扶搖但寬閑廣莫之濱差足避跡且適性耳以此報相知而酬素願可乎去歲藏師致諸公發願文一冊足下與焉讀之令人悚汗百年光景倏忽易盡於其中間建此無量勝功德幢直令波旬震驚諸佛贊嘆弟甚欲從諸公而苦於資費但能以叅校差謬爲佛家奴耳一笑弟丙戌七月移居武林今且忽忽三年矣杜門鬧市不妨如水相知往來者時時排闥以分寂寞但賤性不安城郭終當覓一丘一壑以托餘生耳去歲稽天之浸我江

南黑子地幾廣海若之封春來兩月僅得十餘日晴患似未彌米價每石銀一兩餘路殣相望饑民相率自縊一家四五一夕數十恐不能宴然玩弄白雲也弟有田三百餘畝歲租三百石饘粥及他用倚辦舊歲僅半收幸有前歲餘陳饘粥不缺若此歲無秋便無策矣足下十金之惠可當雪中送炭老杜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凉弟今日可謂遇矣足下佳兒弟見之吳縣官署中故是英物兄爲觀師藏兄所愛更栽般若根芽足下當令兒子爲羅睺羅勿自爲淨飯也一笑弟兩兒子無所增大者十六小者十四舊歲俱學舉業雖無文采而時能露一斑之奇足下情至故具示足下持斧晉陽何爲稱病豈有維摩生之意乎恨不能領三萬二千菩薩一叩丈室春風期果否弟且藏新茶貯惠山泉以待勿令故人眼穿耳

答顧所建

頃歸武林雨雪連綿人事寂寞又適杜門引疾

之時得足下片羽墮自天末何啻空谷足音啟械讀之麗藻春敷高情橫發猥以花燭新詞見命僕少之燭武尚不如人今老矣豈能操旗鼓從諸公後勉作五言一律以塞來意足下既不以耄棄我幸有以教之

答王撫院

往從敝同年傅伯俊侍御詳聞門下重望恨不能即爲執鞭無何門下列卿寺掃穢除凶扶植公論時某伏林莽舉首加額稱朝廷有人不意節鉞貢我浙水而某又先期隨祿陪京不及從二三父老覲光儀親欵唾深媿緣薄茗溪之事塵汙大君子付之一嘆仗庇叨轉還里而又以駐節餘杭尚稽伏謁不難扁舟半日程而某方爲白簡波及杜門請告坐是未果知代期尚在三月某此時如得旨放歸松陵吳閶間必能追侍也門下應眞現世潛躍因時暫從遵養終當大用一瓢一衲之事如某當任之耳承遠勤使問重以誨言敢不拜命謹此勒謝

與沈少司空純甫

得江都報扎至今又歲餘矣海內士流拭目秉銓綰樞造福天下少司空之轉未厭羣情乃又遲遲得之誠未測其解矣某不肖誠不足以贊續麟大典頃者副總裁之命誠逾涯分罔意必門下爲之游揚令至此而福過災生讒人側目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豈若令飽看鍾山翠色耶某自揆非雲霄之骨得作無事無爲閑道人足矣何可既冒指謫復覬焉簪筆以垂雅道惟門下親屈台嚴曉以大義必令俯從所請不至再疏蓋寧人子遣使京師一往返當費一二十金再往返則終歲之需去矣某生平惸篤久爲門下所信是以敢露其血誠惟矜憐曲許幸甚老蒼頭憃愚百凡尤恃照拂

與馮琢吾掌院

去夏邢崑老致老丈報扎得聞動定嗣敝鄉馬將軍齎捧行附致新板通鑑一部北史一部俱留余世用處昨見十二月初邸報知老丈已還

朝前次書想俱交付矣弟廢退之人賴諸兄弟再三援引靑氈復還優游陪京已爲厚幸不知當事者何意必欲見優以史館一席地而誨妬耶弟檇李男子何官不可止何時不可止西湖一曲西山一隅儘可容弟或樵或漁儘可爲活家有萬卷儘可度日弟豈重去官耶煩代懇閣翁必蒙憐放以安愚分不待再疏至禱

與許敬菴先生

別先生已四閱歲雖時時聞問而起居靡申謦欬尚隔此心如懸旌矣先生自開府閩中再轉而佐南樞蓋廟堂將大用先生計非久贊中樞栖銓衡矣當今國是混淆賢奸雜進主上深居强倭未馴服天變人妖之奏日月相嗣近日杭民傳有妖祟起自富陽以七夕前入城男女中之者如巨石壓身昏迷歷辰不醒現畜現人種類非一民間以金鼓逐之讙呼徹旦此豈佳兆恐一丘一壑未得安枕奈何某去冬薄轉中遭人言具疏請告臥武林已踰半歲不肖之身惟

有藏拙於湖山耳先生何以教我聞令郎三月出痘武林隨已獲愈甚爲先生喜此時某有徑山之遊失此良晤歸而病暑伏齋中懶廢世事至今尚未及馳一緘候先生罪歉不可言聞之莊戶先生行期甚迫敬此代布仰惟涵納

答李秀水

奉違忽忽三年馳神甚切恭諗門下治邑至今實心實政下習上孚英髦樂其甄陶疲困賴其綏戢至所云惡少者又不惜鋤治以惠嘉苗二百里間驩聲動地惟恐徵書一旦下而奪我仁侯也某庸劣叨留翰踰年比徙官過里門而門下又以上計行遂致相左不及少展起居之敬私悵莫申茲者手書賜貺儼然見賁敬緘跽讀誼高情周一字一感某退廢之人青氈復還已爲分外敢有他冀耶重勤期奬負媿如何

與肅翁陳座師

去冬游地師至得老師手扎具悉道履清勝且得佳曾孫甚快遠念夏末令親林熙亭來又拜

手扎賜儀之賜聞起居更詳林丈謇吶雖無舌
表電光而頗得湖山之趣無柰他往甚急不能
再扳盡主人之職仲秋返駕屬某有故里之行
又失奉迎且不及附數行申候爲耿耿耳老師
精神强固旦晚且膺蒲輪之徵以康世道惜同
門在詞館者楊貞復化去某甘林壑無一人入
幕爲可嘆耳老師丙午滿七帙某當入閩躬獻
萬年之觴白髮門生侍側光景儘入圖畫恐借
調鼎但可效野人之祝爾周倩紹祚以南安令
行附此承動靜惟加護是禱

與阮堅之

憶壬寅歲再晤足下於吳閶夜半歌呼鐵生在
坐金壇于中甫闌入笑飲幾至徹曙猶昨耳而
足下已三啜閩中荔子人事幾變某猶得保青
山中甫攖世罔幾蹈不測可畏哉熱時得足下
書道故言情乘盛相推許淋漓滿幅尺牘之工
堪藏作家寶又拜端研之惠感戢遠意無可云
喻以當塗飛鴈之人而曲存朽株此豈可望于

今之仕者老丈眞古人也而所示李生者竟不及一見山林無詘詘之色何緣使佳客避退耶周南安某仲女倩也爲孝廉時從某卒業南雍聲頗藉甚而厭公車得閩中一墨綬幸在老丈照臨之下希推微分一佐其聲名周生練而和且有道氣似亦可副陶鑄者

與阮堅之

去秋吳中夜別席上又晤中甫兼睥睨齊門君足下一段俠氣柔情淋漓夜半臨岐鄭重成禮而別足下涖閩且及一年此段光景時時入夢懸情可知矣屠長卿閩遊想悵罔旋至今不聞其歸理官清俸何能久稽賢者如此一笑莆田詹吉修之秀才是佘宗漢外甥頃來浙因宗漢八行以文爲贄大是妙才計非久且問津河漢而時名未振未免困於蓬蒿足下幸當路彼中惟不惜齒牙假之毛羽奬成後輩故是熱腸所具遂敢以一言發起并悉別後遠懷諸惟順時保嗇以需大召瞻晤未期臨風鯁結

答余宗漢

別足下不知幾何年矣去歲闈車從至此即至迫何難一顧令湖山增色耶詹修之秀才來得數行甚慰離索之感修之大是佳士讀其文秀爽撩人必非久在蓬蒿者恨無能潤其行耳因修之悉起居多福掌珠無恙足娛目前示及肅翁師生曾孫大是可慶每欲乘興入閩謁肅翁遂了武夷噉鮮荔枝不知三年內得踐此期否修之行附布

與傅伯俊

蜀中得仁兄作學使可謂得人但時促路迂雖有提眼而無健足弟從容湖山日乃仁兄拮据校士時也臨朐宗伯物故朝廷之不幸亦吾黨之不幸想見仁兄同此涕淚曇旭上人爲法華鍾大緣重繭入蜀計仁兄閱試事完可以相見幸一爲之所王制府我輩人得仁兄一語吹噓當不難作給孤祇夜一詩懷仁兄語短意長惟仁兄以臆照之

與黃慎軒太史

在南都相聞曾荷詩扇之惠歸武林後杳然五六年但精神未嘗不相注耳閣下飄然一歸足爲吾道重友僧曇旭爲法華鍾大緣入蜀謁傅伯俊使君貪附此訊計閣下當施筆頭光明助成勝事耳一詩奉懷并以博笑

與顧益卿大中丞

憶癸未冬某方有先子之戚煢煢在疚而門下以徙官去浙屈旌千而枉弔寒廬幸附故人之誼親陪脫粟自此門下勛名日崇以鉅而某旋遭廢錮不才姓名與大君子相隔絕今十五六年矣歷數一時交遊如沈君典早夭屠長卿禁錮某於二君子不堪爲役而名位年壽不啻過之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即如門下碩德壯猷籠蓋一世在朝野夙望中屈指不數人而尚以東山自豪況某之尤細者耶今天下自弁州諸公相繼物故海內一材一藝之士無所宗依未免向人長鳴以吐其牢騷不平之氣而兼以媒其

衣食吳人某者其一也此生善詩兼善畫雄譚清言俱靡靡可聽又善酒能飲一石不醉某甚重之而尤憐其貧但四壁之外無長物爲河潤之資謹資之一言令執贄門下門下幸進此生坐隅而試其技如某言不虛或稍借一言於舊部曲此生當憂飽死不暇豈但無饑耶一笑別久念深貪附尺素又不獨爲友生道地也

答姚伯道

胸中久切天際眞人想春杪始遂良覿喜慰不可言如盡驅俗物坐卧高閣旬日似更愉快而不得姑待之耳別後遂至婁東歸途登罔叔宗清華閣始嘗新岕相對甚思足下返武林已盡四月晤政君康侯兩賢從知伯季且至日掃門相遲比得書并知尊侯不佳暫稽遊棹顧得精岕二盎之餉良感遠念其廟後夏前一種試之尤佳當奴畜虎丘豈惟不讓耶比淫雨彌月今始晴園齋倏居緇閱千古不減登仙乃知東山捉鼻大是可鄙使還數字申謝并布近況

答姚次公

登堂之念耆之數年而始遂喜慰何如兩賢嗣洵藝苑名士清英逼人得附切磋借光多矣藏修湖上其氣銳甚齊鳴雙飛可以預卜豈直德門之慶耶承念餉新岙二罇領受媿感

答周本音

月初大雪中沈伯皐以念公謁僕孤山莊遂致手書并快雪堂額對聯一副刊刻甚精知仰費料理張士魯以十五至復得手書僕適有故鄉弔喪之役次日借士魯舟行未至塘棲遇顧望又領糟魚之惠又二日過里畢事且得看長蕩孤嵏一事足下所最樂聞者無心中陸東之蘭亭詩卷復得足下春月至武林當爲我跋之此日歸掉中始及閱大郎時義大郎天質絕人以久荒故未免時離時合更宜博求精入血脉到手自能平地波濤堅忍以須之勿如痴人嗽橄欖未回甘即吐棄爲囑耳僕挾空囊以歸然嘗自嘲決不住脚年內姑聽之遥計足下決與僕

共此味也燈節後有黃山白岳之興與黃問琴同行足下或能密裝同發尤快

與南少司成朱平涵

面時猶憶春初忽焉朱夏弟方抱淹新都未返計仁兄此時必蒞南雍矣春風育物萬彙一新弟昔年罪藪百惟仗爲掩覆耳弟頃得遊黃山遂探海子此士大夫遊轍從來未歷者有遊黃山記方刻完馳寄先附詩扇一請教少司成署池齋甚佳昕夕望鷄山十廟蒼松足稱仙吏因念仁兄忽動昔懷弟故人子吳生士弘北太學生也家產蕩盡以醫糊口四方其術頗精人尤忠實南都醫術最下闔衙調理此生可與也

答劉聖鄰

至黃山湯院三宿矣明晨趣晴色由白雲菴進路至海子從來遊客所未到者近歲始開徑遂有五六僧院信宿其間亦大愉快哉丁貞白出足下數字謀刻華嚴板欲以新刻禮觀音文爲式此係盛舉書宜端楷莊重便于久印爲佳前

文書活刀淺多印易刓不足式也惟詳愼之前足下履不借從野衲步三十里至溪南壯哉山中盡興始返溪南爲主人留四五日遂發郡城竟歸棹矣足下天長之行月內如果握手便期素秋曹無鄰諸兄不及另書幸出此布意新婦可爲龐媚不惟察其根機善爲調化勿縱道人生性并囑

答方伯文明府

江南絕勝處在黃山海子又黃山絕勝處賴寵靈得遍遊亦千古大快事今早冒絕嶮下未數里逢急足致手問知吳中之駕僅返信宿公務孰掌何事復記存山中人耶良感此夕宿湯寺歸途尚當從溪南故人盤桓數日計初旬可返郡請教遂乞一舟東矣下山途未半賴急足指迷出丞相原從輿甚德其人敢借温言一勞之數字布謝

與侯都諫公善

旬日前有北去相知曾附數行問訊計于初冬

可達茲啟雲間陸平泉老先生出處孤潔德門清淳牧海內之光名弁紳之全福雖其臨終謙退不欲請郵而朝廷禮尊重老自應不廑備典疏到之日望足下力倡公論轉屬當事科長不令月日停滯以慰簪弁之望至禱

報楊公亮

春初得足下度玉山問隨附一紙遂濶焉至今計足下官況幸無恙且不必爲還山計但太夫人老嫂急宜相迎耳故鄉米價五六月至一兩八錢小民食糠啜菽不厭纍纍餓死者幾半又重以疫痢杭人動輒詈人爲遭瘟遭劫今日驗矣弟幸有前歲餘陳數十口坐食幸無恙天涯兄弟相念此便是第一喜信山中遂爲畏途草根樹皮幾爲匹夫懷璧他可知矣以故日守屋角有興但一泛西湖走靈隱天竺間而已語此大爲青藜杖所笑數日前見邸報足下已轉彼中憲副不知何道適足下書到詢使者知是海道防信時一到漳州餘則坐食省下喜足下得

飽噉荔枝矣矮簷下不易生活未免待高簷下人生隨分過日但求有益於世高簷亦可矮簷亦可彼何預吾事願足下安之今日始晤季公軒朗大類足下狀貌亦似但于思少減耳因訊太夫人老嫂賢郎俱佳爲足下喜出處之計不必有心當事者以足下意氣凌厲故以此行相調服足下何必以躍冶之金自外耶太夫人在堂足下豈得自由青山主人無爲羨弟矣一笑主考之役蕭君者乃宴然臨吾浙弟從街市竊

觀之甚洋洋得意首題夫人不言意在奴輩時人哉吾同館中敬承割鷄用韝捕魚當差强人意廣楊程朱本色足下無以開美求之一笑小沈得請九月終可底家與陸郎當不失良晤我三人縱談時當共憶髯之絕倫逸羣耳弟近課諸生忽遊墨作舉業文字遂成二刻今寄足下各二帙帷中諸生佳者可出示之以端其趨向又湖綿一斤補子一副稍申遥意聞熊陸海尊公有周易象指訣一書甚佳足下儻索得不妨

速寄弟近頗留意經術閩中士大夫家多藏書
官中抄錄稍易覓寄一二尤感諸惟珍重

報屠長卿

某頓首奏記長卿使君足下不佞九月至今蓋
厄然牀褥間矣病中聞足下有清浦之命比足
下書至知頴上父老不釋足下狀足下蘊頴上
未浹歲而頴上吏民安足下乃爾固當事者首
調足下意也解馬吏至又得足下書知足下行
且入吳會吳會去檇李百里而遥小力一日可
達而不佞以狗馬病且請予告約初夏可底家
當相期與足下烹蓴鱸酬酒泖湖之傍縱談名
理爲愉快也而足下云居清浦且得入覲卽入
覲足下當與諸故人爲驩又當憶馮生於三千
里外矣足下才高而益以吏事居頴上頴上治
居清浦卽清浦治何物狂奴雄快乃爾人間世
洵難卽有目有趾者自當知有屠生用君之心
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安往不得何事沾沾作兒
女子態畏鬼畏人哉足下繫心劉觀察先生不

倭未識劉先生劉先生能知足下于未遇時即足下神物暗中模索亦得而足下未遇時知已竟歸之劉先生劉先生亦足多矣不倭爲足下即當省劉先生叩首劉先生前以報足下而病不能出當出足下書遍示諸故人諸故人當爲足下一出慰劉先生不令劉先生寂寞也戔襪一量祇領方治行甚苦乏資無物遺足下幸亮之

答沈生道原

曩辱足下虛惟折節謬以師禮見事媿薄劣又僻處武林不能少效切磋以裨益淵岳之萬一如兔絲燕麥徒有名耳足下甲乙飛翻致身雲霄之上僕東山不終以小草出潦倒不足指數而足下猶然以舊好見推惠之音令重以腆侑使人媿感台旌過里門桑梓動色恨不能執手鴛鴦湖上抵掌叙舊耳令姪瞻明到班聞其能文有聲讀序甚喜增圜橋之重況荷教及敢不以通家世契視之來貺敬登佳刻餘附璧

與藏師兄

別師兄後惟餘星星鬢絲落落襟素至論道業慚負多矣頃者城山之晤如坐氷雪中塵骨一洗終願依棲名山痛錐猛鍛了却多生公案如此悠悠忽忽日月幾何恐遂流浪言之傷心仲淳求地葬親不妨息黜補劓以待緣至此區區六尺不惟作法門精進光明幢葬親生子亦是根本柰何輕之此非師兄誨勑安得一日休息耶戴升之俊流但世福太薄病骨稜稜終非壽子師兄可諭令禮懺楞嚴略植微福太史連四簍付慈航師兄印宗鏡已下法寶楞嚴論中峰廣錄留紙吳江印造工食先付白金一兩書目另開新正初四五佇望飛錫佛慧方丈及西溪草堂俱堪靜處幸勿以塵俗爲嫌印老駁物不遷虜見似未敢許可容相見盡之幻居師兄幸拉同赴至感

報陳伯符

昨日湖中大是徽寵雨師豈亦怯談天衍耶足

下今日何爲許我大喬致聲國老無爲銅雀臺有也一笑冊葉止堪作書衣案上此物多矣翁生何以益我儻借他酸人薄心腸不爲微名吝也星變志領入得士錄箋中亦無幾今奉一部

報袁非之

徽之久客不歸念之頗切然其踪跡謬悠須見其入門乃爲眞耳卽歸願與之偕來湖上桃花非久爛熳倒一樽長堤之上又得從足下昆弟此飛天仙人之樂道此懷拍拍然矣弟杜門已來不發書扎頗以烏頭白誓之以故不能從所請惟足下深體此意勿以爲怪

答了有上人

承手扎知欲入山修懺此甚佳事敢不贊揚當今實修行人甚少吾未見上人未敢以私情卜度若果有冲天氣宇敢不盡力護持不然歲荒民貧檀信膏血不能養閑漢也經有經師懺有懺師禪有禪師上人將何師耶

與王方伯

西曆幷立成等集俱友人吳中樂生檢收渠早晚至此便當索進如欲洞究此理此生不可不令在側也占此爲報

報鄒汝翼

旬日晴復旬日雨兼以霰雹天道如此令人怖畏想足下客居況味更爲淒然安得有道術者縛雨師投之有北活此東南百姓且令我輩逍遥湖上也高僧傳架上偶缺縉紳一覽是舊歲春季故不進但有宗鏡錄帙重先往其半計八帙連夾板付使者閱完以易後半此書人天眼目一句中有八面關鎖毒氣逼人足下愼勿輕覷絲布一奉假謁郡公後不妨就小齋一談

與姜子幹

天雨坐樓中焚香散帙故自不惡逼除苦無大煎迫但不能河潤友生殊邑邑耳曆日佳者俱爲一二親昵索去非敢見吝飯後覺天氣少開或遂霽當期入山何至遠俟獻歲金不佞約午後造小齋尚未至

與李君實

頃還里數日承足下與鑑之輩追隨甚以不及傾倒爲恨別後再至若上爲送友人徐文卿夫人之葬繆仲淳同行藏師南來此日始得城山一晤山在衆山中獨高如阿翁俯視兒孫禪宮數楹周氏新蓋甚整四山積雪如玉笋離立況至人蒞止可謂人境俱絕謹示足下同快之藏師與仲淳過節楞嚴又有幻居即舊時月堂座主自清凉從藏師而南此師洞曉教乘尤精因明論一時龍象萬里雲集千生百劫最勝因緣幸勿蹉過諸君子中最喜足下根器純美故特相啟示努力努力藏師許新正初四五過此足下儻同來一晤尤善

與繆仲淳

十九夜足下醉卧遂不及言別子晉稡咸時仲宿弟舟中次日薄莫方底顯山夜別三君子次日獨行風甚咫尺百里過敢山數里而宿廿二日晚至家兩兒幸有戴升之作伴向來時文俱

有進益頗能與題目作寃讎大有先輩骨氣但學寡不能修詞耳升之貧病無世福可勸令禮懺楞嚴藥餌之事賴足下一爲料理逼除未免隨例碌碌子晉許至楞嚴從藏師及足下過歲此緣甚勝酷令人妒初四五幸同藏師幻居來此西則天台東則雙徑面定所從足下色力甚衰幸以法喜保護勿爲汲汲自殘

與徐孺東

月之八日自檇李至武林頷手教具感遠意承

皈依密教證知喧寂不二此西方聖人大光明藏門下遂斬關啟鑰乎敢不唯唯但我輩攀援心久染世氛即厭動取靜亦是津梁方便以初心學地之人而試之波蕩一絲牽係遂成須彌可不畏哉仲淳文孝事顛末想自爲悉之門下故不敢贅使還馳此

與同年金桂峰

去歲幸得一把臂武林倏忽失之不得靜對蕭齋竟厭厭之緒至今猶悵然也世間成毀了不

足據勘破可發一笑足下身更憂患而弟亦拄吏議同病相憐故敢以此言進是弟飽後餘粒也歲前謁孫邑侯得晤老伯於賓館鶴姿虎視神明矯矯故當享遐福而食足下之報甚爲足下喜傅直指按郡戴春雩先生被論同省三人不知所坐何事戴故謹厚見此甚爲駭愕宦途風波移之鄉曲賢者有被髮入山而已傷哉世道一至此極柰何足下居新都道履何似我輩陳人與新進少年處卽見凌侮亦非異事張公藝百忍字當演而爲萬不但宜家尤宜宦也一笑門生程生應試之便敬附此問程翩翩佳士可備桃李得推分助之氣力尤感

與杜孝卿

與足下別六年矣孫比部歸得足下數字瓊枝在掌不覺驩躍足下妙才充之以養定爲清時重器聞考選業以及足下行且有省臺之擢衙門何能重人人實重衙門耳朝官夕疏故是激談然庸庸而已便如曹倅李志與泉下無異功

名得失自有定數巧或不足拙或有餘彼小人者徒自壞其人品耳素絲岐路惟足下勉之同門中如潘去華孫子貽于中甫心術議論粹然一出於正且留心學問以聖賢自期此足下益友芝蘭之室不妨日居不佞近狀孫子貽能道之不具

與孫子貽

從海上視沈氏小女初九日始至武林計足下且俶北裝矣往來者再三而不得從足下暢談宗教尚辜虛懷宗鏡一書和融鹽苦辛酸盡爲上味長途遊戲此一書足矣他則大慧中峰二錄解粘釋縛亦有不思議之力惟足下參覽之世途大是險惡失脚便墮業火坑中非鐵漢大宜著眼與足下別當有一二年再見時當有以相慰

與陳孟常

足下見枉者三而僅獲一接主人之倨野可知足下不以爲罪更惠教焉采葑之詩何以過此

佳篇大是龍象蹴踏師子遊行春魁高借亦文運之幸也仰承虛懷遂披一得請正聽雨草附致一編

與錢湛如

入歲陰雨至今此四十年中所無將遂無麥此災疲之民雪上加霜矣貧家饘粥又何足言驥兒舉業文字近少有生色或可望其成立呂氏親家母死身率鵝兒哭之此日歸而卞生先一日至得數行承道履清適爲慰文章小技至舉業文字又小之小者足下淡泊寧靜中出咳唾之餘便足北面天下士豈煩厲兵秣馬耶功名有數非戰之罪足下幸無過求舊與足下同事一時之文不媿名家甚爲服膺而兩三年中見足下新作反不慊弟意此過求之失也懷之久矣今遂披露幸足下采焉卞生所作大似跌蹶不可控馭若溺焉不返恐遂爲齊門之瑟念其遠來不惜犯忌痛言之不知能悟否待足下弄璋問何爲寂寂此事又非親戚所能助徒爲足

下熱衷而已一笑

答周彥雲

七月蕭子雍來得足下一紙知目疾已去八九從昏耗中忽得光明大爲喜躍但病加小愈惟願足下益謹之一年以內勿親色欲可也此日復得問知已見黃桂峰渠所舉必名手足下當以藥餌聽之桂峰方付樂子晉者其冊子在吳中許歸時檢奉非敢吝也先付洗方單用檳榔礬二味消息合之用指爪入藥末熱水其藥末

卽散水面爲得法此亦去障之神方也魏若水術似亦佳但既用孫君當盡其術十羊九牧羊必瘠矣賀徐兩生意氣如昔或當得意足下有興得共此西湖夜月亦佳事也惟自力

與葉進士其蕃

去冬承足下雪中見訪一段高誼當求之古人春暮閱小錄見足下姓名喜不可言留下佳稿業付新都汪友梓行首序尚未成計終不負尊委也足下名在二甲選格尚遲不堪長安中炊

玉然桂亦乞便差不僕犬馬齒已逾五十又迫疾疢茲上疏請告他日當於西湖草堂奉迎朱輪華轂耳

與朱兆隆

去歲幸有湖上一晤足下以七月行竟不知非敢漫然於相知也優游承明坐致卿相此衙門故事但丈夫處此當遠期古人志存康世如良賈深藏一旦列肆奇物異產無所不有惟足下勉之

與丁長孺

數年之別一餉之談殊不足相當所賴足下自擊道存故不煩費詞也別足下後爲舍親包瑞溪在湖南樸被就之盤桓信宿未及再晤足下光陰忽忽秋期且至傾吐不遥以此自愧耳不佞山人也忍拒山人乎但今之山人名不稱實以媒厭棄理固宜然錢君爲足下所稱必佳士須其至倒屣迎之

與國子監丞張崇仁

自吳門晤後離索至今足下青氈無恙乎不佞生平厭薄世味直躬而行上自天帝下至卑田院乞兒皆以無心處之虛已而遊遂中飄瓦夫復何言且喜門庭如水青山白雲日供玩對今雖荒歲而饘粥幸給丈夫行樂耳寧復問富貴哉遠近士子以不佞舉子業稱名家日有數輩執業就正賴此以破寂寞近亦遊戲爲此有旬日聽雨草業已成刻今寄一帙監中士子有志者幸出示之以端其趨何如足下向清羸近稍健否足下有道之士政宜豁開眉宇令冲和之氣潤於一身而發於事業何至戚戚損驩耶相見未有日惟勉旃調節自愛

與馮生伯禮

足下佳作自成一家近日愚見頗右達意達意之文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如將百萬進退如意惟足下勉之近課兒有作業已成刻今送一冊足下當知吾意足下起禦兒與燕士角君子六千人可任也若用吳之水犀恐儇輕

不固足下其籌之

與項庭堅

死湖眞如法堂領盛意甚沃比入武林物色足下已東矣前輩文刻有數十篇卽望陸續見寄且瑕瑜並存愈見古色不煩刪潤爲佳耳

快雪堂集卷之四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楊儒系侍御

去歲十一月爲先人一坏復有遷改之事方匍匐荒野而使者適至足下眷眷一日之知何其厚也胡靈昭之出相見云以忤當事意靈昭篤實人而狀類勁挺宜其見及惜多論李比部一疏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柰何丈夫處世信心而

行得失一聽之命無所不可若有絲毫回互百千萬億魑魅魍魎一時俱出與爲眷屬頭出頭沒斷送一生古今小人其初豈無人心者不過一念不能自勝以至此極極則難反千丈之隄潰於螻穴可畏哉不佞今日青山白雲外無復他念矣而不能忘諸相知不覺吐露至此大都小人與小人亦有的骨衣鉢我輩一爲之畫虎不成徒類狗矣不佞雖不忍以一眚薄靈昭而舉動不可不慎亦願足下以愚言爲座右銘也江南水患遂至稽天百姓不能保其旦夕之生且盡去爲盜官府得盜不能致法且遂聽之即山中人亦豈得安枕乎足下居要津何以策之相見不知何時或俟足下繡斧至江南可一識草廬耳孫子貽行布此足下向體弱今能強否天下事得此身健如虎方堪負荷惟足下保嗇自愛

報蘇學使君禹

幸得奉笑語于湖山間尚未敢以窮日爲快盧

思仁冊領入小作一成即馳上請教承示水鑑亭石刻寄情慨於景物讀之令人動色因念六橋桃柳近被三橋龍王堂惡髡斫伐初剪繁枝後删老幹將有砥糠及米之患三生蘇子瞻肯出一語呵禁之乎一笑楊貞復近稿十五首并桐江問業錄計二帙奉上項先達守祠生業以恩言報之頃遂進呈矣祠錄一冊附入

與米子華

來示并詩可謂最失意之時最得意之作方擁

衾焚香對老妻且課兒子舉業亦自不惡童子致足下牘展視間遂欲破笑爲湔足下何不就菜羹于小齋徐村云云當如教但苦無阿堵物耳

與潘去華

計別足下及周元孚已五十日矣良朋聚止信是不偶非不能遣情也十一日得足下一紙乃是二月初七四鼓過眞州所發中盛談于生之佳不佞向爲足下言之而不信今始信之亦時

節因緣耳足下與中甫俱必爲聖賢之人同心斷金自今伊始甚爲驩暢吾鄉孫子貽持身如處女而留心學問足下在北計得朝夕相處幸有以進之繆生見事甚速從義如渴蓋古烈丈夫與不佞中甫爲石交故令一識足下足下以中甫一言信之亦可快也丈夫或出或處豈可一日無友哉近課兒作時義數首業已付刻今寄供一笑足下所許近稿兒輩須之甚急風便幸不忘寄

報米子華

十三日沈認卿周季華從存二吾兄至促弟爲若中之行十五早發舟十六至芜城十七日登城山此日偏晴亦一奇事城山坍甚佳乃周氏之福十八別沈周與成吾兄往臨安以二十至其日又晴方有登陟之興而爲雨阻聞塾師朱君返櫂李念二兒無依獨遄歸卽刻底家見兄十九日尺一徐氏昏期甚吉用之勿疑存吾兄已在舍元孚丈欲相見可便語之荆川連收下俟

他親友紙來即便付印弟居宅北塾中寸步不能出朱君一日不至弟坐一日闌也少年討便宜不教書今日補足可發一笑

與包道濟

佳作附歸初見首作遂以衆人意足下故久置篋中昨夕清舊逋遂得卒業不覺失驚兩和氏相見猶然若此況荆王乎何怪兩刖足也須新作乞付老蒼頭尊字忘之并一示近刻門人稿于武林已借三作矣

報沈樟亭太公

初九日早至武林太公已入山數日矣俗務所羈不得走侍杖屨記到不勝奮飛之想陳先生高士得相依隨人勝緣勝遂試中黃之訣以期度世此亦一時勉旃勿失也某不習四六恐告山文不宜用散體儻許藏拙敢不惟命道之美才惜太跌蹻雖非造父頗識秋駕典刑有月餘相處當令一變至道于燕須作其才氣令如迅流飛瀑而後議之憐才故是夙心況益以親昵

耶

與陸少白

不佞與足下同病之人而出處不妨互異意欲操一尊湖上一佐慷慨悲歌而迫足下臨安之役有懷未展臨安爲錢王發跡之地山川迴合去歲遊天目道此尚未及遍探其勝春深尚期再至況有地主此意不得不決也西墅高生乃周壻孝廉之姻家事不佞親誼甚篤足下在彼乞推分少加眄睞

與徐孝廉家慶

佳作神情研密規矩森嚴於此時見之足當正始之音矣僕意如欲足下少助以波瀾庶便于俗目千慮一得敢以爲獻惟足下採焉

與了有上人

昨蒙慈顧少聆緒論知上人性地工夫尚未十分穩當恐非隨例著衣吃飯時也今達觀老師在五臺密藏在京師憨山在山東勞山俱明眼尊宿上人盍往依之咨究此事在此悠悠度日

轉眼無常終何益耶惟三思愚言

與周叔宗

類書事須得博採羣書祕閣中有永樂大典卷帙最鉅此可採也即經史正書中儘有僻事豔語爲御覽諸書所遺者須得山林清暇一意搜羅數年而成或可無憾非官中應酬日月所能辦也僕即歸足可任此得時以奇書助發耳目乃有興耳監中藏板並無他類書故無以進近同年陸葵日以血疾物故其病半年慘苦萬狀功名富貴畢竟是假誠得息黥補劓數年稍能自在以俟符到令行何快如之其他滋味有限政不煩爾一笑僕近亦希作詩但茶品如故今年明月峽新芽大爲雨師所催殘端陽後始得嘗廟後攤茶今寄一盎但恐馬上風日所損佳味不全耳諸惟努力自護愛言何能盡惟照以臆

與黃貞甫

三月初翹首待小錄既至足下姓名乃在二十

一喜一恨足下績學攻苦吾目所見知痛痒者惟足下一人不知其前十九人者何人也豈名次前後亦有數耶四月中於江孝廉源連許錄得足下書三義沉實不侈似是佳品遠非五魁所及以此益自許評文故當然科名細事耳出身以後向上事業何限大都來教所云非憂貧而貪廉恥者此爲基本惟足下勉之今歲館選以足下雅望當必首借然聞鄞相有意青蓮君如丁丑故事僕與沈茂仁不妨同縣並舉也僕

虛性期物不事琱琢然胸中一段烟波自能籠蓋一世無官不可止無時不可止況今年餘五十而官至師儒四品耶於僕侈矣周叔宗兄與諸相知爲僕謀者必善然僕之退計之審矣退之患惟貧耳然以今日視三十年前諸生時不啻數十倍省冗事汰冗僕數十口衣食當自有餘他則書卷山川縱橫上下皆是樂境僕歸恨晚矣一笑即撰疏草尅日而發足下以僕健不周叔宗書一緘乞致之寄彼廟後新岭一盒如

不損味足下必共啜也

與朱養淳官庶

去秋小齋再晤而別遂缺然至今每憶足下清純慤致絕少塵紛世皆見其貌如處子而僕獨欽其冰心玉骨使足下秉政將掇斯世而爲邈姑射之山矣望之僕久玷南雍罪過山積今宿疾連綿具疏請告山林之事我爲政矣前嚴舍親附舟推愛種種良感及烏之愛

與傅伯俊

仁兄在蜀與制臺相得況清望久著屈而暫申何爲不免於糾拾聞報之日甚爲不平計仁兄此時必歸齊魯久矣仁兄於夢幻境界久已勘破當不爲芥蒂弟還西湖忽忽七易寒暑其貧徹骨而勉爲築室孤山拮据二年僅而獲就家婢數人頗習新聲佳客至令屏後奏技足爲湖山生色安得仁兄從天而下共此清驩一嘆仁兄向約卜居江南此其一時幸遂決之紫柏老人忽然示滅大都與信祖償債同科但時事足